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00-33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柳文音義序



余讀韓柳文常思古人奇字齟齬吾
目且柅吾喙也開卷必與篇韻俱檢
閱反切終日不能通一紙偶得二書
釋音如獲指南猶恨字畫差小不便
老眼至瀟山郡齋屬廣文是正將大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刻以傳學者一旦廣文携音訓數
帙示余曰昌黎文有江山祝充音義
既反切難字又注其所從出亡以復
加惟子厚集諸家音義不稱是自詭
規模祝充撰柳氏釋音數月書成余
實濫觴權輿是書者序引其意詎敢

以語言不工爲解自小學不興六書
罔詔學者平日簡牘閒頗有不分點
畫不辨偏傍任私意失本原雖以字
學名世者未免斯弊若虞求興不知
姓顏平原不知名況下二子者耶甚
者以弄璋爲慶伏臘爲獵金根爲銀

至於古文奇字能不失句讀辨重輕
清濁者幾何人哉惟柳州內外集凡
三十三通莫不貫穿經史輶轡傳記
諸子百家虞初稗官之言古文奇字
比韓文不啻倍蓰非博學多識前言
者未易訓釋也廣文中乙丑年申科

恬於進取尚淹選調生平用心於內
不求諸外遂能會粹所長成一家言
將與柳文並行不朽無疑矣非刻意
是書者未必知論著之不易也廣文
諱緯字仲寶雲間人姓潘氏乾道三
年十二月吳郡陸之淵書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雅詩歌曲

獻平淮夷雅表

鏡歌鼓吹曲

貞符

卷之二

賦

佩韋賦

瓶賦



卷之二

論

愈膏肓疾賦

夢歸賦

懲咎賦

牛賦

囚山賦

閔生賦

解崇賦

封建論

四維論

天爵論

守道論

時令論上下

斷刑論上下

卷之四

議辯

辨侵伐論

六逆論

晉文公問守原議

駁復讎議

桐葉封弟辯

辯列子

辯文子

論語辯二篇

辯鬼谷子

辯晏子春秋

辯亢倉子

辯鶡冠子

卷之五



卷之六

碑

箕子碑

道州文宣王廟碑

柳州文宣王廟碑

終南山祠堂碑

太白山祠堂碑

碑陰文

湘源二妃廟碑

饒娥碑

南霽雲睢陽廟碑

卷之六

碑

曹溪大鑿禪師碑

南嶽彌陀和尚碑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碑陰記

龍安海禪師碑

南嶽雲峯和尚碑

雲峯和尚塔銘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

大明和尚碑

大明碑陰

衡山中院律師塔銘



卷之八

卷之五

行狀

段太尉逸事狀

柳常侍行狀

陳給事行狀

表銘碣誌

相國房公德銘之陰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碑

文通先生陸給事墓表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六

誌碣誌

安南都護張公誌 并序

邕州刺史李公誌 并序

兵部郎中楊公墓碣 侍御史周公誌

衡州刺史呂公誌 戶部郎中魏公誌

永州刺史崔公誌

永州刺史崔公權厝誌

長安萬年裴令墓碣

卷之十一

貴州刺史鄧君誌 并序

挂管防禦副使呂公誌

嶺南經略副使馬君誌

柳州司馬孟公誌

連州司馬凌君權曆誌

嶺南監鐵院李侍御誌

大理評事裴君誌

大理評事柳君誌

秘書郎姜君誌 校書郎獨孤君碣

襄陽丞趙君誌

溫縣主簿韓君誌 并序

張先生誌

虞鳴鶴詠 并序

裴處士誌

單李子誌 并序

續榮澤尉崔君誌

卷之十二

墓表誌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石背先友記

叔父殿中侍御史葉表



卷之十三

墓誌

墓版文

從弟宗直墓誌

弘農令府君君表辭

先夫人歸附誌

伯祖妣李夫人墓誌

叔妣陸夫人遷附誌

亡姑陳君夫人墓誌

亡姊崔君夫人墓誌 墓石文

亡姊裴君夫人墓誌

亡室弘農氏墓誌

下塲女子墓磚銘

王侍郎母劉氏誌

韋夫人墳記

小姪女墓碑銘

薛君妻崔氏誌

馬軍女雷五華誌

卷之十四

對

設漁者對智伯

對賀者

愚溪對

杜兼對



天對 卷之十五 晉問 起廢答

卷之十五

問答

晉問

起廢答

答問

卷之十六

說

天說

朝日說

鶴說

捕蛇說

稽說

乘桴說

說車

謫龍說

復吳子松說

羅說

觀八駿圖說

卷之十七

傳

宋清傳

種樹郭橐駝傳

童區寄傳

梓人傳

李赤傳

蝸蝓傳



曹文洽韋道安傳

卷之十八

騷

乞巧文

罵尸蟲文

并序

斬曲几文

宥嫂媿文

并序

憎王孫文

逐畢方文

并序

辯伏神文

愬螭文

哀溺文

招海曹父

卷之十九

弔贊箴戒

弔義弘文

弔屈原文

弔樂毅文

伊尹五就桀贊

梁丘據贊

霹靂琴引贊

萼勝幢贊

龍馬圖贊

戒懼箴

憂箴

師友箴

敵箴

臨江之麋

黔之驢

求某氏之鼠



卷之二十一

銘雜題

沛國漢原廟銘

劔門銘

并序

塗山銘

并序

壽州安豐縣新銘

武岡銘

并序

井銘

并序

舜禹之事

謗譽

咸宜

鞭買

吏高

東海若

卷之二十一

題序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序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直西漢文類集序

楊評事文集後序 濮陽吳君文集序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卷之廿二

序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送崔羣序

送郊寧獨孤書記序

同吳武陵送杜留後序

送范明府詩序

送辛南容取句詩序

送李判官序

送苑論詩序

送蕭鍊序

送班孝廉序

送獨孤申叔序

送豆盧膺南遊詩序

送趙大秀才序

卷之廿三

序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送薛存義之任序

送薛判官量移序

送李渭赴京師序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觀省詩序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送蔡秀才下第歸觀序

TA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卷之廿四

序

送常七下第求益友序

送辛生下第序略

送從兄僑罷還歸江淮詩序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送澣序

送內弟虛遊桂州序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

陪崔使君遊宴南池序

愚溪詩序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序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序飲

序碁

卷之廿五

序

凌助教逢屋題詩序

送韓豐奉公詩序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送易師揚君序

送徐從事一作徐生北遊序

送詩人廖有方序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送賈山人南遊序 送方及師序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

送吳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送僧浩初序 送元嵩師序

送琛上人南遊序 送文郁師引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送澹上人歸淮南觀省序

卷之廿六

記

監察使壁記 四門助教壁記

武功縣丞廳壁記 熱屋縣新食堂記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館驛使壁記

卷之廿七

記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邠寧進奏院記 興州江運記

全義縣復北門記

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

桂州裴中丞作崇家洲亭記

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

永州常使新堂記

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

零陵三亭記

卷之廿八

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道州毀鼻亭神記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永州法華寺西亭記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卷之廿九

柳州復大雲寺記
永州鐵爐步志附

記

游黃溪記
始得西山宴游記

钴鉞潭記
钴鉞西小丘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柳州東亭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

卷之三十

書

寄許京兆孟容書
與楊京兆憑書

與裴埴書
與蕭翰林俊書

與李翰林建書
與顧十郎書

卷之三十一

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與史官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與呂恭書
卷劉禹錫天論書

與劉禹錫論易書

卷元饒州論春秋書

卷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與呂道州論非國語書

與友人論文書

卷之三十二

書

卷元饒州論政理書

卷崔饒州食石鐘乳書

卷周君巢書

與李睦州論服氣書

卷之三十三

書

與楊諱之書
與楊諱之第二書

卷沈起書
與王恭元書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卷之三十四

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荅韋中立書 荅貢士元公瑾書

荅嚴學與論師道書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荅韋珣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荅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荅蕭纂求爲師書

報崔黯秀才書 一作荅吳秀才書

荅杜溫夫書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書

卷之三十五

啓

上廣州趙宗儒啓 謝西川武相公啓

謝襄陽李尚書啓 賀趙江陵宗儒啓

與邕州李中丞啓 謝李中丞啓

上湖南李中丞啓 上桂州李中丞啓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卷之三十七

啓

上權補闕溫卷啓 上崔大御啓

上裴晉公啓 上裴陽李涼公啓

上揚州李趙公啓 謝李趙公啓

上江陵趙相公啓 上嚴東川啓

上江陵嚴司空啓 上嶺南鄒相公啓

上李中丞啓

上桂州裴行立中丞啓

上河陽烏尚書啓

卷之三十七

表

禮部爲百官上尊號表二首

禮部賀冊尊號表

爲京兆府請復尊號表三首

爲耆老等請復尊號表二首

禮部爲文武百寮請聽政表三首

賀踐祚表

禮部賀水貞改元表



禮部賀太上皇誥宣今皇帝即位表

禮部賀立皇太子表

禮部賀皇太子冊禮畢德音表

爲王京兆賀皇帝即位禮畢表

代韋中丞賀元和大赦表

禮部賀冊太上皇后表

禮部賀太上皇后冊禮畢表

賀皇太子踐御史臺賀嘉禾表

禮部賀嘉禾及芝草表

京兆府賀嘉禾白兔連理棠樹等表

禮部賀甘露表

禮部賀白龍青蓮花合歡蓮子黃瓜表

禮部賀白鵲表禮部賀嘉禾表

爲王京兆賀嘉蓮表

爲王京兆賀兩表五首

卷之三十八

表

代裴中丞賀克東平赦表



柳州賀破東平表

代裴中丞賀分湍青爲三道節度表

爲韋侍即賀除布木實群右拾遺表

爲樊左丞讓官表

爲王戶部薦李諒表

爲王戶部陳情表

代裴中丞謝討賊表

爲崔中丞請朝覲表

代柳公綽謝上表

代李愬襄州謝上表

代節使謝遷鎮表

爲裴中丞舉人自代伐革賊表

爲劉同州謝上表

代裴行立謝移鎮表

代韋永州謝上表

謝除柳州刺史表

柳州謝上表

代廣南節使舉人自代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奏薦從事表

代廣南節使謝出鎮表

為揚湖南謝設表

為武中丞謝賜櫻桃表

謝賜時服表

謝賜端午綾帛衣服表

卷之三十九

奏狀

為廣南鄭相公奏部內百姓產三男狀

為浙東薛中丞奏五色雲狀

為裴中丞奏邕管貴家賊事宜狀

代監察御史狀

為南承嗣請從軍狀

進農書狀

代人進薏苡狀

柳州舉人自代狀

上戶部狀

柳州上本府狀

為裴中丞伐黃賊轉牒

賀誅淄青李師道狀

賀平淄青後肆赦狀



賀分滿青為三道節度狀

代裴中丞上裴相賀破東平狀

依京本附此處

為裴中丞乞討黃賊狀

為桂州崔中丞乞朝覲狀

為南承嗣乞兩河効用狀

柳州上中書門下舉人自代狀

為長安耆壽乞復尊號狀

為京畿父老乞復尊號狀

卷之四十

祭文

祭楊憑詹事文 祭穆質給事文

祭呂衡州温文 祭李中丞文

為韋京兆作祭杜河中文

為韋京兆作祭崔太常文

為李京兆作祭楊郎中文

為安南楊侍御作祭張都護文

祭萬年裴令文 祭呂敬叔文

祭崔君敏文 祭陸弘古文

此卷之四十一

祭李中明文

哭張後餘辭

楊氏子承之哀辭

并序

祭文

舜廟祈晴文

雷塘禱雨文

祭纛文

馮牙文

祭井文

祭門文

祭六伯母文

祭獨孤丈母文

祭從兄文

祭弟宗直文

祭姊夫崔簡文

又祭崔簡旅觀文

祭崔氏外甥文

祭崔氏外甥女文

祭外甥崔聯文

此卷之四十二

古今詩

同劉二十八院長寄澧州張使君八十韻

弘農公五十韻

酬韶州裴使君寄道州呂八大使二十韻

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作



酬婁秀才病中見寄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贈江華長老

酬巽上人以竹間自採新茶見贈

零陵贈李卿元侍御簡吳武陵

界圍巖水簾 占東門行

寄韋珣

奉和楊尚書追和放李中書夏日登北樓

楊尚書寄柳擘因獻長韻

南省轉牒欲具注國圖令盡通風俗遺事

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

再至界圍巖遂宿巖下

詔追赴都廵守零陵親故

過衡山見新花開却寄弟

汨羅遇風

朗州竇貧外寄劉貧外見佯行走筆酬贈

至前驛却寄相送諸公

比還登漢陽比原題臨川驛
善詠驛和劉夢得酌淳于先生
詔赴都二月至灞上亭

李西川薦琴石

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李元二侍御

季酬程侍郎送八叔拾遺戲臨高米諾宮二首

高山臨路孤松 與夢得分路

再上湘江 清水驛兼竹

長沙驛前南樓感昔與德公別

往州比望秦驛手開竹迳釣磯待徐

州寄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柳州寄丈人周韶州

登岷山

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

答劉連州 嶺南江行

柳州峒氓

酬徐二中丞普寧郡內池館即事

酬賈驥山人郡內新栽松寓興見贈首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種柳戲題

柳州二月榕葉盡落偶題

浩初上人見貽絕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之

雨中贈仙人山賈山人

別舍弟宗一

奉和周二十二丈酬郴州侍郎

衡江得韶州書并附當州黃茶率然爲

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倫童

銅魚使赴都寄親交

補漳州書報澈上人亡因寄二絕

酬家雞之贈夢得 重贈二首

答前篇夢得 答後篇

疊前 疊後

柳州城西種甘樹

聞澈上人亡寄揚侍郎

段秀才處見亡友呂衡州書迹

柳州寄京中親故

再授連州至衡陽酬贈別夢得

重別夢得

答

三贈劉負外

答

種木樹花

摘櫻桃贈元居士

酬曹侍御過蒙縣見寄

火卷之四十三

古今詩

法華寺石門三十韻

遊朝陽巖二十韻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

登清洲石磯望江口潭島深迥對香山

南澗中題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

與崔策登西山
構法華寺西亭

夏夜苦熱登西樓
覺衰

遊南亭夜還七十韻

韋道安
哭連州凌負外

旦携謝山人至愚池

獨覺
首春逢耕者

溪居

入黃溪聞猿

韋使君黃溪祈雨見呂從行至祠下

郊居歲暮

秋曉行南谷

雨後曉行獨至北池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零陵春望

從崔中丞過盧府

夏晝偶作

雨晴至江渡

江重

再溪

法華寺西亭夜飲

戲題石門長老軒

荊簷下始栽竹

種仙靈嘯

種木

種白萸荷

新植海石榴

戲題堦前芍藥

始見白髮題海石榴

植靈壽木

自衡陽移桂植

湘岸移木芙蓉植龍興

早梅

南中榮橘柚

紅蕉

巽公院五詠



梅雨

田家

聞籍田有感

龍鷹詞

龜背巖

渾鴻臚宅聞歌幼白行

揚白花

漁翁

讀書

零陵早春

行路難

跋烏詞

枚鷗鳴詞

聞黃鸝

飲酒

感遇二首

詠史

詠荆軻

省試觀慶雲圖

省試

詠三良

掩役夫張進骸

春懷故園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目錄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一

南城先生童宗說註釋

新安先生張敦頤音辯

雲間先生潘緯音義

唐雅

獻平淮夷雅表

案毛詩註云淮夷在淮水而夷在也
吳元濟在淮蔡故曰淮夷宗元繼江
漢之詩而作也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一

南城先生童宗說註釋

新安先生張敦頤音辯

雲間先生潘緯音義

唐雅

獻平淮夷雅表

案毛詩註云淮夷在淮水而夷在也
吳元濟在淮蔡故曰淮夷宗元繼江
漢之詩而作也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



自禮部員外郎陔高判史至是十四年

聖恩寬宥命守避壞謂元和十年懷印曳綵有

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伏惟處聖

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及見稟誌

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

推校千古無所與讓因伏

自忖度切度待洛切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

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一本作獨

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

罕及然微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

日命官分上則崧高韓奕烝人本氏作承人

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鈞

炳耀切耀切盡人耳目也兼反故宣

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

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平夏州

永貞元年八月乙巳憲宗即位其年七月

緄銀節度留後楊志琳反元和元年二月辛巳

伏誅夷劍南元和元年八月癸巳劍南

劉闢自稱節度元和元年正月癸未命高崇文

率李元夫嚴超李康以討闢十月戊子闢聞



伏取江東元初二年十月鎮海軍節度使
 之於孔鎮海軍兵馬使張子良執李錡已定
 河北元和七年八月戊戌魏博節度使田
 未強轉軍以田季安之弟田悅與劉軍事是月
 檢閱轉軍田悅與六州諸子有司十一月辛酉
 與元魏特元和七年八月丙辰鎮海軍節
 九月丁亥命嚴少卿辛其子通自強為軍節
 十一月丙戌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
 吳元一作吳元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
 誦一作誦

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吉甫召
 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
 再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平淮夷雅二篇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董督也元和十年七月宰相

裴度充淮西宣慰○皇著其武皇著其武也詩

音旨又于潞于淮潞州元和九年討蔡以李光

既中乃車中車也

水明年大破賊賊以武軍當一而光類乃壁
既中乃車中車也





環蔡其來具一作狡衆昏闇道虛信之言曰不甚

毒于醒音至狂奔叫喚無交切以干大刑一作

作之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紀碑云蔡帥

汝克錫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入以宥以釐

首廟于元龜既禡既類皇云于社是宜金

節煌煌錫省雕戈皇云于度拜稽

熊旂威命是荷皇云于度拜稽

首出次于東天子餞之疊犖是崇鼎臚姐截

班以周旋既涉于澹乃翼乃前執圖厥猶其佐

多賢正封宛宛周道于山于川遠揚邇

昭陟降連連我旆我旂于道于陌訓于羣帥

奉勇來格乃言公曰徐之無恃額額切勇

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于鄗

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于鄗

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于鄗

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于鄗

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于鄗

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于鄗

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于鄗

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于鄗



於憲切重云唐許州湖川郡有縣與蔡州
 爲鄰梁友博云唐武德中許州郡有縣與蔡州
 士衛守勇李先顯傳云十二年四月敗賊于
 城守之賊自懷名彼皆卒狂袁兇鞠頑切
 入之賊自懷名彼皆卒狂袁兇鞠頑切
 五十餘歲云音源彼皆卒狂袁兇鞠頑切
 蜂媚芥蟾音源彼皆卒狂袁兇鞠頑切
 匈厥父是亢切怒其萌芽以恃太陽○王旅
 渾渾是佚是怙既獲敵師若飢得鋪○王旅
 云音示鋪鋪又音布蔡兇伊窘悉起來聚左
 與金也又音佈蔡也李杜言於李想請來當
 播其虛音佈蔡也李杜言於李想請來當
 擬崔德厥慮○戴闢載校音丞相是臨
 建彰異

蔡州弛其武刑諭我德心其危既安有長如林
 長上曾是誰說女交切化為謳吟○皇曰來歸
 汝復相子爵之成國一作公子自晉以下文親
 四年成國不過半天子之國若重復左傳襄公十
 之軍成國謂公侯之國胙以夏墟左傳定公四
 注夏墟今太原晉陽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
 稽首皇祐下人○淮夷既平震是朔南滿云叶
 切還云雲鳳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
 乘而北商作豐稼于野我武惟皇永保無疆
 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方城命愬守也愬音訴方城山名在唐州元和十一年李愬為節度使

卒入蔡得其大醜謂擒吳元濟也以平淮右○方城臨

臨王卒峙之時直里切匪徵匪競徵古克切皇

有正命作王皇命于愬往舒余仁陪彼艱頑謂

強也柔惠是馴○愬拜即命于皇之訓既矚既

攻以後厥刃王師凝疑凝力切又音疑山名熊羆是式街

勇韜力日思子殛殛又作日思齊殛○冠昏以狂

敢蹈愬驅士獲厥心太祖高驥長戟首子繁其綏

章綏所引以登車右剪左屠聿俞其良李愬輸

不敵士長威之增陳光治天秀琳遂陣與許

秀琳秀琳曰公欲取善李祐不可

其策 ○其良既宥告以父母恩柔于肌辛貢爾

有維彼彼恃乃偵乃誘偵丑盈丑正 二維彼彼

宅乃登乃守○其恃爰獲我功我多陰謀厥圖

于遁其逃○汝陰之茫懸瓠之城李愬言云

入蔡州與元元洛道分報長斷後次

又以長蛇胡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

吳城時吳方胡山夜晏於無知者

大殲厥家狡虜既廢輪于國都示之甲入即社



行誅

作以

○乃論乃止蔡有厚喜完共室家仰

父儲子汝水云云

既清而彌一作蔡人行歌

我步遠遷

○蔡人歌矣蔡風和七孰類蔡

初一作胡

孰爾居與五胡同文獻一曰武慕

以康為恩有餘是究是咨皇德既舒皇曰咨

愬裕乃父功昔和文祖惟西平是庸本一親父李

平來北封西平王德宗乃憲宗之祖內誨于家外刑于邦就是蔡

人而不率從○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惟我有

臣曠允大邦

一作元俾思我入于廟告功以顯

萬方

方城十有一章章八句

唐鏡歌鼓吹曲十二篇

并序

唐書李志云鼓吹有短笛鼓吹
土鼓其曲有朱鸞鳳鳴翁鈞竿等曲
列於鼓吹多序鼓吹之
事魏女及初吹以始也

負罪臣

一本無宗元言臣幸以罪居永州憲宗

宗元州司馬

受食府廩竊活性命得視息無治時

事恐懼小聞

又盜取古書文句聊以自娛伏

觀漢魏以來代有鏡歌鼓吹詞唯唐獨無有臣

為郎時以太常禮部謂為禮部郎中兼開鼓吹

署有戎樂詞獨不列今又考漢曲十二篇一作朱

作宋書二思悲篇三艾如秋四上之四至篇

六戰城南七思悲篇三艾如秋四上之四至篇

八陵九將進酒十有

十一芳樹十二上雅又有魏曲十四篇

晉曲十六篇

魏曲十四篇

鏡歌鼓吹曲十二篇紀高祖太宗功能之神奇

可以知取天下之勤勞命將用師之艱難每有

戎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詞以為容且得大戒實

敬而不害臣淪棄即死言與不言其罪等耳猶

冀能言有益國事不敢效怨懟默已雙音隱

以死謹謹冒死上雙音隱

隋亂既極唐師起晉陽平姦憂為生人

義主以仁興

武為晉陽武第一晉陽本

晉陽武奮義威揚之淪淪也淪一作論德焉

歸氓畢屠綬者誰皇烈烈專天攬號以仁揚其





旗日之昇九土晞一作訴田坵一作流洪

釋有其二翼餘隋斷象鷲一作連熊

天子春祀黃帝月一象一作連熊

擊名食父黃帝狀其類使百吏相一作連熊

信如無而虛曜一作連熊

螭一作連熊

后土蕩玄穹彌合之育養然施一作連熊

惟德輔慶無期一作連熊

右晉陽武二十六句一作連熊

唐既受命李密自敗來歸以開黎陽在一作連熊

東土為戰之窮第二一作連熊

戰之窮奔大鹿天厚黃德一作連熊

皇旅靖敵逾蹙自亡其徒匪子戮屈賢猛一作連熊

字或云音賦或云即一作連熊

李密降唐唐以海光保封回黎之陽土茫一作連熊

茫一作連熊

射兒投我疆一作連熊

射兒投我疆一作連熊

右殿之窮二十二句

其十八句句三
字其四句句四

太宗師討王充

王充即王充文也
太宗師討去世字

建德助逆師奮擊武牢下擒之遂降

充何戰武牢第三

即虎牢也唐諱虎
字改焉武

戰武牢動河

河實建德之助國
角之端也持之字晉端
也見左傳襄公十四年
怒敵肥

驚女捕鹿音
之注云哲其
敵古似切
驚音立似切
為子生甫者
鹿子

茅傲霜電王謀內定申掌極鋪施艾夷二主

憚華我廟封畧命之菁
明曰物
又 卑以

歸有德唯先
其
太句句三字
句句四字

薛舉據涇以死子仁果
仁勇以暴師平

之為涇水黃第四

涇水黃隴野茫
薛子
負太白
云 騰天狼

有為鷲立羽翼張鉤喙決前
一
名 趙傍

怒飛飢嘯翻不可當
老雄死

巢岐飲渭肆

元年薛子冠
州子復良
借當
位



翔翔頓地絃投天網列缺掉幟此又古如列缺也
招搖耀芒北十鹿持之星鬼神未助夢嘉祥腦

望京野魄飛揚星辰復恢一方其十五句句三

右涇水黃二十四句其九句句四

輔氏憑江淮竟東海命將平之輔公祐

第五吐霓雲百腥浮雲帝怒

下顧哀墊昏墊都授以神柄推元臣謂李善手
援天子截脩麟披瓊蒙霧武賦切海門地平水靜浮天根羲和顯耀乘清氛赫炎
溥暢融大鈞

右奔鯨沖十八句其十句句四

梁之餘保荆衡巴巫窮南越良將取之

不以甲兩乙三丙四丁五己六庚七辛八壬九癸十甲十一乙十二丙十三丁十四戊十五己十六庚十七辛十八壬十九癸

第六



苞枿黜矣

黜音陳也。枿音陳也。枿音陳也。枿音陳也。

惟根之蟠彌巴蔽荆

負南極以安曰我舊梁氏

日緝緩艱難江

漢之阻都邑固以完聖人作神武用有臣勇智

奮不以衆投跡死地謀猷縱化敵爲家慮則中

去浩浩海裔不威而同係縲降王定厥功澶漫

萬里澶音神漫莫半切宣唐風蠻夷

九譯咸來從凱還金奏禮一本象形容震赫萬

國固不龔龔音同右苞枿二十八句其十六句每句四字

李執保河右師臨之不克變或執以降

平声執詩安與貴執轉爲河右平第七

河右澶漫頑爲之魁王師如雷震崑崙以頽上

聳下聰驚不可迴安與貴任於長安長安謂其轉

幸河西以轉驚轉不助讎抗有德惟人之災乃

潰乃奮執縛歸厥命萬室蒙其仁一夫則病濡

以鴻洋皇之聖威畏德懷功以定順之于理物

咸遂厥性



右河右平十八句

共十一句句四字
共五句句五字其

突厥之大

陳九

古夷狄莫強焉師大破

之降其國告于廟

突厥古句雙九制
正觀三年詔李靖

李靖討之降其國
擊逐大破賊其國
張室相連擒之

為鐵山碎第八

鐵山碎大漠舒二虜動

二句

連穹廬背北

海專坤隅歲來侵邊或傳于都

武德九年薛利
入地延深積水

天子命元帥奮其雄圖破定襄

降社渠

社渠定襄城之北
水奔又突利所部
水奔窮寇

宅斥余吾

斥吾山一作并
余吾句收地也百蠻破膽邊氓蘇威

武輝耀

輝耀一本作
善初明鬼區利澤彌萬祀功不可

踰官臣拜手

左襄公十八年其官
惟帝之暮

右鐵山碎二十二句

其十一句句二
字其九句句四

劉武周敗裴寂咸有晉地太宗滅之為

靖本邦第九

本邦伊晉惟時不靖根柢之搖

根柢也漢書



枝葉攸病守臣不任

通鑑卷之四十四 魏志 孫資傳 資力于

神聖

魏志 孫資傳 資力于 魏志 孫資傳 資力于

惟弑之典前為則定洪惟我理法性一本式和以敬羣頑既夷庶績咸正皇眷載大惟人之慶

右靖本邦十四句

李靖滅吐谷渾魏志 孫資傳 資力于西海上為吐谷渾

第十

吐谷渾盛強背西海以李歲侵擾我疆退匿險且避帝謂神武師往征靖皇家烈烈旆其旗餘

九龍蛇王球千萬人銜枚默無譁求夕餉
魏志 孫資傳 資力于張翼縱漠沙一舉刈羶腥尸骸積如麻
除惡務本根况敢遺萌芽洋洋西海水威命窮
天涯係虜來王都貞觀九年李靖平吐谷渾擣
樂窮休嘉登高望還師竟野如春華魏志 孫資傳 資力于行
者靡不踴親威謹要速魏志 孫資傳 資力于凱旋獻清廟萬國
思無邪

右吐谷渾二十六句

李靖滅高昌為高昌第十一



魏氏雄西北嘉昌王野文殺于西突厥武德

列絕臣外區別華既恃遠且險縱傲

不我虞烈烈王者師熊螭以為徒龍旂翻海浪

胡騎馳坤隅地得車也貴育搏嬰兒台所孟

雲驅臣靖執長纜智勇伏囚拘文皇南而坐大

宗大夷狄千羣趨咸稱天子神往言不得俱獻

號天可汗高宗開元中大可汗唐曰為大

可汗以下汗河以學中學臣及神與計萬

以覆我國都覆土兵戍不交害各保性與軀

右高昌二十二句

既克東蠻羣臣請圖蠻夷狀如周書王

會其首長謝元入朝魏高無皮

而著蠻都師古國奉王朝遠

會焉乃命圖立本國之王為東蠻第

十二

東蠻有謝氏冠帶理海中自言我異世雖聖莫



能通王卒如飛翰翰快也 鳴騫駭羣龍騫騫驚也
實多也 轟然自天墜乃信神武功繫虜君臣人
累累來自東 無思不服從唐業如山崇百
辟拜稽首咸頌 國形容如周王會書永永傳無
窮 非射萬狀非也 廣輪撫四海廣也 伊嘒九譯重
東也 浩浩知皇風歌詩鏡鼓間以壯我元
戎

右東蠻二十二句

賦民詩

美房杜一

帝聾民情聾天 匪出匪明慘或在腹已如色聲
亦無動感亦無止力弗動弗止惟民之極帝懷
民聾乃降明德 乃生明翼明翼者何
乃房乃杜 惟房與杜實為民路適定天
子適開萬國萬國既分 適釋蠹民適學與仕 適
播與食適器與用 適貨與通有作有遷無遷無
作士實湯湯 養實董董工實蒙蒙賈賈融融 左

右惟一出入惟同攝儀以引以遵以肆音贊其風既流品物載休品物載休惟天子守乃二公之久惟天子明乃二公之成惟百辟正乃二公之令惟百辟穀乃二公之祿二公行矣弗敢憂縱是獲憂共二公居矣弗敢泰止是獲泰已既柔一德四夷是則四夷是則永懷不惑

貞符 并序

負罪臣宗元惶恐言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或

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司馬相如劉向

揚雄班彪彪子固皆宏襲或 元之切

誑亂後代說古不足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

德揚大功一作盛失厥趣臣為尚書郎時在元

年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

積厚久宜享無極之義一本享字本末闕闕命

貶逐中輟不克備究武陵即叩頭邀臣此大事

不宜以辱故休歟使聖王



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扶正道表靈萬代臣不
勝奮激即具爲書念終泯沒變夷不聞于時獨
不爲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無所憾用是
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空洞而無爭厥流以詭越乃奮

激古李字數闕怒振動一本此下有餘

之純專肆爲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摠摠

而生林林而華霜雪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

知禦果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敵

其內子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味音皆音

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終焉而鬪力大者搏齒利

者齧伐瓜剛者決萃衆者軋乙兵良者殺

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

往往爲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

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

遊其兵車通一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上

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舜

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功有德有能者奉而





誰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疏率一本此下
 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
 初罔匪極亂而後稍可為也而非德不樹一無
 致仲尼叙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階哲文
 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
 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禮員哉惟
 茲德實受命之符以真永祀俊之妖淫嘉昏好
 怪之徒通志結之言為區作置者非乃始陳大

大史大史記大史記如子下諸華諸女為公鳥
 天命文身神心生民後或帝德云私情知相
 有城氏女高生民後或帝德云私情知相
 秋香之巨跡中初生民後或帝德云私情知相
 生之取音神帝王此說曰有白魚壺
 舊仲舒業引書曰白魚入于河有白魚壺
 尚書卷之四謂武王內則時有此等壺
 史之為之引尚書中微曰有文自天止于
 玉屋流為赤鳥以為符斯皆詭譎闕其可着
 五至以敬以為符斯皆詭譎闕其可着
 也而莫知本于厥貞漢用天度克懷子有眼登
 能庸賢澤瘼與寒切以瘳以煦茲其



為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

德切班彪王命論曰高祖始受推類沆休

刀切使用夸証於無知氓增以駟度

有號用馬相如封禪者曰聖尊虞之政奉又曰

神鼎之故紫我君固白質墨草其儲

西漢州得東之泰山石閣

封泰山檢石閣郊祀志云石閣者在山

號謂之封禪禪者大禹而可道也神靈也

尚書所無有莽遂承效

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

崇赤伏中光武在石安時命命全

厥德魏晉而下尤亂鉤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

亦同克父較乎無以議為也積大亂至于隋氏

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垓以為鐘音鍾

燎音燎以虐焰音焰其人沸音沸爇音爇燭音燭跣

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音起玉降

霖雨滂滂盪沃蒸為清氣疏為冷風音風人乃

溘然休然

謂相睦以生相持以成相彌

以寧琢斯屠剔

謂相睦以生相持以成相彌

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

謂相睦以生相持以成相彌

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

于夷遠交并抵倚奔走轉死之害不延

謂相睦以生相持以成相彌

人乃克鳩類集放歌舞悅悻用祗于元德徒奮

袒呼犒迎義旅謹動六合至于麾下

豪傑阻命遺德義威殄戮戍墜厥緒無劉于唐

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

歌

敬奠厥賦積藏于下

謂豐國鄉為義廩飲及

護飭歲丁大侵

以有年簡于厥刑不

息四夷稽服不作兵

用垂于帝式十聖濟

寬惟祖之則

仁增而益高人之戴

崇岩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





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二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
 祥于天匪祥于天故世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
 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
 高太以雉維大商高宗時宋之君以法星
 成祥以雉維大商高宗時宋之君以法星
 壽之宋景公當司星子韋曰焚或守心
 於民公曰民所以為國無民則國亡可相
 人乎子韋曰君若以養民則國必存何以富
 以鱗弱鄭以龍衰水龍則子時門之外有龍
 以鱗弱鄭以龍衰水龍則子時門之外有龍

年正月近家黃犀死降
 王莽與符令

昭於黃文孟
 惡非不勝唐德之

代光紹明濟深鳴隍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

廟文之雅詩祗告于德之休帝曰謀哉切亦休

性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臭思德之所未大

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治以敬于人事其詩

曰

於穆敬德預作穆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

之仁函于膚刃莫畢屠澤燬于變燬一作變

風是照是吹

佛目

殄厥凶德乃毆乃夷誌其休

歲厚我糗糧

一作糧

又丘粒切上音孫刑輕以清我

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洽仁后

之子子思孝父易愚于已

作乎

拱之戴之神

具爾宜載揚于雅承天之嘏

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

音七

濞沿于

北音祝栗于南

音

前注禮祭志於中

四方親遠之也

負西東祗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

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神協人同道

以告之音如俾彌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

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疏于天

延音

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音

又

貞符序中宜也唐書去並發三字諸本作振動

聲傳唐書無聲字用不作尸稱人同唐書介神

故於唐書為罪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

古賦

佩韋賦 并序

柳子讀古書親直道守節者則壯之蓋有激也
悵懼過而失中庸之義慕西門氏佩韋以戒

韋兩非切西門射也佩韋以引頸垂安于

韋兩非切西門射也佩韋以引頸垂安于

韋兩非切西門射也佩韋以引頸垂安于

韋兩非切西門射也佩韋以引頸垂安于

選予生此下都兮塊天質之慙諄諄者日月迭

而化升兮寤道初而枉神神于雕大素而生華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

古賦

佩韋賦 并序

柳子讀古書親直道守節者則壯之蓋有激也
悵懼過而失中庸之義慕西門氏佩韋以戒

韋兩非切西門射也佩韋以引號垂安于

韋兩非切西門射也佩韋以引號垂安于

韋兩非切西門射也佩韋以引號垂安于

韋兩非切西門射也佩韋以引號垂安于

韋兩非切西門射也佩韋以引號垂安于

而化升芳竊道初而枉神竊于雕大素而生華





廣降音歸下 吉優難而布和考殘崔蒲以屏匿

也商音各 古優難而布和考殘崔蒲以屏匿

謂古制子太叔也左傳昭公二十年子太叔為

政不足狂而寬鄭同多盜取人於崔符之澤太

叔與徒兵以攻之盡少止崔 刺投刃於霸侯考

音元符即蒲字兼与由同 刺投刃於霸侯考

退翽翽而畏眼 翽居翽切翽立子切翽與翽音

于何曹翽以上看翽與公翽翽之使地翽

公許之乃下翽就羣臣之位公羊作翽詠 寬

與猛其相濟考孰不頌茲之盛德克明哲而保

躬考恢大雅之所勗 左傳文公六年晉陽處之必

考卒易帥而蒙辜 附晉侯夜討怒子之易其

則也使噴羽懷心以整志考首身離而不懲

則居茲之

傳蒲北切又弱刀知銀也盤音尹又音則項精

低微自刎而死玉爵取其頭五羽各得其一解

雲岳岳而專強考果黜志而韋圖 漢朱雲傳

人謂曰五鹿充 咸觸屏以拒訓考肆殞越而就

岳朱雲謂其角 咸觸屏以拒訓考肆殞越而就

陵陳力年病召其子陳咸殺成於宋下咸雖

錮屏風力牛怒後成以言石顯覺為咸且

治訐諫于昏朝考名崩弛而陷誅 傳言公九年

陳洩油諫靈公宣道 苟縱直而不羈考乃變羅

亂寧儀好父殺之 苟縱直而不羈考乃變羅

而禍仍俱 一作 歷九折而直奔考

九折陸 固摧轅

而失途遵大路而曲轍考又求達而不能廣守

柔以充塞考抵暴梁而壞節 後漢胡廣由從梁

冀鶴 趙苞帝立

吾家搗謙而溫美兮曾子公而喪哲為子持用左博宜公

四年舜子公謀其竟義師仁而惡狼兮遂潰騰

必子深補而從之而滅裂宋蕭下今謂其頭頭下卷切不斯

委懦以從邪兮悼上蔡其何補高說李斯

出此錄謂共子曰吾欲從李貴文徐偃柔以屏

養子修邦離而身虜月魏工西故曰純柔純弱

不忍聞其民桑弘和而却武兮漢宗覆而

國舉桑知事不可考設任柔而自處兮蒙六戮

而不悟任柔一作何故曰純柔純弱

兮必削必薄純剛純強兮必衰必亡謹義于中

勿音服和于躬和以義宣黃本剛以柔通守

而不遷兮變而無窮交得其宜兮乃獲其終姑

佩茲韋兮考古齊同亂此理韋之

申申佩于躬兮本正生和探中哲人交修

樂有終兮庶寡其過追古風兮去一本

瓶賦

東坡云楊子雲酒疏有問无答子厚

命者知





昔有智人善學鴟夷鴟夷酒名也大如壺蓋曰盛酒人復借

以盛酒即今鴟夷器也鴟夷家酒上声發音注

云東壺蓋相近一本作壺音鴟夷名詭誘吉士

喜悅依隨聞喙倒腹切對酌更持味不苦

口昏至莫知頰然縱傲與亂為期視白成黑顛

倒妍媸上例聲切已雖自售人或以危敗

聚亡國流連不歸誰主斯罪鴟夷之為不知為

瓶居井之肩前誤酒上之有瓶作瓶者非

深挹滌淡泊是師和齊五味切才寧

除渴飢不聿不壞久而莫遺清白可鑒終不媚

私利澤廣大孰能去之綆絕身破綆音硬何足

怨咨功成事遂復于土泥歸根反初無慮無思

何必巧曲微覲一特覲音覲子無我愚

我智如斯是無咎酒而瓶蓋水酒井以喻小人大淡以

比君子故鴟夷以記近汪車而瓶以味遠居井

而論此雖欲同塵於者醉者之詞也故子厚復

無為鴟夷之音以愚人蓋更相明也

牛賦

東坡云嶺外俗者括殺牛海南為甚乃書于厚牛賦遺愛州僧道發便使

之論

若知牛乎牛之爲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
踈厚牟然而鳴黃鍾滿脰音巨項也抵觸隆曷日耕
百畝往來修直植乃禾黍自種自斂服箱以走
卓卓盛物輸入官倉已不適口富窮飽飢功用
不有陷泥蹇塊常在草野人不慙愧利滿天下
皮角見用肩尻莫保尻苦君切或穿絨膝或實
俎豆由是觀之物無踰者不如羸驅服逐駑馬
曲意隨勢不擇處所不耕不稼藿菽自與藿豆

大騰踏康莊

兩難道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

出入輕舉喜則

齊鼻怒則奮躑

當道長鳴聞者驚辟

辟平亦切項和叱揚

喜人馬俱驚辟易故里謂開派而易其本處

善識門戶終身不惕牛

雖有功於已何益命有好醜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

解崇賦 并序

柳子旣謫猶懼不勝其口筮以玄遇干之八其
貧曰赤舌燒城吐水于瓶其測曰君子解崇也
太玄經注兌爲口舌八爲木水生火火中之占故赤也赤舌所敗若火燒城金生水故吐水也





水戒于火雖有頌城之言以水拒火無由至矣崇音遂神禍也喜而為之賦

胡赫炎薰燭之烈火兮各二切炎氣也陽成嬌呼酷呼而生夫

人之齒牙上殫飛而莫遁音單極也旁窮走

而逾加九泉焦枯而四海滲涸兮音所禁切紛

揮霍而要遮風雷嘯嘯以為索齋兮一作城又

古伯切回祿煽怒而喊呀上呼咸切地堪輿為

甌鐵兮音云切舉與天地也地陸昆切火盛說甌

語寔切無底甌也五到切燒器也音云切鄧

沐大椿不足以充於燎兮於字無倒扶桑落棠

輔而相又輔音葛是元說賦云輟鵝元說廣

摧脣而增熾兮大說東京賦鉗輟輟輟亂說膏

簞旋音切金流玉鑠兮不自比於塵沙獨

淒已而燠物愈騰沸而較音云切一音

也銅容牙吾懼夫灼爛灰滅之為禍往搜乎太

玄之奧訟眾正許羣邪曰去爾中躁與外撓姑

務清為室而靜為家苟能是則始也汝邇今也

汝遐涼汝者進烈汝者賒譬之猶豁天淵而覆

原燎夫何長喙之紛拏今汝不知清已之慮而

惡人之譁不知靜之為勝而動焉是嘉徒違
手狂奔而西僚一作盛氣而長嗟不亦遠乎於
是釋然自得以冷風濯熱以清源滌瑕履仁之
實去盜之夸冠太清之玄冕佩至道之瑤華鋪
冲虛以為席駕恬泊以為車測乎以遊於萬物
者始劉力同切彼狙雖條施而以崇為利
者夫何為邪

懲咎賦

唐書本傳載此賦曰宗元不傳
石為開讀法金抄卷作報自歸

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早汙以
閱世兮固前志之為尤始予學而觀古兮怪今
昔之異謀惟聰明為可考兮追駁步而遐遊潔
誠之既信直兮仁友譎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
兮繫縻一本邀堯舜與之為師上睢盱而混茫
作擊摩兮擊摩一本邀堯舜與之為師上睢盱而混茫
雖大規切好音呼兮雖大規切好音呼下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
荒忽不可考信也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
惟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
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

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白黑濁清
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訂謨以植內兮欣余
志之有獲再徵信乎策書兮謂爛然而不惑烟
一本切光也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
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為服讒妬構而不
戒兮猶斷斷於所執蘇切哀吾黨之不淑兮謂
高錫遭任遇之辛迫蘇切勢危疑而多詐兮逢
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已兮悼非期乎襄昔
欲操術以致忠兮衆呀然而互嚇牙本切互

音結怒而

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乎鼎鑊音

幸皇鑒之明宥兮疊郡印而南適蒙力迫切于

刺惟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譴厚切

司既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惶惶乎夜

寤而晝駭兮類麋鹿之不息裴九切

音加姓鹿也本作履凌洞庭之洋洋兮沂湘流之沄沄音

風擊以揚波兮舟摧抑而迴遭日靈瞠以昧幽

兮靈莫誥切音翳尔蘇切風而雨土為

煦雲涌而上也蘇切音斜切音黑暮屑宰以溼雨



兮寧蘇聽教教之哀狝衆鳥萃而歎蹶兮涕洟

渚以連山漂遠逐其詐止兮逝莫屬余之形窳

攢巒奔以紆委兮山上鏡日密東洶湧之崩

瀾畔尺進而尋退兮盪洄汨乎淪漣又楚羊切

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縻筭以縈蹙分切哀吾生

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

亟死而生為元和九年適再歲之寒暑兮

猶質質而自持賀音茂將沉淵而殞命兮詎救

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願前志猶未可進

路呀以劃絕兮刻忽安切退伏匿又不果為孤

囚以終世兮長拘學而憾軻城可棄余志之脩

騫兮騫晏本今何為此戾也大豈貪食而盜名

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衆之所宜

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際也御長轅

之無撓兮行九折之峩峩却驚棹以橫江兮泝

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既多

為餘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頽情死蠻夷固

吾所兮雖顯寵其馬加配大中以為偶兮諒天



命之謂何

是也 辭曰子厚竄斥 爲離騷數十篇 選

成人之美者 始也 而處之

閔生賦

閔吾生之險阨兮 紛喪志以逢尤 氣沈鬱以香
眇兮 涕浪浪而常流 承力唐 膏液竭而枯居兮
纒離散而遠遊 言不信而莫余白兮 雖遑遑欲
爲求合喙而隱志兮 幽然以待靜爲與世而斥
謬兮 固離披以顛隕 騏驥之棄辱兮 駑駘以爲
騁 一作玄虬 駮泥兮畏避 龜上與蛇同 下或

行不容之

爭嶸兮 明切 貨魁 墨而無

所隱 口 爲切 華名 爲 隱 宜 鱗介搗以橫

陸兮 鳴嘯 羣而厲 吻切 心沈抑以不舒兮

形低摧而自慙 肆余目於湘流兮 望九疑之垠

垠 銀音 波滌溢以不返兮 蒼梧鬱其萑 雲華幽

而野死兮 毋莫得其僞 真 終于蒼梧之野 屈

子之惰 微兮 抗危辭以赴淵 淵 淵 淵 淵 古固有

此極 憤兮 矧吾生之藐 艱 列往則以考已

兮 指斗極以自陳 登高岳而企踵兮 成切 瞻故



邦之殷鑒上音巴下音麻又山水浩以蔽虧切兮
路窮勃以揚氛切空盛頽而不理兮切窮丘木
之榛榛埋窮老以淪放兮切匪鸚魁吾誰隣切
難音仲尼之不惑兮有垂訓之箴言孟軻四十
乃始持心兮猶希勇乎黜責切顧余
質愚而齒減兮宜觸禍以陸身切知徒
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噫禹績之勤備
兮魯吳理夫茲川殷周之廓大兮南不盡夫衡
山余囚楚越之交極兮切絕乎中原壞汗流

不作孟秋納材葺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

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秋留養犧牲

趨人收歛趨邊切務蓄菜伐薪為炭孟冬

築城郭穿竇窖音豆修囷倉囷音倫謹藏藏勞

農以休息之切取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

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

合諸依制百禮輕重之法貢賦之數斯固俟時

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

古之遺典不可以廢誠使古之為政者非春無



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

省息并切察也

謂國音零也

賜貧窶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備俊遂

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漸薄刑決小罪節嗜慾

靜百官非殺無以選上勵兵任有功誅暴侵明

好惡修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如

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關市

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述習罷官之無事者去

器之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

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

水陸水一本若有鉢余以往路兮

馭擬擬以回復馭或也浮雲縱以直度兮云

齊余乎西北風纏纏以經耳兮纏所類行舟迅

而不息洞然于以瀟漫兮瀟漫蛻羅列而傾

側橫衝颺以濤擊兮忽中斷而迷惑靈鴻漢以

滌汨兮靈一本進悵悵而不

得得切白日邈其中出兮陰靈披離以津釋

忽崩騫上下兮上下聊按行而自





抑行一本指故都以委墜兮曠鄉閭之修直原

田蕪穢兮崢嶸榛薈喬木摧解兮垣廬不飾山

岨岨以崑立兮山馬免水汨汨以漂激音又

魂恍惘若有亡兮也無同涕汪洋以隕

軼音類曠黃之黯漠兮音欲周流而

無所極紛若喜而佖音鍾鼓噉以戒旦兮音

心回互以壅塞音鐘鼓噉以戒旦兮音

閻去幽而開寤音蔚蒙而後體兮音

音精神之不可再兮余無歸夫歸路悽仲尼之聖

德兮謂九夷之可居音惟道大而無所入

兮猶流游乎曠野音老聃遁而適戎兮捐浮

茫以縱步蒙莊之恢怪兮寓大鵬之遠去音

之為慕首丘之仁類兮音斯君子

之听譽鳥獸之鳴號兮音有動心而

曲頽膠余束之莫能捨兮音辨析而不悟列茲

憂以三復兮極明昏而告懇

四山賦

楚越之郊環萬山兮勢騰踊夫波濤紛對迴合

仰伏以離迴兮音列也若重墉之相襲爭生

角逐上軼旁出兮音列也其下拆裂而為壕音

飲下頽以就順兮曾不敵而又高沓雲雨而

清厚土兮音列也蒸鬱勃其腥臊

陰汗而為曹音列也陽不舒以擁隔兮奉

食兮哀斯民之增勞音列也積林麓以

為荑棘兮音列也咆闕代狴牢之吠嗥音列也虎豹

予胡并符以管視兮音列也病夫嗷嗷匪兇吾為押兮匪豕吾為牢積十年

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聖日以理兮賢日

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音列也仁者

有以翻本為樊籠者矣音列也山自皆連人

宗元滿南海又聯山不可測而出湖尚不可得

而後立聖草本之可憂

者皆陷窟也故賦因山



愈膏有疾賦前書

要相於此賦書云層淡不神史宜去之或曰公少作也

景公憂疾膏肓左傳景公十年尚謂虛假命秦緩

以僕問遂伏身于堂下僕身一作伏公曰吾今形體

不衰筋力未寡子言其有疾者何也秦緩乃窮

神極思曰夫上醫療未萌之兆中醫攻有兆之

若目定死生心存取舍亦猶卞和獻合璞之璧

伯樂相有孕之馬然臣之遇疾如泥之處張

與戶延切地有也疾之過臣如金之在冶雖九竅

未擁四支且安膚腠營胃一本作發胃外強中

乾精氣內傷神沮脉殫以熱益熱以寒益寒針

灸不達誠死之端巫靳麥以為譏果不得其兩

餐桑田巫也出左公曰罔知天賦性命如彼胎

寒短不足悲備不足歡啞彼醫者徒精厥術如

何為之可觀醫乃勃然變色攘袂而起子無讓

我我謂於子我之技也如石投水如弦激矢視生

則生視死則死膏肓之疾不救衰亡之國不理

巨川將潰非捧土之能塞大厦將崩非一木之



能止斯言足以喻天子今察乎孰是爰有忠臣

間之情恣忘寢廢食擗標感歎擗音同擗生死

浩浩天地漫漫綏之則壽撓之則散撓音小切養恭者鮪

背鶴髮成童兒鮪音台魚名也善輔弼者殷辛

夏桀為周漢殷辛非棄曷以愈疾非兵胡以定

亂喪亡之國在賢賢音也之所扶匡而忠義之心豈

膏肓之所羈絆音半余能理亡國之利弊利音切也

愈膏肓之患難君謂之何以醫曰夫八紘之外

六合之中始自生靈及乎昆蟲神安則存

神喪則終亦猶道之紊也患出於邪佞身之懣

也懣音懣疾生於火風彼膏肓之與頗覆匪藥石

而能攻者哉因此而言曰予今變禍為福易曲

成直寧聞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為干櫓以信

義為封殖拯厥兆庶綏乎杜稷一言而榮寇退

舍宋景公事一揮而義和匪吳義和日御也

雖雖鼎而自息鼎音也誠天地之無親曷

膏肓之能極醫者遂口禁心禁音也躅飲茫然



將來之勉旃

將來之勉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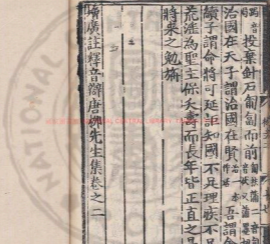
荒漑為聖主保天壽而長年皆正直之是與庶

續子謂命將可延詎知國不足理疾不足痊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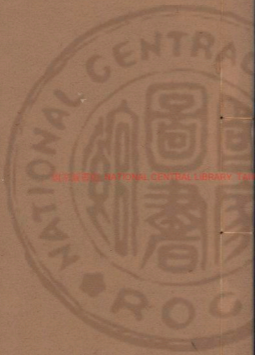
治國在天子謂治國在賢音狀又音蒲二音均吾謂命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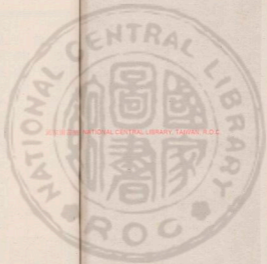
得音投棄針石匍匐而前音狀又音蒲二音均吾謂

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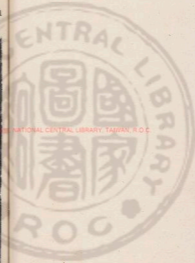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

論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有昧于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



皆生草木榛

二

訓洪如文鹿豕狂

二音五狂

子曰狂

禮記

人不能搏噬

音博

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

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二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信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迎者聚而為羣二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大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

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本

二

字下

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

於是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番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番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固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右布履

星羅

一作羅

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

觀會同離為守臣扞城

守衛也切扞音然而降

于夷王宮禮傷尊下堂而迎觀者

禮記節猶執

訪使天子之失禮

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

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

魯武公

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

鼎之輕重者有之

射王中肩者有之

凡伯誅莒弘者有之

長弘天下乘籃

父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

強末大不掉之咎歟

楚

秦

後封之秦

為諸侯

裂都而為之

郡邑廢侯衛而為之

守宰據天



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
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
有由矣一本无聖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
負鋤挺誦戍之徒性嗜圍視而合從切若大
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
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
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燔秦之柱石周
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
扶傷而不暇一本困平城七病流矢十二

多擊烈布為流文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

嚴董而離州自守矣武帝時王又強請分王國

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

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

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

猶禁猶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

其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叛將謂焉州縣之設

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

適其俗脩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



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作非余又非之周之事跡
斷可見矣列侯驕盈贊事戎或謂贊事大凡
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
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
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
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
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
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
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

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
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
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
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
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孟舒
魏尚聞黃霸之明審潁川親汲黯之簡靖潁陽
守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
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
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

邑而侯王之繼今其亂人賊之而已孟舒魏尚
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遠
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遠矣一本遠矣上下而
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從丁計切周於同列則相
顧裂眦眦自眦切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
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
人手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
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
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

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
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
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
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
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不得已也蓋以
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
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
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
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



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

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四維論

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

見管子牧民篇

吾疑非管子

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爲得也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爲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不爲得者豈不以爲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枉與羞爲

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作而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

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天爵論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為天爵子見孟未之盡也夫天之貴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倬為至靈辨音大者聖神其次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於人也為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怠拳拳於得善孜孜於嗜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粹之氣注於人也為明得之者矣

達而先覺鑒照而無隱耽耽於獨見音淵淵
於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離爲天之用恒
久爲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是焉故善
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
德之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義忠信猶春秋
冬夏也舉明離之用運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時
而行陰陽也宣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備
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
挽其志者切數切巧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

爲其性就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
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贊充之
而彌六合攝之而奮百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
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
而奪則庸夫矣授之於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
之遠通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
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爲之不厭志之謂也道
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而有常受於天者
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於所及焉一本補字或



曰子所謂天付之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之耶
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
之

守道論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出左傳時何如對曰是
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雖
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
也一有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乃字夫皮
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

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
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
是以行吾道云爾作命是一本是故立之君臣官
府衣裳與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
等內列位當要謂之表器是道之所存也則
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恭伍旋輔陪
臺之役周禮太宰注參謂物三人任輔大夫五
禮臺出左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
賞之羨懲之以黜遠鞭扑桎梏斬殺之慘非



禮也卜初學也字說手執器以封是道之所行也也舉居棟居王二切而手共城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經分切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准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此內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

其工也仁公一本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作矣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一本無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時令論上論禮記月令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以為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儀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備聖人



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
以為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
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雖聖人之
道不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
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徑術上
定如下言相土宜無聚大衆季春利堤防遠瀦
遠出祀記瀦止田獵備罽器合牛馬百工無悖於時孟夏
無起土功無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
白藥李復行水絞草糞田晴黃土疆土功任事

以潰如号

讀魯浩則列二
切如居切

蒸沸然而恒昏戲覺

鷦手中庭号兼葭生於堂筵雄鴉蓄形於木杪

号短狐伺景於深淵射工長一寸口中有毒

射人影不治則殺
人狐字一本作狐仰矜危而俯慄号弭日夜

之拳學慮吾生之莫保号忝代德之元醇孰眇

軀之敢愛号竊有繼乎古先明神之不欺余号

庶激烈而有聞冀後害之無辱号匪徒盖乎差

繼

夢歸賦





確擯斥以窮求兮余惟憂之為歸精氣注以凝

汪兮張云汪言五水也注也注循舊鄉而顧懷夕

余寐于荒陬兮心慄而莫達得善草切振贊

舒解以自恣兮息惰翳而愈微補伊效騰湧而

上浮兮張云欲許勿切基地也說文有所吹起

吹風鼓吹南國文選江淹詩吹鼓一卷明備注下

家子用逐也失字逐于聲音第一卷明備注下

云故生逐也從從逐平子思云風鼓神化而轉

俄澁澆之無依張余字切圓方混而不形兮

飄醇白之霏霏張余字切上茫茫而無星辰兮下不見夫

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瀆上心含季春

則可以為之者乎夫如是內不可以納於君心

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

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沈陰氛霧寒暖

之氣大疫風故戕變瘡寒疥癘之疾張音代切

命云人多難說說文病寒不成蓬蒿蕞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傷水火之

訖天鴻冠戎來入相掠音劫也兵革並起道

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堡流亡遷

徒之學若是者特替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
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所作以爲君人者法也蓋非爲
聰明睿智者爲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
于人上忽先王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
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于時令
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爲之時補將因循放
蕩而皆無其意焉爾於是又爲之言五行之反

於相蕩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于厥心古之所
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纂
秘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耶曰聖人之
爲教立中道以示于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
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下林防昏
亂之術爲之勤勤然書於方冊興亡治亂之致
永守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
而爲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
所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爲禱禱履勝鬼怪之事

以大亂于人也

徹一辯切家也

且吾子以為畏冊書之

多孰與畏人之言使愕愕者言仁義利害煇乎

列于其前而猶不悟

音灼也

奚暇顧月令哉是

故聖人為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遠後世之君

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衰

上居宜功下與此字同二字出因此

其有器然而不顧者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

何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為

失求之二史豈復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

臣有勁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

一遜焉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固矣立太

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

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爾

斷刑論上 關

斷刑論下

余既為斷刑論

論或

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

云云余不得已而為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為賞

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

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

左出



惟嫌公二而謂之至理者僞也使秋爲善者本
紂字有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爲善者必怠春爲
不善者一本春下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爲不善
者必懈爲善者怠爲不善者懈是毆天下之人
而入於罪也毆時毆天下之人入於罪又緩
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所以不措也一本刑
字必使爲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
而有勸焉爲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
人懼而有懲焉爲善者日以有勸爲不善者日

以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
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
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也胡
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盡而人化乎本
辨是知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
爲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
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
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在吾之道曲
順其時以誦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



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

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木三本謂頭手加連頸

而致之獄更大暑者數月本謂夏瘃不得搔

痺不得搖痺必至切是氣不令痛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

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怒

號之聲悲音寬聞於里人如是而大知之不傷

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

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為雪霜者

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

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

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

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

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石豈為非常之罪

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擗草木而殘之草木豈

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

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為仁必知經智必知權

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

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

非權則泥切計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
當知下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雖
而爲名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
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
者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
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憚吾慮合
之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也且古之所
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爲聰明睿智者
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辨侵伐論

在集賢院烏機天下兵討准西作
時德宗貞元十五年討吳少誠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左傳

九年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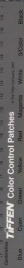
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

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厭于天下之

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賸人之財賸一作

一作私也音宣也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必

棄於其外必棄於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



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
而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
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備
其辭其害物也小則誥誓微令不過其隣雖大
不出所蒸非有逆天地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
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爲人之舉也故
公之公之而鍾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
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人不犯於
諸侯其過惡不足蒸於天下韻音致文告修文

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爲制命之舉非
爲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故鍾鼓不作斯聖人
之所志也周道既壞兵車之執交於天下而罕
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
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蓬威者
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
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
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合是三者而明
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爲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



觀其侵伐之論則善矣

六逆論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疏傳
三曰賊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
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
義是三者因誠為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
親新間舊雖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
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
貴而忽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為理本大

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
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无終
字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
之其為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
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
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事天下理亂之
本也一本之下為書者執斯言者一定之論以
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一本有自中人
而降守以為大嫁而以致敗亂者此固不乏





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十八年成公宋襄嗣而

子魚退乃亂子魚石臼傳宋公八年貴不足尚

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穰侯也史記秦昭

耗魏相成璜而蹙吳起乃危璜魏成璜

親不足與也蒼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蒼氏

坐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秦二世舊不足恃

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

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詭說

而不安自

字非假音中列初新詩論同謂之是可也謂之

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

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

而林之羽切皆痛念也以為狂為怪而欲世

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

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為書者之

罪也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四
議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事見左傳信公二十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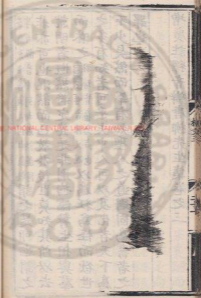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穀鞮

製反下勳鞮切晉寺人名以卑趙衰

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

宜謀及媿近媿音舜讀也謂寺人即今之宦者以秦王命而晉

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四
議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事見左傳信公二十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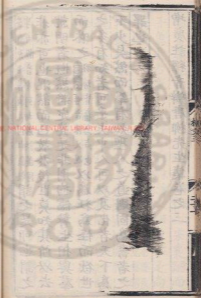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穀鞮

製反下勳鞮切晉寺人名以卑趙衰

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

宜謀及媿近媿音舜讀也謂寺人即今之宦者以秦王命而晉

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



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
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
時不乏言議之臣乎孤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
晉君䟽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
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
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刀以敗守
亦作魏齊威公用之由是則獲原洛疆適其始
內定殺驛吏擅廢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觀去而乃背其所以興跡
其所以敗然而能竊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

稱以義則天子之冊也

在傳二十八年策誠畏

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

鞅於亮切史記商鞅入秦弘石得以殺望之漢

因定臣景監以見秦孝公設之者晉文公也設一本嗚

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

一本作問非失舉也然猶羞當時陪後代若此况於

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

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有徒本切

年趙穿殺靈公春秋書曰晉趙盾弑其君宣公二

又昭公十九年許悼公滅欽太子之孫而卒春



欽書曰許世子
止其君買

駁復讎議

唐書孝友傳載益元慶復父讎自囚
詣官左拾遺陳子昂諫許元慶然後
推問宗元駭其言後札却旨
外即宗元駭之駭音刺

臣伏見天后時

唐武

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

封音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

束身歸罪常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

聞且請編之於令未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

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

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

凡為治者殺無赦

治一本

其本則合其用則異

旌與誅莫得而並焉

一本作不
得並也

誅其可旌茲謂

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

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

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

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

刺讞其誠偽

謂
論語
寤也
則
考正其曲直

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雖矣何者若



元慶之交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怒奮
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
下蒙肩額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
戈爲得禮札記世札云父之誼不與共處
天容言此千端與共天下也處心
積慮以銜讎人之曾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
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
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
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
辨乎離天子之法而執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

上也謂誅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
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
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
其寬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
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
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
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
反殺者邦國交讎之謂訊又安得親親相讎也
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

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必詳說今若
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
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
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
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貶刑壞禮
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
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城

唐詩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
如韋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神去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

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
殺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
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
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
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耶
是直小丈夫歎歎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
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史佚成之

太史公傳見
史記晉世家

辨列子

列子
卷之四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
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
云子產孫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
公二十四年繻音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
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
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
燕釐公五年釐音文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
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

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
言務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
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切方其稱夏
棘祖公紀渚子渚音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
紀雖不繫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
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
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
質厚少爲作好文者可廢卽其揚朱力命列子
疑其揚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

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
慎取之而已矣

辯文字

或曰姓李名辨字文子号曰
計然萊仁濠上人范處之師

文子書十二篇其值曰老子弟子注有徐愛附

訓注或謂其書姓老子遺言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

老子然考其書考字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

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類

竊曉然而出其類或作能其意緒文辭



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疑
爲衆歟以成其書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
頗惜之憫其爲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
其似是者又頗爲於其意藏於家藏去

論語辯二篇

上篇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
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年孔子四十六歲扶
注錄問禮王二十年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

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
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
是書載弟子必以子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
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
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
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
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
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
繁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下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
永終舜亦以命禹△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
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
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也柳先生
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
之辭云爾彼孔子者後生人之器也後數上言
堯舜之不遺前之本而彈不及已下之無易之

勢本之下而已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
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溷焉無所依而
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
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
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
之

辯鬼谷子

戰國時人游居穎川陽城
之鬼谷處秦張儀之師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



言鬼谷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
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隘峭薄聲音恐其妄言
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
葆其書葆音保尤者晚乃益出七術鬼谷子下篇
謂盛冲法五說養志法乘氣實意法聽訟分威
法快能敵勇法驚鳥轉同法伍獸預兇法靈首
七章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隱
隱也使人狙狂失守狙音切而易於墮墜幸
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
其為好術也過矣

辯晏子春秋

齊相晏平仲名嬰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
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
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
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者其事以
增高為已術者且其盲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
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
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者及古冶子等



尤怪誕墨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子古治子壽景公勇而无礼墨子亦於公孫捷田開子壽
 曰三子計功而食之云云公孫捷田開子壽
 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挑云云公孫捷田開子壽
 死无勇也皆反其挑變領而死古時也然而不
 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變領而死又往往
 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
 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
 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
 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
 為墨也為是善者墨之道也

辯亢倉子

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叟累唐魏洞靈真經云亢倉子音庚庚子作庚桑楚楚名庚桑也也史記作亢桑子大布新語云道家有庚桑子者無其書開元末庚士王源撰亢倉子兩卷以補之序云庚桑亢倉亢倉一也唐藝文志以為秦陽王士元
 下力謂切或作墨子前注云 亢倉子皆
 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倉子書其首篇出莊子
 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况
 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
 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傳注以



教於世不亦惑乎

辯鴟冠子

鴟冠音鴟冠人居深山以鴟鳥羽爲冠鴟似雉

余讀賈誼鵬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爲盡出鴟冠

子鴟冠子上九篇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通其世矣篇頭出鵬賦相亂余往來

京師求鴟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

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

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鵬賦以文飾之非誼有

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

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鴟冠子遷號爲

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

賈有鴟冠子書亦必不取鵬賦以充入之者何

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四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五

碑

箕子碑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

難

二曰法授

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

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允毅勤焉當紂之

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

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

謂此

無益吾祀故不為

委身以存祀誠仁矣

謂此

與亡吾國故不忍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五

碑

箕子碑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

難

二曰法授

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

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允毅勤焉當紂之

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

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

謂此

無益吾祀故不為

委身以存祀誠仁矣

謂此

與亡吾國故不忍



預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慕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墮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音仙東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箕子去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委瑞作代祀禁八條其民終不相噬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解其田民飲食以遷並為可貴此率是大道藁於厥躬仁關之化也

稷徒紅劫

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禱

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何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紂故都在今衛州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慕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慮

大人章云憲音顯中書注云與與貌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3/Color White 3/Color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隆汧明哲在躬不陋為奴冲讓居禮不盈稱孤
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特諡
而伸諡立曰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易明
文王以之大明宣昭崇祀式乎古闕頌辭繼在
後儒

道州文宣王廟碑

謹案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
部郎中為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于
先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

就位于庭揚焉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大學

徧于州邑遐關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祭

設懸張云煇力照切宿時謂罇俎旂章罇音祭

穆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闕肆尊顯二

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庫陋庫音椽

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克壯厥居水潦仍至

歲加蕩沃公感然不寧若罔獲承既祭而出登

牖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水環以流有類宮

之制類與洋同類是日樹表列位由禮考宜然



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儆功役無即就也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整階序廓大講肄之位詳于師儒之室立庠以周食圃畦以毓蔬同蔬菜也權其子毋蕩且不竭蕩音盪詳同本錢子謂利息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登又平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也注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不諭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淨訟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爲庶幾其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說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

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爲誓豈夫子志哉余紫月令則曰一本作曰則釋奠于先聖先師國之故也乃立天子像配以顏氏蓬豆既嘉笙鏞既成釋名九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萬民翼翼觀禮識古於是春秋師晉陵蔣聖易師沙門凝誓國音誓助教其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極於化初冥于道先羣儒咸稱六籍具存苟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



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操夫子之志考有
國之制先施彝典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爲闕
里在周則魯侯申魯地名能修頰宮詩有其歌在
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其贊今公法古之
大同于魯化人之艱侔于蜀蓋銘教德以告于
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

薛公童云報音惟德之造赤旂金節來蒞于道

師儒咸會嘉有攸告吉日丁亥獻于頰宮庭燎

伊煌有煥其容公升于位心莫不恭爰念聖祀

徧于海邦服冕陳罷州邑攸同感忻以敬報音

希獻思報聖功卜遷于嘉惟吉之逢响其原

句二音均既夷且大渙二其流實環于外作廟

有嚴昭祀顯配絜茲罷用觀禮斯會布筵依位

作廩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報

孔明于古有經于一本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

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以聽所平公降酬酢進

退齊平柔肌洽體莫不充盈歸懼于心父子弟



允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疲其多或
究公斯考禮民感休嘉感一本從于魯風祇以
詠歌公錫于天眉壽來加公齊于王休命是荷
荷音師于辟雍大邦以和侑酌申申
已而蕩王道式訛諸儒作詩思繼頌水丕揚厥
聲以告太史

柳州文宣王新脩廟碑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推髻
卉裳推音髓髻音針漢書注一撮之屬攻劫闢恭

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
國至唐也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
令進用文事作一本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
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音唯唯音辟音壁又
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
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
毀神位剝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
丁未莫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
三官衣布洎于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



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
法庭祇會羣吏卜日之吉虔告于王靈曰昔者
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
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
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然炳然
臨而炙之手職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
知飲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
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謂子欲居九夷
申陳嚴祀永求是尊麗牲有碑麗牲也禮祭

終南山祠堂碑并序

貞元十二年夏洎秋不雨穡人焦勞嘉穀用虔

皇帝使中謁者橋于終南申命京兆尹韓府君

名祗飾祀事考視祠制以為棟宇不稱宜有加

飾遂命盤屋令裴均監一宮向屋一音室虔

承聖謨勅制祠堂乃徵土工木工石工備器執

用來會祠下斬板餘礎礎音楚陶瓦瓦

歷切詩中堂有雙築垣墉愜虔舊制立三筵六



弄既興功玄雲觸石霈澤周被植物擢茂期于
豐登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嘉氣充溢
抃蹈布野於是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黃髮耆文
野夫版尹僉曰蓋聞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
奠方域產財用興雲雨孝于祭法宜在祀典惟
終南據天之中終南山一名中南山在都之南西至于褒
斜音耶谷名長四百七十里南口曰褒北口曰斜又西至隴首山名以臨
于戎東至于商顏山名又東至于
太華音去聲以距于關室能作固以屏王室其

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瓊琳琅玕瓊音球玉名琅音石而似

珠出夏書載焉紀堂條枚出毛道平如掌也

指也秦風詠焉今其神又能對于禱祝一本

化荒為穰易沴為和音沴厥功章明宜受大

禮俾有憑託而宣其烈也非我右敬神重穀則

曷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公勤人奉上則曷能

對休命作新廟人事既備神用時若豐我公田

遂及我私窳盛無虞儲峙用充音臨厥猷

茂哉遂相與東向蹈舞拜手稽首願頌帝力且



宣神德永著終古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奉寧祀典修飾禳祈

祭零音詳于皆名有準程顧惟終南祠位庫陋誠

不稱顯名爰降制詔充大厥宇啓寤誠明昭

感神衷道宣天休獲此利貞篤安愆陽化爲豐

稔實我窠盛平人賴畜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

巍巍靈山興利產財作固鎬京羗坻擁其嘉休

眷祐于人永宅靈靈亦奔新廟書或作奕同整

頌端莊神位密清後祀承則絜心勤禮尊暢純

精邑吏書夫給背鯢齒鯢音臺鯢音願垂表經

頌宣聖德篆刻金石永世飛聲此文用秦碑

太白山祠堂碑并序

雍州藥於西南界于梁其山曰太白其地恒寒

冰雪之積未嘗已也其人以為神故歲水旱則

禱之寒暑乖候則禱之厲疾崇降則禱之崇音

帝過灾悼懼分命禱祀至于茲山又詔京兆尹

宜飾祠廟遂下令于旬邑邑令裴均臨事有恪



革去狹陋恢闕棟宇階室之廣三倍其初翌日
大雨黍稷用豐野夫謹謹欽聖信神願垂頌聲
刻在金石文曰

文十

碑陰文

時尹韓府君諱某祇奉制詔發付邑吏令裴府
君諱均承荷君公之命督就祠宇蒞事謹甚克
媚神意用獲顯貺邑人靈之其事遂聞詔書嘉
異勞主者甚厚勞力乃刻茲石立于西序右階
之下肆列裴氏之政于碑之陰惟君敏行于家

德施于人撫字惠厚柔仁博愛之道洽于鰥寡

國

上姑

廉毅肅給威斷猛制之令行于強

禦獄訟不私于上罪責不及于下農事課勵厚

生克勤征賦首入而其人益贍創立傳館精

詳

平易道路

以

改作甚力而其人彌逸韓

府君每用嘉褒稱其理為旬服寤今茲設廟位

神神歡而寧宜為君之誠敬克合于上用塔之

也不可以不忘

湘源二妃廟碑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定司功掾

守令彭城劉知剛唐有司功參軍守攝也主簿安邑衛之

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公能祗栗厥

戒會羣吏洎衆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搜考

羸羨延面坊也均節委積積切聚也周禮注少曰委積咸執績聿所以書殿至于祠下稽度既

備度後備也備役惟時新木于上游陶埴于水涯埴音掘埴也迺將迺載工逸事遂作貌顯

嚴粲然而咸十有一月庚辰陳袁薦辭立石于

廟門之宇下惟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

咸極其會爲子而父堯爲婦而夫舜齊聖並明

弼成授受內若器膺上承輝光克艱以又德罔

不至帝既野死神亦不返食于茲川古有常典
岐被爰孽岐音孽恢宣淑靈敢或失職以
奸天刑奸音有翼其躬有必其馨必音香沉牲爰
告即石是銘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媿汭張云上俱爲切
石神位湘許音揆茲有初克碩厥宇唐命秩祀





茲邑攸主毛牲既禱周禮牧人毛之取純毛也牛統充曰牲禱相通切訓

享祭一本當作肆四椒馨爰稱切神之神之未胤

于萬年期保伊枯潛火燭壁炖于融風童云地他昆切

風而神用播遷時罔克龔邑令萃吏告于君公

廉用積餘以就爾功桴木負埴童云桴方無切編竹木為之大

日日儀載流于江既夷以成崇宇峻墉繫嚴清

間音隔左右率從神樂來歸徒御雍雍神既安止

邦人載喜奉其吉玉一作以對嘉祉南風涓涓

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饒娥碑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鄱音娥為室女

淵懿靖專雖小家未嘗出游治締葛供女事循

整鄉閭敬式娥父醉漁風卒起并知不能舟遂

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

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魚鬣蛟浮

死萬數塞川下流鄱旁小民悲感恣號上音號下音豪

以為神奇縣人鄉人會錢具像巫娥鄱水西橫

道上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誌後世給一其辭

曰

生德無類氣靈而休嗟哉孝娥惟行之周淵懿

含貞好靖不游纖綺如切如石也詩五品

切克供以修善燕在家其父世漁飲酒不節死

乎風濤乎一本作于或作於旬旬來哭號天以呼籲目耳

鼻膏血交流三日頓踣滿北婦氣竭形枯父屍

既出孝質已殂龜鼈蠶蠶有蛟洎魚充流溢岸

旁出仰浮見怪形異適與我謀鄙民哀號或以

頌歌齊女色憂傷列女傳齊景公有所

街而傷視景公使制之法出北魏之因趙姬

門曼子言於公發傷視之婦帶於晏子之趙姬

完父操掉爰謳同上趙津女婦者河津吏之女

子欲殺之備父持中肉刑不施漢美

漢發河灘之歌備父持中肉刑不施漢美

溥于漢溥于公有罪少女嚴烈孝娥水死上

虞後漢書文帝烈烈孝娥水死上

神道莫酬窮哀罔江終古以留鄉人好禮爰立



茲丘建銘當道過者下車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

南府君睢

陽廟碑

急病讓夷義之生

國語藏文仲曰賢者急病讓夷義之生

圖國志

死貞之大

左傳曰死貞也

利合而動乃市

賈之相求

音思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

施去

睢陽

睢息遺切上睢睢

所以不階王命橫絕凶威

超千祀而挺生之當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

北乃南雲

天與拳勇

毛河注神資機智燕窮

百中

豪出千人不遇與詞鬱

危眉之都

尉

漢武故

上至

會稽

數奇見惜挫後臂之將軍

國語數所角切

不令當單

于注言廣命奇

天寶末

寇制憑陵

天旋虧斗極之位地

地

積狐狸之

允親賢在庭子駁陳蕃以佐命

明

等漢劉歆

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

明

謂得師給

惟公與南陽張公

公



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討謀大同討凶于知

云有是謂警鳩武旅以遺復潰上戶孟明裂裳

而千里不應左袒而一呼皆至呼火柱厲不知

而死難知去戶列子柱石叔子營故公自以爲不

以保後世之人主狼矚見而奔師忠謀烈

然萬夫齊力志一作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爲馬軍

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強入守而百雉齊固

城爲初據雅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庶

商北之秦復陽前後捕斬要疏勒而弥堅

疏勒而弥堅雖強頰肝胎而不進雖窮於九攻

雖窮於九攻雖守三旬不獲雖守三旬不獲

雖守三旬不獲雖守三旬不獲

雖守三旬不獲雖守三旬不獲

雖守三旬不獲雖守三旬不獲

雖守三旬不獲雖守三旬不獲

雖守三旬不獲雖守三旬不獲

雖守三旬不獲雖守三旬不獲





十年晉代錫陽主人懸布春堂父登之及瑞而

即登汧城鑿允之奇日田辛幸其事未譯或

牽羊羞鄭師之大臨臨力鳩切哭也左傳宣公

臨楚子選帥鄭人將城與後隰之二月克

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注示昭為臣僕廿心

易子鄙宋臣之病告宋宋單元衣入楚師登子

反之宋曰寡君何元以諸侯環顧而莫救

痛告曰敵色易子而食諸侯環顧而莫救

時賀蘭庭明也雖許殺與國命阻絕而無歸

尚奔汝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國命阻絕而無歸

天子畫像率輝土朝人人畫道以有盡之疲

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敵抵

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

好呼報切公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

心歟乃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即

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憐無衣之賦情或曰切左

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為賦无衣九類首身

而坐故使信賦云中包胥之類地碎之以首身

離楚野徒傷帶劍之辭楚詞九歌國靈篇

不離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燹之歎息

復漢傳燹為漢陽太守城破送燹有周苛之慷

慨漢高祖使周苛守荊陽而聞義能徙果其初

慨漢高祖使周苛守荊陽而聞義能徙果其初



心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後漢末臧洪

臧洪同日死蓋見魯見者相直臣致憤惜蔡

於累旬梁武帝天監三年魏兵圍襄陽蔡

數後景宗不進襄陽遂陷任時景宗曰朝廷

加贈特進揚州都督定功為第一等與張氏許

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織襦皆受顯秩

賜之士田葬刻絕信之形魏加平二年魏信

得乃刺木為信飲茶而陵園龐德之狀魏龐德

哭焉一本作鮑節者非陵園龐德之狀魏龐德

子見勾踐之心越語句吳劫於會稽乃今委三

其子而注云仕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前漢武

帝時從軍死者之子羽林孤兒單門關於周典禮

林官教以五兵号羽林孤兒單門關於周典禮

司門死刑物犯禁者卒之以其附養死政之老

者其孤注則謂門閭之委賁也死政之老死

孤子也徵印綬於漢儀十卷文顯印

文印綬綬要音禮十王蒙以光寵錫斯備於

戲睢陽之事不惟以能死為勇善守為功所以

出奇以恥敵立僅以怒寇惟勤謹二音勇也列

一本伴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專

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
辰爲剋敵之日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
蹟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霄雲字某范
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爲婺州別駕賜緋魚袋
歷施涪二州涪音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宇
久遠德音不形頽斲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
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發其肌勇以振其氣
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志出乎內者合於貞行
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

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

下思鄉之夢儻來

後漢溫序爲關西將所執不
後漢溫序爲關西將所執不

又客思鄉里壽即有官乞歸葬帝許之

麒麟閣中即圖之詞可繼前漢趙充國以功德
蓋未大官至成帝時

西羌嘗有海上思得時之臣銘曰貞以

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難乃見危致命漢寵

死事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

奮揚兵柄東護吳楚西臨周鄭斐斐群凶斐虛

也害氣彌盛長蛇封豕封大也見左傳踊躍不



定屹彼睢陽

屹山貌制其要領

並云上一逼切

云要衣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就要與領故以爲喻

橫潰不流疾風

斯勁梯衝外舞缶

穴中偵值五正切同視也賊

其大木鈞之一穴中出木柱之一穴中出鈞

折骸猶親

左宜十五年半

浩浩烈士不聞濟師兵食殲焉

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噬指

唐忠義傳霽雲被擄

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

唐忠義傳霽雲被擄

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

泣雲笑曰圭璧可

將張有爲也父知我者我不死遂通客

圭璧可

碎堅貞不虧冠力東盡兜成西惡

既拔渠魁受戮

之固由我而覆

烈孰與齊躡

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

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

窮刊碑河澣萬古英風

柳文五卷終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六

碑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鑿禪師碑

六祖名處
蘇州盧氏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

為撰扶風人為嶺南節度使

以佛氏

第六祖未有稱號踰聞于上詔謚大鑿禪師塔

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

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

幢蓋鍾鼓

禮佛如增山

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六

碑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鑿禪師碑

六祖名處
蘇州盧氏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

為撰扶風人為嶺南節度使

以佛氏

第六祖未有稱號踰聞于上詔謚大鑿禪師塔

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

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

幢蓋鍾鼓

禮佛如增山

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





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厲如師復生

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

好鬪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詩乖淫流亂也

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

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

運源合所謂生而靜者記乘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梁氏好

作有為師達摩識之空術益顯傳燈錄梁武帝

功德上但人天小界也有何功德能離口口口口六

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明字聽其言言希以

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也道隱南海上人無

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處特乃若曹溪地

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

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

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為

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

鑿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
數莫能揭其疏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謚豐佐吾
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
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身毒
鎮下音屬廣漢下音屬一名天竺古謂國初浮舶
是也又西南夷傳注曰天竺本曰指屬
聽命咸被公德受旂嘉節旂嘉節
句羽葆幢又旂乃大何二物也
俗也以掌字尾屬之大如千戈此旂連或在新
來莅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亞
又音
多如海於也
兒克光于有仁昭列大

鑿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功石于宇下使來謂
其辭曰達摩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鑿
是臨勞勤專然終揖于深一作抱其信器行
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厓合猥附不夷其
高傳告咸陳惟道之發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
流奔軼後語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
師內鑿咸獲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
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
人道遙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

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誄晉水加聖也光
于南土其法番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善惟師教
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
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
謁辭圖堅未攸不已

南岳彌陀和高碑

隋一本作陀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為國師乃言其師南岳大
長老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微
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般舟即南也用尊其位公

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
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
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巖形坳面躬負薪爇

音同以以為僕役而媒之

媒音

乃公也凡化人立

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卷
刻黥谷玉勤誘掖以援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
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斫木石委之巖戶不拒不
營祠宇既具以洎于德宗申詔褒立是為彌陀
寺施之餘則與餓疾者施施不尸其功公始學

成都唐公次資川詵公詵公學於東山忍公

黃鶴人皆有道至荊州進學王氣真公真公授

公以衡山俾爲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

照居廬山由正定趣安樂國山一本中見蒙惡衣侍

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永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

從而學傳教天下由公之訓公爲僧凡五十六

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

寺葬于寺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曰

一氣迴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爲合

蔽而通始末或異今焉同履無混冥道乃融聖

神無跡示教功公之率衆峻以容公之立誠放

其中教本或服鹿草木蔽穹隆仰攀俯取食以

充形遊無極交大雄天子藉首師順風四方奔

走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道至臨洪

咨謀往復窮真宗子弟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

代所崇奉公寓形於南岡幼曰弘願惟孝恭立

之茲石書玄蹤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於聖安寺凡為僧
若干年年若干有名無姓廿莫知其間里宗族
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性也其原無
初其肯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
劍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
性海吾師也法界吾宇也戒為之墉慮為之戶
以守則固以若則安吾間里不具乎度門道品
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眾無涯謂善滿劫如
法界無量諸佛菩薩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

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
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也功梵行明智慧也或
譏以有為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途遠異端競
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
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主物流動趣向混亂
惟極樂正師為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
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
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居是州作道場於楞
伽北峯楞伽山不越閭者五十祀和尚凡所嚴



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葬岳州結受戒者曰道穎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爲南岳戒法歲來待師會其終遂以某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爲異門以性爲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物并存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沖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靜迺如浮雲教久益微世罕究陳

爰有大智出其真門一作十師以顯示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運淪爰被樂國參乎化原卽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借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斲夾也葬從我師無忘真宅薦是昭銘刻茲貞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楊公爰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爲宜居京師雅以行不可將以閉曰願聞歲乃



往明年楊去坦位寬謫南海上終如其志趙郡
李萼辨傳人也為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
眼為弟子河上裴藏之舉族受教京兆尹弘農
楊公某揚以其隱地為道場奉和州刺史張惟
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
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
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基為
之傳長沙謝楚為行狀博陵崔行儉為性守
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

公自餘抗和楚自餘實則命以行狀來懷
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為碑既書其辭故又假其
陰以記

龍安海禪師碑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其沒也距今茲僅
二千歲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
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一作空
夫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于一作
昏中一作切放于淫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



師師之言曰由迦乘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離

而為達摩弟子一說若知達摩沙知足釋迦之

知西天第二十六祖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

離而為秀為能神秀姓李氏隋末出家事弘忍

惠能姓盧氏弘忍平住韶州雲井寺天南北相

苦音紫也反戾闕狼其道遂隱焉呼吾將合焉且

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

其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謂怨謂於是北學

於惠隱南求於馬素感歎其異以蹈乎中乖惟

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

萬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

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

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動是

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

空宇遂為寶應寺去于湘之西人又從之負大

木斲密石以益其居斲音又為龍安寺焉尚書

裴公某李公某侍郎呂公某揚公某裴曾李賢

御史中丞房公某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



八十一為僧五十三基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
沒其弟子玄亮洎懷直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
余為碑曰師周姓如海名也世為士父曰擇交
同州錄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禮部侍郎師始
為釋其父達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
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岫嶽
山岫嶽列嶽二音均又音古石如嶽力石均終龍安寺葬其原銘
曰

浮圖之修其奧為禪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造隱

乖離浮游散迂莫微旁行明即徒聽浮言空有
互闢南北相殘誰其會之楚有龍安龍安之德
惟竟是則苞并絕異表正失惑貌珠形靜功流
無極動言有為彌寂而默祠廟之嚴我居不飾
貴賤之來我道無得遊耶匪追至耶誰抑惟世
之幾惟道之微既陳而明乃去而歸家物徒設
真源無依後學誰師嗚呼茲碑一作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六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七

碑銘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

乾元元年歲戊戌某月日皇帝曰前予欲俾慈仁

怡愉洽于生人惟浮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

元德以儀于下惟茲嶽上于尚書其首曰雲峯

大師法證凡莅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沒其

徒曰詮曰遠曰振曰巽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

老咸來言曰吾師執行變持執持器宇弘大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七

碑銘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

乾元元年歲戊戌某月日皇帝曰前予欲俾慈仁

怡愉洽于生人惟浮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

元德以儀于下惟茲嶽上于尚書其首曰雲峯

大師法證凡莅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沒其

徒曰詮曰遠曰振曰巽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

老咸來言曰吾師執行變持執持器宇弘大



始周缺至冒遺烈厥徒蒸蒸維大教是膺維憲
言是微溥悌恢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
不崩終古其承之

南嶽雲峯和尚塔銘

雲峯和尚族郭氏號法證爲竺乾道五十有七
年年七十有八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終十
月二十七日葬凡度學者五萬人爲弟子者三
千人色厲而仁行峻而周道廢而不充功高而
不有毅然居山之北峯以爲儀表世之所謂賢

人大臣者至南方咸所嚴事由其內者聞大師
之言律義莫不震動悼懼如聽誓命由其外者
聞大師之稱道要莫不悽歎欣踊如獲肆
宥故時推人師則專其首詔求教宗則冠其位
披山伐木崇構法宇則地得其勝指衣去食廣
闡羣經則理得其深其道實勤而其心無求自
大師化去教亦隨衰嗚呼大師之葬門人慕號
長老愁痛遂相與以爲茲塔礮石峻整植木蒼
茂蒼高乳如凡衡山無與爲比者然而未有能



紀其事余既與大乘師重巽遊巽其徒也亟為

余言

要屬也

故為其銘銘曰

苞元極兮韜大方成而仁兮幽以光行峻嶽兮

孰齋莊

峻一本作峻

氣混溟兮德洋洋演大律兮離

毫芒度羣有兮耀柔剛棟宇立兮像法彰文字

關兮聖言揚詔褒列兮宅南方道之廣兮用其

常後是式兮宜久長闕靈室兮記崇阿即玄石

兮垂文章學者慕兮衣無繡

南嶽般若和尚第二碑

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啓起律教由其

場而出者為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尚盡

得師之道次補其廩為浮圖者宗世家于零陵

蔣姓也和尚心大而行密鉢卑而道尊以為由

定發慮必用毗尼為之室宇

毗尼律也傳切經云律師

之法

遂執業於東林恩大師究觀祕義乃歸

傳教不視文字懸判深微登壇在事度比丘衆

諸佛乞法寶益惠命下於維主乞食資益色

凡歲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愚以為去凡即



聖必以三昧為之軌道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

修明要奧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洞開真源道場

專精長跪方遠不倚不倚石碑木洞作齋无長跪及不罷字凡

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初開元中詔定制

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

德七人茲徽尤重推擇居首師乃即崇嶺是作

精室闢林莽碑本開創于巖密殿舍宏大廊廡脩

直廣音不命而獻力不折而薦貨凡南方人類

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佛人觀

藏有般舟三昧經云一心念佛若一日晝夜若七日七夜又云經行不得坐三月得是三昧

今釋氏有依此教修行者和尚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

而受具戒又十年而處壇場石本處作居又三十七

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十七日化于茲室嗚

呼無得而修故念為實相不取於法故律為大

乘壞衣不飾揣食不味搗袈裟覆薦服役凡出

於生物者擯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

歸於正真者動而成群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厲

一性恒如寐用之涯不可得也有弟子曰景秀



嗣居法會欲廣其師之德延于罔極故申明陳辭俾刊之茲碑銘曰

像教南被及津而尊威俄有嚴載闢其門吾師是嗣增滂道源度衆逾廣大明群昏乃與毗尼微密是論八萬總結彰于一言殺聞熙熙遐邇邇來奔如木旣拔有植其根乃法般舟奧妙斯存百億冥會觀于化元同道和和功庸以教如水斯壅流之無垠音銀帝求人師登我先覺赫矣明命表茲靈嶽于彼南阜齋宮爰作負揭

質時靡要約

要平聲音竭又音絕

音竭又音絕

音竭又音絕

袒奮程力

不呼而諾是刈

音竭又音絕

音竭又音絕

音竭又音絕

以延

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絮帛匪安其躬亦菲其食勤而不勞在用恒寂縱而不傲在捨恒得洪融混合執究其跡懿茲遺光式是嘉則容貌往矣執儀無極其徒追思賡薦茲石

大明和尚碑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

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惟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開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為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為大律師貞元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為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擬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為大姓有勳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不序其官族所以凡浮圖之道衷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

峻洎侃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興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

以不惑求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

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為之首乾元元

年一本作某年並載元在廣德前詔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

諸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

法言語行止皆為物執執巾匜編之類也左傳本匣

奉杖屨為侍者數百剪髮髦被教戒為學者

數萬得衆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灑灑



焉謂目無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峯西趾下
碑在塔東其辭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
之律是定是慧玉窮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疆
垂裕無際詔尊碩德威儀有繼道徧大洲徽音
勿替祝融西麓山是曰麓洞庭南裔金石刻辭
彌億千歲

碑陰

凡葬大浮圖無窳窳其用於碑不冝然

昔之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冝不去
遂銘德行用圖久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
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冝也凡
葬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為碑晉宋尚法故為碑
者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
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大浮圖未嘗有
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寶來涕淚以求其志
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尤備故書之碑陰師尼
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

尚書曹王臯裝公曾侍卽令狐公岷或師或友
齊親執經受大義爲弟子又言師始爲童時夢
大人編冠素鳥編音平白也來告曰居南嶽大
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室啓
之音衆咸見聞若是類甚衆以儒者所不道而
無染勤以爲請故末傳焉無染韋氏女世顯貴
今主衡山戒法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衡山中院大律師曰希操沒年五十七旣沒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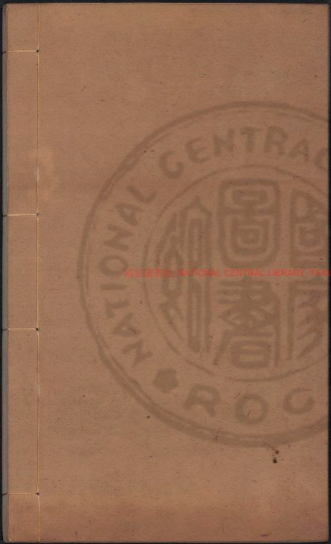
十七年其大弟子誠盈奉公之道事領銘塔石
公替姓替子凡去儒爲釋者三十一祀掌律度
衆者二十六會南尼戒法壞而復正由公而大
興衡岳佛寺毀而再成由公而不變故當世之
士若李丞相泌道未嘗屈觀公而稽首尊之不
名出世之士若石廩公瓚公衡山有石廩峯寺
僧名也字懶成
言未嘗形遇公而數息推以護法是以建功之
始則震雷大風示其地光滅跡之際則隕星黑
殺告其期祝音成斯爲神怪不可度已故其與

物大同終始無爭受學之衆他莫能借也凡所
受教若華嚴照公蘭若貞公若面也切官
者爲撰提撰者爲寺前撰者爲寺若荆州至公律公皆大士凡所授教若惟
瑗道郢靈幹惟正惠常誠盈皆聞人嗚呼始終
哉爲之銘曰

首有承兮卒有傳華大訛兮持法權衆之至兮
志益虔雷發地兮功已宣星告妖兮壽不延靈
變化兮迎大仙龍茲石兮垂萬年世有壞兮德無遷
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七

NATION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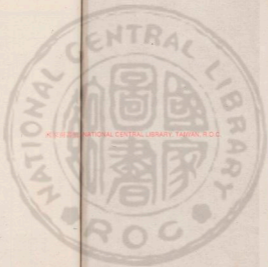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增廣註釋音辨唐柳先生集卷之八

行狀

段太尉逸事狀 段秀實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 大曆十年 汾陽王以副元

帥居蒲 郭子儀 王子晞 郭子儀之子 為尚書

領行營節度使密軍邠州 邠州 縱士卒無賴邠

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 卒一作

切則肆志更不得聞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 嗛

音 輒奪擊折人手足推釜鬲甕盎盈道上



人孫州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節事至則
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分一公見人被暴
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
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冠暴死以亂
天子變事公誠以却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
請既著一月聯軍七十七人人市取酒又以刃

刺酒翁梁酒黑酒留溝中一太尉
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梁上音植市
門外踰一營大諫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
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
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還老雙者一人
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
愕因論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
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聯



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寒天地當務始終
今尚書恣卒為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
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
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
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戰士然則郭氏功
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
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此左右曰皆解甲
散還火伍中敢諱者死太尉曰吾未哺食禮
馳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

持馬者去旦日來還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
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
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
將焦令謨切信也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
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謨
謨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
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
論謨謨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
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與來庭中太



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
廢味於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
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
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謀大罵曰汝誠人耶涇
州野如赭音赤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
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
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為人
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殺使主人
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詳切詳

譏難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
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
司農徵戒其族過陵朱泚禮切此幸致貨幣債
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
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
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
司農治事堂棹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
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論音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未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
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
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
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蔡間邠封音邠蔡右獲
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郭壘成韓之竊好問老
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拘上火羽常低首
拱手行步行一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
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
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按無

疑或恐尚逸歷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稜於執事
謹狀

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
城縣開

國伯柳公行狀

會祖善才皇荆王侍讀

祖尚素皇潤州曲阿縣令

父慶休皇淑海郡縣丞贈蔡州刺史工部

尚書



汝州梁縣梁城鄉恩義里柳渾年七十四

狀

公字惟深一守其先河東人晉永嘉年有濟南

太守卓者神去其土代仕江左代一本公實

後之柳氏自黃帝后稷子周魯以字命族因

地受氏載在左氏內外傳去魯公于伯樂

先生倉字季為齊士訓自邑柳下淵曰光因

以柳為氏魯為楚城柳氏入楚為秦城乃遷

為河東人及太史公書自卓至公十有一代為

士林盛族著于南朝歷代史及柳氏家牒惟公

質貌魁傑度量宏大弘和博達而過節必立概

曠放弛而應機能斷去其居室奉養撫字之誠

儀于宗戚而內行著焉其莅政柔仁端直之德

洽于府寺而外美彰焉凡為學略章句之煩亂

採撫奧旨知以知道為宗凡為文去藻飾

之華靡汪洋自肆以適已為用自始學至于大

成孰嗜文籍能注意鑒矚加倦不知游息

成不待提楚類切儒言經旨作一風有聞知年

十餘歲有稱神巫來告曰若相法當天且賤上天



里開大變克有能稱遂表為洪州豐城
令到職如未豐之政而仁厚加焉授衢州司馬
夫器宏者恥効以圭撮之任揚香法切登寧六
四參屬圭四圭
揚足速者難局以尋安之地公遠滅迹藏用道
隱于武寧山羣公文書諸侯走幣守謝絕不就
方將究賢人之業窮君子之儒味道腴以代膏梁
舍德輝而輕絃冕遺榮養素恬淡如也朝右籍
甚有聲微拜御史公曰君命也安敢逃乎即日
襲求上道公常好大體不為細家之迫速一本

非其志也以疾辭授右補闕不隱忠以固位不
形直以奸名自奸言于有除殿中侍御史賜
本誤作非也
緋魚袋赴江西與租庸使議復權錢非言及常
平倉便宜制置得以子任和鈞閔石之緒出納
平準之宜國利人逸得其要道遷侍御史充江
南西路都團練判官時屬支郡不知連帥之職
公請出巡盡征之地大詰姦謀所至風動其有
非常之政裕于人者必舉其課績歸之使府又
以文采殷勤歌詠之俾其風謠頌聲聞于他部



達于京師而後已改初部負外郎轉司勳郎中
餘如故就拜袁州刺史公於是酌古良牧之政
宜于今者宗而奉之考諸理國之說稱于人者
承而守之均利器用以致其富昭明物則以教
之禮示優裕之德以周惠利緩九賦推廣厚之
心以固和慈保萬人明其制量臨長秦吏示之
法禁考中備改無不得其極理行高第朝廷休
之召拜諫議大夫充浙江東西道黜陟使將舉
其能政端于外拜也公則修虞書之考績舉漢

代之課第處事詳諦無依違故縱之敗奉法端
審無隱忌峭刻之文城七時分部所繫於公充
重凌江並海自上海浪知也列于竟吳越
之域守所莅焉復命攝職加朝散大夫又拜左
庶子集賢殿學士奉朝請后修其宮政統理文
籍記于祕府拜尚書右丞直而多容簡而有制
去苛削之文而吏皆率法務弘大之道而政不
失中加銀青光祿大夫迂右散騎常侍遷卒之
亂公以變起卒遽年山盡室奔匿于終南山賊



徒訪公所在追以相印既及公而問焉公變名

氏以給之江表才捐家屬以委之賊遂執

公愛子榜篋訊問賊折其

右肱而公不之顧即步入空谷披草逕踰秦嶺

由襄駱朝于行宮上嘉其節不時召見公頓

首流涕累陳計畫賊平榮策賜輕車都尉

封宜城縣開國伯拜尚書兵部侍郎初公名載

字元興至是奏請改命以蘇偏署之汙是歲盜

賊推許方議討教宰相以大理評事

李元平者有名以爲才堪擢殺并爲汝州羣臣

望聲狗判者皆曰德舉公獨慄慨上口既切言

於朝曰是夫喋喋街王而賈石者也喋音喋多

同德往且見獲何寢之攘時人不之信也未幾

盜襲汝州以元平歸凡百莫不嗟服焉俄以本

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登翊聖皇匡弼大政造

膝盡規諫之志當事無矜大之容援下情于上

以酌天心順嘉慕于外用彰君德故致績用茂



著而人罕知之然其章布於外敷聞在下者十
一二焉貞元初上以甸服長人天下理本於是
親擇郎吏分宰於京師外部未幾而入諡大和
擊壤之頌歸於帝力上召丞相告之左僕射平
章事張迺賞并蹈稱慶公俯伏不賀且曰甸服
之政固宜慎重然則此胥胥者特京兆尹之職
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以承
大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夫然後宜捨此
而致理可謂愛人矣然非王政之大倫也不知

所賀

上深然之漢惠悅曹參之言絳侯慙曲逆

之對

曲逆也夫逆一音皆和字諸不傳乎所封

考之前志

我無負焉既而西戎乘間入邑詐以

請盟

謂去也吐蕃高結 侍中北平王燧燧建議議

許之自公卿

以下莫有異慮公獨陳謀獻畫言

戎之詐固不可許

竟留中不下而前議遂行於

是冊命上

冊去聲命平也 茲盟諸戎戎果縱兵

逼好大毆掠而去

上召對前殿嘉歎者久之時

諫臣有廷爭陷於讎上者

上未之善也公從容



候問陳古以調所以示寬裕之德招讓正之言
詞旨切直意氣勤懇動合聖衷平見納用無何
工人有以理乘輿服器得罪于左右者唐傳云
帝誤置一鉢私有司以盜易御物請論如法制
帝從之初可之公不奉詔因抗疏曰跡其罪狀未甚指
明方春殺人恐傷和氣上寬大悅即原其罪刑
官慎恤之事正於邦典聖君含育之德彰于天
下論者難之府上相與光祿卿裴腆不協候公
休沐以御酒或闕陰請貶之制命既行公堅執

不下請訊支計之吏校其供入之實原本定罪

窮理辯刑而臆免獲有竟復本職白志貞有賢

勲之勤勲音勳獻利屢中利中上嘉其功劾特

寵異之方議大用公以為骨徒雜類骨徒出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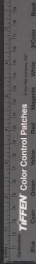
微賤負乘致寇盜之招也累疏以聞而止公竭

誠盡忠憂勞庶務有老忘之疾老音月懇迫陳

讓除右散騎常侍罷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五

日薨于昌化里終於散地故褒贈不及惟公致

君之志孜孜焉不有怠也立誠之節侃侃焉



知風空無所屈也故委心積慮博塞之道表于
朝端弼違釋回朴忠之誠凡記札器篇札釋回
也沃于帝念內有敢言之勇進當不諱之明用
能直道自達而無罪悔者也公累更重任祿秩
之厚布于宗姻無一壓之土以處其子孫無一
畝之宮以聚其族辱待祿而飽備室而安終身
坦蕩而細故不入其達生知足落落如此夫其
子恭父慈或稱善行也拊循制理能政也直廉
潔靜儉德也拒疑獨斷明識也冒危以扞枚圖

大節也犯顏以求訂莫至忠也有壹于此尚宜
旌褒矧茲備體焉可以已固當飭以榮統章示
後來而故吏遺孤淪寓遐壤久稽彝典罪在宗
屬敢用評薦舊行隋書贊數贊遺風若乃揚孔
氏褒貶之文舉周公懲勸之法徵於誅謚則有
司存謹狀

謚議貞元拾五年正月日故銀青光祿大
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
柳公從孫將仕郎守集賢殿正字宗元謹



上

尚書考功伏以曾史夔岐虞書黜陟彰善瘵惡
唐丁祖王敦之端自用公以來謚法未改謹按
柳公累歷清貫茂著名節貞亮存誠潔廉中禮
納忠為爭臣之表爭音出乎乃牧人之良刺舉
必聞澄清可紀冒危而大節不奪更名而純誠
克彰更平聲謂之名事遂踐鼎司以匡王國奉
上盡陪輔之志退迹有推讓之高圭璋聞望明音
治洽入聽所以聲厲在位關於政教聲聞王

者其事實繁廣善勸能固將不廢宗元既鑿族
屬且又通家傳信克備其遺芳考行政徵於故
事謹具畧其懿績布以懿詞定謚之制謹如律
謹一本謹狀下太常博士裴堪謚議曰貞奉
勅依

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

陳宗

五代祖棻陳宜都王

會祖棻皇會稽郡司馬

祖棻皇晉陵郡司功參軍

父某皇右補闕翰林學士贈秘書少監

某州某縣某鄉某里陳京年若干狀

無一本

行公姓陳氏自諤川來諫京兆萬年胃貴里諱
京既冠字曰慶復舉進士爲太子正字咸陽尉
太常博士左補闕尚書膳部考功員外郎司封
郎中給事中秘書少監自考功以來凡肆命爲
集賢學士德宗登遐公病與曳就位備哀敬
之節由是激甚遂以所居官致仕貞元貳拾壹
年肆月貳拾伍日終于安邑里妻黨之室學子伯兄前監

蔡衡史瑞仲兄前大理評事長以公文行之大
者告于堂吏于公者使辭而陳之大曆中公始
來京師中書常舍人袞揚舍人奏讀其文驚焉以
相視曰子雲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
聞遊太原太原尹喜曰重客至矣授館致餼厚
以泉布獻焉公曰非是爲也某堂爲北都賦未
就頌即而就焉其宮室城郭之大河山之富閑
開之壯與其土疆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
所由興苟得聞而親之足矣君曰受大利是以

利來蓋異前志也吾不能敢辭遂逆大河踰北

山仿佛而歸

仿音

賦成果傳天下為咸陽尉

留府廷主文章決大事得其道為博士舉疵禮

白目

上才

修堅典合于大中者衆焉涇入作

難公徒行以出奔問官守

子又切左傳楮公二

外我下奔

段忠烈之死

朱北所宮上議罷朝七

日宰相曰不可方居行宮無以安天下公進曰

是非宰相之言天子褒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

安也况其特異者乎上用之其勞動作從謀議

可否時之所賴者大巡狩告至

謂巡宮也

上行罪已之道焉曰凡我執事之臣無所任罪

予惟不謹於理而有是也將復前之為相者

去相公曰天子加惠羣臣而引惡焉德至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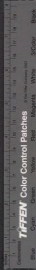
而為相者復是無以大警于後且示天下率其

黨爭之上變於色在列者咸恟而退

大呼曰趙需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焉不果復

上迎訪太后

疏發之天子感悅焉初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



則附于考功莫不陞授其旨意而爲進退者及
公則否卓然有有司之道不可犯也太廟闕東
向之禮且久矣公自爲博士補闕尚書郎給事
中凡二十年勤以爲誦嚴祭之不墜繫公之忠
懇是賴故有赤紱銀魚之報焉京師議二十年
至貞元十九年
孟夏博祭方正太相東向昭陵山峻而高寢宮
之位卑賜衣錦衣無魚袋在其上內官懲其上下之勤較汲之艱也謂此
速切引之也亦作強謂于上請更之上下其議
宰相承而諷之召官屬使如其請公曰斯太宗

之志也其儉足以爲法其嚴足以有奉吾敢
其私容而替之也奏議不可上又下其議凡是
公者六七人耳餘皆曰更之使上獨斷焉曰京
議得矣從之在集賢奏祕書官六員隸殿內而
刊校蓋理納資爲骨而仕者罷之皆即罷
字史也求遺
書凡增繕者乃作藝文新志制爲之名曰貞元
御府羣書新錄始御府有食本錢月權其贏以
爲膳有餘則學士與校理官頒分之學士常受
三倍由公而殺其二嚴所
罪切書史之始至入禮幣

錢六十緡亦皆分爲公悉致之官以理府署作
書閣廣群官之堂不取於將作少府而用大足
居門下簡武官議典禮上以爲能益器之與信
臣議且致相位遇公有感疾使視之疾甚不能
知人遂不用用鄭吏部高太常爲相鄭高而
以祕書命公所以示優之也公有文章若干卷
深茂古老慕司馬相如揚雄之辭而其詰訓多
尚書爾雅之說紀事朴實不苟悅於人世得以
傳其藁其學自聖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之言

推黃炎之事

炎帝

涉歷代洎國朝之故實

詳字

鈞引貫穿

去聲

舉大苞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

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揚子所謂仲尼駕說者耶
夫其忠烈之衰也相府之有誠也太廟之東向
也昭陵之不更其故也官守之不可奪也立言
之不可誣也利之不苟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
忠類朱雲其孝類穎考叔廉類公儀休而又文
以文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爲之知旣得其道
又得其時而不爲公卿者病也故議者咸惜其

始而哀其終焉公之喪凡五十四日而夫人又
沒毀也夫人之父曰借司農卿祖曰某贈太子
太保某故集賢吏也得公之遺事於其家書而
授公之友以誌公之墓謹狀永貞元年八月五
日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狀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八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九

表銘碣錄

唐相國房公德銘之陰

房字仲也 德銘字仲規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爲
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
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爲縣者皆曰公作與
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
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爲王卿士若衛武公甯
文公鄭桓公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

始而哀其終焉公之喪凡五十四日而夫人又
沒毀也夫人之父曰借司農卿祖曰某贈太子
太保某故集賢吏也得公之遺事於其家書而
授公之友以誌公之墓謹狀永貞元年八月五
日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狀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八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九

表銘碣錄

唐相國房公德銘之陰

房字仲也 德銘字仲規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爲
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
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爲縣者皆曰公作與
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
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爲王卿士若衛武公甯
文公鄭桓公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

太公楚之為縣者若葉公白公

為一作與葉失詳切年之

長老若毛公申公涪公

涪音理又音尤知

涪音理又音尤知

而太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房公相玄宗有勞于蜀人咸服其節相肅宗作訓於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愛以成於德用是進退所居而事理辯所去而人哀號理哀人哀人不勝其懷表一本為文士趙郡李華銘公之德亂敵不克立今刺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在平

人人不忘公之道為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

曰需宴亭公之為也人之思也乃增飾棟宇即

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頌涕言曰昔公以周召

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為卿士道為三公德

為國師年為元老嘗為縣縣懷其化至于州州

濡其澤

如

凡公子孫罔不戴恭盛德之詞文

而不刻更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卒歸於王公

王公嘗以機密斥天子于禁中承公之道

承一作

刺於我邦由公之理

由一作承

又能尊公之德



禮順克彰孝悌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奧義
簡習孝秀俾極儒業冠屨裳衣由公而履進退
揖讓由公而儀公征甚遐吾黨誰師遂相與咨
度署吏布告諸儒願立貞珉俾高狀明乃訪于
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于後公名城字亢宗
家于北平隱于條山惟公端粹冲和高巖懿醇
雙魚力切又魚某切道德仁明孝愛交悌薰襲里閭布聞
天下守節貞固患難不能遷其心怡性坦厚榮
位不足動其神爲司諫義震于周行爲司業愛

加于生徒宜乎立石俾後是憲其辭曰

惟茲陽公履道葆醇時爰初隱聲覆寶基仁

贊言

德充而形乃作諫臣抗志勵義直道是陳帝求

師儒貳我成均成均五帝之開朗蒙滯宣明德

教大和潛布玄機密照群生開禮後孝知孝進

退作則動言是劾匪公之軌人用奚蹈籠厲貪

凌待公順之欺僞譎詐待公信之少年申申咸

適其宜獲楚廢弛楚古楚也所以非楚也

尊嚴而成公褒其良俾升于堂雍者旣肥雍音



非子云子夏於魯而後有問之者子夏曰吾
聞之曰何為哉子夏曰吾入見夫子之儀
則祭之出見富貴又祭之一者禮於祭如衣
管視故禮今見夫子之儀禮故肥也祭如衣
公棄不用懲咎內訟既訟于內猶公之誨匪仁
孰親匪德孰尊今公于征我表儒門生徒上言
稽首帝闕謂天蓋高曾莫我聞青衿涕滯填街
盈衢遂送于南堂慕如廟立石書德用揚懿則
嗚呼斯文遺愛罔極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陸文通字子厚
陸文通字子厚
陸文通字子厚

孔子作春秋千百五十年以名爲傳者五家今用

其三焉

左氏公羊穀梁三傳故
有柳氏夾氏凡五家
秉觚牘觚音孤

字合作
拈者用以寫書

焦思慮以爲論注疏說者百

千人矣攻訐狼怒

計忌焉切
以辭氣相擊排肩

沒者其爲書處則充於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

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

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些其所異黨枯竹護朽

骨以至於父子傷夷丑一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

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矣郡人陸先生贊以其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師交天水噴助吟旋如聯字洎趙匡字伯能
 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先明使庸人
 小童皆可稱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
 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
 之本而獲其師交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
 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一十年書而志之者又
 十餘年其事大備為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
 微指二篇明草大中發密公器其道以生人為
 主作止以堯舜為的包羅旁唯知

便四集編字惟此言以角唐韻時四兩知外別
 初注云去也歸陽尚白大流于王聖為稱其矣
 編韻中音義於此不說今存刻編書音步角知
 膠輅下上編音解第二卷而不出於正其

法以文武為首以周公為翼揖讓升降好惡善
 惡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
 而明之故其書出焉以先生為巨儒用是為天
 子事臣贊性陳少新府收尚書郎國子博士
 給事中皇太子侍讀日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
 仁謂歷合信宋真年法東宮言其所學為古君

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一是歲嗣天子踐祚而
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
于京師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
存也以書不及施於以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說
其理門人世儒是以皆慟將葬以先生爲能文
聖人之書通于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
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
作石以表碣一

元碣字

唐故兵部郎中少師君墓碣

韓愈

貞元十九年正月某日守尚書兵部郎中楊君
卒某月日葬于奉先塋某原既葬其子姪洎家
老謀立石以表于墓葬令曰凡五品以上爲碑
五品以下爲碣踏合作增且知如龍無角而降五
品爲碣方跌圓首謂一其高四尺按郎中品第
五以其秩不克借降而從碣之制其世系則紀
于大墓君諱凝字懋功與季弟凌生同日不周
月而孤伯兄憑剪髮爲童家居于吳太夫人母
道尊愛敬飭謹備君之昆弟孝敬出於其性禮

範奉于其舊克有成德韜其休光辨音東溥海

岱南極衡巫文學者皆知誦其詞而以為模準

進修者率用歌其行而有所矜式君旣舉進士

以校書郎為書記賦贊元侯于漢之陰式徒荆

州魏大聖三年遷去元二年樊鄴度山南

東道敬寧書記元二年澤南南變史

由前協律郎三轉御史元戎出師用顯厥謀

遽入王庭為起居郎書法不回著垂國典又為

尚書司封負外郎草正封邑申明嫡媵丁歷

尚書司封負外郎草正封邑申明嫡媵丁歷

尚書司封負外郎草正封邑申明嫡媵丁歷

尚書司封負外郎草正封邑申明嫡媵丁歷

尚書司封負外郎草正封邑申明嫡媵丁歷

尚書司封負外郎草正封邑申明嫡媵丁歷

尚書司封負外郎草正封邑申明嫡媵丁歷

尚書司封負外郎草正封邑申明嫡媵丁歷

尚書司封負外郎草正封邑申明嫡媵丁歷

尚書司封負外郎草正封邑申明嫡媵丁歷

尚書司封負外郎草正封邑申明嫡媵丁歷



漢汙築復堤防為落渠以定水禍理不牟歲利
垂千祀會朝復命次于沐郊帥喪卒亂不可以
入遼西走闕下貞元十四年冬安祿正京師十
五年春遷汴二月節度使董晉
李林甫亂 璽書迎門勞徕甚備以疾居家三
年復登于朝十八年 起家 遐邇咏歌仍遇痼
疾天子致問于三月不賜告幸其愈而用之遂
卒天下文行之士為之悲哀嗚呼君有深淳之
行有強毅之志內以和於親戚王於族屬外以
信於朋友施於政事故身之進退人之喜戚繫

焉凡其昆弟申明于朝制書咸曰孝交君子謂
楊氏其仁義之府君之文若干什皆可以傳於
世若某者以姻舊獲愛子學乃顯兄 不腆之文
君實知之惟車馬幣玉無可以稱其德用君之
所以知者酬焉

故御史周君碣

周子
諱也事見唐張九齡傳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
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于其墓左在天寶年

有以諂諛至相位

牛仙

賢臣放退

孫九

公爲御

處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墜下史臣書之公之

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千古之不得其死者衆

矣若公之死志斥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

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

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爲世軌

下有者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

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

行不及與王之用沒不遺聖人之歎誠立志者

之所悼也故爲之銘銘曰

忠爲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

爲臣執考

一本無

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諱

呂溫字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

爰用十月二十四日藁葬于江陵之野嗚呼君

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

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



勝爲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
重社飲酒是月上戊不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
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間其哀聲交于北南舟
船之下上必呱呱然呱音蓋嘗聞于古而觀于
今也觀一本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者
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
知二者之於君其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傳於
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
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

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爲當世甚重若使
幸得出其什二三巍然爲偉人與世無窮其可
涯也君所居官爲第三品宜得謚於太常余懼
州史之逸其辭也私爲之誄以志其行其詞曰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故絜其儀冠仁
服義干櫓書詩詩音忠貞鏗佩智勇承
秦音其跨騰商周堯舜是師道不勝禍天固余
欺鬼神不怒妖嬖咸疑疑一本如何付之德而
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呂勤唐以力輔寧萬

邦受胙爾國維師元聖大公周以降德世征五

侯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于化光受

耀莫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或君廷其道卓焉孔

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推

理惟公舒文以翼宣于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苟

用資仕乃揚進于禮司奮藻含章決科聯中休

問用張署驪百氏錯綜逾光越都諫列屢皂其

囊深官廣凡章奏帝殊備能人服其智戎悔厥

揭欵深官廣凡章奏求侍盛選邦良難乎始使君登御史贊

命承事風動海隅而皇威以致來總征賦甲

茲御吏制用經邦時推重器諸臣之復世周禮

云能備君自他曹載出其技筆削自任群儒華

議正即司刑邦憲為貳齊華為御史中糾詭設具畏一作糾述伊透理于道制也州民

服休嘉恩諫若耽揚邇如選實聞其閭而撫于

家載其愉樂申以舞歌賦無吏迫威不刑加浩

然順風從令無譁絲蠶外邑我爾盈車雜耕隣



邦我忝之華既宇其畜亦藝其麻藝鼓斯屏

切人喜其多始富中教興良廢邪考績既成王

用興差陟于嶽濱州言進其律號呼南竭誣謠

北溢欺吏悍民先聲如失道租匪役歸誠自出

兼并既息罷羸乃逸罷即惟昔舉善在奔千降

左文十六今我興仁化為齊人惟昔富人或販

之粟左文二十九今我厚生不竭而足

邦思其弼人戴惟父春胡召災仁胡隴往俾民

伊祐伊祐而君不奪鳩鳩食凌乃康乃茂嗚呼

哀哉糜不餘食載無積帛內厚族姻外調賓客

恒是憑壑逮茲易質僅無凶服葬非舊陌嗚呼

哀哉君昔與余講德討儒時中之奧希聖為徒

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茲日月以耀羣憑疑生

所惟怒起特殊齒舌嗽嗽斗刀切雷動風驟

良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佐王

之器窮以郡符秩在三品且謚王都諸生群吏

尚擁良圖故友咨懷累行陳善是旌是告未末

不渝嗚呼哀哉



唐故尚書戶部郎中魏府君墓誌 魏弘簡

魏氏世墓于某縣某原唐興有聞事諱之過者

通他歷切與子及孫咸舉進士嗣為儒家綿州

涪城尉諱全瑤 一本魏州臨黃主簿諱欽慈太

常主簿諱緄 音尚書膳部貧外郎兼江陵少尹

諱万成凡五代名高而不浮於行才具而不得

其祿江陵府君益之以閔達之量經緯之謀故

蒙士賢大夫痛慕加厚生即中府君諱弘簡字

曰裕之以文行知名既冠而德禮聞於鄉黨悅

仕而法制立於官政溫柔發乎外見而人莫不

親直方存乎內久而人莫不敬由進士策賢良

連居科首授太子校書歷柱管江西福建宣歙

四府為判官副使累授協律郎大理評事三為

御史 一本無賜緋魚袋在州六年而人樂之廉

使崔衍曰吾敢專天下之士獨惠茲人乎遂獻

于天子拜度支貧外郎轉戶部郎中邦賦克舉

人望逾重年四十七貞元二十年九月三十日

不疾而歿震悼之聲遐邇一辭 一作且曰斯人



也而不得爲善之利中人其怠乎君嘗三娶而卒無主婦庭無倚廡服舍北序本房之堂無抱孤有令兄第以主其喪有孝女以守其祀故哭于客位吊于殯東者咸加哀焉凡爲部從事府喪而當其位者三州缺而居其守者一作一本皆得其理君之先再世貧不得葬故以祿仕遊於諸侯薄衣食捐車馬凡十有餘祀卒獲于厥心其族屬之無主後者皆位於墓婦姪之無歸徙者咸會于家由是處約以終其世既歿家宰庀其政日節

少四碑

視廡唯

奎鍾

卷六十四

碑

視微

唯東第

卷六十四

無餘積焉

十有一月

遣車歸

十洛師

卷六十四

碑

卷六十四

卷六十四

卷六十四

某日

柩于墓

監察御史

柳宗元

聞其道

卷六十四

卷六十四

而訛其文也

久居又同

開

卷六十四

故哀而銘之

卷六十四

卷六十四

卷六十四

辭曰

卽中之道惟直是保淳泊坦厚溫恭孝友卽中之文惟孝是宣溥煬周流炳蔚紛綸爲周賢能爲漢賢良始仕繼校篇籍有光仍授使檄訐謔用揚二居卽位征賦以理休聲載起顯命伊始

生而不壽孰知其止歿而不嗣孰濟其美有嗣
其族受舉裳惟行道遙望墓而歸象物是宜
卜筮孔時里人作銘不愧于辭

唐故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誌

崔敬

維元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壬子永州刺史崔公
薨于位享年六十八乙未殯於路寢景實遷神
于舟以某年某月日歸葬于某縣某原捐于皇
考吏部侍郎贈戶部尚書府君之墓尚書諱研
於國初一本 玄宗南逃內禪聖嗣府君以謀

寃命起一旅以復天下厥功載焉尚書之先曰

賈鄉水贈太常少卿尚書諱子美太常之先曰

揚州江都丞府君諱道楨明行高位卑華冠

士族公諱某字某承世德之清源浚之以鬪累

以端其志鬪累也采群言之枝葉植之以茂實

以修其能始由右千牛備身佐環衛更疊屋音

切三原藍田尉仍有大故三徙同位三徙皆繼

授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推以直道二邑齊風

哥舒曜尹河南鯨寇稍驚黎人播越表公尉河



南狻獲芻交

獲去久劫又紅殺切

戎備畢給版

圖田血

新成民事時又遷揚州錄事參軍實吳

楚之大都會也政令煩拏

政加

貢奉叢沓一日

不音

第七人切當是音字爲轉作

鸞燕四至

鸞燕全切理才

公爲之優游有裕長史司徒

杜公也

與之揖讓異於賓僚入爲太子司議

卽拜歸州刺史竊險湍悍人類鳥獸古號難理

公克有聲卷永州刺史朝散大夫隄是南楚風

浮俗鬼戶爲晉徒宥有獲梗音梗大者虐鯨

孤以盜邦賦賊愚蒙以神詛言悖于政經莫有

禁禦公於是修整部吏黜侵凌牟漁者數百人

半取以付信于下而征貢用集擒戮妖師毀焮

高溼昏者千餘室

照音靈氣也祀祀云靈高樓

以舉正群枉而田間克和寬以容物直以率下

邦人方安其理措紳猶鬱其望體魄遽降

死也

哀何有窮嗚呼公前夫人徐州參軍滎陽鄭

鉅女有子曰義和早夭後夫人万年尉范陽盧

彤文嘉淑之德繼聞宗族有子曰貽哲貽儉克



承于家洎公之兄子曰勗曰禮誠頌志于墓無忘公之德銘曰

孰為德門清河濟源遠哉云云遠哉一作其遠世有顯

懿揚其清芬煥炳坤華昭于後昆惟魴與鯉舊

史是尊孰為茂功尚書清風萬其有激勃焉而

興披草從龍布令諸夏敷和六戎赫矣太陽克

昇于中孰為惠政公嗣餘慶彤于誦咏小程其

功大遂其性黜吏是省妖風以正于邑于邦作

哀揚伏命孰為遺愛公去昨代邦人斯瘼

音始始焉是賴今也何戴孰葬我公于洛之會何以銘之徽音不昧

故永州刺史崔君權厝誌

崔簡字子敬子厚之姊夫

博陵崔君由進士入山南西道鄜度府始掌書

記至府留後凡五徙職六增官至刑部貧外郎

出刺連永兩州未至永而連之人懇君御史按

章具獄坐流羅州幼弟訟諸朝天子黜連帥罷

御史小吏咸死投之荒外而君不克復元和七



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孤處道泊守訥奉君之喪

踰海水不幸遇暴風二孤溺死七月某日柩至

于永州八月甲子藁葬于社壇之北四百步

辭切又平崔氏世嗣文章君又蓋工博知古今

事給數敬辯善謀畫南敗蜀虜西邊戎師其慮

皆君之自出後餌五石病瘍且亂

承于初今尚有五丈夫子夫人河東柳氏德碩

行淑先崔君十年卒其葬在長安東南少陵北

君以窳浚家又有海禍力不克耐三年將復故

葬也徒志其一二大者云

魏爲祖暉爲父世文儒積彌厚簡其名子敬字

年五十增以二葬湘澁音澁非其地後三年

辭當備

唐故万年令裴府君墓碣

公諱瑾字封叔河東聞喜人太尉公諱行儉實

高祖侍中公諱光庭實曾祖刑部負外郎府君

諱稹一本作實祖大理卿府君諱儼實父公由

進士上第校書崇文館飭館事修整左春坊由



是立署局後參京兆軍事按覆校巡大尹恒得
以取直爲太常主簿搜逖疑互探扶遜隱宿工
老師不得伏匿皆來會堂下耆股肱役喉喙以
集樂事作坐立二部伎圖卿奇其績奏超以爲
丞司空杜公杜黃聯奉崇陵豐陵禮儀崇陵禮
宗葬再以爲佐離紛左導滯塞關百執事
僚互顯遂司空拱手以成自開元制禮諱去國
恤章累聖陵寢皆因事擊綴取一切乃已有司
卒經沂微公乃撰二陵集禮載之南園轉殿中

侍御史仍拜尚書比部員外郎會校成要

開元

月

受並會若歲畢具刺金州決高施張

元

許

去人水

禍者交原牙關成

作

梁陔萬年令叢劇辨爾謨宴終日人視之若居

冗官然會金州循吏來揚言恐喝以煩襲事曰
不得三十萬吾能爲禍公大怒召罵之恚所爲

更巧以聞御史按章具獄再請道州循州爲佐
掾會赦量移吉州長史元和十二年七月日病

志泄卒

皇

始公以唯諾聞長安中奔



人危急輕出財力如索水火性開蕩遊交大官
不視齒類扶同列以下輩細大畢歡喜博弈知
聲音飲酒甚少而工於亂謔或曰謔舞擊琴五
知舞擊琴曰纖屑促密皆曲中節度而終身不
可與衆曰以酒氣加人畫倭人事夜讀書曰考禮收招策體
細語答未嘗釋手以是重諸公間初娶范陽盧
氏無子後夫人柳氏德爲九族冠生三男子喪
其一焉貞元十六年某月日卒附于長安御宿
乞北原御宿家子統壽與切家子統子統子統奉極

以明年月日克葬于墓統以文書來柳州告其
叔舅宗元願弔于墓女則涕爲之銘其辭曰

有對其馨惟裴之鄉大世服大僚仍釋

烈名封叔申之實惟其英雖書宮閣佐職于京

太常命吏以能增秩相儀考禮大弁斯畢韓

本籍大下鳩工展夜爰備聲律或圖或書藏之

相室史于柱下卽於會司徵循以用大比是宜

作牧于金金人允懷滿防漢詩墊沃卒務韓

增我歲食易其辛魁游于閒民相顧聚來徵爲



萬年治劇子都百務必成設宴以娛誰恤誰恃
不忍得吏胡巧其辭按草以遂由道斥循施苑
三年孟子注廣二猶更赦進資廬陵是遷人曰
世德宜慶于廷又曰良能宜力之宣朝有大賽
期賜其還一本鬼神不享命噴在前長原有墓
高曾祖父淑靈是柑封叔爰歸左右惟具孤鏡
磨石析辭海限遂不其狀于道之周

增廣註釋音辯唐都先生集卷之九

增廣註釋音辯唐都先生集卷之十

誌

唐故中散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
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
使上柱國武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

公墓誌銘 并序 永貞

漢光中興馬援雄絕域之志為氏波持晉武一
統陶瑱布殊俗之恩齊理隨德成功與時並
今皇帝經載新景命丕冒海隅時惟公祇復厥



萬年治劇子都百務必成設宴以娛誰恤誰恃
不忍得吏胡巧其辭按草以遂由道斥循施苑
三年孟子注廣二猶更赦進資廬陵是遷人曰
世德宜慶于廷又曰良能宜力之宣朝有大賽
期賜其還一本鬼神不享命噴在前長原有墓
高曾祖父淑靈是柑封叔爰歸左右惟具孤鏡
磨石析辭海陔并遂不其坎于道之周

增廣註釋音辯唐都先生集卷之九

增廣註釋音辯唐都先生集卷之十

誌

唐故中散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
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
使上柱國武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

公墓誌銘 并序 永貞

漢光中興馬援雄絕域之志為氏波持晉武一
統陶瑱布殊俗之恩並理隨德成功與時並
今皇帝經載新景命丕冒海隅時惟公祇復厥



續交趾之理續于前人公諱某字某某郡人也
曾祖考師朝散大夫尚書駕部郎中祖瑾懷州
武德縣令考清朝議即試大理寺丞贈右贊善
大夫咸有懿美積為餘慶公以忠爾循其中以
文術昭于外推經旨以飾吏事本法理以平人
心始命蘄州蘄春主簿句會敏給句音措會厥
聲頭揚仍以左領軍衛兵曹為安南經略巡官
中固扞衛有聞彰徽轉金吾衛判官三歷御史
續用弘大揚于天庭加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

授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復轉郎中為安南副都
護賜紫金魚袋充經略副使遷檢校太子右庶
子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本管經略招討處
置等使公自為吏習於海邦凡其比較動勞利
澤長久去之則夷鯨捕亂即知西南夷名復
至而寇攘順化及受命專征得陳嘉譽誓拔禍
本納於夷軌即軌乃命一其貢奉平其欽施牧
人盡區處之方制國備刑體之法道阻而通百
貨地偏而具五人儲侍委積自日備直里切特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於得加補師旅無庚癸之呼左哀十三年吳中

兼戊巳之位前漢西域志元帝遣戊巳二控帶

環王單却寒切庸姓可申氏後改爲單氏古力

背義公於是陸職長轂車出海合嶮嶮

得以歸于我理烏蠻酋帥負險幾德公於是外

申聖威旁達明信一動而悉朝其長取州二十

以被於華風易皮弁以冠帶化夷究爲誠敬皆

用周禮率由漢儀公患浮海之役可濟可覆而

無所恃乃剽連島以闢垣途鬼工來井人力罕

用沃日之人東成通蒲摩霄之阻善爲高岸重

制一彼一此而不可常乃復銅柱爲正制鼓鑄

旣施精堅是立固圉之下明若白黑易野之守

貨知臣也溢于王府殊俗異類盈于素街街名

優詔累旌其忠良太史制書其功烈就加

知臣也

知臣也

知臣也

國子祭酒封武城男食邑三百戶凡再蒙勲至
上柱國三增秩至中散大夫某年月薨于位年
若干天子震悼傷辭有加明年其孤某官與宗
人疏奉蒙帷率其家老咨于叔父延唐令某卜
宅于潭州某原葬用某月某日人謀皆從龜兆
某吉乃刻茲石著公之闕以志于丘窆

二知穿地也出周禮以告于幽明銘曰
周限制衡秦開百粵交州之治交劉是設

載烈誠焉 究陵北附晉政爰發

我唐流輝九于有哉皇帝中興武城授鉞彌蓋

武城惟夫之哲更歷毗贊顯揚彰徽既受休命

秉茲峻節度其謀猷守以高潔厚農薄征匪私

匪禁通商平貨有來皆悅音即踐山跨海堅其
鶴列陳矣也羊子云從制器足兵清茲蟻結烏
蛋屈服文單剪城柔遠開疆會朝天闕銅柱乃
復環山以若原云海無違廷音寇罔踰越
琛賚之獻字作周于窮髮不帝嘉成



德載旌茂閣增秩策勲土封斯裂位厄元侯年

踞大蓋邦人號呼夷裔棲咽卜葬長沙連岡啓

宥書銘薦辭德音罔缺

唐故邕管經略招討等使朝散大夫持節

都督邕州諸軍事守邕州刺史兼御史

中丞賜紫金魚袋李公墓誌銘

并序李位

公諱某字某實惟文皇帝之玄孫別子曰承乾

別字為皇太子以藩愛逼奪危慄致禍後封恒

山為愍王贈荊州大都督繼別曰象新春郡太

守贈越州大都督郇國公大宗曰此

漢書

太子詹事贈秘書監生真

尚書

九四代有土田居貴任公丕承之以率南服克

荷天休繼有功德公始以通經入崇文館登有

司第選同州參軍入佐金吾衛

右金吾大將軍

其進太僕主簿參引大駕府移為左右神策行

營兵馬節度使兼奉拜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凡

天復泰位為府推官

平所親切

二使其率皆范司空希朝

進殿中侍

ColorChecker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Orange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御史湖南都團練判官以寬通簡大輔治得中
道府遷主後事師人愛慕欲以貞元故事為請
公恐懼抑留後從浙東為都團練副使轉侍御
史又從浙西如其職加著作郎凡三使其率皆
薛大夫萃刺岳信二州得劉向祕書以能卒化
黃白日召徒試術為仇家上變就鞠無事勅答
殺告者猶降建州司馬陟刺泉州會烏猗夷刺
殺郡吏童云猗字誰的無疑是信牛非魚中二切楚詞括烏指大戎也或云當作烏猗
即黃同黃也毀縛農民詔以公都督益州兼御

史中丞賜紫金魚袋為經略招討使既至則殺

弓索甲

魏注說同它刀切弓衣也索音託索也

去齊嚴禁部內無

敢以賊名使得自濟渾諸酋長咸頌首送款故

虜獲輸稅奉貢

願比內郡人遣子吏都督所

走於齊

人復耕稼無有威刑居五月頃有黑婦

截江流壞北岸直城南門覆船殺人然後去父

老泣曰吾公其殆矣嘗合柔

柔云柔亦作頤頤切水長也流

黃丹砂為紫丹能入火不動以為神服之且十

年然卒以是病暴下赤黑數日覺實元和十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年六月十五日年五十七僚宰庀事有緹五兩
童云緹音題又記孔朝
赤色帛附音量力謀切無金銀泉具幾不克款
夷人號呼致幣歸以明年月日奠附其穆長安
西南高陽原上夫人陳氏先公十五年沒父曇
亦都督邕州終孤孟輿忽且文亞曰仲權次曰
季繼年自九歲以下有兩岨博陵崔行儉勁峭
有立志榮陽御師員敏捷能群皆聞名銘曰
文濟維祥文皇帝
即太宗實亘實延冢讒不嗣子宗
以支傳鄔公克庸詹事繼實遲泥左丞州惟

道之宣公寬且惠以教則順五叅戎政二佩郡
印師歡民愛克懷以信詖辨告訕一作卒白其
訊烏猗猖狂盜海剽山帝命平南遂彼群蠻虎
龍煌煌英蕩是將舟之金玉以為公服公旣莅
止告以文理推義赴仁殺方服矢闕是垣壘完
其父子復我邦賦弛予卒士貌不功矜情不伐
喜蠻人涕懷投刃以俟方底成績蟲孽告妖悍
石構穴升屋而號千蠻都莫也出
推記禮運篇推髻舟裳推音
推髻音介謂髻如推也舟訓來
里切燕鳥之服並南夷之飾來聘來觀臚臚鱗



原祔之顯魂松柏芊芊音千封域安安定代有高墳
堯文之孫

唐故邕管招討副使試大理寺直兼貴州

刺史鄧君基誌銘

并序

君諱某字某南陽人漢司徒禹之世也曾祖倚
皇連州晉城令祖少立皇滄州司馬考邕皇左
武衛兵曹參軍惟君敏給以御下廉忠以承上
幹盡之稱洽於諸侯信謹之跡彰于所莅故自
始任以至沒世未嘗無聞焉初以試太常寺奉

禮郎更職於劔南湖南江西前後連帥威器其
能以柄於事於劔南並節度則亭擬閔實以循

官刑盡哀敬之情致淑問之頌寬猛之適克合

于中於湖南法觀容則外按蜀城內專平準莅

非人錫石之地切問則有非人叅息氏鼓鑄

之功溢山告祥國用益贍吏無並緣以巧法並

人無怨謫以苦役讀忍也允處斯職莫能

加焉於江西位則旁緝傳置傳下繩支郡

俾無有異政以一於詔條財賦之重待君而理無



何邕州經略使路公恕奏署試大理評事兼貴
州刺史叅惟兼之任董龜處之威龜甲夷俗敬
愛革面受事朝廷將以武定南服命安南太枝
御史中丞趙良金為邕州後以君兼招討判官
錄其異能奏如司直昇招討副使兼統橫廉貴
三州事九尊之下老莫切切直道有立
憚之內舊古猛切義威必行賦增而不擾法一
而無憾然以憂保間於多虞國音開出左卒成
耳目之塞遂致齒牙之借借口之為害

元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疾卒於公館年五十
五明年某月日返葬於潭州某原夫人隴西李
氏大理評事練之女年三十三貞元十六年終
於郴州有子四人曰贊曰基贊十三年矣哀禮
具焉京兆尹弘農公京兆尹揚始由湖南為江
西再以君為後事知之最厚痛君之能不施於
副任惜君之志見屈於羣疑且以誌授宗元使
備其闕古者觀其所使而知在上之德今也觀
其所使一本而知在下之誠嗚呼可無辭乎銘



曰曼姓之裔

書及翁曰曼姓後以因為姓

司徒隆漢從勤惟

君是承有植其幹始屬奉常出參藩翰議讞西

蜀蜀平其挫狂言上又逆

巡視南楚繼茲餘賞實遷化居貨殖收贊改

煎鑿範貢輸增等既飭財賦亦專傳館傳直去

牧荒陬指侯初開也謂肅其聽斷放數以息息

疑字暴戾斯違行非運事進不避難始賴其寧

終聞見憚疾與憂積志隨魄散年極中身葬茲

萬洋才耶命耶君子與歟

呂侍御恭慕銘 呂強之弟

呂氏世居河東至延之始大以御史大夫為浙

東道節度大使延之生渭為中書舍人尚書禮

部侍郎刺湖南七州生四子溫恭儉讓以溫為

尚書郎再贈至右僕射恭字敬叔他名曰宗禮

或以為字實惟呂氏宗子尚氣節有勇略不事

小謹讀從橫書從子理陰符履機孫子之術謂

陰符九篇按費亦兵曰我師尚父冑也尚父大

父洎先人感統方岳今天下將理平蔡亮冀幽



洎戎猶負命垂夜呼憤以為宜得任爪牙舉力
通天子命作文章咸道其志云又曰由吾兄而
上三世世為進士吾為文不墜教戎獨武事未
克續厥緒因棄去從山南西道節度府注節度
府掌書記預謀畫不甚合以試守軍衛佐加協律
郎入薦為長安主簿復出以監察御史叅江南
西道節團練軍事注節
團練府表進殿中侍御史為
挂管都防禦副使元和八年去桂州相國尚書
鄭公遷留節假嶺南道節度判官至廣州病瘠

唐書云唐曾加瘠音六月二十八日卒妻裴氏

戶部尚書延齡女有丈夫子三人曰璵曰瓌曰

特女子三人曰環曰璵曰倩皆幼行於道而倩

又死遂以柩知洛陽附葬於大墓歿志呂氏世

仕至大官皆有道宜興於世溫洎恭名為豪傑

知者以為是必立王功活生人不幸溫刺衡州

年四十卒恭未及理人年三十七又卒世固有

其具而不及其用若溫恭者耶恭貌奇壯有大

志信善容物宜壽考碩夫而又不克呂氏之道



增善邦賦大減所至皆用是理年七十不肯仕
曰吾爲吏逾四十年卒不見大者今年志慮耗
志一本作至
謂年至七十終不能以筋力爲人羸縮因罷休
以經書教子弟不問外事加七年卒君始以長
者重許與間凡交大官皆見禮司徒佑嘗以國
事微顧謂君曰願以老母爲累受託奉視優崇
至忘其子之去君諱某字某曾祖某某官祖某
某官父某某官嗣子隴西李氏出曰徵由進士
爲右衛曹曹早沒次四子皆京兆韋氏出曰倣

曰倣曰敏曰庭文一人嫁柳氏婿曰宗一其銘

不懈于位不替于謀慮履以平履口使切撫民

以蘇僭火不孽悍吏不牟惟實于益亦虞其壽

公以忠施私以義跡既至于年乃靜于懷衣柔

膳甘子侍孫携一作觀經考古教導斯齊克壽
克樂嗚呼終哉于陰之原爰位其墓千萬子孫
來拜來附

唐故安州刺史兼侍御史貶柳州司馬孟



公墓誌銘 五當講

孟氏之孤曰遵慶奉其父命書九篇為善狀一

篇來告曰月日君薨月日將葬于某

月日一本
一作日月

敢請刻辭嗚呼公有假左贊善大夫拓王司馬

太常少卿為義成軍中軍兵馬使其帥魏國公

懿為宰相

實命

公左領軍衛將軍事德宗順宗

今上立朝九年加朝議大夫居喪會用兵于遼

起復居故官為左神策行營先鋒兵馬使知牙

而趙兵罷不受祿去金革服喪終期命安州刺史

史仍加侍御史安州防遏兵馬使貶郴州司馬

公嘗佐魏公平襄陽靖梁州立義成軍魏公弘

大恢竒公能以任軍政是以又為衛將軍屢恭

縈廉勳得禮節伐趙之役堅立堡壘誓死麾下

法制明具權力無能移進不避患退不敗禮安

州迫寇攘

述湘西吳
元齊覽

多戎事政出一切吏以文

持之故貶明年用兵于蔡朝廷諸公泊外諸侯

咸以公為請未及微氣乘肺溢為水浮膺而卒

年六十惟公志專于中貌嚴于外嘗立廷中毅

然望之若圖形刻像聞國難輒不寢食謀度憤
叱如鷹以故病不可治曾祖某官諱某祖某官
諱某父某官諱某公之諱曰常諱子遵慶弟曰

某銘曰

魯仲孫氏其世爲孟賁勇光武

賁音奔古勇士軻儒紹

聖公傳師法以訓戎政執稽以庸成致厥命濟
濟于朝冕服以光墨非從利起發用終役復喪

忠孝孔明君子攸彰昔者雲中六級下吏職親

公判于安法亦可議然伏南荒豪士歐歎音希

時間難以激去食廢寐神和氣滯支腸莫逮延
臣進言候伯拜章帝命特施餼仆于京代山丸
丸植柏與松其名惟何忠孝孟公

故連州負外司馬凌君權厝誌

凌碑

年月日尚書都官負外郎和州刺史連州司馬
富春凌君謹準卒于桂陽佛寺先是六月告于
州刺史博陵崔君曰余嘗學黃帝書切脉視病
今余肝伏以瀆音色腎浮以代將不臘而
死審矣凡余之學孔氏爲忠孝禮信而事國大



誤卒不能有示乎世者命也亦又臣道無以明
乎國子道無以成乎家下之得罪于人以謫徙
醜地上之得罰于天以降彼罪疾余無以禦也
敢以鬼事爲累又告爲老氏者某曰余生於辰
今而寓乎戌辰戌衝也吾命與勝叶其死矣乎
吾罪大懼不克歸振於吾鄉是州之南有大岡
不食地乳糶子上擇不食之地而吾甚樂焉子其以
是羹吾及是成如其言云孤夷仲末仲以其先
人之善余也勤以誌焉請鳴乎君字宗一以孝

梯聞于其鄉杭州刺史常召君以訓于下讀書
爲文章著漢後春秋二十餘萬言又著六經解
圖又文集未就有謀略尚氣節則人之急出貨

力猶棄批押

批押年二十以書千丞

相丞相以圖試其文日萬言推爲崇文館校書

郎又以金吾兵曹爲郾寧節度掌書記涇之亂

一本經上有此字建中四年以謀畫佐元戎戎

字有攻常有功大累加大理評事御史賜緋魚

袋換節度判官轉殿中侍御史府丞御史



罷職後遷侍御史爲浙東廉使判官佐觀察

循罷人罷音按驗汙吏吏人敬愛厥績以懋粹

然而光聲聞于上召以爲翰林學士德宗崩遷

臣議祕三日乃下遺詔君獨抗危詞以語同列

王任畫其不可者十六七乃以旦日發喪六師

萬姓安其分遂入爲高書一書曰仍以文章侍

從由本官參度支調發出納高利衣止一本

以連累出和州降連州居母喪不得歸而二弟

雖死不食哭泣遂喪其明以沒蓋君之行事如

此其報應如此夫人高氏在越孤囚人南仲殷

仲在夫人所未至執交河東柳宗元哀君有道

而不明白於天下離懸遠尤夫其生且又同過

謂同故哭以爲志其辭哀焉銘曰

噫凌君生不淑學孔氏揚芬柳好謀謀富天祿

讎禁書贊推較觀靈龜獲貞卜從東越朔明牧

麗人蘇汚吏覆弁侍從躬啓沃斥危疑興大福

吏尚書徒諫爾佐經邦財用足道之蹟音發身

則辱爲江重形九疑麓州仍禍凶道茲酷能



知命無怨毒罪不泯死猶慘惜何以褒南嶺曲
魂有靈故鄉復封茲壤歸骨肉爲之銘志陵谷

故嶺南鹽鐵院李侍御墓誌

天寶中詔李氏由源武取王以下唐高祖七

得籍宗正故沂州刺史福以姑藏人附屬於宇

改爲族曾祖生榮壽令昱昱生虢州司馬叶世

以儒聞叶生監祭御史漸字濯纓明兩經仕歷

求興臨晉尉會天子方事誅伐南平恭元前北

復趙王宗納德二西走戎東討齊魯俄

五年年間兵征卒戍繅行千里凡進用唯財賦

爲難君以試大理評事佐荆南助稅使督天下

諸侯之卒調食饒給車繁舟連一作舟又守湘

南鹽鐵轉運院湖一本以能遷官移嶺南益積

功勞以介馮敷勤爲率李琴吏先年五十三

元和十三年月日卒妻廬江何氏凡五世世鄰

出父曰士錡一本李父曰士幹有大名君之子二

人曰夔曰導女一人曰某夔導皆幼不能事何

夫人哭且戒旆行萬里人咸觀其禮焉夔伊闕



用明年某月日甲子銘曰

涼爲帝基克顧厥胤皇弘國謀四邑顯進沂以
屬尊世仕倚儒憲之灌纒亦用學徒既毅既官
式懋爾勞四方用師卒食之饒致其廉介率是
諸侯于剗于交關石是鈞邦有休功惟更之勤
冀施于大以盡其有孰司壽夭君不克久吉日
來附伊闕之墓子嗣孫承有達宜興銘詔于神
永求是徵

增廣註釋音辨唐柳先生集卷之十

增廣註釋音辨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一

誌碣錄

故試大理評事裴君墓誌

裴氏之昭

音

曰贈戶部尚書諱某

裴守

穆曰起

居郎諱某

裴

坐均州刺史諱某

裴叔

均州與

其弟大理

裴

更爲刑部郎用文史名於朝善

杜禮書長子曰某射進士策不中去遊汴韓司

徒汎

字

迎取爲從事以聞拜太子通事舍人

進大理評事當伐蔡及鄆



用明年某月日甲子銘曰

涼爲帝基克顧厥胤皇弘國謀四邑顯進沂以
屬尊世仕倚儒憲之灌纓亦用學徒既毅既官
式懋爾勞四方用師卒食之饒致其廉介率是
諸侯于剗于交關石是鈞邦有休功惟更之勤
冀施于大以盡其有孰司壽夭君不克久吉日
來附伊闕之墓子嗣孫承有達宜興銘詔于神
永求是徵

增廣註釋音辨唐柳先生集卷之十

增廣註釋音辨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一

誌碣錄

故試大理評事裴君墓誌

裴氏之昭

音

曰贈戶部尚書諱某

裴守

穆曰起

居郎諱某

裴

坐均州刺史諱某

裴叔

均州與

其弟大理

裴

更爲刑部郎用文史名於朝善

杜禮書長子曰某射進士策不中去遊汴韓司

徒汎

字

迎取爲從事以聞拜太子通事舍人

進大理評事當伐蔡及鄆

音

裴

汴常



為軍首贊佐有勞既事將侍太夫人于京師道

發疽于余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於河南敦厚里

年若干字曰某弟某以其喪歸塋于其縣某里

未果要有男子二人女一人男之長曰某通兩

經始杖且廬銘曰

世守不遷秀士于鄉不利有司爰客于梁委

其躬乃相戎政官臣理屬官臣大夫仍受

國命南燕北曹等十一州五載首兵柔剛

輔理平視太平馬牛既寧告養于京棧車草

故大理評事柳君墓誌

故大理評事柳君墓誌

晉之亂柳氏始分晉侍中柳暹長子者為政

曰者為汝南守居河東又五世曰慶相魏之相

之嗣曰旦仕隋為黃門侍郎其小宗曰楷柳和

居汝故曰小宗以其至于唐刺濟房蘭廓四州楷生

夏縣令府君諱繹生司議郎府君諱遺愛皆

夏縣令府君諱繹生司議郎府君諱遺愛皆

夏縣令府君諱繹生司議郎府君諱遺愛皆



華長安少陵原遺愛生御史府君諱闢華南陽
其嗣曰寬字存諒讀其世書揚于文辭南方之
人多諷其什頗學禮而善爲容徐生善爲容修
吏事始仕家令主簿進左驍衛兵曹試大理評
事爲嶺南節度推官荆南永安軍判官府罷爲
游士出桂陽下廣州中厲氣經泄卒於公館元
和六年八月七日也年四十七前娶琅琊王拱
子拱國子祭酒後娶河東裴陵子陵告成令裴
氏之出曰裴七君之從弟以君之喪歸過零陵

哭且告于宗元曰吾伯兄從事嶺南其地多貨
其民輕亂能以簡惠和柔匡弼所奉假守支郡
海隅以寧聞狼狽怨敦論克順從公于荆綏戎
永安仍專郡治政用休阜是時蜀寇始滅諫列
邦人瘡痍懷君之澤咸忘其痛其理也惠而不
施之於大其行也和而不至于非其言也文而
不顯其聲今將以某月日柁葬苟又不得令辭
而誌焉是無以蓋前人之大痛敢固以請嗚呼
余懼辭之不令以爲神羞余曷敢不諾銘曰

藏之奧隅

故秘書郎姜君墓誌

秘書郎姜某

字某開元皇帝外孫

也始楚國公皎與上游益貴幸子慶初得尚某

公主生等生三日日上曰他物無以餉吾孫即

勅有司以第六品告與緋衣銀魚得通籍出入

凡名是官七十某年終不徙然其間在蜀漢荆

楚以大諸侯命守州邑輒以勞稱時缺則復命

好游嗜音以生貴富蓄妓能傳宮中聲賢豪大

柳族之分在此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中書

之世寔曰蘭州夏縣政良司議德優營御史

乃佐元侯惟君是嗣其政克修儲闈補吏環衛

分曹南越之庖從事以寧永安披擗荐仍于兵

是董是經既柔且平浩呻呼革為和聲胡不

使壽而奪之齡樞于海墻切擴于鄧邦切

南陽厥弟孔哀惟行之恭呱小子縑而不虛

孤音孤縑音充充令妻璧首而居切禮記曰

以子而婦人髮為歎號鳴助我踟躕刻此悲辭



夫多與連歎後加老風病手足奇_{奇音}右可用不能就官士有載酒來則出妓_音解_音戲_音觀者尚識承平王孫故態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桂州都督御史中丞裴公曰噫帝戚也葬不可以廉爲具物祭以豚酒月日葬州東南一里子某年若干母曰雷姬銘曰

始賤終貴於世爲_遂勿榮老窮在物爲_凶均之得長誰_欲誰_豐若君者錄朱於始生鍾_兼以及_{世不變}於進取_初不施於騎_仇左_絃右

壺樂以自放雖老而容死未嘗感手已與夫拳_{拳恐悸}_{心動也}蒙_蒙詔負義得之拘拘榮不羞愧以終其身而不能止者不猶優乎

亡友故秘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

中

嗚呼有唐仁人獨孤君之墓附于其父太子舍人諱助之墓之後自其祖贈太子少保諱問俗而上其墓皆在灊水之左今王父營陵於其側故再世在此嗚呼獨孤君之道和而純其用端



而明內之爲孝外之爲仁然而智言而信其窮
榮夏其樂也不淫讀書推孔子之道必求諸其
中其爲文深而厚允慕古雅善賦頌其要咸歸
于道昔孔子之世有顏回者能得於孔子後之
仰其賢者譬之如日月而莫有議者焉嗚呼獨
孤君之明且仁遭孔子是有兩顏氏也今之世
有知其然者其信於天下乎一本作合之世有
如其然者乎知之
者與信之使夫人也天而不嗣世之惑者猶曰
大有天道噫乎甚邪惟君諱申叔字子重

年二十二舉進士又二在 用博學宏詞爲校書
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沒凡記注 蓋貞元
小祥也

十八年四月五日也是年 七月十日而葬鄉曰

某鄉原曰某原嗚呼君始 命行道之日未久故

其道信於其友而未信於 天下今記其知君者

于墓韓泰安平南陽人奉 行謔元固其弟行敏

中明趙郡贊皇人柳宗三 河東解人崔廣略清

河人韓愈退之昌黎人工 涯廣津太原人呂溫

和叔東平人崔群教詩濟 河人劉禹錫夢得中



山人李真儉致用隴西人嚴休復玄錫馮翊人
章詞致用京兆杜陵人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趙公存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稔年四十二客死
于柳州官爲飲葬于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孫
秉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
其人皆死無能知者秉章自哭于野凡十九日
唯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荆

直禮切去利職也此之曰念食其墨而火以貴其

墓在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于
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

物深也切其得實因七日

發之乃覩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

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爲曹信

信一本是述

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比二百舉武

武也

爲子楚焉

楚也切宋辛亥啓土有木焉

發之緋衣緋衾

緋音赤色凡自家之物皆在

州之人皆爲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
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

葬于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
沒而祔之祔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
司馬曾祖曰弘安字如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
酒始於由明經為新陽主簿蔡帥及漢及犯難
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為襄陽丞其
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其
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謝也擊之信也施之石永其故神具列之懸
來章神實祠汝音錫之老叟告以兆語

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有終宜福是與百送
秦、羈鬼相望音志羈鬼謂有子而孝獨歸故
鄉涕盈其銘旌亦勿忘音本

故溫縣主簿韓君墓誌

有唐故溫縣主簿韓慎字某漢子高侯其先也

前漢韓王信子名慎徒于南陽傳世至今唐侍

中諱瓊克用貞亮奮于國難侍中兄子鄆州刺
史諱某其生御史著作郎諱某生尚書庫部郎
中萬州刺史諱某嗣以文行大其家業君萬州



長子也以父任爲建陵挽郎累調授王府參軍
襄州襄陽尉至于是邑貞元十六年又調于天
官署河陽丞未拜十有一日暴病卒于長安永
崇里先人之廬又十有一日龜策襲吉樹于咸
陽洪瀆原先人之墓禮也先三日外姻家老謀
爲之志季弟泰哀不能文故託于交焉嗚呼生
也以其弟之恭知君之爲交沒也以其弟之感
知君之爲愛惟友愛出於孝移於忠施於人事
無往不達余故得受其辭書于石曰

友而愛而忠孝宜之貌稱其行行稱其詞賤而
不壽爲善是悼拊于祖考初筮故告季也之純
寔哀無垠終窆且貧_切切控于仁人備物稱家
其儀式陳爰相其悲載刻茲珉

東明張先生墓誌 張四

東明先生張氏曰因嘗有以文薦於天子天子
策試甚高以爲長安尉一年投去印綬願爲黃
老拊詔許之居東明觀三十餘年受畢法道行
峻異得衆真秘書訣錄聚經籍圖史俸於麟閣



以弟回降秩封州先生曰吾老矣支牀不可解也遂從以去明年回之子襲死哭之恸遂病既亟以命回曰吾生天實託貞元乙酉歲十月今死于汝之手盈吾志矣京師吾生也畢原先人之歸也必以返葬乃自爲誌而卒明年正月某日葬如其言弟子某等爲碑以誌于墓辭曰匪祿而康匪爵而榮漢高以虛充焉以盈言而不爲華光而不爲名介潔而周流苞涵而清寧幽觀其形與化相冥相一木寂寞以成其道是

以勿嬰世皆狂、奔利死名我獨浩、端一以生或曰先生交弟以道惡勿以死若不能忘情者何耶吾曰道去友耶去惡耶從容以求其得之耶邊養狼悻切恨也道之非耶且夫虧恩壞禮枯槁顛頓音稟聖圖壽離中就異欻然與神鬼爲偶切頑然以木石爲類崆峒而不實窮老而無死先生之道固知異夫如此也乃書于石以紀

虞鳴鶴誄并序



維某年月日前進士虞九臯字鳴鶴終于長安
親仁里既克葬于高陽原二三友生皆至于墓
哀其行之不昭于世迨列遺銘求諸后土申薦
嘉名寔曰恭甫乃作誄曰

吳虞之分爰宅上陽其後優游在越爲鄉

世爲會稽延詡輔漢恢定封疆東徒之賢時惟仲翔

仲翔字曰預曰喜在普克彰義篤斯文有茲其

秀秘書多能垂耀于唐

唐書少監洎于漢陽世

德以昌

德以昌嗣

惟德休徵用揚惟我先君子

翔洽主記室蔚其耀光實契伯仲永、不忘漢

陽元子寔紹其美傳襲儒風彪炳文史克恭以

孝惟禮是履舉洽于鄉論爲秀士百郡之選業

于京師昧沒騰藉乘凌蔽欺生之始至則奮其

儀退默以謙

作默一本咸推方出群類振耀于時禍丁舅氏漂淪海沂

捧訃號呼匍匐增悲喪有幼主禮或多遺孰徇
于名而不是思投袂就道乘艱若夷竭誠喪具



年若干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於京兆渭南豎塚

切四君之弟中丞公督桂州

元以銘君之出河間邢奉以果告曰曾祖諱某

諱伯 寧州刺史贈戶部尚書祖諱某備起居

郎父諱某言尚書刑部尚書外郎議官及浮圖

事獨出載在史冊以八使行天下當河北道疑

危頑很難處分之地命欽用天子命制

斷得宜於是為第一天下皆仰以為相會疾終

再贈至大理卿長老咸曰妻氏世積德起居丞

相弟也雜通乘以文史用大理名世人也咸聞

而不大君以文悌慈植承其休光幽而不揚立

天鍾美於中丞鍾聚也左傳於二十壽而不

克並耶不然君無位以矢其可問哉君前娶韋

氏成都少尹士諱女生二子字曰某名曰某以

文敏中丞公尤愛幸恒從不幸卒於桂林某舉

明經後娶於薛氏無子父寡位卑是年月日葬

渭南某里迁韋夫人之喪一作自萬年來有

侯猶異室轉銘曰



時之沃、宜其嘉穀有耕有藉同施異祿明昭

次稷昭音丞相之族尚書之孫大理之門有慶

實延宜碩而繁不位不年晦于丘園謠、大理

惟德之元權佞抑擇大父是論大即黠陟異幽

邦命以尊神喬豐福不棄于君渭之洋、爰墓

其南孝思是懷祖考之依郡人作銘惟相其哀

一作不并于君

單季子墓銘

單季子其人生愛書、其甚尤介特不苟受施施

初讀經傳言其說數家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到

今橫豎鈞貫又且數十家通為書疏單子史墓

又取鬻老管莊子思晏孟下到今其術自儒墨

名法至於狗彘草木允有益於世者為子纂又

百有若干家為於聞不以仕為事黜陟使其其

書以氏名聞除太子校書某年月日死永州祈

陽縣某鄉將死嘆曰寧有聞而窮乎將無聞而

豐乎寧介而躓乎躓音致將溷而遂乎溷胡葬

其鄉所死後若干年柳先生來永州感其文不



大於世求其墓以石銘銘曰
困其獨豐其辱

續榮澤尉周君墓誌

前註昭大節
淮公祐甫解

太傅公既志榮澤君之葬明年為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卒一云卒贈太榮澤君之
博魚以字嗣曰庸備物具貨入于汴汴陷于戎李希烈喪
焉不果行會世難不幸膺亦死膺之亞弟曰太
素仕至雲陽今求其志將行謫南海上元和九

年移信州中

一本无州字
本无中字

猶有累不克如其鄉

大懼緩慢故久哭命其子某以某月日啓君之
喪至于某塋用某月甲子志用太傅公之辭
又命河東柳某書緩故且心終事之年月日

UNIVERSIT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RIVANDRUM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二

表誌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嗚呼先君之墓仲父殿中君誌焉孤宗元不敢
稱道先德然而無以昭于外者用敢悉取仲父
之所陳而繁其辭一作繁一本刻茲石表先君諱鎮
字某六代祖諱慶後魏侍中平齊公五代祖諱
旦周中書侍郎濟陰公高祖諱楷隋刺齊房蘭
廓四州曾伯祖諱爽流曼字子燕唐中書令曾



祖諱子夏徐州長史祖諱從裕滄州清池令皇

考諱察躬湖州德清令世德康孝颺于河滸

颺音陽又士之稱家風者歸焉先君之道得詩

之羣書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懲勸以植于

內而文于外垂聲當時天寶末經術高第遇亂

奉德清君夫人戴家書隱王屋山間行以求食

問去深處以修業作避暑賦合羣從弟子姓木

作姓按前從田始傳說起如子講春秋左氏易

姓姓生也周子孫若已所生王氏

故謂遜世無悶矣紀有問其也精舉族如吳無

以為食先君獨乘驢無僮御以出求仁者禁以

給食嘗經山澗水卒至辛辛流抵大壑得以無

苦被濡塗以行無愠容觀者哀悼而致禮加焉

季王父六合君忤貴臣謂也死於吏舍猶

鞠其狀先君改服徒行逾四千里告于上由是

貸其問既而以為天子平大難發大號且致太

平人罹兵戎農去耒耜宜以時興太學勸耦耕

作三老五更議籍田書齋沐以獻道不果用授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左衛率府兵曹參軍尚父汾陽王儀子居朔方

備禮延望校左金吾衛倉曹參軍為節度推官

專掌書奏進大理評事以為刑法者軍旅之植

翰植音斥候者邊鄙之視聽不可以不具作晉

文公三罪議左傳晉文公殺欒穀以驍奔之
三人君子謂文公能用刑矣三罪

而且守邊論議事確直勢不能容表為晉州錄

事參軍晉之守故將也少文而悍耐嗜殺戮吏

莫敢與之爭先君獨抗以理無辜將死常以身

行箝筭拒不受命守大怒投几折質而無以奪

焉以為自下繼上其勢將始作泉竭水權詩終

兼直以免於耻調長安主簿居德清君之喪哀

有過而禮不逾為士者咸服服既除常吏部命

為太常博士常案考先君固曰有尊老孤弱在

吳頭為宣城令三辭而後獲徙為宣城四年作

閔鄉令閔音問又音民
唐詩註州考績皆最吏

人懷思立石頌德遷殿中侍御史為鄂岳沔都

團練判官元戎大攘狡虜墉地進律作夏口破

虜頌後數年登朝為真會宰相與憲府比周誣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陷正士以校私讎

貞元四年伏誅嚴察使盧岳

之中志慮相欲重幸罪侍御史性質不聽名身實者共難贊受全捕送獄有擊登聞

鼓以聞于上上命先君德三司以聽理

御史柳鎮與則部負外郎李鎮至則平反之

大禮時揚律為三司覆治元之為長者不敢懷

私以請聞者謂謂盧侶群竟獲宥和黨側目封

章密獻歸命天子遂莫敢言適年卒中以他事

中稅付切謂貶夔州司馬作鷹鷂詩居三年醜

類就殛午寶參得罪拜侍御史制書曰守正

為心疾惡不懼先君捧以流涕曰吾唯一子愛

甚方謫去至藍田訣曰吾目無涕今而不知衣

之濡也抑有當我哉作喜霽之歌副職持憲以

正經紀貞元九年宗元得進士第上問有司曰

得無以朝士子冒進者乎有司以聞上曰是故

抗奸臣竇參者耶吾知其不為子求舉矣是歲

五月十七日終於親仁里第享年五十五七月

某日葬于萬年縣栖鳳原後十一年宗元由御史為尚書郎天子行慶于下申命崇贈而有司



草創頗緩會宗元得罪遂寢不行太夫人范陽盧氏某官某之女實有全德為九族宗師用柔明勤儉以行其志用圖史箴誠以施其教故二女之歸他姓咸為表式太夫人既授封河東縣太君會冊太上皇后于興慶宮既乃宗元貶秩為永州司馬奉侍溫清未嘗見憂元和元年五月十五日終于州之佛寺享年六十八嗚呼宗元不謹先君之教以陷大禍幸而緩于死既不克成先君之寵贈又無以寧大夫人之飲食天

淫着酷名在刑書不得手開玄堂以奉安附罪
區益大世無所容尚顧嗣續不敢即死支綴氣
息以嚴邦刑大懼祭祀之無主以忝盛德敢用
特牲昭告神道號叫萬里以畢其辭云

先君石表除先友記

袁高河南人以給事中敢諫爭貞直中憲舉無
與比能使所居官大再贈至禮部尚書

姜功輔為內學士以奇策取相位好諫諍免後
以罪貶為復州刺史卒



齊映南陽人爲相以文敏顯用

嚴鄂河南人剛厲好殺號忠能爲京兆河南尹

御史大夫善舉職爲刑險構扇以貶死

元全柔河南人氣象甚偉好以德報怨慨然者

也爲大官有土地入爲太子賓客

杜黃裳京兆人弘大人也善言體要爲相有膽

忒不佞以謀克蜀加司空出爲河中節度

劉公濟河間人厚寬碩大與物無忤送也爲渭

北節度入爲工部尚書卒

楊氏兄弟者弘農人皆孝友有文章

憑由河南西道入爲散騎常侍

凝以兵部郎中卒

凌以大理評事卒最善文

穆氏兄弟者河南人皆強毅仁孝

贊爲御史中丞捍佞倖得貶後至宣池歛處

置使卒

質爲尚書郎以侍御史內供奉卒最善文

皇甫政河南人有威儀由浙東應使爲太子賓

客

裴桓同郡人爲御史天子以隱罪誅吏桓頓首
頽白其狀以故貶後爲尚書郎

李舟隴西人有文學俊辯高志氣以尚書郎使
危疑反側者再不辱命其道大顯被謾妬出

爲刺史瘖痲卒

瘖一作瘖

李鄴江夏人果檢自負疑然善爲官爲御史中
丞京兆尹鳳翔節度

梁肅安定人最能爲文一本最字以補關脩史

侍皇太子卒贈禮部郎中

陳京泗上人始爲諫官數諫諍有內行文多詰
訓爲給事中上方以爲相會感疾自刃瘖痲

卒

瘖一作瘖

韓會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
謗至起居郎貶官卒弟愈文益奇

許孟容吳人讀書爲文口辯爲給事中嘗論事
由太常少卿爲刑部侍郎

李觀隴西人行義甚脩至刑部郎中卒故與先



君為三司者也其大理者田揚瑀無可言
猶以獄直為御史性見前神道表

宇文邕河南人有文謹慈人也為御史中丞

既自守然以直免官復為刺史卒

袁滋陳郡人善篆書文敏不競為相出使辱命

貶刺史復為義成軍節度卒

盧詳范陽人雜傳多所許與使反側之地吳少

天子以為任事為義成決司清本魏田命詳住詰之少誠命

軍節度卒

崔損清河人畏慎為相無所發明然不害物天

子獨愛幸以損為長者

鄭餘慶榮陽人再為相始天下皆以為長者及

為大官名益少今為尚書河南尹無恙

鄭利用餘慶從父兄也真長者由大理少卿為

御史中丞復由中丞為大理少卿

李益隴西姑臧人風流有文詞少有僻疾益多

防閑妻妾過為苛酷而有嚴以故不得用年反高戶之譚時人謂之如嚴

老常望仕非其志復為尚書郎

其智足自處也

盧景亮涿人有志義多所激發為諫官奏書如水赴壑坐貶廢弃甚乂至順宗時為尚書郎升中書舍人卒

楊於陵弘農人善吏敏秀者也為中書舍人京

兆尹

張因基人舉詔策為長安尉願去官為道士甚有名以其第四降封州曰吾老矣必死回也哭而行遂死封州

高郢渤海人有文章規矩自立者不干貴幸以

太常為相罷居尚書

唐次北海人有文章學行義甚高以尚書郎出為刺史屏弃永貞中召以為中書舍人道病去長安七十里死傳舍

苗拯上黨人有學術峭直以諫議大夫漏泄省

中語貶萬州卒

柳氏兄弟者先君族兄弟也最大拜字百存為文學至御史病督逐廢次中庸中行皆名有

文咸為官早死

柳登柳冕者族子也自其父芳善文史與冕並居集賢書府冕文學益健頗躒自吏部郎中出為刺史至福建廉使卒登晚仕至高書郎秘書少監

薛丹同郡人至高書郎

呂牧東平人由高書郎刺澤州卒

崔稹清河人至檢校郎官子群為右補闕贈給

事中
父贈

房啓河南人善清言由萬年令為容州經略于申河南人至高書郎

常仲孺河南人今為諫議大夫

蘇弁武功人好聚書至二萬卷與先君通書

以戶部侍郎貶復為刺史

崔胤補如博陵人善言名理為御史尚書郎

鄭元均滎陽人強抗少所推讓然以此多怨因

不得位一本位

辛憚隴西人有史學

韓銜昌黎人善士

陳象甫梓潼人高志氣

薛伯高同郡人好讀書號爲長者後至尚書卒
張宣力清河人儒善後表其名去力但爲宣自
元均至宣力皆沒沒無顯仕者

孤宗元曰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善士舉集焉
信讓而大顯道博而無雜今之世言交者以爲
端敢悉書所尤厚者附茲石以銘于背如右

子思發著其父不顯所交皆天下善士列
其姓名官爵附見其所長可也反復而論
之也

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

高會葬
人作

唐貞元十二年二月庚寅葬我殿中侍御史河
東柳公於萬年縣之少陵原公諱某字某邑居
於虞鄉曾王父某官王父某官皇考某官奕世
餘慶叢而未給濟德流祉其後宜大秀而不實
爲善者感嗚呼哀哉惟公敦柔峻清恪慎端莊
進止威儀動有恒常英風超論孤厲貞方居室



孝悌與人信讓當職強毅游刃立斷自少耽學
頗工爲文既窮日力又繼以夜鄰里推擇敦迫
上道乃與計偕來游京師觀藝靈臺貢文有司
射策合程遂冠首科休有令問羣士羨慕居數
年授河南府文學教勵生徒選擇貢士選一本
是轉以儒黨相賀庶人觀禮秩滿渭北節度延
爲恭佐總齊軍政甚獲能稱加太常寺協律郎
既喪王帥罷歸私室方將脫遺紛埃退與道俱
冲漠保神優柔隸儒四方聞風交馳出書載筆

乘輅

乘輅又音

乘輅又音

乃作參謀出入朔方陪佐

戎車遷大理評事又加章綬朱裳銀印宗黨有
耀權畧密勿潛機埋照完彼亭堡時其講教實
從我謀隣國是做改度支判官轉大理司直出
納府庫頒給軍食下無讎歛切黔首休息月
按歲會切莫不如畫庫豐財羨切面制
成計得又遷殿中侍御史度支營田副使分間
之寄參制其丰柔以仁撫剛以義斷戎臣坐嘯
公堂無事朝廷延首方待以位既而祿不及伐



水水政不獲專達

天官小事則專達以其年正月九日遇疾終於

私館享年五十嗚呼痛哉奔驥騁力中塗跣足

無極本道節度尚書朗靈王張公震悼

涕慕不任于懷臨遣牙將試殿中益李輔忠監

備凶禮賵賻甚厚明行軍司

馬侍御史韋重規等匍匐救助事用無闕丹旒

素車歸于上京撰期定宅切

莫有愆素左不故友諸生宗人外姻號慟

會葬哀禮咸申克窆玄堂變掩坎廣輪

增哀願勒休聲延垂後賢於是汝南周公巢等

相與琢石書德用圖不朽文曰

抱元淳稟粹和既強毅又柔嘉登儀曹耀文章

司學徒儒風揚自涓北佐朔方在戎政開

黔首康冠惠文柱垂衣裳才不施

天茫茫刊樂石石篆遺德作延休烈垂



憲則於萬年長無極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

柳氏之先自黃帝及周魯其著者無駭以字爲
展氏翕以食英爲柳姓厥後昌大世家河東鳴
呼公諱某字某曾王父朝請大夫徐州長史諱
子夏遺貞白之操表儀宗門王父朝請大夫滄
州清池令諱從裕垂博裕之道啓佑後胤皇考
湖州德清令諱察躬弘孝悌之德振揚家聲惟
公端莊無諂徽素有裕陵而能容介而能群其

在閨門也勤合大和皆由順正愷悌雍睦莫有

間言

闕去

故宗堂歌之其在公門也釋回措枉

禮記也

造次秉直事不_大常舉無_批政_疏見

信稱於外焉用柔_和博愛之道以視遇孤弱仁

著於內焉此公修己之大經也自進士登高第

調受河南府文學秩滿渭北節度使論惟明辟

爲從事受太常寺協律郎元戎即世罷職家食

無何朔方節度使張獻甫辟署參謀受大理評

議



事賜緋魚袋改度支判官轉大理司直遷殿中
侍御史加度支營田副使此公從政之大畧也
既佐戎事實司中府匪頒有制注曰此種頒會計
明白嗚呼分閫委政緊公而成務朝右虛位待
公而周事宗門期公而光大姻黨仰公而振耀
貞元十二年歲在景子注曰此種字代正月九日壬
寅過恭疾終于私館享年五十痛矣夫人吳郡
陸氏洎仲弟綜季弟續家姪某等抱孤即位率
率備禮柩奉窆推歸于京師以某年二月二十

八日庚寅安厝於萬年縣之少陵原禮也公有
男一人始六年矣在孺知孝注曰此種音通小呱呱涕
洟凡我宗戚撫視增慟嗚呼哀哉初公元兄子即
父以純深之行端直之德名聞於天下官至
侍御史持斧登朝憲章肅清常以先公之神未
克遷棺不正席不甘味及撰日定期而昊天不
弔志奪禮廢年賦執公實敬承遺志行有日矣
而閔凶荐及不克終事則我宗族之痛恨其有
既乎注曰此種惟公盡敬於孝養致毀於居憂表正



宗姓觀示他族故宗人咸曰孝如方輿公八班方輿公班修詞以藻德探文而導志以為理化之始莫尊乎堯作堯祠以爲述德之作不忘於祖作始祖碑以為紀廣大之志叙正直之節不嫌於親作元兄侍御吏府君墓誌其餘諷詠比興皆合于古故宗人咸曰文如吳興守吳興守當官貞固確乎不持持議端方直而不苛故宗人咸曰正如衛大史大史率性廉介懷忠抱繫嗣家風之清白紹遺訓於儒宗

故宗人咸曰清如魯士師師兼備四德具體而徵公之謂矣小子常以無兄弟移其睦於朋友少孤移其孝於叔父天將窮我而奪其志故罔極之痛仍集焉朴魯甚駭駭不能文字敢用書宗人之辭以致其直故質而俚儼哭紀事哀不能文故叙而終焉

故弘農令柳府君墳前石表辭

少陵原柳氏之六墓唐貞元十九年某月日孤某奉其先府君洎夫人之喪祔于其位由新莫



而南若干步曰高祖王父蘭州府君諱某字某
之墓又東若干步曰曾祖王父邠州府君諱某
之墓西若干步曰祖某王父司議郎府君諱某
之墓咸異兆而相望昭穆之有位序壤樹之有
豐殺所介切歲也壤樹出皆如律令府君諱某
字某由父任爲太廟齋郎更許昌陽武伊闕華
原尉王屋丞汝陰令爲弘農二年推其誠心裕
于其人關土生穀若有天相之道衣食給足故
人不札天上声且病也教厲明具故俗不爭奪遂以

洽于太和事理袁彭刺史盧杞加禮褒旌考績
絕尤推君之政風于下邑命爲吏部尚書即庚
河南受命黜陟狀君理績殊異宜升天朝帝有
歎焉方圖優異命用不長年五十五建中二年
某月日卒于官以其素廉家之蓄不足以克凶
事遂殯于是邑仍會危難至于今乃克返葬孤
某嘗爲黔州錄事參軍今無棣仕而志不敢緩
初公娶司農少卿京兆韋山之孫涇陽主簿迴
智之女德容溫良大曆二年某月日卒于越而



假葬焉孤某徒行自越舉夫人之喪至於號舉
弘農君之喪咸至于墓寔焉寔音確既寔
立石表于墳前示後之人以無志孝故嗚呼世
有難仕于外而葬其族者希矣孝子之心有待
駟馬五鼎而卒不至者焉若今之殺衣黜食黜音
拋棄妻子飢僕御終身由之而志益不辭為旅
人徒踣萬里踣音以厄困終事孝之難者歟五
十而暴者舜也祿千鍾而悲者曾子也聖且賢
難之若是今之人有由其道者得不立於世乎

志從父弟宗直殯

從父弟宗直生剛健好氣自守曰正夫間人善
立以為已師間惡若己雖見佞色諂笑者不忍
與坐語善操觚牘觚音孤得師法甚備融
液屈折奇峭博麗知之者以為工作文辭淡泊
尚古謹聲律切事類誤漢書文章為四十卷
漢書音鑑歌謠言議纖悉備具連累貫統
好文者以為功讀書不廢晝夜以專故得上氣
病臚脹奔送臚音知亮切腫大也廣韻法臚前



日每作害寢食難俯仰時少間又執業以興呻
痛味言雜莫能知兄宗元得謗於朝力能累兄
弟爲進士凡業成十一年年三十三不舉藝益
工病益率元和十年宗元始得召爲柳州刺史
七月南來從余道加瘧寒數日良已又從謁雨
雷塘神所柳州有山兩崖當水出奇巖崖中曰雷塘
雷塘神所雷塘能出雲雨竟見有光昌碧集有雨文
遷戲靈泉上洋、而歸也飽旬卧至
且呼之無間就視形神離矣嗚呼天實析余之
形殘余之生使是子也能無成是月二十四日

出殯城西北若干尺死七日矣俟吾歸與之俱
志其殯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二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三

志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附誌

先夫人姓盧氏諱某世家涿郡

本

壽止六十

有八元和元在歲次丙戌五月十五日弃代于

永州零陵佛寺明年某月日安柩于京兆萬年

棲鳳原先侍郤史府君之墓其孤有罪銜哀待

刑不得歸奉喪事以盡其志姪洎太夫人兄之

子玢禮承事焉嗚呼天乎太夫人有子不令而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三

志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附誌

先夫人姓盧氏諱某世家涿郡

本音

壽止六十

有八元和元在歲次丙戌五月十五日棄代于

永州零陵佛寺明年某月日安柩于京兆萬年

棲鳳原先侍郤史府君之墓其孤有罪銜哀待

刑不得歸奉喪事以盡其志姪洎太夫人兄之

子玢禮承事焉嗚呼天乎太夫人有子不令而



陷于大僂

又力故

徒播癘工醫巫藥賂之不

具以連天禍非天降之酷將不幸而有惡子以

及是也又今無適主以葬音天地有窮此寃

無窮既舉葬

紉猶以不

孝之辭作自振述先德且忘其酷焉嘗逮事

伯舅聞其稱太夫人之行以教曰汝宜知之七

歲通毛詩及劉氏列女傳斟酌而行不墜其旨

汝宗大家也既事舅姑周睦姻族柳氏之孝仁

益聞歲惡少食不自足而飽孤幼是良難也又

嘗侍先君有聞如舅氏之謂且曰吾所讀舊史

及諸子書夫人聞而盡知之無遺者某始四歲

居京城西田廬中先君在吳家無書太夫人教

古賦十四首皆誦傳之以詩禮圖史及剪製錄

結授諸女及長皆為名婦先君之仕也伯母叔

母姑姊妹子姪雖遠在數千里之外必奉迎以

來太夫人之承之也尊已者敬之如臣事君下

已者慈之如母畜子敬已者友之如兄弟無不

得志者也諸姑之有歸必廢飯食禮既備嘗有



勞疾先君將改葬王父母太夫人泣以蒞事

既具而大故及焉謂父不得成禮既得命於朝

祇奉教曰汝忘大事乎吾家謂也也謂也今

也宜老而唯是則不敢暇抑將任焉苟有日吾

其行也及命為邵州又喜曰吾願得矣竟不至

官而及於罪是歲之初天子加恩群臣以宗元

任御史尚書郎封太夫人河中縣太君八月會

冊太上皇后于興慶宮禮無遺者既至永州又

奉教曰汝唯不恭惡度既獲矣矣今將大儆于

後以蓋前惡敬懼而已苟能是吾何恨哉明者

不悼往事吾未嘗有感也而卒以無孝道不

能有報焉喪主子婦七歲而不果娶寬窮微

吉也人多疾殃炎暑煽蒸各一呼木黑其

下卑濕非所以養也詎視無所問藥石無所求

禱祠無所賞蒼黃叫呼遠遶大罰天手神乎其

忍是手而獨生者誰也為禍為逆又頑狼而不

得死逾月逾時以至于今靈車遠去而身獨止

玄堂暫開而目不見孤囚窮繫魄逝心壞蒼天



齊天有如是耶有如是耶而猶言猶食者何如
人耶已矣窮天下之聲無以舒其哀矣盡天下
之辭無以傳其酷矣刻之堅石措之幽陰終天
而止矣

伯祖妣趙郡李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李氏辨族氏者曰趙郡贊皇之東祖贊
縣名屬趙州晉李拙統居晉山有五子顯居祖
巷東爲東祖芬子衆乃稱顯子見稱顯祖
某爲某官父冲爲單父尉夫人生於良族疑然
殊異及笄禮記德充於容行踐於言高朗

而不傷其柔嚴格而不害其和特善女工翦制

之事又能爲雅琴素瑟操縵之具禮記切縵禮記切

禮記不孝操婦道既備宜爲君子之配偶焉我

伯祖臨印令府君諱某受夫人於李氏之廟而

歸于正室臨印府君之先曰我曾王父清池府

君諱某清池之先曰徐州府君諱某又其先曰

常侍府君諱楷常侍之兄曰中書令諱爽自中

書以上爲宰相四世噫我伯祖以宗胃碩大而

濟其德厚夫人以族屬清顯而脩其禮範合二



姓以承先祖爲士者榮之故佐奉養承祭祀婦
德用光家道甚宜無何伯祖終于臨邛而窆焉
喪下極切夫人從子而反于淮濟音虎嗚呼我
先府君每得仕未嘗不奉迎供養必誠必親男
既立必使之有祿仕女必使之有家將嫁已子
必先擇良士可以配諸姑者定然後議焉仲父
殿中侍御史府君由是志也夫人生男一人諱
某不幸終于宣州旌德尉女三人皆得良壻隴
西李伯和爲楊子丞疾痺廢擗而沒太原王紆

今爲右補闕潁川陳長爲校書郎渭南尉知名
貞元十六年王氏姑定省扶持自揚州至于京
師道路遇疾遂歸于陳氏以諸壻之良諸女之
養無不得意焉享年八十一是歲六月二十九
日終于平康里自小歛至于大歛比及葬則二
壻實叅主之有孫二人長曰曹即奉之以纒而
正于位八月二十四日葬于萬年縣之少陵原
實稷鳳原介于我先府君仲父二兆之間神心
之所安也嗚呼嗣子早夭臨邛萬里以歲之不

易以註切左傳未克合袞袞親甚焉諸姑合以

為斯志以從人之道內夫家外父母家且又葬

于我志于我故叙柳氏為誦銘曰

誦兵芳壽且康大梁鷄火沉幽光大梁六月日

月會子夙淪夫子嗣又喪平聲輶幃不復岷之陽

此指靈趾接鳳里艮之山兌之

水靈之車當反此子孫百代承靈祉誰之言者

青鳥子同俗也吳郡陸氏夫人誌文

叔純吳郡陸氏夫人誌文

夫人諱則字因儀姓陸氏家于吳郡蓋江左上

狹以宗子在他國家牒逸陸故曾王父王父之

諱官不克究知而闕其文父覃皇河南陸渾令

夫人生而柔筭而禮會伯舅為河南尹撰擇僚

案宛切謂我文學掾仲父士林疎英儒流推高

故夫人歸于我夫人之志也溫順以承上冲厚

以字下不敢踰於家婦不敢侮於臣妾是宜允

膺福壽集成母儀稟命不淑享年三十有五貞

元十二年十一月己亥終於長安太平里第嗚



吁夫人生男一人曰曹婆幼鴉在抱委嫁就位
女一人曰喜子匍匐蹀躞寄婦人之手哀哉蓋
衰門薄祐神道不相顧仲父違背於歲首而夫
人捐棄於是日遺孤眇藐未克承紹凡我族屬
其痛巨乎遂以其年十二月十三日庚午合祔
於少陵原之墓恭惟仲父之諱字夫人之齋齒
備于版文今不書懼再告也

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

唐貞元十七年九月六日甲子前渭南縣尉顯

川陳君之夫人河東柳氏終于平康里將終告

于陳君曰吾生四十有四年爲陳氏介婦九年

介婦次婦也謹飭不怠以至此命也既成婦矣

出社記內則宜祔于皇姑從兆于三原然而不幸中道而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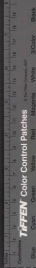
痼疾既不及養于舅姑又不得佐于蒸嘗生君

之子不晷月而殞嘗謂君宜有貴位而不克見

執親之喪不得終祀皆天譴之大者也且願殺

禮禮所命切以成吾私迺先夫人之墓而

寔我焉將俟君之不諱而歸復于正其可也陳



君乃卜十二月十八日權厝于城南原曰棲鳳
如夫人之志且以時日甲子授于宗元曰子之
姑孝於家移于我之長睦于族施于我之黨是
用賓而禮之如益者之友今則去我已矣吾無
以報焉他日嘗謂子慙而文頤以為誌庶幸而
有知將安子之為也長無恨矣嗚呼貴而必賢
壽不必仁天之不可恃也久矣遂哭而受命書
夫人之世以記于茲石夫人六代祖諱慶五代
為諱且位皆至宰相高祖諱楷為濟州刺史魯

祖諱某為徐州長史祖諱某為清池令考諱某
為臨印令妣李氏趙郡贊皇人其他則俟改葬
而後備

亡姊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

我伯姊之塋良人博陵崔氏為之誌

崔諱字凡

歸于夫家為婦為妻為母之道我之知不若崔
之悉也然而自筭而上以至于于幼孩崔固不若
我之知也又烏可以己今之制凡誌于墓者琢
密石加蓋于其上用敢附碑陰之義假茲石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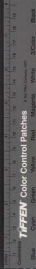


書焉嗚呼夫人天命之性固有以異於人孩而
聲和幼而氣柔以吾族之大尊長之多夫人自
能言而未嘗誤奉其諱與其類職于家游弄之
具未嘗有爭先公自鄂如京師其時事會世難
教告罕至夫人憂勞踰月黠泣不食又懼貽太
夫人之憂慮貽以疾告上 臨 也 書至而愈
人乃知之善餘書爲雅琴以自娛樂隱而不耀
工足以致義於眼而不爲異言足以發揚於禮
而不爲辯孝之至敬之備仁之大又以配君子

然而不克會于耆壽以至於斯孰謂之天有知
者耶太夫人生二女幼曰裴氏婦姓裴如夫
人之懿在二族咸以令德聞而皆早世其弟昏
愚而獨存于厚孰謂天可問耶嗚呼痛其甚歟
遂濡血以書志終天之哀與茲石永久

亡姊前京兆府參軍裴君夫人墓誌

柳氏至于唐其著者中書令諱奭中書之弟之
子曰徐州府君諱某實有孝德世其家業清池
府君諱某繼之以茂實德清府君諱某承之以



善政以至於侍御史府君諱甚用貞信勁正達
干邦家克生賢女以配于裴氏裴氏至於唐其
著者禮部尚書諱行儉禮部之子曰侍中諱光
庭嗣用忠肅書于國史祠部府君諱積業之以
貞直以至於今金吾府君諱傲音用純懿端亮
聞於天下實生良子以配夫人嗚呼夫人與仁
孝偕生以禮順備長始於家純如也終於夫族
穆如也其爲子道也孝以和恭以惠取與承順
法稱所欲先君與太夫人恩遇充厚故夫人侍

側無威怒之教焉天禍弊族夙遭大故我諸孤
奉太夫人之養不敢圖死至于復常夫人三歲
無湯沐無盥醕頰踴吐蔬菘徹天地外陰髮不
勝筭體不勝帶太夫人泣而命之因猶不食朝
夕論誨僅而濟焉其爲妻道也貞順之宜恒服
於身躡疑忌之慮不萌於心術忿懣之色後音
也不兆於容貌同焉而合於禮婉喬而得其
正其爲婦道也惟聽順謹敬睦姻仁恤之行甚
備仁一本作是常以不幸不及姑舅之養用爲大



恨是故相春秋之事跡淋漓羞蓋益勞以待旦
每休揚之威至焉則又移其孝于裴氏之門本一作其孝于兄公女父而以睦于冢婦介婦必敬必親下
以不失其赤子之心姻族歸厚率由是也嗚呼
我之大譴歟裴氏之大不幸欵以夫人之德行
宜貴壽宜康寧然而年始三十不克至于壽良
人官爲參軍事不及偕其貴骨體之疾實鍾于
身以貞元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甲子終于光德
里第爾矣夫始夫人之疾也夫人之族視之如

已其家之長妾臧獲之微皆以其私奔謁於道
路禱鬼神問卜筮者相及也既病太夫人在側
尚慮積憂傷于尊懷猶持形立氣給以少間故
二稚未亂如數切小兒雙齒良人在遠不及有緒言遺
念以傳於後則我呼天之痛宜有加焉嗚呼天
胡厚是懿德而闕其報施獨何咎歎余不知天
之忍也既逾月良人至自洛師望門而哭曰無
以立吾家成吾身矣丸在三子勿曰崔七先夫
人八月而殞魂氣無不之也體子之終次曰崔



六後夫八五旬而天因附焉今其存者曰崔五
幸無恙託于乳媪以虞水火媪烏老幼女老稱
秋傳云子生不
免水火之罪哀哉其年八月十八日甲子安厝於
長安縣之神木原從于先塋附于皇姑宜也母
弟號哭而為之志毒痛慙塞畧不能具敢告無
愧辭無溢美庶用正且克安神心嗚呼至哀無
文至敬不飾故無其辭

亡妻弘農楊氏誌

亡妻弘農楊氏諱某高祖皇司勳即中諱某司

勳生殿中侍御史諱某殿中生體泉縣尉諱某
體泉生今禮部郎中諱某之子曰德為禮部
郎中子厚娶其女規字
當作代濟仁孝號為德門郎中娶于隴西李氏
生夫人夫人生三年而皇妣即卅外王父兼居
方伯連帥之任歷刺南部夫人自幼及笄依于
外族所以撫愛視遇者殆過厚焉夫人心敬
順居寵益畏終始無驕盈之色親黨難之五歲
屬先妣之忌飯於仁祠就問其故嫁傳以告婦
音始
遂號泣不食後每是日必違門涕慕抱終身



是累夫人之壽欤悼
愴之懷曷月而已矣哀夫
遂以九月五日庚午
克葬于萬年縣柘鳳原從
先塋禮也是歲唐貞
元十五年龍集己卯

太歲
外

為之誌云

坤德柔順婦道肅雍

惟若人兮婉婉淑姿

淑音
宛

音脫又音
竟明少

錯翽令容

委窮塵兮佳城鬱

閉白

日兮之死同穴歸此

室兮詩云死則同穴于厚
自謂異歸于之令葬

下殤女子墓塋記

下殤女子生長安

和里其始名和娘既得病

乃曰佛我依也願以為役更名佛婢既病求去
髮為尼號之為初心元和五年四月三日死永
州凡十歲其母微也故為父子晚性柔惠類可
以為成人者然卒夭歛以緇褐銘用塋備歷
墓零陵東郭門外第二崗之西陽銘曰孰致也
而生孰召也而死焉從而來焉往而止魂氣無
不之也骨肉歸復於此此處
見之推子

小姪女墓塋記

字為雅氏為柳生甲申死己丑日十二月在九



是日莖東崗首生而惠命則天始也無今何有
質之微當速朽銘茲瓦期永久

故尚書戶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間

劉氏誌文

王叔文之母

夫人姓劉其先漢河間王王有明德世紹顯懿
至于唐有文昭者為綿州刺史號良二千石其
嗣慎言為仙居令光州長史克荷于前人光州
夫人之父也夫人既笄五年從于北海王府君
諱某府君舉明經授任城尉左金吾備兵曹修

經術以求聖人之道通古今以推一王之典會

世多難不克如志卒以隱終夫人生二子長曰
彝倫舉五經早夭少曰叔文堅明直亮有文武

之用貞元中待詔禁中以道合于諸后凡十有

八載獻可替否有匡弼調護之勤先帝弃百姓

維嗣皇承大位宗公居禁中王文許謀定命有

扶翼經緯之績由蘇州司功叅軍為起居舍人

翰林學士將明出納有弥綸通變之勞副經邦

臈財之職加戶部侍郎賜紫金魚袋重輕開塞



有和鈞肅給之効內贊奠畫一本作不廢其位
九執事十四旬有六日利安之道將施于人而
夫人終于堂蓋貞元之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
也知道之士為蒼生惜焉天子使中謁者臨問
其家贖以布帛嗚呼夫人之在女氏也貞順以
自處孝謹以有奉其在夫族也祗敬以承上嚴
肅以莅下事良人四十有九年而勤勞不懈生
戶部五十有三年而教戒無闕年七十有九而
戶部之道聞于天下為大僚垂紫綬以就奉養

公卿侯王咸造于門既壽而昌世用羨矣然而
天子有詔俾定封邑有司稽於論次終以不及
時有痛焉是年八月某日附于兵曹君之墓銘
曰

夫人之德溫柔敬直承于陰紋式是嬪則克生
良子用揚懿美有其文武弘我化理天子是昆
邦人是望平若若紫綬謂以從若若耶榮於高
堂惟昔孟氏號為母師母在漢稱賢有戒不疑
傳不疑母懿懿夫人惟其似之山北之中神禾
見前說史



之原問于靈龜闕我顯魂勒石垂休永永萬年

朗州貧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誌

唐永州刺史博陵崔簡女諱媛嫁為朗州貧外
司戶河東薛巖三歲知讓五歲知戒七歲能事善
筆札讀書通古今其暇則鳴絃桐韻詩騷以為
娛始簡以文雅清秀重於當世其後病或得罪
投驩州諸文逢垢涕號柳氏出也以兄舅命子
自歸于薛惟恭柔專勤以為婦妻息其故他姬
子雖已子造次莫能辨無忤忘之行也無

北遊之氣

定音作

一志之宅言笑不聞于隣元

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既乳

也病肝氣逆肺

牽拘左腋巫醫不能已齊月之日潔服飭容而

終一作本

年若干某月日遷柩于洛某月日附

于墓在北中山南洛水東巽始佐河北軍食有

勞未及錄會其長以罪聞目從貶更大赦方北

遷而其室已禍吳之父曰大理司直仲卿祖曰

太子右贊善大夫環曾祖曰平舒令煜高祖曰

工部尚書真藏簡之父曰大理司直暉祖曰某



官觀唐典中書令仁師議刑不孥其二世大父也

也異之他姬子史夫子曰老女子曰張婆妻之

子女子曰陀羅尼丈夫曰某實後子銘曰

翼其仁師惟仁之碩一言刑輕綿載二百

其慶中缺魯玄不續簡之溫文卒昏以易七男

三女八我之出仍禍六稔數存如沒宜福而災

伊誰云恤惟薛之婦德良才全隣無言聞臧獲

以度推仁撫庶孩不異憐兄公是怙公一本夫

屬前然履髮義裁也

庶其羞孔多有茲有嚴神饗斯何奚仲仲虺胡

祐不遐奚仲封于薛十二世孫仲虺為湯左相

高曾祖考胡嘏之訛淑人不居誰任于家書銘

告哀以寘巖阿

韋夫人墳記

韋夫人終成都殞萬年遷柩渭南祔而不合大

塋未利以俟禮也其族系如某人之誌墀用元

和十四年月日葬切 卒葬 下土子某為石刻

而納諸壙



馬氏女雷五葬誌

馬室女雷五父曰師儒業進士雷五生巧惠異
甚凡事絲續文繡不類人所為者余觀之甚駭
家貧歲不易衣而天姿潔清脩嚴恒若簪珠瓊
衣紕穀_音窶然不易為塵垢華年十五病死
後二日葬永州東郭東里以其孀母為妓於余
也將死曰吾聞柳公嘗巧我惠我_{惠一本}今不
幸死矣安得公之文志我葬_{葬一本}其父母不
敢以聞葬之日余乃聞焉既而聞焉以攻石之

後也遂為砂書玄塋追而納諸墓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四

對

設漁者對智伯

智氏既滅范中行行音抗范氏中行志益大合

韓魏圍趙水晉陽水一晉水灌之也智伯瑤乘舟

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漁

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漁幾何漁

一本作魚曰臣始漁於河中漁於海今主大茲水

臣是以未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四

對

設漁者對智伯

智氏既滅范中行行音抗范氏中行志益大合

韓魏圍趙水晉陽水一晉水灌之也智伯瑤乘舟

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漁

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漁幾何漁

一本作魚曰臣始漁於河中漁於海今主大茲水

臣是以未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



之漁於河有魴鯉鱣者魴音涉鯉似鱣切鱣音鱣
於龍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
為小去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魴焉音夫魴之
來也從魴鯉數萬鯉狀方切其垂涎流沫後者得
食焉然其飢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
上慕為螭龍似龍無角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
鰭禿翼鰭音禿翼音禿顛倒頓踏音頓踏音頓踏順流而下宛
委冒憐環坻淑而不能出音淑淑音淑淑音淑
嚮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

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任平聲事其

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碣音竭

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蛟逐肥

魚於渤海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音巨島音巨島

鳥山曰一吸而食若舟者數十張云吸珠悅勇而

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處於碣石槁焉嚮之以為

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

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

舍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



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若樂氏祁氏邵氏
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

王即智
伯名望

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裂而食之矣

趙范中行族

是無異鈔鑿也腦流骨腐於

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暴

智伯與
魏趙

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

食之矣脫其鱗鱗其肉割其腸斷其首而棄之

鯢鮪遺胤

鯢音昆鮪音而也後羊音切

莫不備俎豆是無

異夫大鱗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
者為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
而求食愈無饜驅韓魏以為羣蛟以逐趙之肥
魚而不見其害食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
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威於晉陽其目動矣
而主乃傲然

傲魚
到切

以為威在機俎之上方磨其

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

國

於太史為輔後韓魏趙而威智氏之族惟輔果

段規怨深而造謀

子載餘康子而後段規及



首陽之難既規主之不聽臣恐主爲大鯨首鮮
於邯鄲音與丹鬣摧於安邑音披於上黨尾斷
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爲蟲彘音與鮮同
編二字並出周禮以克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
然主之勇力強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終以
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愚溪對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
辱予使予爲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

若是耶予問閩有水生毒露厲氣中之者溫

嘔泄中上声也從薄切歲石走瀨連艦藥鮮

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

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墊千

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秦有水持汨泥

淖又訓音于筆二切薄文敷切泥也攪泥沙

礫小石也視之分寸貽若睨壁如反視也

五計切邪視也淺深險易昧不覲乃合清渭以自彰



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
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窮六極也濁黑
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
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
圖畦力可以載方舟毛詩方之舟之注
焉子幸擇而居子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為愚卒
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
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惡得避是
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嘗

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
泉、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為名今汝獨招愚
者居焉又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
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邇伏者宜遠
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又僻迴隱蒸鬱
之與曹螺蚌之與居螺蚌切唯觸罪擯羣愚
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闔闔以守汝張云闔
門出汝欲為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
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



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
實也當汝爲愚而猶以爲詭寧有說耶曰是則
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
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
喙詳機切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羽也姑
示子其畧吾身洋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裘我絺
潛暑之鏢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
知大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行音航行吾
放而連不知吕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音

城縣水三十吾足躡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
行音航行吾放而連不知吕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音
作行僵仆虺蜴音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
爲盈退不爲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
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嘆曰
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
流舉手而辭辭悔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
對

對賀者

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





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唁子傳云平去國日唁
 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達矣余無以唁
 矣敢更以為賀聲更平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
 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姑以戚戚為無益
 乎道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寬
 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
 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為天子尚書郎謀並無所
 陳而羣比以為名蒙取過即以待不測之
 誅苟人爾有不汗栗危厲德德然者哉張云

思相切實也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
 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且暮徒欲
 苟生幸存庶幾似續之不廢是以儻蕩其心倡
 佯其形倡伴音茫乎若升高以望清乎若乘海
 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誥才而賀我
 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皆知日巨也一
 斷長歌之悲過乎恻哭庸誰知吾之浩非非感
 之尤者乎子休矣

杜兼對

天對

今將楚詞天問逐段附入過天問則
低寫于前過天對則高竄于後仍入
諸家音釋覽者詳焉

問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朱遂古也道言也上下天地也其昭普開
手有天地因本有人誰得見之
誰能控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皮冥神切焉
冥神明也言昏夜未分馮翼氣靈清明
物之究今何以能究極而知之手已
開惟時何為

對本始之茫誕者傳焉唯靈幽紛曷可言焉習
黑晰眇眇乘屯習習呼音切說文從日象
黑也林音也口習梅慎切郭璞三蒼解詁曰習
且明也字林音勿晰之列之例二切也張倫切
麗昧革化惟元氣存而何為焉

陰陽三合何本何化不不注云發梁執陰

生三合然發生王逸以為天地人非也宋云
陰也陽也天也二者之合何者為本何者為

合焉者三一以統同吁炎吹冷交錯而功冷清

也





圖則九重孰營度之謂天形則法也九

無管以成者陽而九者連合切積也九運轉渾

冷蒙以圓說一本運作村又胡罪切何也

渾音亮渾立

惟茲何功孰初作之九重誰始作之

寘疑玄釐無功無作

韓維焉整天極焉加韓音管車載端者也

天極南北極也與中極也天之幹

乃縻身位無極之極滿非限或形

之加孰取大焉係衣切音

八柱何當東南何虧尚言地下有八柱

軸互相

皇恩疊之胡棟胡宇宏闊不屬焉恃夫八柱

本作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東方音注

方赤天西南東天四方成天西北南天北方

玄天東北變天中央均天即所謂圓則

無青無黃無赤無黑無中無旁焉際乎天則

隅隈多有誰知其數隈與同切淮南子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

禹去地石億萬里言天地廣大隅隈衆多

巧欺淫誑幽陽以別無隈無隅曷惜厥列

天何所省十二焉分於者合也此門天字與分

子別

折尊列筵午施旁監鞠明究賤自取十二非余

之高焉以告汝楚辭云索瓊茅以筵尊註謂折竹小日尊又音團午夜字也然

餘光

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規燬魄淵日月太虛是屬基地萬變列星咸壹

是託

出自湯谷次于蒙汜池似九於三音淮南子日出于暘谷淪于蒙汜

入于虞州之記

輻旋南畫軸莫于此孰彼有出次惟汝方之側

平施旁運惡有谷汜

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淮南子曰行九州二會

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

當焉為明不逮為晦度引無窮不可以里



夜光何德死則又有

夜光月也
死猶也育生也

燬炎莫麗

謂日也

淵迫而魄遐違乃專何以死

育

厥利維何而顧克在腹

此問月有何利而顧
望之常居其腹乎

玄陰多缺爰感厥兔不形之形惟神是類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

女岐神女无夫而生
九子釋書有九子母

陽健陰淫降施蒸摩歧靈而子焉以夫爲

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伯強大厲疫鬼
惠氣和氣也

怪淋冥更伯強乃陽順和調度應氣出行贈屈

時縮何有處鄉

時民甲莫國二切一本作時鄉
同從具切只言度陰陽氣象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

明焉非闔晦焉非藏

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朱本作藏與巽同角丘
東方星旦明也曜靈日

孰旦孰幽繆孺于經蒼龍之寓而廷彼角亢

鮮子虛賦繆孺注繆音某扣孺結
也庭具性切歎也亢音剛

不任汨鴻汨是或不字上有汨字師何以尚



之僉答何愛何不課而行之

未云日治也

兼人句以乘之竟何不且小決而奪行其說

惟鮫說說隣聖而孽恒師龐蒙乃尚其圯后惟

師之難贖類使試

楚即楚字於遠記云夏鮫化

文切羅菜江切有也地部鮫也鮫字鮫女音類音過鼻逆也蒙不察其圯故而緣之虎非

學於用之七

鷓鴣戛銜鉉何聽焉

未云鷓鴣謂鉉死焉鷓

洋其文鷓以謂鷓鴣鷓鴣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永過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未云過謂刑故之也古傳曰乃

鷓鴣說此說

盪堙息壤招帝震怒

云堙音而息也山海經

帝今說堙殺于羽山

方陸元子也以亂功定地胡離厥考而鷓鴣肆

喙呼肆

伯禹腹鮫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

何績初繼業而展謀不同

現一作腹筆力切何字下一本有故

氣孽宜害而嗣績得聖汗塗而葉夫固不可以





鉉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

頌馮音馮一本竹以字王逸云康回共工名也
周之山天鎡絕
地柱折故東南傾

圜憲廓大也本詳厥立不植地之東南亦已西北
彼回小子胡頽隕爾力夫誰駭汝為此而以恩

天極
九州何錯川谷何洿宋云錯七故切置也洿音九深也舊音鳥非足

州錯富媪鳥音如利士富媪爰定于趾躒川靜谷形有

高庠

東流下溢孰知其故

東窮歸墟列子海濱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壑焉實惟无底之谷名曰歸墟又

環西盈脉穴土區而濁之清之墳墟燥疏燥一作

有餘泄漏復行噐運激音盧黑剛士尚書注疏也又何溢為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斷長又

東西南北其極無方夫何鴻洞而課校脩長鴻一作

南北順隴其衍幾何安按而長也王逸云衍

摩大

茫忽不準孰紉孰窮

崑崙縣圃其尻安在

尻如刀切一本作居豈崑崙山名其

巖曰崑崙亦作文圃

積高于乾崑崙攸居蓬首虎齒爰穴爰都

為本

崑崙高三千五百餘里木曰崑崙萬方一千里其下有弱水之淵深之有通頭虎齒數勝而過者王

已母

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增子魯州淮南子崑崙虛中有增城九重其高

千裡一

增城之里萬有三千

增城之里萬有三千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

淮南子崑崙虛行有四方之門其誰從焉

清温燠寒迭出于時時之丕革由是而門

清温燠寒迭出于時時之丕革由是而門

西北辟啓何氣通焉

辟啓以通茲氣之元

辟啓以通茲氣之元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

山海經鍾山之神名曰燭龍

也燭龍

脩龍口燎爰北其首九陰極冥厥朔以炳

又音手切

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離兩子若未在建木未十日其華下

地照

惟若之華而羲以耀

華音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任山疑：疑音冰于北至爰有炎洲司寒不得

以試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石胡不林往視西極獸言嚶人名是達

程程能知人名

焉有虬龍負熊以遊

北五岳者切有熊曰龍

有虬蛟蛇不角不鱗嬉夫玄熊相待以神

蛟於

如於切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儵音倅切是也儵

南有怪虺羅首以噬倏忽之居帝南北海



之帝為我此海之帝為我
其明工處以為電非也來
在末帝皇王謂此也並
子寓言恐非原本意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作一死一

負丘之國身民後死

山海經不死民在交

注黃丘上有不死樹食之封嶠之守其橫九里

不穿有赤水飲之不老封嶠之守其橫九里

國語仲尼曰汪芒氏之居守封嶠之山其也注

節敗長秋有薄九岐歌圖以說浮山執產赤華伊集

身橫水海

靡濟九衢采華安居

山泉賦七有于者

有薄九岐歌圖以說浮山執產赤華伊集

元注

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靈蛇作一大或作骨巴

巴蛇象足觀厥大二歲遺骨且骨已既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一作也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僂者幽壽焉孰慕短長不齊咸各有止胡紛



之宋六朝七月知從變於武氏女政或變之

甜與力而實

寒讓婦謀右夷卒戮黃奔于野俾奸民是滅舉

土作仇徒枯身孤左物靈公四年夷奔于野

行滿于力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為黃熊巫何活焉本

也虎下有日字云克阻險也窮有也

也虎下有日字云克阻險也窮有也

繇所遊法頽巖化黃而制其神化乃黃熊入于

訓

咸播秬黍蒲葦是營葦一作藎王述云九千

之地

子宜播殖鐸于丘于川維莞維蒲維菽維蘆丕

徹以圖民以讓以都子一作子辭音維初稼也

何由并投而茲疾脩盈王免云疾痛也積也

免酷厥父厥子激以功克碩厥祀後世是郊左

七年高夏部

白蜺嬰弗胡為此堂弗音弗嬰當作靈王述





能固藏天式從橫陽離爰死王逸云文法也爰於也言天法也安得夫良藥不

能者也非曰雷遠於於始者有春陰陽橫之道

大鳥何鳴夫為表厥體王逸云雷文于學

王逸云雷文于學大鳥何鳴夫為表厥體王逸云雷文于學

王逸云雷文于學大鳥何鳴夫為表厥體王逸云雷文于學

王子怪駭蛻形菲裳文襦操戈文推文于也猶一本作表

情夫藥良終烏號以游春履篋篋智漢漢謀字

形胡在胡云

游號起雨何以興之游號雨師名言

幽陽潛覺陰蒸而雨萍慝以興厥號爰所

撰拊協脅鹿何膺之本本作撰任脅鹿何以膺之

氣怪以神爰有奇軀脇屬支偶尸帝之隅

菴戴山拊何以安之明山傳有巨靈之靈皆

宅靈之丘棹焉不危盤厥首而怕以恬夷出列

宅靈之丘棹焉不危盤厥首而怕以恬夷出列

篇問

釋舟陵行何以遠之

釋舟山若舟

要釋而陵殆或謫之龍伯負骨帝尚窳之

龍伯

天帝怒短小其民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詠大而顛隕厥

首洗五吊切漢之子

堯以力克應乘之康假于田肆克宇之

婦也切

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且厥首而親以

逢殆女岐說付也

頭以為說

既棠既舍宜咸隆厥首

一本无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

湯會葵旅爰以偃拊載厥德于寡以詰仇餉

名也

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康復舊物尋焉保之覆舟喻易尚或艱之事見左傳

案公元年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其妹

一作姒

惟桀嗜色戎得蒙昧淫處暴娛以大啓決伐

舜閔在家父何以鯀堯不姚告二女何親來本

釋作釋姚舜姓

瞽父仇舜鯀以不儻堯專以女茲俾胤厥世惟

然之翼：于鯀之溺水也切居邑切

殷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朱

念古

紂臺于璜莫克兆之朱云賢者預見萌芽之端

王臺十重

登立爲帝執道尚之王逸云言伏羲始作八卦行道德萬民登以

辛高

惟德登帝師以首之洪興祖云師一作師登帝

文媧有體執制匠之一王逸云女媧人頭蛇身

媧軀鳩號占以類之胡曰日化七十工獲澆之



舜服厥弟終然爲善何肆大體而厥身不危

敗象証

舜弟眡厥仇畢屠水火夫固優游以聖而孰殆

厥禍大斷于德終不克以噬昆庸致愛邑鼻以

賦富鼻即有鼻象前封邑

吳獲迨古古公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

子本乃仲羅

差伯之仁遜季旅歆雍同度厥義以嘉吳國

綠鵠傷玉伊尹皇極右帝是饗何承謀夏桀

終以威表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伊摯何條放效
罰而裂伏大說

空桑鼎殷列子注伊尹母居伊水之上姓伊氏

出水東走十里其邑盡爲水身曰伊水

其邑名曰伊伊水

人養之其邑名曰伊語爰厥鵠惟軒知言矚焉以爲不

音聞仁易患危夫易揆曷謀或逃叢淵虐右

以劉之聞謂魏口降厥觀于下匪摯孰

承條伐巢故民用潰厥疾千文以夷于虐夫焉
不謠



簡狄在臺譽何宜玄鳥致胎女何喜于臺上

本燕外而生契

譽狄禘禘契形于胞胡乙穀之食而怪焉以嘉

穀當作穀卯也

該秉李德厥父是臧

末三此字未詳諸說亦謂其字是臧字

該德胤考

考一本作孝王遠云該姓也父謂契

西爪虎手鉞尸刑以司罔

罔謂罔也西爪虎曰如君之言則

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有扈故啓啓故城

牧正矜澆扈爰路

有扈之有扈也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

惟末也言少康

階干以娛首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但厥賊

平帝受膚何以肥之

射焉無道天下

切又

辱承塗之設於

備有

詳錄



而逢長

象不允龔而奮以謀蓋

奮一本作肆

聖執凶怒嗣用

紹厥愛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

伊尹也而言

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

伊尹也

夫何惡

之媵有莘之婦

莘有玉女湯巡爰獲既內克厥合而外弼于德

伊知非妃伊之知臣曷以不識胡木化于母以

蝎厥聖蝎伊尹也喙鳴不良謾以詭正

邑以整執譯

彼斐

斐也

湯出重泉夫何畢尤

畢古畢字重泉也

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挑法了切王也

而伐祭也

湯行不類重泉是因違虐立辟實罪德之由

齊切法也師憑怒以割癸挑而讎

會龜爭盟

龜與何踐吾期蒼鳥群飛鷹也孰

使奉之到擊紂躬

叔旦不嘉何親撥發

足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



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膠葛比黎南

行踐期

當作黎刺也

膠葛視時武王曰以甲子至會于兩武王至故

行及諸休自武王曰膠葛今釋封矣甲子不到

紂之頸紂黃鉞旦孰喜之

周公曰下宮觀紂封

民父有釐嗟以美之位庸民仁克益之

紂淫以害師殛比之感道厥死爭徂器之翼鼓

顏禦謹舞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而達彼白雉

昭王出遊南至於楚人說之昭王

於楚以利于楚乎越棠獻白雉昭王德不

水濱載昭荆陷弑之繆迓越裳疇肯雉之

稷王巧梅夫何為周流環理天下夫

何索求

稷惜祈招獨洋以游輪行九野惟怪之謀胡給

娛戴勝之歎觴瑤池以迭謔

之西王母戴勝與我天子觴于瑤池之上

謔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理借速山川問之



諸本多
為物順道醢梅奴箕忠咸喪以醜厚

文王 惟元子帝何篤之投之于冰上烏何煥之

何馮之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達長

之扶持引挾矢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達長

能持引挾矢而

并靈而功篤胡奏焉冀冰以炎盍崇長焉既岐

既巖宜庸將焉紂凶以啓武紹尚焉

伯昌號表文乘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

殷之國

伯鞭于丙化江漢游易岐社以太國之命以祚

武

遷燕文統岐何能依文王朱云言大

踰梁索囊羶仁蟻萃王微貝宜燕來燕蔽下

殷有惑婦何所譏於對不可容談謀也

妲滅淫商痛民以亟去如用速切痛言數又昔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統上帝罰殷之命



天集厥命惟德受之胤怠以棄天又祐之

天祐下民

君作之師

初湯臣摯摯伊尹名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

緒

湯摯之合祚以久食昧始以昭末克庸成績

黜國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云英國竊社父壽夢也國竊終不得為王少離散亡故在外乃刺王操代為英王大有功

張或也

光徵夢祖光闕懃離以厲仿倅激覆而勇

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求多夫何久長

彭鏗英

鏗羨于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春而誰饗以俾壽

中央共牧后何怒蠶蟻微命力何固

食牧中自相蠶

螟螣已毒不以外穉細腰群螫夫何足病

心守

鶯女采薇鹿何祐比至回水萃何喜

子采薇米有所鶯而走萃止也女子鶯而此走至於回水之上止而得鹿遂有福喜米云



萃四偶昌康曷祐以女

詳末

凡有噬大羊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元注云

云百兩蓋謂中也王逸以為百兩金也

未詳注以為泰公子之津款與左傳不則

鍼欲兄愛以快侈富愈多厥車卒遂以旅

車于樂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厥不奉帝何求伏匿宄

處爰何云荆蕪作師夫何長先悟過改更我

又何言

此去天雨雷建鼓至有聲曰

不可說

咨吟于野胡若之恨巖墜誼殄丁厥任合行違

匪固若所咿嘍伊忿毒意誰與醜齊徂秦哨

厥詐讒登狡庸嘴以拖甘恬禍凶亟鋤夷悞不

可化徒若罷音

吳光爭國以余是勝吳光即何環穿自閭杜

丘陵爰出子文是吾告堵敖以不長者

文事見論語他吾告堵敖以不長者



子威王何試上自子忠名彌彰

子威王何試上自子忠名彌彰

闕緯厥武滋以侈類於蒐不可以作怠焉庸歸

闕緯厥武滋以侈類於蒐不可以作怠焉庸歸

闕緯厥武滋以侈類於蒐不可以作怠焉庸歸

闕緯厥武滋以侈類於蒐不可以作怠焉庸歸

闕緯厥武滋以侈類於蒐不可以作怠焉庸歸

闕緯厥武滋以侈類於蒐不可以作怠焉庸歸

闕緯厥武滋以侈類於蒐不可以作怠焉庸歸

闕緯厥武滋以侈類於蒐不可以作怠焉庸歸

闕緯厥武滋以侈類於蒐不可以作怠焉庸歸

闕緯厥武滋以侈類於蒐不可以作怠焉庸歸

闕緯厥武滋以侈類於蒐不可以作怠焉庸歸

闕緯厥武滋以侈類於蒐不可以作怠焉庸歸

闕緯厥武滋以侈類於蒐不可以作怠焉庸歸

闕緯厥武滋以侈類於蒐不可以作怠焉庸歸

闕緯厥武滋以侈類於蒐不可以作怠焉庸歸

闕緯厥武滋以侈類於蒐不可以作怠焉庸歸

闕緯厥武滋以侈類於蒐不可以作怠焉庸歸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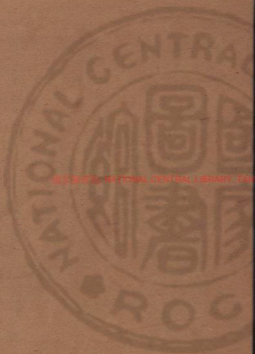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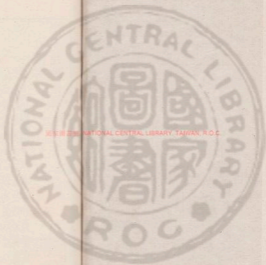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增廣註釋音辨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五

○問答

晉問

口枝來七發蓋以徵誠吳王
反晉問亦七蓋效七發以與
時君薄事後而隆道實云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吳子吳武陵也先生晉人

也晉之故宜知之故字下一本有封曰然然則

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倚之倚則

籀引首陽起之山名黃河迤之迤行也字亦作

也也大陸靡之大陸釋名或巍而高或呀而淵呀





加切張景霍汾澮以經其端山在河東汾澮水

口也名澮汾符分切澮古外若化若遷鈎嬰蟬聯

然後融為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

高壯則騰突撐拒猗由與切表聳岬鬱怒交切

高壯不入牙許加切山深若熊羆之咆六音虎豹之

啤音終古而不去攫秦搏齊禮厥切當者失楨

燕狄惴怯若卵就壓壓或振振業業觀關蹠戶

緣紆徐夷延若飛戢之翔舞雲云泗水

之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

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以濟源崑崙

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西而南以

介西鄙衝奔太華去声山名彈肘承指混潰后

土混音潰濁糜沸切鼉鼉詭怪

于汨騰倒駛越切委泊涯渼

水音呀呷欲納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

怒風音撼錫于焉切



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推拔滿潭洞

踏者音滿披則切水截有聲音洋彌數十里若萬夫

之斬伐而其軸輻之所負音輻音遠取尾施之

鱗川林壑雲道兩瞬目而下者音瞬音轉江切

云、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无生之言也

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襄山河者

起所謂在德不在險音見史記世家皆晉人之藉也

左傳二十六備敗而已非以為榮觀顯大也

一作此音原聞其他

先生曰大商之金音原音晉發振棠絡之工音棠音

火化水淬音淬音水內切前漢非淬生器備以充

為林為矛音林音為鐵為鈞音鈞音收為銷為鑄

出太白微葶收召招搖伏虫尤肅肅被襪音一音

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

之如榮浩浩奔奔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

冰谷之積觀者瞻掉

徒平

日出寒液

或

當空發

耀英精互繞是湯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為小鏢

雲破霄跼墜飛鳥

此即呼反

弓人之弓函人之

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

登云台注以禮方工西

乃使跟超掖夾之倫

登云服而持之南

暇諸華

報音

北麓羣夷

反失氣技擊節制

聞於天下是為善師延目而望之

固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敢降

歆窺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也則吉由暴則

凶是以不可為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為壯曲為

老

左傳保公

况徒以堅甲利刃之為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

屈求智反又屈

土寒氣勁崖林谷裂草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

善為師師

說音

溶溶紘紘編編

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醉或脫

然而除

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躡

水疾風驅潯擊山通壑雲沸而不止羣飲源稿



起食野諸音者浴川蹙浪噴震播瀝實者同切

濁漬漬馬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愒悅

音云賦器而切本件賦關合蕩狀喜者鵲厲怒

者人搏決然全躍全當千里相角風驟霧鬣鬣

反斷山扶壑斷音耳搖層雲腹捐袈木音

交切竟也寂寥遠游不夕而復搜地跳梁堅骨

筋音如馬一筋便女中此筋之筋筋玄交頸

瓦器闕目相馴聚渡更虛昂首張斷其小者則

連牽級繞仰乳俯斂音噉雜彘集狀狀

漑音七五相工林林者林走叢立其材之

可者收欽攻款掉手飛縻指毛命物百步執羈

牽以荀息音御以王良音

日我御之上音趨以范鞅音

軒以樂鉞音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如吳子曰恃

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是不一姓音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為宮室



越後者連隘乃下夫龍門之懸水招拉頹踏

招拉切頹也 掉首軒尾掉切頹入

重淵謂明動切 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洑

山觸天既濤既平弥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

溢挺拔而出林立峰崿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

就行列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

壘阿房秦世在阿房城 長梁未央

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張望 皆是之自出若是

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

上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

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鹿

祈旣成諸侯叛之十二 年晉成鹿祈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壅津 涯千里

雷馳重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左傳

矢魚丁宗大畧斷液脩網巨山旱留鹿星

五年 傳臨

五年 傳臨

五年 傳臨



仇：還環水師更呼聲裂高頽見前山志於是

鼓譟香集而從之捉龍吮切切枝鯨音戮白

龍逐毒螭叱馮夷立水涓搜境流離音古切擗

推移梁會網感騰天彌圓捍擗擗音古切擗

不詳以登夫歷山之垂如川之歸如山之崔

字亦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按連淪音水

成文如擗奇文出怪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電

雷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頰踏而取之音古切

莫不脫角裂翼呀赫旬旬音古切後

就嚮切莫保龍籍具糝五味具一作時布列

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夫魴鱗鮪鯉音古切

魴鱗之瑣屑幾裂者音古切帶龍音音古切

音古切夫固不足悉數漏脫音古切日養之水府而

三河之人則已填溢饜飲腥膏音古切聞膾炙之

美則掩鼻蹙頰音古切既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

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

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蓋音古切晉寶之大也





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

至其所則見溝壑畦畹之交錯輪囷陸中陸切

若稼若圃故兮勻六渙兮鱗灑灑紛紛

灌互澍一音極若枝若股委屈延布又州切切交

浸漶濕滑汨汨即入切彌高庫漫

澆沛濺澆即濺切決決又絕舉切沒沒又絕舉切遠遠又絕舉切混混又絕舉切會會又絕舉切抵抵又絕舉切值值又絕舉切隄隄又絕舉切防防又絕舉切漫漫又絕舉切

澆沛濺澆即濺切決決又絕舉切沒沒又絕舉切遠遠又絕舉切混混又絕舉切會會又絕舉切抵抵又絕舉切值值又絕舉切隄隄又絕舉切防防又絕舉切漫漫又絕舉切

澆沛濺澆即濺切決決又絕舉切沒沒又絕舉切遠遠又絕舉切混混又絕舉切會會又絕舉切抵抵又絕舉切值值又絕舉切隄隄又絕舉切防防又絕舉切漫漫又絕舉切

澆沛濺澆即濺切決決又絕舉切沒沒又絕舉切遠遠又絕舉切混混又絕舉切會會又絕舉切抵抵又絕舉切值值又絕舉切隄隄又絕舉切防防又絕舉切漫漫又絕舉切

陰澆甘肅密起由誠孕靈富媪童云媪烏咭切

不受其美無聲無形燦結迅詭張云燦

迴盼一瞬積雪百里晶晶幕幕胡灼二

本倍離析童云離方鍛圭推壁胡灼二

眩轉的矍乍似隕星及地明滅陸中陸切

相射賦一水裂電碎荒巖增益切巖切明滅陸中陸切

大者印纍小者珠剖涌者如坻切坻音

瑩駭電走亘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哀欬合集地音

瑩駭電走亘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哀欬合集地音

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圃之魏魏皦乎滌乎狂山

太白之淋漓

太白山名淋漓本云作離流貌一

日本津

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驪藏

牛馬之運

驪藏同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

東逾周宋家獲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

兵食以征以貢其資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

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

室乃貧

出左傳成公七年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利民

矣而未為民利也先生曰顧聞民利吳子曰安

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己百貨通行而

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

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

解裂魯鄭震恐定周于溫奉冊受錫夾輔糾迭

迭糾力切左傳特公二十八年策命晉使糾

以為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

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

子而食其力叛者刀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



讓示必行明所嚮達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

辨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于

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筵八尺几三尺

中堂以几堂上堂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饌

饋交錯文質饗有嘉饗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

象車出孫云犧素何切犒勞贈賄勞即到切賈

也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鍾鼓丁寧以

討不恭左傳宣公四年車埒萬乘埒音劣併

半天下被之則震飾之則畏左傳宣公十二年

注下字紅也

注軍時戰則辨其疏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

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威能雖嚴以本其上故

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

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為民

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為

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撓他人之力以自為用

撓音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

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更音庚三河

東河南河北也



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答問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學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奮厥志獨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讎釁羞與為戚生平嚮慕敦書戒跡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為誘藪澤罵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無適過揖目動聞言心惕時行草野不知何適獨何劣耶觀今之賢智莫不舒翹揚英推類援朋豈足天庭魁壘恢張魏一謝切聲音

兒孫群驅運杆者謀高論左右抗聲出入今約忽擁門填高一言出口流光垂榮豈非偉耶

先生雖讀古人書自謂知理道識事機而其施為若是其悖也狼狽擯猶何以自表於今之世乎先生荅曰敬聞命然客言僕知理道識事機過矣僕憊夫屈伸去就觸罪受辱幸得職文體完肌膚猶念人之食衣人之衣用人之貨無耕織居賦然而活給羞媿恐慄之不暇也今客又推當世之智以深致誚責吾縲囚也也

雲逃山林入丁海無路其何以容吾軀乎願客
少假声氣使行詳其心次其論客曰何取先生
曰僕少嘗李向不根師說心信古書以為凡事
皆易不折之以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目
而息擬而行躓而伏不窮喜怒不究曲直
衡羅鴨穿不知顛路此愚恣狂悖若是甚矣
又何以恭客之教而承厚德哉今之世工拙不
欺賢不肖明白其顯進者語其德則皆茫洋深
闊端貞顛其苞并涵養與道俱性而僕乃褻淺

聲僻跳浮嗜愛集韻韻切大吟也又
夜切吟聲也又抵瑕陷厄固不足以楚趨批撥
而追其跡于密切楚千餘切行不舉其理則
皆謨明淵沉剖微窮深如切劈析是非劈切校
度古今而僕乃鍼鉗塞默鍼切其應切耗耗室惑
風音冒扶異探怪起幽作匿傲之恤公十三
目少痛平袖也乎誤字注費卒自既賊字固不足
雖肝激昂而效其則也固不足
李則皆摠攬羣絡橫豎雜博天旋地縮鬼神交



錯而僕乃單庸敬享

謝字正作擊離疏空虛竊

聽道塗顛蓋蒙愚不知所如固不足以抗顏挫

舌而與之俱稱其文則皆汗漫輝煌呼噓陰陽

作音輟轉三光謝音文音長陶鎔帝皇而僕

乃朴鄙兼澀培謝音文音長陶鎔帝皇而僕

意繼縷緝塵出塊入謝音文音長固不足以憑擗踊三

而涉其級茲四者懸判雖庸童小女皆知其不

及而又褻以罪惡纏以羈紫謝音文音長客從而

情之拈西子計不亦忍乎且夫白義綠耳之

得康莊也義本一作曠馬名則子云周穆王居

六連智之身逐奔星先飄風而跋蹠不出泥淖

黃鍾元間之登清廟也謝音文音長陶鎔帝皇而僕

又問別經天地動神祇而鳴鳴咬哇謝音文音長陶鎔帝皇而僕

二反邪戶不入里耳西子毛嬙之蹈後宮也

西子西施也謝音文音長陶鎔帝皇而僕

里謝音文音長陶鎔帝皇而僕

蝦與蛭不離尺水謝音文音長陶鎔帝皇而僕

卓詭倜傥之士之遇



明世也

開此歷反廢也

用智能顯功烈而磨眇

連夷

無日罕及加之也

顛頓披靡固其所也

客又何怪哉且夫一涉險既懸而不再者烈士

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將

竊取之以沒吾世不亦可乎乃歎曰堯舜之脩

芳禹益之受方能者仕而愚者休方蹉跎迷亂

以舒吾愁芳已乎已乎苟之未乎客乃笑而去

起廢答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遊于愚溪之上

溪上聚鵝老壯齒

是州起廢者或馬先主其聞而知之歟答曰維

也東詞覽浮圖

若是何哉曰凡為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

師善為律以勅戒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且

優游覺浮圖有師道少而病覽日愈以劇居東

祠拾年扶服與曳

未嘗及人及匪愧恐



殊甚

一本作時

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

始學

者與文釋者復振無所師

重云提丑良反

音疑

遂相與出覺浮圖以為師盥濯之

韻古

女七

又扶持之壯者執輿幼者前驅被以其衣

導以其糗休惕疾視引且翼之覺浮圖不得已

凡師數百生

人土

日饋飲食時獻中悅

始深又

洋洋也舉莫敢論其制中疾病穎之駒穎之病

亦且拾半色玄不能無異技磴然大耳

磴苦宋

反然以其病不得齒他馬食在棄異早

早反

少食屏立墮辱擊頓異甚垂首披耳懸涎

屬地凡廐之馬無肯為伍會令刺史以御史中

丞來莅吾邦屏棄群駒舟以沂江將至無以為

乘廐人咸曰病穎駒大而不可秣飾焉他馬

巴彘痺狹

彘滿

無可當吾刺史者於是衆牽駒

上燥土大廐下薦之席糜之絲浴剔蚤鬚

蚤與瓜同謂除水

刮惡除淡塗以雕胡

重音胡

秣以香美

音美

錯貝鱗縷

錯音錯

鑿金文羈絡以和鈴

纓以朱綾



謂佳記 或膏其鬣或劇其雕 謂音磨平

也御夫盡飾然後敢除持道後石立之水涯 謂音磨平

種旗前羅 謂音磨平 紅蓋後隨 謂音磨平

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臆 謂音磨平 震奮遠嬉當

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先生曰是則然矣

吳將何以教我冀老進曰今先生采吾州亦十

年足軼疾風 謂音磨平 又音以 謂音磨平 聲知體香 謂音磨平

腹溢儒書口盈惠章包今統古進退齊良然而

一廢不復曾不若髮足涎鈿之猶有遺也朽人

不識敢以其惑願質之先生先生笑且答

曰叟過矣彼之病病乎足與頰也吾之病

病乎德也又彼之遭其無耳今朝廷泊

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群談角智列坐

爭美披華發輝揮喝雷霆老者有德少者

馳聲冲角羈貫 謂音磨平 排厠鱗征一位暫

缺百事交并駢倚懸足曾不得遲不若是

州之乏釋師大馬也而吾以德病仗焉豈

覺足涎頰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矣無



重吾罪於是驚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曰
諭之矣拱揖而旋為先生病焉

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五

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六

說

天說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
說今夫人有疾痛倦等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
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
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祿飲食
既壞本曰果在地曰蝨蝨生之人之血氣敗逆
壅底為癰瘍流贅瘰癧瘰癧瘡也



重吾罪於是驚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曰
諭之矣拱揖而旋為先生病焉

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五

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六

說

天說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
說今夫人有疾痛倦等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
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
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祿飲食
既壞本曰果在地曰蝨蝨生之人之血氣敗逆
壅底為癰瘍流贅瘰癧瘰癧瘡也



生之木朽而竭中

竭音竭木中

草腐而榮

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

陰陽之壞人由而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蠶之

攻元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

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饑也人之壞元氣

陰陽也亦滋甚塋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窳

墓以送死

窳音窳

而又穴為假溲一作匿溲也

築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苑為川瀆溝洫陂池

木以播

播音播華金以窳陶甕承應倅然使天

地萬物不得其情倅：衡：攻殘敗撓而未嘗

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

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音滋

少光則有功於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

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吾

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

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何如柳子曰子

誠有激而為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

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



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之謂陰陽是雖大無異果祿癘瘳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亢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茲也元氣大癘瘳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為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怒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為置存亡得喪於果祿癘瘳草木耶

訓說賜云柳子學於天說以所論為之言之信義矣當有說而云非可以於示人之際故作

天論以極其辨附錄集、

鶻說 鶻胡切

有鶻曰鶻者宄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羸羸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瓜掌左右而易之且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縱之 跂江頭去暫二切跂圖之跂塔之最高也 延其首以望極其所行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遂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瓜叟毛翮之物而不為仁



義器耶

翻下華切羽壹

是固無荒位齋祿之欲

里間親戚朋友之愛也

出乎穀卵

穀古快切鳥子須臾日穀

日難

而知攫食決裂之爭爾

食字一本有樽字不為

其他凡食類之飢唯且為甚今忍而釋之以有

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

以忘其飢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怕其道

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

夫今之說日以煦、而默、而徐、而俯者善

之徒以翹、而厲炳、而白者暴之徒今未

鴟鵂於晝而神於夜

鴟鵂音休怪鴟

鼠不宥寢

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者耶今夫體其立

趯然

世理音

其動若熙、其視的然其鳴革然

是不近於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

說為未得也孰若鵲者吾領從之毛耶、耶胡

不我施寂寥忝清樂以忘飢

朝日說

一本上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持朝日其僚問曰古之名

曰朝日而已

朝音

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



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旦

之云也朝音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

諸朝或者今之是半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

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規故詩曰邦君

諸侯莫肯朝夕兩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

不夕左傳成公十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

廢朝夕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上

吉堅內豎襄名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乾

出國語齊之說子我夕史記齊簡趙文子

名出左傳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即向瓊皆

夕亦出國語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即向瓊皆

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

小采夕月國語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前

若異其類足矣一本死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為

之也倣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可乎余

撰之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



醫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
風寧院瘳癘也此中即醫切與音究又於送
又因音去死肌發三蟲其始大醫以王命聚
為歲也之歲賦其二易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
之人爭奔走焉有荀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
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
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
曰若妾之乎余特告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
則何如蔣氏大感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

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彼吾賦不幸之甚也
醫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
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
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路
音觸風雨犯寒暑呼靈毒竊性而死者相
藉也爰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
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
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
存悍吏之來吾鄉呼醫乎東西隳突乎南北



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恟恟而起視其
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禮記時而
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
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
且一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
後矣入矣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
於虎也禮記方春山則有瘴人哭曰昔者吾
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吾嘗疑乎是
曰小十歲之苛猛猛於虎也
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歎歎之毒有甚

借說

借說音借說
名也禮記作借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借進有司以問借之說
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必
質于戶部戶部之詞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
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
學禮皆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借乃通如記
特性若是古矣繼而嘆曰神之貌乎吾不得而



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誣漫傲
悅又莫半切誣音但徒且切漫設官切冥冥焉不可
執取者夫聖人之爲心也一本無也字必有道而已
矣非干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誣漫傲悅冥冥焉
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况其貌言動作之塊
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或
曰君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
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干人者何也子曰
君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爲之

耶故其黜在神暴乎賤乎香舍乎罷弱乎

耶切

非音

非神爲之耶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

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

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一作其以爲非聖人之

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蝗不爲災虎

負子而趨明等是非人之爲則何以余曰子

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明等必若人

之爲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明等獨何如

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明等去古之數可



笑反是則誕漫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乘桴說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說曰海與桴與材皆喻也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遊息者也桴者所以遊息之具也材者所以為桴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則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以復

者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拯生人之道不得行乎其時將復於至道而遊息焉謂由也勇於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從之也其終曰無所取材云者言子路徒勇於聞義果於避世而未得所以為復者也此以退子路兼人之氣而明復之難耳然則有其材以為其桴一本桴字而遊息於海其聖人乎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以此追庶幾之說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與者當是歎也回死



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何敢以
廣異聞且使邈世者得吾言以為學其於無悶
也捷焉而已矣據一本作捷

說車贈楊誨之

楊誨之子也
拔其子由永則至賀州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
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
良而罷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
速壞工之為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

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

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

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

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杼杼直也

也記行欲杼山而侔考工記行小欲侔上而

輕下而軒且曳輕音致竹也軒仰也六月詩注

祥而曠左禮句注華而長轂以戢周禮

以卽戎左傳注車空神位巢馬而以望巢當作左

為檜釋文云兵車六年注巢車車上輻以



蔽內

輶音輶蔽木物車前後皆蔽

垂綬而以

綬宜佳切曲禮武車綬陸

謂垂

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于庭

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圖其外

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達而行之者

輪恒中者

軸楛而固者

蚤楛音局執持也蚤音

去長而撓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

輶者蓋敬而可伏者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

後衆車之用具今揚氏仁義之材也其產材良

海之學古道為古辭冲然而有光其為工也文

不能恆其墨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

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

而宜御乎物若輶高以遠乎汚若蓋下以成乎

禮若軾吟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

也詩之言曰駟牡駢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

為六官古為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

質不良苟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

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

在夾谷也視此齊侯類善狗不震乎其內後之



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諉之吾
感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
於世懼國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論龍說

扶風馬師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群兒戲

郊亭上頃然有哥女墜地有光暉然被繖裹白

紋之裏深將使切又謂首非搖之冠貴游年少

駭且悅之稍狎焉哥女頽爾怒曰不可明又音名

於切交遇而謂怒怒一曰數年五言作統

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溥蓬萊蓋

崑崙而小即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

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儼也儼即計切偶

言復且言若衆恐而還遂入居佛寺講室焉及

期進取打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備也備音

自取棗反之化為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

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人

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復吳子松說

復



子之疑木屑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
果氣之寓歟為物者裁而為之歟余固以為寓
也子不見天雲之始作乎教怒衝涌縱橫擊石
薄水而肆乎空中偃然為人奉然為禽數舒為
林木鳴噪為宮室或此鳴若耳丘等二切誰
無則于第二切山高兒誰
其持而斷之者風出洞窟流離百物經清觸濁
呼召竅穴與夫草木之儻偶紛羅雖能刻芒臭
朽馨香米色之赤碧白黃皆寓也無裁而為者
又何獨疑茲膏之奇詭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

賤參而不齊者哉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
恨者人或權褒貶黜陟為天子求士者皆學於
聖人之道皆又以仁義為的皆曰我知人我知
人被辭窺貌逐其聲而覈其所蹈者以升而降
其所升常多蒙替音務又莫切日不明禍賊解邪罔
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恒多清明冲淳不為害
者彼非無惜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
矣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者微
之猶無以為告今子不是病而木屑之問為物



者有無之疑子胡橫訊過詰授授焉如此哉

羆說

羆畏羆

物俱切

羆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

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百獸之音昔云持弓矢罝火而即之山為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羆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為虎而駭之羆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為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捧持挽裂而食之辨辨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

未有不為羆之食也

觀八駿圖說

古之書有紀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為之圖宋齊以下三件傳之觀其狀

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其書

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

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犧曰

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

並出帝紀

孔子如供頭供音

欺方相也出荷子異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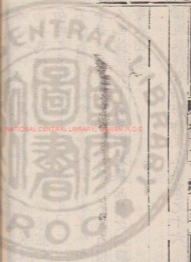
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

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隨草飲水一也說下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為負馱者有不足為吏者有不足為士大夫者有足為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締而清裘而煥一也推進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驊騮白羲山子之類列一作云周穆王駕八駿之來右服驊騮而左騄耳右騊赤驥而左白義伏車之來右騄赤黃而左騄

論五音皆驊騮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為牛為蛇為供頭為龍鳳麒麟螭螻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供頭之問一作問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六





增廣註釋音辨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七

○傳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居猶有自山

澤乘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

藥輔其方蚺易音易以反切咸譽清疾病

死病者死作早獲切頭唐音羊身卷一亦皆藥

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

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請取直或不識遙與券





增廣註釋音辨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七

○傳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居猶有自山

澤乘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

藥輔其方蚺易音易以反切咸譽清疾病

死病者死病者亦皆藥

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

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請取直或不識途與券



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報焚券終不復言市
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
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
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蔡四十年所焚券
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
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
百除一本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速故
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作賒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
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

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
以富求者益聚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
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急過其人必與善藥如故
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
今之交乎人者交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
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
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
之窮困廢辱得不死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
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

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力主切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曲盡樂鄉在長安西馳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一本豪字下有家字下有園宅者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成

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必有字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一本其時也若子音時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



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息憂之太勤
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瓜其膚以驗其
生枯搔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未之性日以離矣
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
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一本缺字問者曰以子
之道移之官理可乎晚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
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者好煩其令若甚憐
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
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切孩遂

而難勝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雖殫
瘁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
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
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
事以為官戒也一作

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少息生男女必貨視之一本
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覓其利不足則盜取
他室束縛甜桔之其結其切切至有鬻鬣者力不



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
縛取么弱者漢官因為已利一本為守苟得僮
恣野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
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
士為余言之童寄者郴州羌牧兒也行牧且羌
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
所賣之南越中謂野市曰虛寄僞兒啼恐慄為兒怕狀賊
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卧道刃道上
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

之逃未及遠市者選得僮大駭將殺童遽曰為
而即僮孰若為一即僮即彼不我息也即該見
完與息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
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一厨辛
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
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絕之雖瘡手
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
區氏兒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幸皆殺之
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及視

兒幼怒耳刺史頽証又之頗奇之留為小吏
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之行劫縛者側目
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泰武陽二歲我因某
士泰武陽年十三殺人而討殺二豪豈可述
不故作親史記云森麻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裴封叔名璠在光德里有梓人欵

其門額備隙字隙字而處焉

其或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營壘之器問其能

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
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
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
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
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
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
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
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
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



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
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
焉蓋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
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
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圖
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
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
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
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

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
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
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雖
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
與師同記王制千里一甸一采一衛方都有守邑有宰
能又云十里一井以爲連連之制皆有守邑有宰
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
以就役焉版尹猶眾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
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
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



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
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
視國知天下其遠通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
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子成也能者進而由之
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
銜音懸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
行且賣也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
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
既得而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工

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
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
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
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
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親
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
听魚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
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等引
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



能備其工以致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
或曰彼主爲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
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詩如彼作雖不能成
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
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
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謂解切彼將
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
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者嗜其貨利忍而
不能捨也喪其志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衰

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
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
札考工記注審察五材今謂之都料臣云余所
曲直方而勢之宜過者楊氏潛其名

李赤傳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爲歌詩詩類李白
故自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一本元州其
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
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



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
是豈狂易病惑耶亦易音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有
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中經其脰暗也赤兩
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中走
去赤怒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為者赤乃
就牖間為書轅而圍封之已疑女箭根切又為
書博封之訖如廁久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
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
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

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道

溷廁也

溷廁

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

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遭

乃廁鬼也聚僕謀曰巫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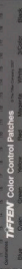
夜赤又如廁父從之且穆入矣持出洗其汗衆

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

起無異者酒行反未及言已飲而顧赤則已去

矣走從之亦入廁舉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其

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



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
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
見其足廁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
為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談其言辭猶人也柳先
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
故有廁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
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
涸涸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蠅音今世皆知
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

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

不返則幸耳作天又何暇赤之笑哉東坡存李

蝮蠖傳

蝮音蝮又此
生切蠖音極

蝮蠖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印其首云

印音印
本作印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濕

物積因不散一作固卒躓仆不能起謂如利切

音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

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

過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已累也唯恐其不



積及其急而躓也黜弃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
能起又不艾日忠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
以近於危陞觀前之死亡曾字一本有不知戒雖其
形魁然大者也具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

象夫一本是

魯文治章道安傳元圖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七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八

○駢

乞巧文

柳子夜歸自外夜有設祠者饗餌馨香若延切

厚附也以熟米手從同齊之系切蔬果交羅插竹

垂綬而並切同割瓜大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

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

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

縫製組女姑切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柳



積及其急而躓也黜弃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
能起又不艾日忠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
以近於危陞觀前之死亡曾字一本有不知戒雖其
形魁然大者也具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

哀夫一本本尾

魯文治章道安傳元圖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七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八

○駢

乞巧文

柳子夜歸自外夜有設祠者饗餌馨香若延切

厚附也以熟米手從同齊之系切蔬果交羅插竹

垂綬而並切同割瓜大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

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

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

縫製組女姑切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柳



子曰苟然歟吾亦有可大拙倘可因是以求去
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偃僕將事
儀委拜切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
儀儀主切聞天孫專巧于天輅轉璇璣轉音者經緯星辰
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
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
將臨石梁欲天津天津九星僊於神夫于漢之
濱兩旗間張中星耀晉天文志在旗九星在
右實氣今歟河鼓左辰之良幸而翔節薄遊民

間臨臣之庭由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
所不攻戚不能遠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
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
鼈螺蚌吐音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
下音退唯辱仿佯為狂羊解音局束為諧吁
吁為詐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
笑顛倒達嘻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
利抵噉噉音中心甚憎為彼所奇忍仇佯
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

TIF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D50 Illuminant, 2 degree observer, sRGB color spac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不懼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林朝似傲貴者啓
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匍匐言語請詭令
臣縮慙女切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業已
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又音
還迷切臣到百步喘喘顛汗睚眦道走魄道
神叛欣々巧夫徐入衆誕毛群掉尾百怒一散
世逢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關貫衝突鬼神
恐悖聖智危慄淚焉直透所至如一是一獨何工
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本於臣幅使

玷點者，騫，恣，口，而，言，迎，知，音，惡，默，測，憎，音

權骨一發狂中心原膝加劍爽其切

甲內孔者也甲也苦死無遷探心扼騰踊躍拘牽彼

難付退胡可得猶獨結臣舌音抑謝寬音

皆流血音一鮮莫宣胡為賦投有此奇備眩

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吟吟飛走音

鷓駢四儷六錦心鑄口宮沉羽振筆黃觸手觀

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嘉昏養

因撲鉅括朽不期一時以俟慙父旁羅萬金不



雷擊帝跪呈憂傑投棄不有肩頤頤覺目張
池顯喙嗚習歐歐切即惠切也大被而歸填
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界獨何
酷歎敢願聖靈悔禍於臣獨難付與安嬀易臣
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技去响舌納以
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骨健增妍
突梯卷鬢楚詞云突梯窮巷不中絕兒絕子
為者呼為音為世所賢公侯鄉士五屬十連孔
力為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拜

十為

十為

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

有青囊朱裳如音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

汝汝詞良善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姦

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為之而姦我

為汝唯知恥諂貌淫辭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

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為

大失不汙卑尼五所有不敵汝施致命而果汝慎

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伺汝拜欣受初悲

後憚抱拙終身以死誰傷



馬尸蠱文并序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蠱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
 誤輒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于帝以
 求餐西陽雜俎上尸清姑戕人命中尸白姑戕
 上尸居中人下尸無姑戕人命是以人多謫過疾焉天死柳子
 持不信曰符字无吾聞聰明正直者為神帝神
 之尤者一本无其為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
 比陰蠱小虫縱其狙流狙流延其
 變詐以害于物而又悅之以譽其為不宜也然

善吾意斯蟲若果為是則帝必將怒而殺之投
 于下土以殄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苟
 惡不作然後為帝也今既處卑不得贊之于帝
 而嫉斯蟲之說為文而罵之

來尸蠱汝曷不自形其形一本竹目陰幽跪反

而寓乎人一作蠱一本以賊厭靈膏育是處兮不擇

穢卑音音差心潛觀默聽兮導人為非一本

慮如冥持札牘兮搖動禍機卑取拳縮兮宅體

陰微清云走便測留二知華于甲版以曲為





形以邪為質以仁為凶以僭為吉以淫諛誣誣

為族類以中正和平為罪疾以通行直遂為顯

蹶以逆施反閭為安快譜下謾上謾謾恒其心

術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穿脫竊出走

讒于帝遽入自屈羸然無聲羸音其意乃卑求

味已口胡人之恤彼脩蝻恙心蝻一作蝻蝻

味短繞穴胃繞如清大外搜疥癘疥癘索瘻癢瘻癢

疔疔五疔切頭睡也頭睡也侵人肌膚為已得味世皆禍之則

惟汝類良醫剖殺發毒攻鉗鉗利古利知國

多謂以兼食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

必為利帝之聰明宜好正直寧懸嘉饗荅汝謾

慝叱付九閔貽虎豹食下民舞躍荷帝之力是

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滅汝之精孽

收震怒天刑將勅雷霆擊汝都都都都都

群邪珍夷大道顯明害氣求革厚人之生豈不

神且聖歟祝曰祝也尸蟲逐禍無所伏下

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廬

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敬告
于玄都

斬曲几文

后皇植物楚河九章紅皇嘉所貴乎立聖主取

焉以建家國巨為棟樑齊為閭闔外隅平端中

室謹飾一本度焉以几度得各物周指維量之

則君子憑之以輔其德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

茲擇木以限肘腋欹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

邪奇居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僻側支不得

舒曾不遑息余胡斯蓄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

物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境垓堯苦夫

變反時煥寒鬱悶結澀問一本瘞蹇艱難陸塞

塞一作不可以遂遂虧其端離奇詰屈蘇奇力入

一端各縮應嶺峴上下下含竭平靈竭音

外邪中乾或曰先容以售其蟠前臨得本

為之病夫甘子為制器以安彼風毒敗形陰滲

魄法烟禍氣侵骨淫神化脉體乏筋俸榮乘衛

運乃喜煮物以為已適器之不祥莫是為敵鳥





可昵近以招揭癖音且人道甚惡惟曲為先在

心為賊在口為怨在肩為僂在膝為學威施踏

跂音曲也跋立則切音地音匍匐拘拳古

皆斥遠莫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泉音上音子音

介之心不產惡木之技又尸子朝歌規車簡牘

載焉音一音本音詐音前音中音昭王市骨樂殺歸

燕音昭王厚音以音擗音者音軒音曰音古音之音人音君音有

之於足士爭音越音樂音蓋音自音強音性音以為音聖音今

我新此以希古賢音詒音詖音宜音傷音正直音宜音宣音道音焉音是

連法焉是專咨爾君子曷不乾乾音中音乾音

音乾既音和音且音平音獲音祐音于音天音去音惡音在音微音慎音保音其音傳音

宥蝮蛇文 并序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音

轉音不音勝音其音毒音捷音取音乃音噬音肆音其音害音然音或音憐音不音得音

於人則倉怒音知音恨音也音反音蓄音草音木音草音木音立音死音後音人音

乘觸死堊猶墜指學腕瘡足音切音瘡音痛音切音一音本音

作音為音癢音病音必音殺音之音是音不音可音留音余音曰音汝音惡音得音之音曰

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既乎曰不可其類
甚博余謂僅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內彼不汝即
而汝即彼犯而鬪死以執而謂者汝實健且險
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暴矣彼耕獲者求
薪藪者皆上其鄉知防而入焉執耒操鞭持芟
升以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密汝居易
汝庭易以張切不攻奠不告聞是惡能得而
害汝且彼非樂為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
陽命之氣形甚怪僻氣甚禍賊雖欲不為是不

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
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時為若是叩其脊論
而有之其辭曰

吾悲乎天形汝軀乎一本絕翼去足無以自扶

曲背屈脊惟行之紆目纂蜂蠶色混泥塗其頸

蹙忍頸一本其腹次且上七秋切塞鼻鉤牙吮

出林居蓄怒而蟠銜毒而趨志斬害物陰妬潛

狙子余切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為毒

為蠖盧音姓焉可得已凡汝之為惡非樂乎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搖風動百毒齊起者

秦齊勞咻舌搖尾喻時弊不逞其凶若

病乎已世皆寒心我獨悲爾吾將雍吾庭喻時弊

上凡切茸吾楹塞吾垣本音敦嚴吾扃俾與

草不植而穴隙不萌喻時弊與汝異途不

相交爭雖汝之惡爾得而行嗜造物者胡甚不

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辜

惟汝之實陰陽為矣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

是扶也鞬也宥汝于野自求終古彼燕堅持度

農夫執耒不幸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墮雁手

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人異心誰釋汝罪

形既不化中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毒而

不知反訟乎內今雖寬焉後則誰賽一作陰陽

爾造化爾道為乎在不悲歟

憎王孫文并序

獲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獲之德靜以

恒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

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則內其柔弱且切



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群
萃然後食衍衍嵩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
故猿之居山恒齶然王孫之德踪以囂勃諍號
嘯上音憂下音嘯 嘯又音切 雖群不相善
也食相噬齶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
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攘木
實未熟輒齶投注注說下音切 竊取人食皆知
自實其味音音皆切 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
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恒齶然以是

後群衆則逐王孫王孫群衆則避後晏本作群

群切後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

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悠兮一本作兮其上群山胡茲鬱而彼瘁

兮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後環行遂

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

賊旃跳踉叫囂兮賊徒邪切衝目宣斷斬魚巾

外以敗物兮內以爭群排闥善類兮謹駭披

紛盜取民食兮私已不分充噉果腹兮望若史切飽兒



又如驕傲驩欣嘉華義木兮頌而繁群披競藹
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敢苦兮號
穹曼安 音 曼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
不聞殺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德是效
廉來同兮聖因計用 義 聖 來禹稷合兮凶誅
群小遂兮君子盡大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不
同卿兮否康既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
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
而居

逐畢方文并序

晉書 山海經 漢武帝時有獻鵩足鵩
東方朔奏曰所謂畢方鳥也鵩南子
本生畢方注木之精也狀如鳥
青色赤脚一足不食五穀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尚五
六發過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
老弱燔死晨不覺暝不燭映一本皆列坐屋上
左右視罷不得休韻音蓋類物為之者物見說
言相驚云有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章義之
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則



其色有譌火

譌與說同
吾木切

若令火者其可謂譌歟

而人有以鳥傳者其畢方欲遂邑中狀而圖之

攘而磔之

磔傳切
也磔性以磔於四方之神

爲之文

而遂之

后皇庇人方敬授群材大施棟宇方小蔽草萊

各有攸宅焉時閔而開火災焉用方化食生財

胡今茲之怪灰方日十藝而窮尖朝儲清以聯

遽方夕蕩覆而為灰焚傷羸老方炭死童孩叫

號號突方尸駭人哀袒夫狂走方倏忽往來得

攸擊暴方

左哀三年注
攸大氣暴音利

混合該台民氣不舒

方儂踣顛類

儂音比
踣音比

休炊息燎方又伏煨

燂門覺晦黑方啓伺紆回若墜之天方

墜一作墜

生之鬼令行不訛方國恐盍已問之禹書畢方

是崇

山海經禹所
崇音遂

嗟爾畢方方胡肆其志皇亶

聰明方念此下地災皇所愛方僂死無貳

幽形扇毒方陰險詭異汝今不懲方衆懇咸至

皇斯震怒方殄絕汝類祝融禍方回祿屏氣

屏必即切視融
大正回祿大神
大陰施滅方玄冥行事
玄冥太陰之神



顛悖不得息有醫導余予求是以食往沽之市

予欣焉有得滌濯憂烹予專恃爾力反增予疾

予昏憤馮塞憤胡到切余駭其狀予往尤于醫

微泮以觀予既笑而嘻曰子胡昧愚兮茲謂踣

騶騶音存騶處肺切處身猥大兮善植圩早受氣

頑昏兮陰僻欹危欹丘奇切累積星紀兮以老

為奇潛苞水土兮泥雜蟻蟻蟻音專切蟻子蟻

不幸充腹兮唯滴之宜野夫恃害兮枝文黃切

假是以欺刮肌刻貌兮觀者勿疑中虛以脆

兮外澤而夷說情誤而為鮮兮命或殆而今無

以追兮後慎觀之嗚呼物固多偽兮知者蓋寡

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禍書而為詞兮願寤來者

憩竊文 并序

零陵城西有竊室于江法曹史唐登浴其涯竊

牽以入一夕一作一本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

祠之抑有是耶於是作憩竊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孰主之兮壽善天殤終何為兮堆山

醜江醜山宜所醜二切司者誰兮突然為人使



游最也今何後爲曰吾嘗千錢重是以後曰何
不去之不應推其首有頃益急已濟者立岸上
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爲
又推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
之溺大眠者乎於是作哀溺文吾哀溺者之死
貨兮惟大眠之爲憂世濤鼓以風湧兮浩滉滂
而無舟說才不讓祿以辭富兮又旁窺而詭求
手足亂而無如兮負重踰乎崇丘既浮順而滅
臂兮博順者一作不欲釋利而誰尤呼號

者之莫救兮愈搖首以沉流髮披髮以舞瀾兮
髮如陽魂偃偃而焉遊田良知又龜龜
直進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爲羞始貪贏以畜厚
兮終負禍而懷讎前旣沒而後不知懲兮更攬
取而無時休哀茲眠之蔽憑兮反賊已而從仇
不量多以自諫兮姑指幸者而爲謀夫人固靈
於鳥魚兮胡昧罔而蒙鉤器音大者死大兮小
者死小善游雖景兮卒以道夭與害偕行兮以
死自統推今而聖古兮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



紂兮專利滅榮

紂周語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

豺狼死而猶

餓兮牛腹尸而不盈

民既貧而無知兮

一本無

不足哀兮冀中人為余再更

更平志

噫

招海賈文

賈音

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

泊兮

泊音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隳突

滄茫無形兮

作來遽卒子陰陽開闔兮氛霧

滄滄

滄滄音君不返兮遊悅惚

舟航軒昂兮

下上飄鼓騰越峻嶂兮起也又發切

自切疾走兒說

萬里一觀萃入泓切兮

嶧魚列切危也

規天若嗽奔竄出抃兮

生切地於交

更音雲天吳木

翔鵬振舞天只九首兮

更音雲天吳木

更音

雲天吳木

號終為厲

號音苦枯鱗文肌

三

角音駢列兮耳離披反斷又牙疎嶽崖

角駢列兮

耳離披反斷又牙疎嶽崖

耳離披反斷

又牙疎嶽崖

許宜切字

群沒互出謹邀嬉臭腥百里霧雨

作歸

也





君不返弓以充飢弱水蓄縮備一本其下不極

投之必沉負羽無力鯨鯢疑畏淫淫嶷疑魚其力

如君不返弓卒自賊怪石森立淫重淵高下迥

置滔危顛地也崩濤搜踈刻戈鋌切小君

不返弓若沉也其外大泊汗齋音

位更錯陳君不返弓乱星辰東極傾海流不屬

浪派超忽紛盪沃殆而一跌兮沸入湯谷跌

音船觸寔解音若木音君不返弓

魂焉薄海若尚貨號風雷海若瑞神巨鼉領首

立山頹猖狂震號翻九垓說詩際切君不返弓

糜以摧咨海買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恂

駭愁苦而以忘其歸悔音上黨易野恬以舒

布弥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

撞鍾擊鮮恣歡娛說文曰君不返弓

欲誰須膠雨得聖捐監魚范子去相安陶朱說

相是虞切吕氏行賈南面孤賈音古吕不韋陽翟大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八

四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九

○弔替箴成

弔替私文

有周之虜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為侯
威強逆制兮縛命轉幽轉一作轉疹蠱膠密兮肝膽
為尤疹音軫蠱音古尤一作仇奸權蒙貨兮忠勇以劉劉殺也
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
橫軀以抑嵩高圻陔兮舉手排直排直切說文曰小
前也韻壓溺之不慮兮堅剛以為式知死不可

私羊心計登謀謨孫丸交藍大治九御居東

成勝者之大委委孔禮南陽大治武帝特皆為大司農祿秩山委收國租

賢智走諾爭下車道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

謚為愚咨海賈兮賈尚不可為而又海是圖死

為險魄兮生為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八

四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九

○弔替箴成

弔替私文

有周之虜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為侯
威強逆制兮縛命轉幽轉一作轉疹蠱膠密兮肝膽
為尤疹音軫蠱音古尤一作仇奸權蒙貨兮忠勇以劉劉殺也
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
橫軀以抑嵩高圻陔兮舉手排直陸丈小切說文曰小
前也韻壓溺之不慮兮堅剛以為式知死不可
日由權

私羊心計登謀謨孫丸交監大治九御居東

成勝者之大委委孔禮南陽大治武帝特皆為大司農祿秩山委收國租

賢智走諾爭下車道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

謚為愚咨海賈兮賈尚不可為而又海是圖死

為險魄兮生為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





魏文

棧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夫

讒賊卒施快於剽殺兮袒就制乎強國對四姑切殺古

巧切苑中行之雖長私與切殺古松柏之斬刈兮蒼茸

欣植翁鳥孔切耳如盜驪折足兮罷驚抗臆音

八駭之一驚鳥之高翔兮夔狐端而不食鸞音

竊畏忌以群朋兮夫孰病百而俾一挺至變

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傲兮

茲固蹈始而違安殺身之匪子威兮閔宗周之

以完豈成戚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廢將廢虎子之

肆誕兮彌皇覽以為謾平姑舍道以從世兮意

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以致憤兮卒類幽而

不列版上帝以飛精兮黯寥廓而殄絕黠徒感切不明

兒竭馮雲以狎愬兮終宜宜以鬱結馮音切

忽心互涸其不化兮形疑冰而自慄音云洋以超

困彙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自好

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以與為友一本無比干

以字

之以仁義類兮

曼本作之仁義
兮宋本無義字

緬遠絕以不群

伯夷殉潔以莫怨兮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
內虧兮雖者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
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敬弔

忠甫

一本字字下
更有字字

予屈原文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

子學昭部州
刺史謝聚宋

州司 求先生之汨羅兮

羅縣屈原所沉處
擊

衡若以薦芳

擊會敬切詩也
衡若皆香草

願荒忽之顛悻

兮冀陳辭而有光

一本
作明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

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

攬騶駘兮

憂兮孤雄束味

兮蒙耳大呂

稷黍

之不處

兮娛娛笑舞

咸池



言之怪誣兮及賓瑱而遠違瑱賄賄以以玉玉充充
噴噴賦賦駭駭期期是是匿匿重重瘡瘡以以諱諱避避兮進進俞俞緩緩之之不不可可
為為瑜瑜附附泰泰變變何何先先生生之之凜凜凜凜兮厲厲鍼鍼石石而而從從之之
鍼與與針針月月但但仲仲尼尼之之去去魯魯兮曰曰吾吾行行之之遲遲一一本本
祛野野有有柳柳下下惠惠之之直直道道兮又又焉焉往往而而可可施施今今夫夫
世世之之議議夫夫子子兮曰曰胡胡隱隱忍忍而而懷懷斯斯惟惟達達人人之之卓卓
軌軌兮固固僻僻陋陋之之所所疑疑委委故故都都以以從從利利兮吾吾知知先先
生生之之不不忍忍立立而而視視其其覆覆墜墜兮又又非非先先生生之之所所志志
窮窮與與達達固固不不渝渝兮夫夫唯唯服服道道以以守守義義矧矧先先生生之之

悃悃悃悃兮滔滔大大故故而而不不戚戚胡本本切切沉沉瑣瑣瘞瘞佩佩兮
孰孰幽幽而而不不光光騰騰歟歟荃荃蕙蕙蔽蔽匿匿兮胡胡久久而而不不芳芳荃
荃音音孫孫蕙蕙先生先生之之貌貌不不可可得得兮猶猶髮髮鬢鬢其其文文章章託託
遺遺編編而而歎歎喟喟兮渙渙余余涕涕之之盈盈眶眶音呵呵星星辰辰而而驅驅
詭詭怪怪兮夫夫孰孰救救於於崩崩亡亡何何揮揮霍霍夫夫雷雷電電兮苟苟為為
是是之之荒荒茫茫耀耀姱姱辭辭之之曠曠朗朗兮世世果果以以是是之之為為狂狂
姱音音詩詩好好也也又又奢奢也也又又直直視視音音哀哀余余衷衷之之坎坎兮獨獨
曠目目无无睛睛不不明明也也又又直直視視音音哀哀余余衷衷之之坎坎兮獨獨
蘊蘊憤憤而而增增傷傷諒諒先先生生之之不不言言兮後後之之人人又又何何望望
評評忠忠誠誠之之既既內內激激兮抑抑銜銜忍忍而而不不長長羊羊為為屈屈之之



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楚姓吾哀今之為仕
兮庸有慮時之否臧周易左傳皆有兩音唯此
釋文獨音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
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
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弔樂毅文樂一作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樂生之
墓余聞而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
大厦之窳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棄之

嗚呼夫子兮不幸類之尚何為哉昭不可留兮
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狂顏傍得請田草反問
疑燕獲為齊兮東海洋洋嗟夫子之專直兮
不慮後而為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
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
不能兮無亦惡是之遑遑仁六對趙之惘款兮
誠不忍其故邦本切變君君子之
容與兮弘億載而愈光諒遺時之不然兮匪謀
慮之不長踟陳辭以隕涕兮仰視天之茫

茫苟偷世之謂何兮言余心之不臧一作信一本

伊尹五就桀贊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亟去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憂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善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

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有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德昌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
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憂是困就焉不可
復反處廢猶不忍其淫亟往以觀厥狂作聖一
日勝殘至千萬莫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
乃安遂升自階而而言然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
形與道爲偶道之爲大爲人父母大笑伊尹惟
聖之首旣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
大嗚呼遠哉志以爲誼

梁丘據贊

齊景公有嬖曰梁丘子

梁丘據字子賜事景公二十一年 同君

不爭古號媚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曷賢不賢

卒贊于此媚予所仇激贊有以梁丘之媚順心

狎耳終不挽厥政不城反已晏子躬相梁丘不

殺恣其爲政政實允理時睹晏子食寡肉缺味

愛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

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諛聞正則忌讒賢叶惡

民靈國地嗚呼豈惟賢不遠古嬖亦莫類梁丘

可惡又况晏氏激贊梁丘心焉孔疚



霹靂琴莫引

霹靂琴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為也始枯桐
生石上說者言有蛟龍伏其窟窟也一夕暴震
為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磔然磔然也倒卧
道上震旁之民稍榮薪之趨道人聞取以為三
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石上之
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於火為異
是琴也既良且異合而為美天下將不可載焉
轍道人天下之美幾喪合作贊碑識其妙之左

飯石

石體此身也石體

以著其事又益以序

以為他傳詳曰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
震焚之奇既良而異爰合其美超實為之贊者
柳子

尊勝幢贊

并序

以佛之為尊而尊是法藏之於頂其為最勝宜
也既尊而勝矣其為拔濟尤大塵飛而安去影
及而福至睦州於是誠焉不疑睦州以李
三年以睦州磐石六觚其長半尋乃篆乃刻立之



為福馬瑞人之墓

馬福人臨州外城詳福人之墓外集始州集始

生奉佛道未嘗敢怠今既歿陸州又成其志擇最勝且尊之道文之於石以延其休則其生佛所得佛道宜無疑也贊曰

世所尊者又尊道勝無二者以為寶技大善者非至真靈合贊者神而神駕元氣者濟玄津誰為友者上品人德無已者石無磷延永世者莫坤垠靈受福者公之勤

龍馬圖贊

卷一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州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好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麟虺尾拳毛環目肉鬣馬之靈怪有是耶居帝閑也闕校為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鳴和塞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為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觀其形不可以不贊靈和粹異孕至神者保尾童鬣食涉切踈紫鱗者巍然特出瑞聖人考理平和樂百樂陳者百一本作



伯 鳴琴在御太路遠兮世寃道忤還吾真兮哀
嗚延有慕水濱兮沛焉潛沫旋翕淪兮翕於命
水深淵居海逝靈无鄰兮出處孔時類至仁兮
嗟爾衆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貼厥身兮貼於
脚吟切 匪馬之吝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

誠懼歲

人不知懼惡可有為君子知之為美莫若去之
非曰重昏昧昧勿思禍至而懼是誠不知君子

之懼、乎未始幾動乎微事迂乎理將言以思
將行以止中决道符乃頓而起起而獲禍君子
不耻非道之愆非中之說懼而為懼雖懼焉如
君子不懼為懼之初

憂歲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日以生憂不
可常、則誰憚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
吾將告子有聞不行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
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



憂之大方雅是焉急內不自得甚忝為愛省而
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
乃可無過告于如斯守之勿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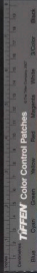
師交箴者方

今之世為人師者衆矣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雖
為人交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交故道益棄
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為箴既以儆已又以誡
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交如之何吾何以增

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
取交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
牙也久死能叔牙與
仲尼交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
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備後道苟在焉
備焉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
諸物師乎交手敬爾無忽

敵感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
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競以強六國既除



詭之乃亡

詭言詐也 晉敗楚鄆范文為患

厲之不圖舉國造怨

厲言傷也 魏宣武太子曰君幼

臣不備何及此 孟孫之去矣吾亡無日

多外變反自擗陵欲公去許大夫而立其左右

孟孫惡滅孟死滅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

二十三年孟孫曰季孫之愛我使我也孟孫之

與我藥石也美疾不知惡石孟孫死吾亡而曰

矣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

存而懼敵去而奔廢備自盈祗益為瘡

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慈病克

存神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老我作戒詩思

著無咎

三戒并序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棄物以逞或

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

卒造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政得麋鹿

麋鹿音音音麋畜之入門

犬皆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



意麗稍大一本麋字忘已之康也以爲犬良我

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

時咬其舌淡音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

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

藉道上藥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舐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

山下虎見之屹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

稍出逐之愁々然莫相和踏他日驢一鳴虎

大以遠遁以爲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奄

無大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

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

曰以止此耳因跳跟大調計斷其喉盡

其肉乃去噫形之尤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

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

焉恐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爲己生歲直子



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犬本又禁僮勿擊鼠

倉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

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拋無完衣據方

謂之獲一曰衣宗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

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鬪暴其聲萬狀不

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

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

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撒瓦灌穴購

僮雜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廡晷數月乃已即

鼠而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買

于學三戒而愛之乃作河豚
魚馬賊魚二說并亦以自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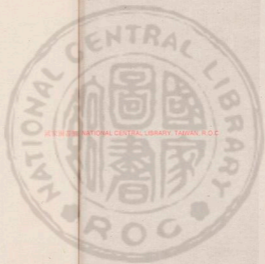
2025.03.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R.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RECEI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增廣註釋音辨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銘雜題

沛國漢原廟銘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禹

同契佐命垂統股肱天下聖德未衰而內禪元

臣繼天而受命四姓承休虞姚氏夏如氏周子氏迭有

中邦五神環運虞土德夏金德周水德漢火德炎德復起

周道削滅秦德暴戾皇天嗜庸審厥保承乃命

唐帝之後振而興之又俾元臣之後元一本作九者非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00995 v.6

翊而登之所以紹復丕績不墜厥祀故曲逆音去

遇陳平所封起為策士輔成帝國吐謀洞靈音去

奇如神奔之胄也汝陰反保嬰脫帝密網摧虜

暴氣扶乘天休運行嘉謀禹之苗也鄼侯音去

何所保綏三秦控引漢中宏麗廓度以大帝業

高之裔也准陰音去整齊天兵導揚靈威覆趙

夷魏拔齊殄楚平陽音去破三秦虜魏王絳侯

何所定楚地固劉氏昏稷之裔也克復堯緒昭

哉甚明天意若曰建大德者必唐帝之胄故漢

氏興焉翼炎運者必唐臣之孫故羣雄登焉是

以高帝誕膺聖祚以垂德厚探昊穹之奧旨載

幽明之休祐殺白帝于大澤以承其靈建赤旂

于沛邑以昭其神假手于贏以混諸侯音去憑

力于項以離關東秦續堯之元命而四代之後

咸獻其用德乘木之大統而秦楚之盛不保其

位既建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乃

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

德高祖十二年過沛乃奠舊都奠本以壯王業

五酒沛宮歌大風



之基生爲湯沐之邑沒爲思樂之地且曰萬歲
之下魂遊于此惟茲原廟沛宮之舊也祭蚩尤
於是庭而赤精降導靈命於是邦而羣雄至登
布衣於萬乘而子孫得以續其緒化環堵爲四
海而黎元得以安其業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
長蓄靈擁休此焉發跡蓋以道備于是而後行
之天下制成于是而後廣之宇內天下備其道
而神復乎本宇內成其制而心懷于舊宜其正
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

宅神用成其終俾生靈盡其慕焉故高帝定位
建茲闕宮惠皇嗣服爰立清廟綿越千祀至今
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且夫以斷蛇之感
安知不運其密用佐歲功以流澤歟以約法之
仁安知不流其神曠相舊邦之遺黎歟以紹唐
之餘慶統天下之遺烈安知不奮其神化大祐
於下土歟然則展敬乞靈烏可已也銘于舊邑
以迪天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放助

展于佳切助揖讓而退祚與聲切堯也

千後昆群蛇輔龍以翊天門

本一作翊音工

非是

登真爰運唐臣之孫秦綱既離鹿駭東

夏長蛇封豕蹈躍中野天復堯緒鍾祐于劉赫

矣漢祖播茲皇猷揚旂沛庭約從諸侯從劉

暴震疊威聲布流總制虎臣委成良疇勦珍蠹

楚勦字小遂荒神州區宇懷濡黔黎輯彙表正

萬國炎靈用休定宅咸陽以都上游留觀本邦

在鎬如周穆穆惠皇宗澤克承崇沛宮清廟

是億原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專元命亦舉嚴祀

建旂靈鼓遂據天位龜遊故都永介丕祉煥列
唐典嚴恭罔墜勤此休銘以昭本始

劍門銘 并序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龍俗剽剽匹妙

嗜為寇亂皇帝元年八月帥喪衆暴不貞元年

劍南西川群疑不制妖孽煽行劍切

怙恃富強滔天阻兵攻陷他部北包劍門

憑負丘陵以張鷟猛堅利鋒鎗以拒大順謂雷

霆之誅莫已加也惟梁守臣禮部尚書嚴公



以國害為私讎以天討為已任推仁仗信不待

司死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喋大類切

殺入雷血淡光師古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祇

俟明詔允諸侯之師必出于足儲峙藥發時一作

待音時取其豐稷乃遣前軍嚴秦秦場王誅誕

告南上十一月右師逾利州蹈冠地乘山斬虜

以遏奔衝左師出于劍門大攘頑窟諭引劫脅

蟻潰鼠駭險無以固一本以下收奪利地以須

王師封列腎腸振拔根抵俾無以肆毒用集

勳力贊鼓一振音元戎啓行取其渠魁以為

大戮九月行營節度使高崇文由公忠勇憤悱

情房吻切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啓關險阨

夷為大塗襄沮害氣對乎天意帝用休嘉議功

居首增秩師長進為大藩本傳云劉闢反以儲

儀射十月以曠宅是南服將校羣吏願刊山石

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河圖括地象曰時惟外區界山為

門環于蜀都叢險積貨混并羌聚戎侯狂猾窺



陳信狃嘯呼

諒中初亦作斬楚河孟大信結

憑據勢勝厚其

兇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恭非德馴害及巴渝

乃出王旅乃司列岳牧臣司梁

謂嚴當其要束

器備攸積糗糧是蓄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

營士玄機在握分命纔貅陳為犄角

岷山左直劔門攻出九地

七書孫子善守者上歲於九地之下

披重雲攀天蹈空夷視阻艱破裂層壘珍穢萃

頽內獲固圍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殫

也大憝囚戮

七戎夏咸歡帝圖厥功

惟梁是先開國進位南服于藩邦之清夷人以完

安銘功鑒亂永代是觀

塗山銘 并序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

寧四極威懷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

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

順承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

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

崇乎禦大災乃賜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尊乎執



大衆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
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
之丕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
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
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
世有夏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于三
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
位作聖著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
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

大號既發華蓋既符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

守神莫敢違寧

吳伐越得大雩吳使來問仲尼曰禹致神祇會稽之山訪風

祇後至禹敷而戰之終三取闕維守焉神仲尼
之守焉羽旄四合衣裳成會虔恭就列俯僂聽

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

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

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

不由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

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



溪

庚子詩

伏匿其中扶服頓踊

此服即

晝夜哭訴

孝誠

庚子詩

幽達神為見異壺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

長一寸壺中醴泉湧出奇形異狀應驗圖記此

皆陛下

庚子詩

孝理神化陰干其心

中書

而克致斯事

護業興亡

庚子詩

庶賤陋循言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

與稱末為業

伍

作

而能鍾拔醇孝超出古列天

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衣殊異伏惟陛下有唐竟如

天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閭

刻石明白宣延風美

配

示後祀永無極臣昧

死上請制曰可其銘云

九一

神既

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稟永粹和篤守天經

孔子

云夫

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曾不是聽劄

巨痛仍

劄劄劄劄

劄劄劄劄

捧土濡涕頓首成墳陷膺應有寒暑在廬草木

悴死為獸踟躕殊類異族亦相其哀筆有二位

也

天地

孝道是與克修厥歆載籍是登在位有虞

以孝烝烝仲尼述經以教于魯惟昔魯侯見命





夷宮

夷宮 夷王廟也 國語曰 夷王 夷宮 夷王 夷宮 夷王 夷宮

亦有考

亦有考 叔寤莊稱 叔寤莊稱 叔寤莊稱 叔寤莊稱 叔寤莊稱

李氏寤

李氏寤 與之倫 哀嗟 道路 涕慕 慕里 鄰 伯 章 矣

稽首

稽首 怨懃 上勤 帝心 旁達 明神 神錫 祿 三秀

靈泉

靈泉 楚河 云朱 三秀 山 帝命 存加 亦表

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武岡銘

元和七年四月燕巫東 邪蠻獠雜擾 又

內史 盜弄 庫兵 賊質 守帥 元和 六年 賊 亂 人 大 恐 視 公 之 師 如 百 萬 視 公 之 令 如 風 雷

蜀 荆 漢 南 越 東 甌 之 師 四 面 討 問 畏 罪 馮 阻 逃

御 史 中 丞 柳 公 綽 練 立 將 校 提 卒 五 百 屯 于 武

亂 人 大 恐 視 公 之 師 如 百 萬 視 公 之 令 如 風 雷

御 史 中 丞 柳 公 綽 練 立 將 校 提 卒 五 百 屯 于 武

亂 人 大 恐 視 公 之 師 如 百 萬 視 公 之 令 如 風 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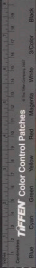
亂 人 大 恐 視 公 之 師 如 百 萬 視 公 之 令 如 風 雷

亂 人 大 恐 視 公 之 師 如 百 萬 視 公 之 令 如 風 雷

怨號呻吟吾有攸許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幸為
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冀毋為生塔
繼來于潭咸致天廷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嚴
將平志到招委仙端遂以其家屬許秀等皆
江陵詔嚴譚皆被磨下將以按之以伯耆為古
十府完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
之寧公為蔡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
以物公歸為益兵三倍為時碩臣殿于六邦嚴
郭岳觀察使文儒申申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聞公
見切之去相與高蹈涕呼若寒去裘昔公不太子首級

為已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勿由公之
仁小不為鴆蠅也許碑切虫也蠅起臨切短伏
大不為鯨鯢鯢其京切鯢至乎切左宣十二年
國食小恩重事特不邇而遠莫可追已願銘武周
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類一作以示我子孫彌億
萬年一本無俾我奉國如今之誠鄰之我懷如
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嶺嶺高也九巫水之磻音盤魚駭而離獸
犯而殘戶恐合窺一作各彼攘仍亂一作彼一本王



師來誅

來一本

期死以緩公明不疑公信不欺

援師定命

作未一本

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

性我塗四闔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

骨而完既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螫

賊

登音

由公而仁我始寇酌由公而親山岐澤

獻

禮有獻人

輪賦于都陶宄刊木室我姻族

性是祀公受介福揲著以占

揲古揲切又音舌

公宜百祿皇懋公功陟于大邦遠哉去我誰嗣

其良有宄之毋有羣之顛匪曰余固公不可賂

祝鄰之德恒遵公則品余之世永謹邦制

此詞
永作

井銘 井序

始州之人

柳州人

各以冕旒

兼佩之

負江水莫克并飲崖岸峻厚

旱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兩多塗則滑而顛恒

惟咨嗟怨感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

朔命為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食剛而多泉邑

人以灌其土堅均

一作壯均巨其利悠久其相



者浮圖談康軍事牙將米景鑿者蔣晏凡用罰
布六千三百使庸三十六大靛千七百其深八
尋有二尺凡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意曷肯似于

政其來日新凡

舜禹之事

此文與下坊鑿成
宜字前是博士掌書作

魏公子丕由其父得漢禪還自南郊謂其人曰
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由丕以來皆笑之柳先生
曰丕之言若是可也簡者丕若曰舜禹之道吾

知之矣丕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笑者之不知言
未見丕之可笑者也九易姓授位公與私仁與
強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使以堯
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知小爭於
朝大爭於野其為亂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
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得舜也以聖舜之得
堯也以聖兩聖獨得於天下之上蠢愚人何其
立於朝者放齊猶曰朱啓明而况在野者乎堯
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已而繫舜

於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作一本命二十二人興五教立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曆數齊律度量權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墮然聳其聰昏其明愚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烏乎在哉或曰堯矣曰匪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於

文祖舜之與禹也亦然禹亦行天下功

繫於人者多而自忘也晚益之自繫猶是也而啓賢聞於人故不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漢之失德久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童袁陶之賊生人盈矣曹宦官童及陶弟王之父曹據禍以立強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不嗣而禪天下得之以爲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也非徒忘也其事自繫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堯舜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問者曰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三載子之言忘若甚然是可不可歟曰是舜歸德於堯史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堯者蓋已死矣其幼而存者堯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

誇譽

九人之獲誇譽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誇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誇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則舉至不得其宜則誇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于上位則道必拂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誘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殺可辱而入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於

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舉行于上而不及于下
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舉非所謂舉
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
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
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
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
出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郵之且置於遠迷莫不
以為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
昏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

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難見
也則其謗君子者為不少矣其謗孔子者亦為
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者也其
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
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
皆歡而載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
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于上者反而
求之可乎曰是惡可惡干無亦徵其所自而已
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

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謗與
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
上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
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切石吾又安
取懼焉取一本作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
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
要必自善而已矣

咸宜

興王之臣多起汗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

寇盜人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屠販
徒諱出以爲公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
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謫獨其始之不幸非遭高
光而以爲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劫戮困餓
伏牆壁間以死無他焉彼固劫戮困餓也遭
時之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非遭卓後漢董卓暉卓晉劉
曜而後爲禍也彼困於昏亂伏志氣屈身躰以
下奴虜平難澤物之德不施于人一得適其僚
其進晚耳而人猶幸之彼伸於昏亂抗志氣肆

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興亂之伎行於天下得
適其倖其死後耳而人猶禍之悲夫余是以咸
宜之

鞭買音云買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買宜五十價字必曰五
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
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
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
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求不相承其節

朽黑而無文材材字无指之戚瓜而不得其所

窮窮猶指甲也今當舉之翻然若揮虛

焉焉猶也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

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音也余乃召僮爨湯

以濯之則遽然枯音也蒼然曰嚮之黃者梔也

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

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踉音也因

大擊鞭折而為五六馬踉不已墜於地傷焉視

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梔



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者賈音古一當其本无者字分則善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

一本无音平

吏商

吏而商也

作務文後說曰得善汗吏之為

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為利也博汗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為曹大率多戒耗役傭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良苦音古周禮天官典婦功辨其盜賊水火殺毀焚溺之為患幸而得利不能什一者一本身敗祿奪大者死次貶廢小者惡終不逐作名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滅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殺焚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寡身富而家強子孫葆光是故廉吏

之高博也苟修嚴潔曰以理政由小吏得為縣
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
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
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廉察也女
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
其為得也夫可量哉雖諸山以為章湖海以為
鹽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舉世爭為貨商以
故貶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適
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子

見孟子之對宋牼乎如何以利教為也柳子
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
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為是言為利而為之者設
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吾
哀夫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處由
利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撓乎下以成其政
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暇從容若孟子
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
急民也



東海若

東海若

海神陸遊登孟諸之阿

孟諸澤名在惟陽縣東北得

二瓠焉剝而振其犀以嬉

犀解牛取海水雜糞壤

燒蛇而實之

窶以密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焉而過之曰是故

棄糞耶其一微聲而呼曰我大海也東海若呀

然而笑曰

牙怪矣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西

無西其北無北其南無南且則落日而出之夜

刺洞洞星涵太陰揚陰火珠寶之光以為明其

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今汝海之棄滴

也而與糞壤同體臭朽之與曹虵蛇之與君其

狹咫也又冥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

哉子欲之乎吾將為汝抉石破瓠盪群穢於大

荒之岳而同子於向之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

不悅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於若吾之性也亦

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不足以害吾潔狹者自

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

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今汝海之棄滴

也而與糞壤同體臭朽之與曹虵蛇之與君其

狹咫也又冥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

哉子欲之乎吾將為汝抉石破瓠盪群穢於大

荒之岳而同子於向之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

不悅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於若吾之性也亦

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不足以害吾潔狹者自

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

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今汝海之棄滴

也而與糞壤同體臭朽之與曹虵蛇之與君其

狹咫也又冥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

哉子欲之乎吾將為汝抉石破瓠盪群穢於大

荒之岳而同子於向之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

不悅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於若吾之性也亦

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不足以害吾潔狹者自

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



穉亦侮也狹幽亦侮也突然而往于然而來孰
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其一聞若之言說而折
曰吾毒是久矣吾以爲是固然不可異也今子
告我以海之大又目我以故海之棄糞也吾愈
急焉涌吾沫不足以發其室旋吾波不足以完
瓠之腹也就能之窮歲月耳顧若幸而哀我哉
東海若其挾石破瓠其一子投之孟諸之陸澶
其穢於大荒之岳而水復於海盡得向之所陳
者焉而向之一者終與其腐處而不變也今有

爲佛者二人同出於毗盧遮那之海而泊於五
濁之冀而幽於三有之熱而窒於無明之石而
雜於十二類之螻蚋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佛
也毗盧遮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
也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備無證無佛無衆生
皆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
焉夫性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
則大患者至矣則字一本元其人曰子去矣無亂我
其一人曰嘻吾毒之久矣吾盡吾力而不足以

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離五濁而異
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
若之何問者乃為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
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之
境而得以去群惡集善而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
見矣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也夫
二人之相違也作違不若二瓶之水或今不
知去一而取一甚矣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題序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自吾居夷

州馬才

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

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

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揚子詢之來揚子始持其

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

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窺竊取

青妃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



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離五濁而異
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
若之何問者乃為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
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之
境而得以去群惡集善而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
見矣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也夫
二人之相違也作違不若二瓶之水或今不
知去一而取一甚矣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題序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自吾居夷

州司馬

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

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

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揚子詢之來揚子始持其

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

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窺竊取

青妃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



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

以其俳乎俳音排而俳又非重人之所弃者詩

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

滑稽音滑亂也稽音錮也滑稽之人言非若見

言是若非能亂同異也國特撰於元窮之

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論各問呻吟習履

對進退擲溜播灑灑音洒則罷憊而廢亂

罷音疲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

夜夜音夜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

大羹玄酒腍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

小蟲水草檇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董吻裂鼻

之昌蒲昌蒲音昌蒲屈到之芟屈到音屈到

昔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

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為虛歟息焉

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

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壑大川焉其必決而

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



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
古者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
以發其蘊積而學者得之勸其有益於世歟是
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咕咕
然咕他叨叨動其喙如呼惠亦勞甚矣乎本前上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又音禮

傳曰詩書執禮不執則不行無禮自開元

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

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左傳

禮也而大典謂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摭拾殘缺

附比倫類已乃存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

天禍乃違自崇陵至于豐陵終宗廟豐陵不能

周歲司空杜公杜黃由太常相天下連為禮儀

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

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

之宜摺與前同成九加境也秘器外之則復上

斥土因山之制下起墳上之則顧命典冊與文

也謂開土地下起墳上之則顧命典冊與文



物以愛萬國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
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是木苞并總統
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剪截
而畢得其中顧問閔決而不忤於事議者以為
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
判定及奏復于上辨列于下聯百執事之儀以
為崇豐二陵祭禮藏之于太常若若子以為
愛禮而近古高一字一本一通一字一本一為一下有名一字昔草
孟以詩禮傳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五世

成鄭玄以密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
同名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賈誼
盧植以儒學用而謀為祭法盧植舊史咸以
為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詞禮之高祖侍
中公以禮議封禪禮祠部公以禮承大事禮
廷大理公以禮輔東宮大理而堊也以
禮奉三陵又能成書以克其闕其為愛禮近古
也源遠乎哉堊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
堊大理之兄正平節公堊



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今相國邵公其
宗子也佛子始字若齊邵公以孝交勤勞揚于家邦无
字遊其門若聞韶護亦作入其廟如至鄉魯恩
溢乎九族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君禮也其出
於孝弟勉成書也其本於忠敬歟由於家而達
於邦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宗直字聖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
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為史

記迄于今交錯相紀詳前莫能離其說獨左氏

國語紀言不然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以戰國

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數

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自

散不屬之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

作驚墮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有愛古書樂

而成之搜計確裂味摧掘融結為俱

之石切



也離而同之與頌推後不易時月而成得從其
條貫森然若開羣玉之府指彈聯累圭璋琮璜
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叙雖第其價可也以文
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異具以
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
論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爲學者之端耶始
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爲是書吾嘉而叙其意
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侯宗直也故則取其叙繫
于左以爲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

辭魏晉以降則澁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
求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
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
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
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
傳於歌謠由高帝蒞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
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
充于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
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黜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

其美精著一作離其變通論次其叙位必俟李古
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一作貞元間文章特盛
本之三代決于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取
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為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

楊炯

楚白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
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疎
勸其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
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

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
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此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
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
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詞宜藏於簡冊也比興
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諫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
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大謂宜流於誦誦也茲
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立故棄筆之士恒偏勝
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
咸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有而生唐興以來

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中拾遺子其後燕文

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公謚文貞

張曲江張九齡州人云下以比興之隙附窮

著述而不克備者一其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

馳於道者其云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揚

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

誦于文人滿盈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文

體尤邃叙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

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致年而夭其季年所

作尤善其爲鄂州新城頌諸篇武侯傳論駸送

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愈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

一作太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

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

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射者欬嗚呼公既悟

文而疾既即功而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

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

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

宗元以通家脩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



論次篇簡述其制作之所詣以饗于後

濮陽吳君文集序

文獻

傳陵崔成務嘗爲信州從事爲余言邑有閩人
濮陽吳君弱齡長鬣而費頗好學而善文居鄉
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物教子弟未嘗不以忠
孝端其本以是鄉相賢士率與亢禮余嘗聞而
志乎心會其子倫同又去少更名武陵非進
士得罪來永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拜請
全以文冠其首余得徧觀高其爲辭賦有成局

冒陵潛之志其爲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
爲誄誌吊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率六經聖
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
秀士由鄉而升之天官古之太史必求人風陳
詩以獻于法宮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見近世之
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
其辭不薦雖一命于工而終伏其志嗚呼有可
惜哉武陵又論次誌傳三卷繼于末其官氏及
他才行甚具云

增廣註釋音義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序

送楊凝和使還汴宋詩後序

真元十四年還汴

讀者謂大梁刑宜武多悍將勁卒東家匪就猾亂

中道蓋以將驅卒暴則近憂且至非所以和衆

而又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所以扞城

而固圉也是有憊薦照論大和二年

與與同淮南子



增廣註釋音義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序

送揚凝節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真元十四年還汴

讀者謂大梁刑宜武多悍將勁卒東家匪就猾亂

中道蓋以將驢卒暴則近憂且至非所以和衆

而又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所以扞城

而固圉也是有憊薦照論大和二年

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納為時心然後威懷之道備聖上於是

撫以表臣書立政篇聖人故臣百司表臣表

以藝入中許禮部即中許公字公以宏才與學

化逆順而同道既去大慈篇元感大慈遠室

有衆故揚公以誦議之陳對揚王庭不踰時

而承詔稜命示信于外諸侯作出一時當朝之羽

儀凡同官之容為皆饒高容受重儒使在末位

已任文字願唱在席咸斷章而賦為謂工部郎

中崔公推舉中文為時雄允宜者序謂小子所

離觴之餘灑俾撰後序編以繼之大凡軍旅之

制贊佐之重崔公序之備矣膺命受簡欲默不

敢故書談者之辭拜手以獻用充餘篇云

送崔羣序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云茂粹然立于

千仞之表和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全以

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贊用固其士禦撲冰霜以

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時有柔儒溫文



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議之即厚其有實者

歟有推厚直方之誠以正其性志論忠告交道

甚直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耳振於京師堂

與隴西李杓直李進字杓直用陽韓安平韓

君之字安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忱崔君之正

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宜求正於韓襲和於李

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視心與道合今將

寧觀東周振策于蕙且懷於野或命爲之

序予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睦然吾不以

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于儀曹禮新也貞元八年

其敬于王庭賦音甲俊造之選首讎校之列貞元

千年野平野良方正校校書書即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載

之其末云

逸鄧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獨孤密

僕間歲驟遊郊壇字今戎帥揚大夫時爲候

奄掩節節度度使使韓韓遊遊球球都都度度盡盡護護琴琴校校用用笞笞法法箠箠

令不吐強禦下莫有逗撓凌暴而犯令者沉斷





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節鉞而代之

位唐史云後魏張猛士寬軍職張猛前未代軍

元九年帥師平以 臨寇者仰而榮之勇雄也

武士以 今又能旁資文雅以符召文士之秀者

河南獨孤密署為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

之稱於談者之口蓋朝廷以勇爵論將帥豈濫

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寔連舉進士並時常記於

漢中新平二連帥府兩地實為山南西道節度

俱以筆硯承荷舊德位未達而榮如貴仕其難

乎哉意自犬戎陷河右逼西鄙此節入大震開

取河西境 積兵備虞縣道苦勞內遷中府太倉

之蓄僅而獲饜投石而賈勇者思所以奮力

言已勇有餘攻實之 論者以為天子且復河

端故壇壇而 拓達西戎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裾

戎幕之下專弄文墨為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

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是將植密畫於

借筋之宴發拳謀於章奏之筆上為明天子論

列熟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談笑罇俎賦從軍之

樂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劫脅之伍俾其箠食靈
漿犒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諭蜀之
書司馬相如
有論蜀文燕然之文燕平聲準國
有論然山銘炳烈于漢
史具可慕也不然是瓊之者惡足置齒牙間而
榮吾子哉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杜周士

觀室者觀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
端莊宏達可居者也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
隅可觀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贊南方之理理

是以大總留府之政政是以光其道不撓好古
言百家言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積為
義府溢為高文愨而和肆而信豈詩所謂抑抑
威儀惟德之隅者耶今往也有以其道聞于天
子天子唯士之求為急杜君欲辭爭臣侍從之
位其可得乎濞陽吳武陵直而甚文樂杜君之
道作詩以言余猶吳也故於是乎序焉

送寧國范明府詩序范傳真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於吏部兵部真一本作



史則必參其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為曹謂之甲名書為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書洎門下每大選置大考績必關決會驗而視其成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甚衆由是吏得為奸以立威賊知以弄權詭竊窳易而莫示其實必求端愆而習於事辯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後去其職有范氏傳真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其美宰相方之用以為是職在門下甚獲休問初命京兆武功

尉既有成績復於有司為宣州寧國令人感曰由邦畿而調者命東西部尉以為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為美利乎人之謂也與其給於供備孰若安於化導故求發吾所學者施於物而已矣夫為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今吾將致其慈愛禮節而去其欺偽凌暴以惠斯人而後有其祿庶可平吾心而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矣季弟為殿中侍御史范傳以是言也告於其僚子厚特為監察御史咸悅而尚之故為

詩以贈其去而使余為序

送幸南容歸使聯句詩序

昔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于京師亦既充金馬

一有石渠則又溢于諸侯求達其道故枚乘容

于吳相如遊于梁其或致書臣主用極其志節

之大者也適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茂者也渤

海幸君既登于太常之籍貞元五年中進列第又膺邯鄲

之召起地壯會元戎直道自達吾儕器其略

南聘天朝相禮述職公卿多其儀合度於易于

之間北江注世行易子梁皆本之自詳枚生之節

長卿之道無以尚也冬十有二月朝右禮備後

子轅門我同升之友是用榮其趣合階切下上七

疑二音五十惜其離曠卜茲良夜詠歎其美比

注地也詞聯韻奇藻逸發爛若編具繁如貫珠琅之清

響交動左右羣公以侍御之往也子闕其迷命

繫而序焉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士之習為吏者恒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



華者恒病於無斷故彼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
有年矣吟詠風賦頗聞乎人至于足州也未州性
州之牧咨局以贊戎事而亂羣吏甚直且武豈
所謂更而華者耶以府喪罷去謂刺史選
之手有禮之邦州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
於禮則吾不知也

送苑論登第後歸觀詩序

苑論登第後歸觀詩序

八牛冬余與馬邑苑苑論登第後歸觀詩序揚苑論登第後歸觀詩序監苑論登第後歸觀詩序京苑論登第後歸觀詩序

自時而後車必挂轄

苑論登第後歸觀詩序

其席必交相並其志知其達于招代究其文辯

其勝于太常照而計之則明禍於朴學之質行

浮於休顯之間遊公卿之間質直而不犯恪謹

而不備交同列之羣以誠信聞余并而兄之以

為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已是歲小司徒

顧公戶部侍郎知自下知自下守春官之缺而權擇

二之柄明年春同趨推劬之下並就重輕之試

觀其裨鞅于街藝之場二遊丹



乎文翰之林風雨生於筆札生一雲霞發於簡
牘左右圍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
司題甲乙之科揭于南宮余與兄又聯登焉余
不辱願懷愧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荆衡
拜手行邁輪移卻門之轍掖指秦蜀之路方將
高堂稱慶里閭更賀門也曳裾曳裾冠裳南諸
侯之邦遐登王業之樓高視劉表之榻柱枝片
瓦光生于家於宜砥高維之阻艱帶江漢之浩
蕩以淡天顧躬超越十世而無倦極也然而京

熾氣煥往即南方東陵炎雲呼吸溫風可無敬
乎慎進藥石保安其躬是亦非兄之所宜私也
羣公追戒于霸陵列筵而勗遠遠之賦圭璋交
映或授首簡於余曰子得非知言揚者乎得才
安得而默耶余受而書之編于羣玉之右非不
知讓貴傳信焉爾

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

始余初時拜兄於九江郡觀其業嗜經書慕山
巖疑和抱其氣象甚茂雖在綺紈而私心慕焉



左次陋巷余亟會于其居也夫視其道如澤宮
之遇亦控柝所不能屈也逾時而名播太常元
華仰慕願時有緝余獲賀於茶道儒氏窺其志
如聽春之會又得意所不能遷也君子志正而
氣一或純而分定未嘗遷出夷島一道理用是沖

於異門也固其本養其正如斯而已矣吾兄先
父而守道獨立而全和貞確端懿推不羈俗居
子之素也亦既升名天官也告余東游是將
乘商於今有制西二百里有於此浮溪池歷
鄧城即以下武昌復于我始見之地則荆舊之
徒合喜來迎宗姻人皆加礼以待舟輿所略賀
聲盈耳雖羣之思行益少矣

志君子也自達而已
見邀為序征夫之言非所以



送班孝廉擢第歸泉州觀省序

隴西羊殆庶擬稱晉文宣叙事最持練素以班
孝廉之行為論且曰夫人殆斯謂吉士也愿而
信質而禮言不黷慢行不進越其先兩漢間繼
脩文儒世其家采其風流後胤耽學為志之士
性之出於其門今夫人研精典墳不告助助
如十七年九月獨者舉鄉里登春官獲居其里焉
如更平道家于蜀之東道其嚴君
以客卿之位贊定方岳為大夫良

將拜慶字親光耀以屬是其可歌也道出於南

節外王父以將相之重九命亦杜為諸侯師為

道為山南西今又將以巫駕者謁從容燕喜是又可

歌也故我與河南何孤申叔趙郡李行純行敏

等若干人皆歌之之文若乃序者固吾子宜之抑

子曰吾嘗讀王命誦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彪

固之胃歎相國馮以王公德宗年奉天建封功

在杜稷德在生人廿六門子正傳一木子字下有

弟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齒彼生嚴氏之出



歐永世家之儒風法外族之休光彼生專聖人之書而趨君子之共宜矣哉遂如辛氏之談濡翰于素因寓于辭曰爲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無脩容乎

送獨孤申叔待親往河東序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條山氣蓋閔左文士往々仿佯臨望坐得勝藥焉吾固翹々寒裳奮懷舊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世孤申叔年十往而先我且又

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且志益強力挾是而東夫豈徒往乎温清奉引之隙時隙必有美製儻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以申導志義不爲富厚而今也反是生至於晉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評我大簡者慎勿以知文許之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詩序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內而飾乎外則是設覆爲窳也解音揭



孰大焉有乎內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也

話孰甚焉古切於是有切磋琢磨鐵礪枯羽之

道家語子路曰南有竹不揉自直而用之

知連乎辱華何李有孔子曰括而相之

重元鏗也括首括聖人以爲

焉而恒以幼孤羸不爲懼恤不焉遊諸侯求給

乎是不固所以有不內者也然而不克專志於

李師乎外者未大五願子以詩禮爲冠履以春

秋爲標帶以圖史五佩服琅乎嗚喚齒牙之

發焉珍條山切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則揖

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無祿食於

世不克稱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

而序云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尚書序

士之知感激許與常欲以有報爲志者則凡志

乎道者咸願爲之如趙生庶乎哉來謂余曰宗

仁我若子姓趙宗臨以碩德崇功由交廣臨荆州

仁我若子姓趙宗臨以碩德崇功由交廣臨荆州



好學而甚文友我若同生歡欣交通我誠樂爲
之用甚不辭也不幸遭重痼六旬而後知人方
其急也大懼不克報尚書公之恩又懼無以當
御史君之心以沒每念于是未嘗不盡然內傷
此逆力切 若受鋒刃自是而後調藥石時飲食
傷補也 生血補氣強筋植骨榮衛之和膂力之剛迨今
茲始全然爲人舒幹抗首文翰端麗材足以用
敢辭而往以效於下 言大將覽曠之下 其言云爾自吾竄永州三年趙生亟見視其狀

專謹怨慙觀其跡溫密簡靖聞其言徑直端誠

自尚書理荊州

理一本作 異政日至至則趙生

喜拚起立

作言一本

仲目四顧不啻若自己而爲

之者誠宜有報知己之道又誠宜有大賢而爲
之知也是行也趙生其將奮六翮下革翔千里
以爲轅門大府之重增羽儀之盛其道美矣故
余繼之以辭



增廣註釋音辨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增廣註釋音辨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序列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潤之盜錡

魚倚切

也竊貨財聚徒黨為反謀十年

今天子即位三年

憲宗元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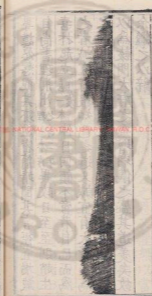
大立制度於是盜

恐且奮將逐其不善視部中良守不為已用者

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

子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為衛天子之衛不得

揺手辭卒致具有間盜遂作而廷臣猶用其文



增廣註釋音辨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增廣註釋音辨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序列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潤之盜錡

魚倚切

也竊貨財聚徒黨為反謀十年

今天子即位三年

憲宗元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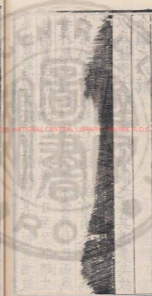
大立制度於是盜

恐且奮將逐其不善視部中良守不為已用者

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

子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為衛天子之衛不得

揺手辭卒致具有間盜遂作而廷臣猶用其文



在睦州南海上既上道盜以徒百人遮于楚越
之郊戰且走乃得完為左官吏前漢年表無
盜就禽斬之于社壇之外論者謂宜還睦州
以明其誣既更大赦始移朶州去長安尚四千
里睦州未嘗自言吳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
於是弓躍其誠鏗鏘其聲出而為之詩然後慄
於內慄慄也余固知睦州之道也熱街區而未
發且久聞吾之先焉者孫激於心若鐘鼓之
響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而重以序

送南涪州量後澧州序

南涪州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此語王令甲子

其到仕官仕也仕其于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

夷漢武帝元平初置羽林軍取從擊死國

家寵先中丞南齊書史中丞道古人之烈故

君自未成童品常第四梁州七府以父死治

人猶曰於古為薄漢北地都尉印

鳴向叙而子單侯于鏘死事謝濟北

入州成竟人猶曰於古為薄漢北地都尉印



送薛存義之任序

之任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囚于祖崇酒于觴追

而逃之江滸飲食之

滸音孟水聲也
飲食並去聲也

且告曰凡

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也若其蓋民之役非以役

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

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急其事者天下皆

然豈唯急之又從而盜之何使備一夫於家受

苦直急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

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

何哉勢不同也若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違
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奉陵二年矣
蚤作而夜思勤心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
無懷詐暴憎其向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
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
其往也故實以潤肉而重之以辭

送薛判官重授序

薛吳

仕於世有勞而尤罪凡入吏是鮮不怒對忿憤
列於上懲於下此恒狀也異於恒者



其重宜顯薛生司貨賄於軍興之際矣亂不去
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東皆得道之可以為勞
矣而竟連大獄以至於放薛生始依河內軍有
功未及解會其長子
軍壞及重璞以不戚於貌不憚於心樂以自肥
而未嘗尤於物具有異於恒矣哉朝廷施恩澤
凡受謫者罪得而未薄乃命以近壤薛君去連
而更於朗朗州名是其漸於顯歟君子學以植
其志信以篤其道有異於恒者充而大之苟推
其以往雖欲解纒難矣

送李涓赴京師序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况踰嶺
源嶺下灘水湖力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士人
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因江
其棄美仕就醜也無所束縛自取瘴癘後余亦
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肩士為吏意何自
苦為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今王師連
征不貢二府方汲求士李君讀書為詩有幹
局久遊燕魏趙代聞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



以是入都于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已而已以
有獲予嫉其不爲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
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嚴公既下第歸興元觀省詩序

嚴震子

嚴氏之子有公既者退台有司踵門而告柳子
曰吾獻藝不售於儀曹之賈賈不中度政逃其
咎詰朝將行願聞所以去我者其可乎哉余論
之曰吾子以冲退之志端其趣嚮以淬礪之誠
降其文雅行當承後戒於獨立之下濟發清源

激揚洪音沛哉鏗鏗乎克于四射之不暇吾何

敢去子恭惟相國馮翊公有大勲力益于濟常

極人臣之尊分天子之愛殿邦坤隅柄是文武

謂嚴震也君子者生而有南績梁肉之美不知

耕農之勤勞物役之艱難趨其庭有魏絳之金

石焉候其門有亞夫之榮戟焉韓退之禮助漢以

依前編之器中人處之不能無傲而子之伯仲

皆脫略貴美服勤儒素退托於布衣韋帶之任

如少習然故繼登上科嚴公既元公以及於

貞元五年登第



子是可舉嚴氏之教誦乎他門使有矜式也而
吾子又引慝內訟搗謙如此其可患乎賈之不
售而自薄哉於是文行之達者一本元若高陽
齊捷者皆賦命余序引余朴不曉文故書嚴子
之嘉言論于右簡論字竊褒貶之義以贈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

元公

周乎志者窮蹟不能變其操疎音周乎藝者屈
抑不能貶其名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
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元氏之子其殆庶周

之言恭而信行端而靜勇於講學子急於進業既

游京師寓君所陋無使令之童謂交易之財可

謂窮蹟矣而操逾厲志之周也才濬而清詞簡

而備工於言理長於應卒楚從計京師受丙

糾之薦獻藝春卿當三黜之辱謂屈抑矣而

名益茂藝之周也苟非處心定氣則曷能如此

哉余聞其欲退家殺墟俯志增藝懼其沉鬱傷

氣懷憤而不達乃往送而諭焉夫有湛盧豪曹

之器者吳越春秋越王使歐陽劍如三由楚案



不患其不利也今子有其器宜其利乘其時夫
可患其磨礪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東門借討吏而造
有司者僅半孔徒之數春官上八夫擢甲乙而
升司徒者於孔氏高第亦再倍之僕任京師凡
九年于今其間得意者二百有八十八人其果以
之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俊造之後頗涉藝文

之事四頁脚甲而后獲焉方之於釣者絲綸不

偶功之譽亦甚有一本上書有美餌者一本字

下元而缺望獲魚之暮然則善取者皆

指而笑之今幸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獲

衣之徒視子而捧腹者蓋不乏焉幸生嘗南依

蠻夷專志於李為文無謬悠迂誣之談鍛鍊曹

截動可親采故相國齊公也齊接禮加等常為

右容且佐其策名之頌遂笈輿墳及又

袖文章北來王都笑揖琴伍文昌下大夫上



士之列見而器異爭為鼓者由是為聞人戰術
之場矣與爭鋒然而迂延二此踟躕不振豈
其直鉤而釣懷美餌而羨魚者耶若辛生者有
司抑之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
敵今則囊如懸磬傭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
人被自畏景陸降棧道吾欲抑而不數其若心
曾何然吾聞焚舟而克秦孟手劍而盟者此半
一牛公曾主皆敗北之餘也子之厄困
皆子手劍而後之皆敗北之餘也子之厄困
在蜀心勞氣無益致於是行乎成拜賜之信

公能二十一年古明制壘境之耻公年百十三
三平前并君賜無乃果於是舉乎性慎所履如志此
不返勉自固植以遂子之欲姑所談者謂我言而
中不猶愈乎中丁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崔蒙字子吉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廢
幾厚於俗而國得以為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
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
第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為得異人



乎無也惟其所尚又舉移而從之又羊一本尚
之以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猶是人
也雖兵與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即其辭
觀其行考其習以爲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勝
實行無觀習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其以理
料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蒙子符者少讀經古
爲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
柔造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寃寃伏闕下者
累月不解謂崔蒙子符也

錄注漢魏州任將晚矣而感其幼孤性復不悖
高里卅歲不就選世皆曰仁悌人也作羊一本如

是且不見隆雖百易料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
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慎是而

已朝廷未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街
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僕智不足而獨爲

文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年麗澤之益
燉礪之事注見前卷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

來而親余作親讀其書聽其言發余始志若寤



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及意而告余以行余懼其
憚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
之坐者從而和之既和而叙之

送蔡秀才下第歸觀序

僕之始貢於京師著者卦之曰是謂望之未觀

之一隱而未見隱乎遠而有榮者也日元光也

今茲歲在焉有若合於奇星其果合乎件元七

歲在癸卯年九月廿四日僕時抱然遲此

是謂其遲慢怪行是將不然然而實於懷

耳未克沃而忘之也後果依違迂就四進而獲
卒如其言云噫彼莫莫者其有幸於人乎不然
何其應前定若是之章明也今蔡君馳聲耀譽
聞於公卿戰藝之徒推為先登而五就鄉舉往
則見罷意者前定之期殆未及歟故君子之居
易俟命樂天不憂者此一本無果於自是也君其
勵文學焉丈人牧人南邦君展覲承顏婆娑愉
樂之暇則充其經笥茂是文苑時焉逃哉遲速
之事則瞽史之任吾不及知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韋中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輔雖士亦然
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
為文辭道今語古角夸嚴務富厚有司一朝而
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一一即偃仰疲耗目眩
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
士者偽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
以故少不勝京兆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愿
以恒試其純益工又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

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為聲者歟或以韋生之不
勝為有司罪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

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言

取有司之過也穀梁昭公十九年句人之視聽有所止神

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
况今乎今韋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

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使其文
簡其友思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

也余為之言既以迂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惑



者知釋有司也

送辛生下第序畧

自命鄉論士之制壞而不復士莫有統緒故叢于京師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半天下取其殊尤以為舉首者仍歲皆上第過而就黜時謂怪事有司或不問能否而成就之中書高舍人高詳也備位于禮部攘袂矯枉痛抑華擢首京師之貢者首本會者壯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議甲乙伍中其沉沒厄困之

士闕戶塞賞而得榮名者連畛而起談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否也世莫知也若辛生其文簡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嚮使不聞於公卿不揚於交游文不為京師貢首則其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之果為不祥也有是夫既受退告歸長沙以辛生之文行、年無就如其初而退返吾甚憤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辛生又不能已故畧下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序

送從兄補罷還歸江淮詩序

柳一
本

伯氏自淮陽從調抵于京師冬十月牒計不至
攝衽而退顧謂宗元曰昔吾祖士師下生于
衰周與道同波為世儀表故直道而仕三黜不
云孔氏稱之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孟子贊
之今吾皇皇末路寡偶希合進不知嚮退不知
守所不敢折其志感其心遺祖訓也然而闕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序

送從兄補罷還歸江淮詩序

柳一本

伯氏自淮陽從調抵于京師冬十月牒計不至
攝衽而退顧謂宗元曰昔吾祖士師下生于
衰周與道同波為世儀表故直道而仕三黜不
云孔氏稱之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孟子贊
之今吾皇皇末路寡偶希合進不知嚮退不知
守所不敢折其志感其心遺祖訓也然而闕

隨之表

踏是委如不辨也

及登之高逼送無

成

此詩加東轅淮湖雖欲脫細故於胷中味

道腰於舌端勉情厥志懼不恒久子當慰我窮

局之懷祛我行役之憤憤之以文發於詠歌吾

非子之望將誰望焉宗元再拜曰夫聞善不慕

與贊曠同見善不敬與昏聩同知善不言與噤

瘖同則聞之先達久矣矧吾兄有柔儒之茂質

恢懷之弘量敢無敬乎有述溫之美談安道之

貞節敢無慕乎觀徽容而敬謂嘉話而慕敢無

言乎言不稱德文不盡志詞為累而已矣於是

賦而序之繼其聲者列于左凡五十七首遂命

役姪立編為後序終焉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

長安君相邇也與謀皆甚少詢見謀在衆少言

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為京兆從事謀來舉進

士復相得益知謀益為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

權祿養之縵棄去為廣州從事僕佐邕州連得

TAFL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為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安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所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澶柔視寒煖之宜其隙則讀書講古人所謂末其道之至者以相勸也過永州為吾留信次左洪二年刑部備其通信為公具道其所為者凡士人居家孝節恭儉為吏祇肅出則信入則辱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并白之勞安和而益壽兄弟衍衍以相夾不講食而

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為從事於退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學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數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試於管仲其為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譽曼則謀之為人也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墮

越楚間六年築室茨草爲圃乎湘之西穿池可
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爲永州氏又恨徒費祿
食而無所答下魏農夫上慈王官追計往時咎
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若是者
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是耶用是
愈覺謀之去進士爲從事以足其家終始茅櫛
今雖羨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爲
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爲吾之所悔者將已
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年少言蓄其志

以周於事雖履吾迹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
悔之有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耶振吾
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澣序

柳澣
音澣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
尚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

不能興

一有能字非爲尚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

未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爲禮部屬宗元爲禮部
郎登爲郎中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爲刑部郎則加稠焉



又觀宗中爲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自吾爲僂人鄉即居南鄉後之穎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澗澗質厚不譎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塙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敵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澗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爲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止而不得并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送內弟盧邊遊桂州序子瑀舅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

尤異乎他族由遵而上五世為大儒後漢盧植

子穎子志子瑛兄弟三人咸為帝者師元和姓纂盧湛

子顯子志子瑛兄弟三人咸為帝者師元和姓纂盧湛

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余弟也下有一本

粹廣而不肆異而不懈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



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易
動搖以文采以余棄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
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言有異乎行者則余之
棄也遠累斯人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為
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適也而中丞之道
光大御使仲丞葉行立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
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奮翼鱗乘
風波以遊乎無倪往哉其漸乎是行也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昭瑞第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取飢羸寒蒙難試甚
碎抑無告并注以吁而憐者付一皆飽窮厄
恒孤危詭詭仲仲注音中東西南北無所歸
然後至于此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食肉獸
梁稻欺紈殼幼專靖不好遊不踐郊牧垆野不
邑外謂之野郊外謂之林外謂之明不目小民農
夫耕築之倦善不耳呼怨而獨粹然憐天下之
窮毗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
耶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咸在其內者也彼告

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饒已因物以激志者
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為賢也莫尚焉呂氏子得
賢人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
程右準以為其道直其一本其於遠且大若豫而
殺圃而蔬不丐買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行
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辭以通然後及
乎物也吾將通其辭于於仕庶施其道顯一決
其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存焉行一本學不
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

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文之只
當主上與太平賢士大夫為宰相卿士吾子以
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
健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耳道
不誤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
是吾無以為決子其行焉

陪永州崔使君遊燕南池序

崔說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
則泓然為池灣然為溪其上多楓抽竹箭哀鳴



之禽其下多芙蓉蒲葦騰波之魚稻油太虛濤
瀨里閣試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宅
以肆其風和以康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
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
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
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然然而歌謔然
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偃眼有醉太不知日
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
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忘者有之

况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
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越趨湘中千
千余切為顛顛容耶顛顛余既委廢於世千
得與是山水為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為文
志之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
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一作或曰可以染也
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



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

公谷

公谷曰是為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以臣名之

今子家是溪而名莫能定立之居者猶斷斷然

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

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

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土出也合流屈曲

而南爲愚澗遂負土累石空其隘爲愚池愚池

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

異石錯置

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

辱焉夫木智者樂也

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漑又峻急多巨石

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

辱而愚之可也竊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

者也顧于終日不違知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

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

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



得亨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養萬類清壺
秀徹猶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者哀樂而不能
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願以文墨自慰激蕪萬
物牢籠百態而无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
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起鴻蒙混希夷寂寥而
冥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吟踴躍以求知於世而思

之志息焉於是感濫憤排思奮其志略以效

於當世以形於文字以形於文字仲於歌詠是故

有其具一本元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爲之也婁

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術未

用故爲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第同志而

偕未達故贈詩本有字以悼時之往也余既

困辱不得預睹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間故

合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問於金石大

凡編辭於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余既謫求刑以法華浮圖之西臨陂池丘陵大江連山其高可以上其遠可以望遠伐木為亭以臨風雨觀物初而遊乎顯氣之始間歲元克已入姓由柱下史亦謫焉而來無幾何以文從余者多幸焉是夜會茲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已欲志是會以貽于後咸命為詩而抄余序昔趙孟至於鄭賦七子以觀鄭志古傳襄公一克已其慕趙者歟卜子夏為詩序使後世知風雅之道余其慕卜者歟誠使斯文也而傳于世庶乎

其近於古矣

序飲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

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飲子厚春鏹鏹碑西小丘北云其石之實

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奉籌之十寸者

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湫不止于垣音垣也不

沉于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

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

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



去者住者

住一本

衆皆據石

一本

有注視歡抃

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

再飲客有妻生國南者其投之也一酒一止一

沉獨三飲衆乃大笑雖甚余病瘳

瘳音切瘳內

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

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

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

有裸袒褻以爲達者有食絲竹金石之樂以

爲和者有以促數亂逝而密者

密音密今

則本異焉焉故捨百拜而礼無叫號而極不袒
褻而達非金石而和去亂逝而密簡而同肆而
恭衍衍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
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序其

序其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

子學二弟

皆好學子病

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陸其中而規

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

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
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
既而抵敵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殺之貴者而
貴之其使之筆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
者則皆慄焉悟焉作慄一本亦鮮克以中其獲也
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諱悅之
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于一書之而輕重若是
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
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賤焉而

賤其易彼而敬此賤以遠焉然則若世之
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甚者歟無亦
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劫
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
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一本作氣不揚其
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
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
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
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

其者故知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序隱遁道儒釋

凌助教逢屋題詩序

凌十



儒有蓬戶甕牖而自立者河間凌士燮窮討六籍皆著述而尤邃春秋為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在京師十二年家本吳也欲歸而不可得遂構蓬室以備揖讓之位棟宇簡易僅除風雨除直感切去也斯蓋大江之南其舊俗也由是千詩賦兩攸除下出環堵坐入吳甸包山霞澤包山一名椒山在霞澤中霞澤



亦名具即今太湖若在牖外所謂求仁而得斯固然歟
與夫南音越吟慕望而不獲者異日道也楚大夫鍾儀囚于晉與之琴操南音越人並爲仕楚而病王使聽之果作越吟夫厚人倫懷舊俗固六義之本詩序羣公是以有發德之什書在屋壁余叙而引之

送韓豐羣公詩後序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向上乘聲邁烈顯白當世而其兄銅鞮伯華伯華爲銅鞮大夫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與叔向游者罕知伯

華矣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猶義遺一本音向

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殺又稱伯華曰多聞內植家語云其爲人也多聞而雅誼內植進

退兩尊榮於策書故羊舌氏之美至于今不廢宗元常與韓安平遇于上京韓豐弟泰字安平貞元十一年中進

士追用古道交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兄字茂實敦朴而知變弘和而守節溫淳重厚與直道

爲伍靠又著書又字一本作言禮家之事條綜

今古大備制量遺名居齊澹泊如也他日當爲



達者稱焉在吾儕手則韓氏之美亦將焜燿於
後矣補今將浮游淮湖觀藝諸侯凡知見者
咸出祖于外天水趙某一本作秉翰序事殷勤
宣備詞旨甚當余謂春秋之道或先經以始事
或後經以終義其經以後經以六字一本無大易之
制序卦處末然則後序之設不為非經也於是
編其餞詩若干篇紀于末簡以既行李遂抗手
而別

卷之三之季第
之各與余善

送婁國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慕其所為歌詩傳

誅都中通教經及羣書當時為文章若崔北部

崔北部字于衛尉于部字相與稱其文衆皆曰納

言曾孫也其文河北進士而又有是咸推讓

為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觀婁

君猶為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

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挿羽

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餐飲食



馳堅良以歡于朋徒相贊為資

贊音茂博也或作贊同相

易為各有不謀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

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恒人之前走高門邀

大車矯笑而僞言卑隘而灼始

灼音灼也或作灼同

音歷又叶句切喻音倫倫一旦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

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

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為

膏未盡其術故行且求之僕聞而愈疑性時觀

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不儂效婁君之

文學

下從一本

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為之祖無

比部衛尉以為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

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適耳因為余留三年他

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

異其適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為之言

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今

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

亟音去妻君智可

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

其道而進薦之者遽而為處士吾以為非時將



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統職而自養耶則甚
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
為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土非
吾能私之乎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
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憊若是而壽
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憊雖天其誰悲今將以
呼噓為食噓噓為神無事為閑不死為生則深
山之木石八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
也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洽於是出則窮

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
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送易師楊君序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妄
意乎物表爭伉乎理外位若良切務新以為名
縱辯以為高離其原振其末故義文周孔之奧
詆冒混亂入罕由而通焉不違古師以入道妙
若弘農楊君者鮮矣一本者字御史中丞崔公
文崔能博而守儒達而好禮故楊君之來也館

于燕堂饋以侯食

以一本作介之

日合邦之學者論說

辯問貫穿上下

穿去聲

揮散而成同爲昏而大明

言若誕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爲

他竒以立名氏姑務達其旨而已古人謂駕孔

子之說者楊君因其徒歟宗元以爲太學立儒

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爲胄子師

昔嘗遊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賢連師方

補云先

而楊君

伯朝廷立槐棘之下皆用儒先

補云先

而楊君

之道未列於博士則誰咎歟無乃隱其聲舍其

美以自窮歟夫以退讓自窮於豐富之世以貽

有位者蓋是習易之說而廢其道也於將行而

問以言敢以變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

一本作徐生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

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

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

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

歟不然無顯者爲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



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
者然則餘二者為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
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間傳於世歟
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
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
以為儒儒可以說讀為哉

送詩人庾有方序

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
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

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孱悌信
以質乎中一作內而文乎外為唐詩有六雅之道
夫固鍾於湯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
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
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人也實亦世之
所罕也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
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史記石
子傳句余觀老

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楊墨申
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磨毀抵牾而不合者
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
氏固孝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
元生者其人閑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為
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躡其道而字有志取向之
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
其所長而然其奇衰與邪同要之與孔子同
道皆有以會其趨而其器足以守之六氣足以

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有志乎古之守雖

者守一本亦存无行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

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為

諭余始得其為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正營道以為

陵屬觀九疑下瀧水瀧功窮南越以臨大海則

吾未知其還也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馮

豐隆鳴音馮也想蜚廉風也以寄聲於寥廓耶

送賈山人南遊序

傳所謂學以為己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



三十三年遊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
賢秘書出入去來凡所與言無非學古者蓋不啻
有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爲己者及元遂於尚
書居未州刺柳州所見學者益希少帝以爲今
之世無是決也君數月長樂賈景伯景一作景與
之言遂於經書博取諸史琴子昔之爲文章者
畢費統畢一作畢言未嘗誠行未嘗怪其石室憤然
憤然也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而肅召之仕快
然不喜專之還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

是非曰姑爲道而已爾若然者其實爲己乎非
己乎使吾取乎今之由費君果其人乎其是也
則居其隘也則行行不苟之也居不苟容以是
之於今世其果迷於隘乎吾名逐祿賤言見疵
於世柰賢者何於其之也則其舟與之酒伯之
以歌歌曰充乎己居或以隘己之虛或盈其虛
孰匱孰充爲素爲窮君子烏乎取以寧其躬若
君者之於道而已爾世孰知其從容者耶

送方及帥序



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嚮方今有釋文暢者道
源生知吾報宿植深嗜法語忘甘露之味服道
江表蓋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躡虛
而西驅錫逾紀而秦人蒙利者益發雲代之間
有靈山焉靈代二州不靈煥也乾乾嶺角立相
望靈山即五臺山而往
解脫者謂入斷脫此有傳皆是友得說
其由制之新脫去去來回復知在步武則勤求秘寶作
悅大聖非此地莫可故又稽茂西土依音振塵

湖陸音將欲與文殊不二之會脫去穢累超詣
覺路吾徒不待而留也天官顧公史即侍御夏
官韓公即韓華廷尉鄭公吏部郎中揚公劉公
一本无刻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鑿齒之才皆
公兩字厚於上人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懼往而不返
也吾輩常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
從而論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
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錄命服
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者比比有焉志此



必二句 上人 之往也 將統合儒釋宣滌疑滯然

後 茂衣 祴之 贈 說得切 衣袂也 遺絲云 俗以衣

從 為以 凡 委 財 施 之 會 不 顧 矣 其 來 也 盍 亦

徵 其 歌 詩 以 焜 耀 迥 躅 迥一本作迥 焜耀 煥然

之 述 作 連音 焜耀 煥然 焜耀 煥然 焜耀 煥然

重 千 祀 哉 廢 欲 切 觀 風 之 職 而 知 鄭 重 耳 重本

送 巽 上 人 赴 中 丞 叔 父 召 序 東州 巽

或 問 宗 元 曰 悉 矣 子 之 得 於 巽 上 人 也 其 道 果

何 如 哉 對 曰 吾 自 幼 好 佛 事 依 求 其 道 積 三 十

年 世 之 言 者 罕 能 通 其 說 於 零 陵 吾 獨 有 得 焉

且 佛 之 言 吾 不 可 得 而 聞 之 矣 其 存 於 世 者 獨

遺 其 書 不 於 其 書 而 求 之 則 無 以 得 其 言 言 且

不 得 况 其 意 乎 今 是 上 人 窮 其 書 得 其 言 論 其

意 推 而 大 之 逾 萬 言 而 不 煩 摠 而 括 之 立 片 辭

而 不 遺 與 夫 世 之 拚 章 句 徵 文 字 增 損 同 言 至

虛 之 極 則 蕩 而 失 守 辯 奏 有 之 駁 則 沈 而 皆 存

者 其 不 以 遠 乎 以 吾 所 聞 知 凡 世 之 善 言



佛者於吾則惠誠師荆則海雲師楚之南則重

巽師之言存則佛之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

今之言佛者亦少其由儒而通者鄭中書

或曰洎孟常州 洎與同常州刺史孟簡中書

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道吾得以益達

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分皆以師交命

之今連帥中丞公

新史中丞州公卿乃子學具

舟來迎師館而俟欲其道之行於遠也夫豈徒

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書之辯博常州

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况若吾之昧昧者乎夫

衆人之和由大人之倡洞庭之南竟南海其土

汪汪也

士一求道者之多半天下

如字一唱而

大行於遠者

者一本是行有之則和焉者將若

居蟄之有雷

居一不可止也於是書以為巽上

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送僧浩初序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嘗余與

浮圖遊

嘗音榮

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未退之



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送元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友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儉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及惡未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季札吳王太子由余戎人後歸秦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

覺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遊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也印組者印之給給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游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

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此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送元嵩師序

高朝老叟

中山劉禹錫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實未嘗言言未嘗不離元嵩師居武陵禹錫音浩武陵州有劉禹錫殿為司馬年數矣與劉遊久且雅持其詩與引而來余視之申申其言勤勤其思其為知而言也信矣余

湖近世之為釋者

一本字

或不知其道則去

以為達遺情以貴虛今元嵩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無他族錫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勤而為遠遠而為近斯蓋釋之知道者歟釋之書有大報恩七篇一本佛咸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弛者王字也徒見初又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嵩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元嵩陶氏子其上為通侯一為高士為儒先一本下



一本下有賢資其儒故不敢忘孝跡其高故為釋承其疾故能與達者遊其來而從吾也觀其為人益見劉之明且信故又與之言重其事

送琛上人南遊序

琛字切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為經翼而成之者為論其流而來者有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則備矣法之至莫尚乎般若

若若切下而也切經之大莫極乎涅槃

乃始下入般若經為去時而大人說於世之

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矣而今之言禪者有流盪舛誤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已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吾琛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義讀論悅三觀之理觀身行之有來求者則為講說從而化者皆知佛之為大法之為廣善德大士之為雄脩而行之



者為空蕩而無之者為凝夫然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異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有也將以廣其道而被於遠故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未知其極也吾病世之傲逸者嗜乎彼而不求此故為之言

送文郁師序

子學人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間無為書命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師者讀孔氏

書為詩歌逾百篇其為有意乎文儒事矣又遊而之釋背笈篋

海沂江獨行山水間脩備然

伺憑陳同登高遠望悵愴超忽

以志勝語若有程督之者已則被瀆艾茹蒿芥

志終其軀吾誠怪而論焉對曰力不任奔競志

不任煩擊切楚詳注苟以其所好行

而束之而已爾終不可變化吾思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為顯官入朝受憎矧訕黜摧伏不得守



其土者十恒八九若師者其可試而黜耶用是不復譏其行返踵而自譏於其辭而去也則言以界之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於世者則思入焉故有貌而不心名而異行剛捐以離偶前古切紆舒以縱獨其狀類不一一有而皆童髮毀服以游於世其孰能知之今所謂玄舉者其視瞻容體未必盡思跡佛而持詩句

以來求余夫豈耻制於世而有志乎物外者耶夫道獨而跡狎則怨志遠而形羈則泥幽泉山之幽也閑其志而由其道以適而樂足以去二惠捨是又何為耶既曰為予來故於其去不可以不告也

送濟上人歸淮南觀省序

金僊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其敷演教成於中國者離為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宗奉其有將整觀行



尊嚴法容以儀範于後學者以為持律之宗焉
上人窮討秘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
必備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
風而受其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
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秘殿以問焉導揚本教
頗甚稱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
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之恩退懷省待之禮
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東顧振衣晨征
右司員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上人

為方外遊始崇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郎署之
友詩以祝之遊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
曰上人專於律行怕久弥固其儀刑後學者歟
誨于生靈觸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歟觀于高堂
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若然者是將心歸空
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
輕先重故鄭商之鶴先乘青注釋博公三十年
通之以乘青先唐俠之贈後吳鼎公享百六
中十二鶴也唐俠之贈後吳鼎公享百六
賜前贈吳鼎公享百六
馬先吳鼎公享百六



故乘車之比行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取讓
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監祭使壁記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
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
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
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
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
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寶應中尤



故乘車之比行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取讓
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監祭使壁記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
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
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
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
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
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寶應中尤



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
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
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
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
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
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
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其祠部
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
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

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考闕焉御史會公卿
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樂盛牲牢酒醴菓果之饌
必實于庖厨鍾鼓笙簧琴瑟屢擊之樂篳篥綴
兆之數聲音箛懸鼓者橫曰篳篥曰篳篥謂箛
者行列連綴兆謂位外之管兆箛箛
外二切必具于庭內樽彝盥洗爵俎豆醴粢之
器箛古雅切必繫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
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設一本作受
及音殊咸
引數其實引數一本
列若設簠扑于堂下以修官刑
簠也扑音木切而群吏莫敢不備物雖奏牘於

几上以嚴天憲而祭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
先升立于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
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瘞音煇瘞於例
切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
登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
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穀律咸十四年甸粟而始
之二宮三宮米而藏之御
廩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
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予班在三人之
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

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於時
者必復于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爲記求簿書得
爲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四門助教廳壁記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
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
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
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傳篇曰帝入東
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義入北



李以尊爵賈生達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爲
大教之官而四李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
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李于四門
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隸于國子而降置五人
皇朝始合于太李又省至三人負位弥簡其官
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李之制掌國之
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
孫之爲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爲俊士者使
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

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覆楚之政令

禮記注疏

則此二者所以

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

孝者必於歲之抄

本也

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

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
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質秘書由是

爲博士

質如

歸散騎由是爲左拾遺

舊制

以拾遺爲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

貞元中王化旣成經籍少間有司命太學之官
頗以爲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耻爲李官至是



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
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爲四門助教凡三人
皆文士京師以爲異余與立同祖云同祖與
武公同升於禮部貞元九年與歐陽生同志於
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爲之記
而由夫三子者始

武功縣丞廳壁記

職屬京兆

殷頌曰邦畿千里周制千里之內曰甸服穀梁
謂之案內諸侯爲王內臣其制甚重今京兆尹

理京師部二十有三縣幅員之廣其猶古也縣
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蓋丞述六
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丞相今尚書有左右丞
御史中丞至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
下之縣政有大小其旨同也武功爲甸內大縣
按其國古石稷封有藜之地漢書地理志秦作四十
一縣藜美陽武公各異至是合焉蓋靈爲稷州

已而復強其土疆沃美高厚有丘陵墳衍之大

其植物豐暢茂遂有和



程濟菽之宜

與二明里各二得二米也

大宜也書不作作其人善樹藝其俗有禮讓

宜乎其大雅之貴烈為貞元十五年改邑于南

里既成新城凡官署舊記聖壤文逸而未克繼

之者後三年而第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

號為簡靖因其族子存持地圖以來謁余為記

夫以武功嗚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簡靖

輔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詔天下凡以戰得

爵士大夫公末以上令丞與抗禮故為吏蓋難

今天子崇武念功與漢初相類分禁旅以守縣

道武功為多陳生為丞於是而又職盜賊其為

理無敗事吾庸可以慶哉為之記云

益尾縣新安堂記

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于縣內之右

始會食也自兵興以來西郊捍戎縣為軍是二

十有六年群吏咸高于外兵去邑荒棟宇傾圮

又丁有九年不克以居由是縣之職事離散而

不局起也其凡其官僚罕或覩見及是主簿某



病之於是且掌功役之任庶庫既成學校既修
取其餘材以稱斯堂其上棟自南而北者二十
有二尺周阿峻巖列楹齊同其飾之文質階之
高下視邑之大小與墓吏之秩不陋不盈高山
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可以宴樂既成得美
財可以爲食本自月日擯其贏蓋膳以充乃合
羣更于茲新堂升陞坐起以班先後始正位秩
之叙禮儀笑語講議往復始會政事之要筵席
肅莊蓬豆靜嘉祖燔炮烹飪與益以

酒醴始獲僚友之樂卒事而退舉欣欣焉曰惟
禮食之采古也昔語特公使魏
詳反後字之九食今京師百官咸
有斯制旬服亦王之內邑且官有聯屬則宜統
會以齊之也嚮之離而今之合其得失也遠甚
我是以肅焉而莊衍焉而和羣疑以亡嘉言以
彰旨乎其在此堂也不惟其馨香醉飽之謂某
之力也夫宜伐石以志使是道也不替于後乃
列其事來告使余書之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蓋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絕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而柔遠人固王畧齊風俗和閔石大者歲役于內拓定于外皆得以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假是名以莅厥職而尊嚴若是况乎總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天下其所以異于君正于人者尤可以知也武

公以厚德在位

武

甚宜其官視其署有記諸

使中丞者而多闕備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

質於史氏增益備具遂命其編善之

子厚編監
崇仰史也

且曰由其號而觀其實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于事

館驛使壁記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

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北關一作于入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微令賜予



勾稽考校之政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爲之使
俾考其成以質于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
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
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于天子而優
予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調破
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
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
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
南陽韓泰告于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制

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迨而求之蓋數歲而往
則失之矣今余爲之記遂以韓氏爲首且曰修
其職故首之也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爲五府廣州安南桂府部州以十

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作令一本則聽于節度

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

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白太

也舟內之幅員萬里以就秩拱玉稽一本作島我



禧公二十七年作執秩以正其官 執秩主爵
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一不 下有塔字以譯
言贊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下有李合字以治
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實有牲牢
饗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犒饋宴饗勞旅
勤歸以群力一心於是治也閉閣階序汗音不
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
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
廉廣州元和八年御史大夫扶風且專二使增

德以來遠人中威以備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
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隅也其位公
比向賓衆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
隅與痺反庭庶下日未及脯則赫炎當
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
則寓于外堂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為堂
南面橫八楹縱十楹嚮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
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
亭以展聲彌望極頽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

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村壑間工焉取則師與是
供間役焉取則蠻貊是徵間材焉取則隙宇是

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
十月甲子元成公命饗于新堂幢牙茸德德

切金節折羽旂旗旋咸飾千下鼓以鼓晉
周禮舞制長八尺六寸金以鐸鏡公與監軍使肅上

賓延群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薊衣胡夷
蠻蠻睢盱就列者列音計織毛布千人以上劍

鼎鼐蒲燒魚蔬多羽鱗鯉互之物謂多之類也

之齊齊音體也均飲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撲擊

吹鼓之音撲先結切本件飛騰幻怪之容窳觀

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

德不可以容衆曠于牲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

也殺羊而御者不及羊食士其御羊則不與



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前漢本傳云猶克

稱能以重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于金

石以求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甚讓不獲

乃刻于茲石一本下有云字

郊寧進奏院記

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爲
修容之地會計爲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
以具湯沐其在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一作邸同
制官之舍亦曰邸唐興因之則皆院以

備進奏政以之成禮於是具由舊章也皇帝宅

位十一載悼邊氓之未乂惡兇虜之猶阻博求

群臣以朗寧王張公爲能強制俾其建節剖符

守股肱之郡統爪牙之職董制三軍撫柔萬人

乃新斯院弘我舊制一作規高其闕闕壯其門閭

以奉王制以修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覲以率貢

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道畢矣公嘗鳴珮執玉

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獻功魏闕其餘歸時

事修常職實屬受辭而來使旅賁奉章而上謁



齊音 稽疑於大宰質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
得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大凡展采於中
都率由是為故頌斯院者必獲歷閭闔登太清
仰萬乘之威而通內外之事王宮九闕而不聞
轅門十舍而如近斯乃軍府之要樞一作朗寧
之能政也一作惟惟公端明而厚溫裕而肅宏
略特出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黎人感懷設險
西陲而戎虜伏息一作茂茂功溢于太常一作茂
盛烈動於人聽則斯院之設乃他政之末

者也贊公于他政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于天
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
月六日河東柳宗元為記

興州江運記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貞元十五年興州刺史

節度使五年嗣天子宗用周漢進律增秩之

興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
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
卒士鰲老童鴉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

德爭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咨遣違如不

欲食於是西鄙之人作西一本密以刊山導江之

事一本密作第一本以字下有公字作四碩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

諷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爲戎居歲備

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

固公患之一本无曰吾嘗爲興州凡其土人

之故一本无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

又西拔于成州一本无過粟亭川踰室井堡崖谷

凌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濘

窮冬雨雪一作水凍于深泥積水相輔爲害顯

踣騰藉踏音切又四血流棧道艱穰爲藁填谷

委山牛馬羣畜相藉物故輝夫畢力輝音畢說

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

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作而一本可以尊江而下

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

山斲功斲音切由是轉巨石朴大木焚以爇火沃

以食醯摧其堅剛化爲灰燼畚鍤之下音易



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
如此其大也一本元音之爲國者惟水事爲重
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吳左傳地
公元年委勤宜份流障大澤帝用嘉之封諸汾
川又札記祭法篇冥勤其官而水死
作西門遺利史起興數前漢書志史起曰
西門豹不知白圭壑隣孟子不與孟子下公能夷
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
是用假辭調工勒而存之用求憲于後祀

全義縣復北門記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爲是習而循
之爲非一本作賢之興而愚之廢復之爲是習而循
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推是類
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
於佞且誣能即柱之中崩而邑者曰全義衛公
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爲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
他雉以出問之其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
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
其饑饉者欲迴其途則去故塞之遵曰是非佞



且誣毀賢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
之詢于羣吏羣吏叶厥謀一本无上于大府大
府以俞邑人便焉雜舞里閭居者思止其家行
者樂出其塗由是道以廢邪一本无是用賢弃
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
徒也爲之記云

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記一本作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一本州字下有

弘農公刺潭三年楊憲州弘農人貞元十八

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一本有丘陵林麓距其

涯坂岳洲洑交其中與音通其岸之突而出者

水縈之若塊焉宛切池之勝於是爲取公曰是

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謙

國戴氏曰簡爲堂而居之一本而字堂成而勝



且誣毀賢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
之詢于羣吏羣吏叶厥謀一本无上于大府大
府以俞邑人便焉雜舞里閭居者思止其家行
者樂出其塗由是道以廢邪一本无是用賢弃
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
徒也爲之記云

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記一本作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一本州字下有

弘農公刺潭三年楊憲州弘農人貞元十八

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一本有丘陵林麓距其

涯坂岳洲洑交其中與音通其岸之突而出者

水縈之若塊焉宛切池之勝於是爲取公曰是

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

國戴氏曰簡爲堂而居之一本而字堂成而勝





益竒望之若連艦靡艦戶照切與波上下就之

顛倒萬物盜靡眇忽樹之松柏杉櫛諧破之菱

芟美羨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

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禮

率所類切謂方鎮所辟也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

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

氏書旁其莊文華丹莫不摠統以至虛為極得

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

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

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闕而廣堂

不待飾而已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

為朋徒摠幽發粹括切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

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替者也既頌其內又

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

公刺澤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

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
以不記

桂州嘗家洲亭記一本洲字下有
裴中丞作四字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
達左右則以爲特異至若不驚速不陵危環山
洞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
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壁林立四野
著之左曰灘水署州署也水之中曰訾氏之洲
也一音紫凡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
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
元和十二年裴行立領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來蒞茲邦都督二十七
州諸軍州事盜道盜華德惠敷施若年政成而

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
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攸長一作愷一本悼前
之遺於是厚貨居毗移于閭壤閭音伐惡木剗
奠草剗音故井前指後畫心舒自行忽焉若飄浮
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東隘聯嵐含輝
旋視其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或作牙同以爲
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化材考極相方
周札疲考之類南爲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
星相息處切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

間館比舟爲梁與波昇降苞灘山含龍宮

舍一本作

昔之所大蓄在亭內

亭一本作

日出扶桑雲飛

蒼梧海霞鼓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攔於迴
谿出風榭於篁中畫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
布顛氣迴合邃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

並古仙人名

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
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
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
事者後得以爲己功未有直治城挾關閭

者中日關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
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須博物辯口莫
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逾絕特殊
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觀
始加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是非公之鑒不能以
獨得意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
可以無藉乎

苞州馬退山茅亭記

一本州字下有
物中丞作四字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

面勢無擣極節梳之華

擣音華切又音擣柱也
梳音虛柱上擣也

也攪音虛
擣上擣

不斷椽不剪次不列墻以白雲爲藩

巖山爲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岑然起於莽蒼

之中

岑音慈切巖音嚴切
若音若切巖音若切

馳奔

雲盡

切大 亘數十里尾蟠荒陬

首注

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縮繡錯

蓋天鍾秀於是有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

俗參夷微特周王之馬跡不至

行天下料皆必
周

每字歸謝公之履齒不及

條登探首以爲羨歲在辛卯我仲元

仲元字從元

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大其德及故信孚信

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壹徘徊北山以

寄勝繁迺鑿迺塗

鑿音錫塗音途 作我攸宇於是不

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

焉

一本作
於山頂也

於是手揮踪桐目送還雲西山

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

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之

則清湍脩



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閭巖佳境罕到
不書所作使盛跡鬱湮是貽林岫之媿故志之

永州新堂記

常使君三字

將為穹谷峩巖淵池於郊邑之中

如賦有峩峩則必輦山石滿澗壑凌絕嶮阻疲

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

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

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

嶠山為城有石焉翳于奧草

伏于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

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芾公之來既

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

其塗積之丘如鑄之剉如

明刻既焚

秀敷舒視其畜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

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竄穴透邃堆阜突怒乃

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

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



隱顯通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

一本作外譙門謂門上為高仰以望也已乃延客

將一名遷故謂美處之樓向麗無入觀繼以宴娛或質且質口見公之作知公之

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為因俗以成化公之

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獨濁而

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

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上

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

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指諸壁

編一作全編以為二千石指法

永州萬石亭記二本州下有崔中丞三字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也崔能來蒞永州間日

石登城北墉臨于荒野夔駘之隙一作

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

其墟伐竹披叟歌仄以入一作緜谷跨谿皆

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關企者

為厲挾其穴則鼻口相呀一作搜其

根則蹄股交峙一作環行卒愕一作



疑

若

搏

啞

於是

刻

闢

朽

堞

蕪

於

同

決

滄

溝

尊

伏

流

散

為

踈

林

洄

為

清

池

寥

廓

泓

若

造

物

者

始

判

清

濁

効

奇

於

茲

地

非

人

力

也

乃

立

游

亭

以

宅

厥

中

直

亭

之

西

石

若

披

分

可

以

眺

望

其

上

青

壁

斗

絕

沉

于

淵

源

莫

究

其

極

自

下

而

望

則

合

手

攢

巒

在

官

切

噴

航

小

山

與

山

無

窮

明

日

州

邑

蒼

老

雜

然

而

至

曰

吾

儕

生

是

州

甌

是

野

眉

尤

齒

鯢

在

官

未

嘗

知

此

豈

天

墜

地

出

護

茲

神

物

以

彰

我

公

之

德

歟

既

賀

而

請

名

公

曰

是

石

之

數

不

可

知

也

以

其

多

而

命

之

曰

萬

石

亭

蒼

老

又

言

曰

懿

夫

公

之

名

亭

也

豈

專

狀

物

而

已

哉

公

嘗

六

為

二

千

石

既

盈

其

數

盈

一

本

竹

也

然

而

有

道

之

士

咸

恨

推

公

之

嘉

績

未

洽

于

人

敢

頌

休

聲

祝

公

于

明

神

漢

之

三

公

秩

號

萬

石

我

公

之

德

宜

受

茲

錫

漢

有

禮

臣

惟

萬

石

君

前

漢

石

書

及

其

我

公

之

化

始

于

閨

門

道

合

于

古

祐

之

自

天

野

夫

獻

辭

公

壽

萬

年

宗

元

堂

以

賤

奏

餘

尚

書

敢

專

筆

削

以

附

零

陵

故

事

時

元

堂

堂



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

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

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

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沮子

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

閭閻部舉之津部假湘潭令會零陵政尤

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莅炫色遁逃復豐

愁痛笑歌連租匿役替月辨理術宿靈藏軒

披露首服初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

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召聲

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召聲

而末嘗以劇自挽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

乃登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

林積坳爲池坳於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萊峯瓏

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莅炫色遁逃復豐



環前條

注揚子

諸語元此地字溫公清風自生翠

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益靜深別孕菓

冗沉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

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上得以利乃作三

亭涉降晦明高者冠山鎮下者俯清池更衣膳

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

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謀謀野而獲於

三十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必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

毀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
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
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
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零陵郡常作連山郡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

于詔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

零陵郡乃永州唐建州連山郡百中乳未嘗出

永州以年考之元和四年永州刺史崔商連州

刺史乃崔君敏二太守之以貢則買諸他部今

刺吏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

祥也雖然證曰吐之腥之崔公之來公化所徹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零陵郡常作連山郡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

于詔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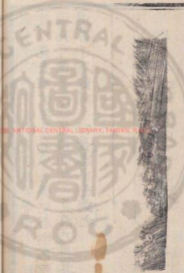
零陵郡乃永州唐建州連山郡百中乳未嘗出

永州以年考之元和四年永州刺史崔商連州

刺史乃崔君敏二太守之以貢則買諸他部今

刺吏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

祥也雖然證曰吐之腥之崔公之來公化所徹



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之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獨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切媿也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等息信順沐浴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雲之所儲豺虎之所窟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縶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有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而乃誠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閭之曰

謹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某用命熈々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毀鼻亭神記

鼻亭神象祠也前漢高祖王時鼻亭見于不知

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

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州

制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罷去亂



治變中為謠若疫而起

二切

人往於彼若昧而踰

加晉書騰踴相視謹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

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

儼以為弟則賊君有異而天子之吏實理

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壇其地沉其主於江

注公又懼楚倍之尚鬼而難論也乃編告于人

曰吾聞鬼神不欲非類又曰淫祀無福

解凡天子命制史于下非以專土

而已也蓋將教孝悌

教一本去奇邪宜切俾斯

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

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

得而更之况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

得而攘之况斯人乎州民既論相與歌曰我有

苟老公煥其肌我有病瘥公起其羸髻童之

遠矣自古孰羨淫昏

俾我斯誓千歲之冥

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特謫永州



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用賴公而存
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
蠻夷一本無明與愷悌字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為
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壯際有堂得將侯也堂之地隆然
負墉窈而起者莫曉墮切廣四步高一尺五寸
始之為堂也夷之而又高夷平也凡持錡者盡死
神與切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機機二名由是寺

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

地長之占而亡其說長臻兩切史記天官書長

志并戊盟息壤戊台作一本作戊史記秦王蓋

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

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于羽郊

山海經作塗又出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

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癘者

先死則彼持錡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烏能神

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



記于堂上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邃家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廻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共奧雖增以茂樹藂石穹若洞谷翁若林麓翁翁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與之宜者孔切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

北垂凡坳窪收岸之狀切於交切

無廢其故弁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

攬拂之碩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

俛入綠縵幽蔭蒼蔚步武錯迕切不知所

出溫風不燥消氣自至水亭隱室曲有奧趣然

而至焉者往々以邃爲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

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

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

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



幽可以處休立之宵之切鳥可以觀妙溥暑直
去茲丘之下大和不迂茲丘之巔與乎茲丘孰
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
祈後君子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法華寺居永州地窳高有僧曰覺照居寺西
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
而新蒸隆湯海音小篔簹切龍曰巖家維攤
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

下有陂池芙蓉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
是其見速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群而翦焉叢莽
下頽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
加闊丘陵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咸若有增
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
時謫爲州司馬官外常負本列字下有平字
州司馬負外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糶以爲
置同正負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
斯而不蚤爲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



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
逾寂其竟也逾有然則禱之礙之者爲果礙耶
今之闢之者爲果闢耶彼所謂竟而照者吾詎
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孳々於通塞有
泚有無之方以自快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
于石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永貞年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出爲邵州
道敗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爲居居龍興寺西序

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
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
州爲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
林麓甚衆於是鑿西牆以爲戶戶之外爲軒以
臨羣木之杪無所不瞻焉不徙席不運几而得
大觀夫空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
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
轉惑見爲真知即群迷爲正竟捨大闇爲光明
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爲余鑿大昏之牆闢靈照

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爲徒遂書爲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聖上人焉

柳州復大雲寺記

越人信祥而易殺做化而恂仁恂能切又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筋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心字無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宇不犖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迷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

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獲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徻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大達達達橫術也音達此屬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爲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鍾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

去鬼息殺而務趨於仁參病且憂其有告焉而
順之庶乎教夷之宜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
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凡樹木若干本
竹三萬竿圃百畦竹田若干塍音新治
事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役二年十月某日
寺皆復就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上音扶

中國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音天竺
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

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

國無有三惡八難乃日象寶以為飾其人無有

十纏九惱群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

土者苟念力俱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
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

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

顛大師顛音著釋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密

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衆未
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晳晳音及僧法林置



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
廉隅毀頽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復
理焉上人者修寂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
之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
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
不捨聲聿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為佛像法
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
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之像繪胡對
切畫也蓋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

舟筏之存乎是

筏音伐木
中人導

遂以天台十疑論書

于墻宇使觀者起信焉

永州鐵爐步志附

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
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
為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鐵者居鍛
每
玩切小治也
一木無鐵字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
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
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



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
與德曰又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
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
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鑄刀鈇者鈇魚鈇
切三足
釜也錢音勇鑄音博田器也懷價而來能有其
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
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爲之
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
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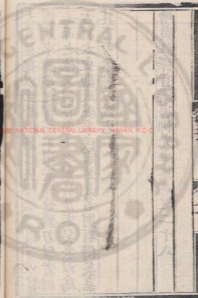
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爲世笑膠黠斯可以甚
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鑄刀鈇者則
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末矣余以爲
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
其言可采書以爲志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記山水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
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
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龍岡北
東至于黃溪東屯或元黃其間名山水而村
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卅州治七十里由東
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或元神祠之上兩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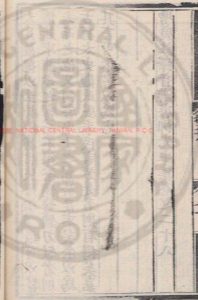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記山水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
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
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龍岡北
東至于黃溪東屯或元黃其間名山水而村
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卅州治七十里由東
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或元神祠之上兩山



竊竝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

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

八寸步踏音屬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

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焉作神一本似葉青

停來若白虹沉無聲作沉之一本有魚數百尾

方來會石下魚以尾不以頭也南去又行百

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頽斷鶴胡

來如又古海如頭下也鰓戶咸研其下大石

魚中初商林肉鰓五各切口中肉其下大石

列作鱗一本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爲翼大如鳩

方東嶺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

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

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

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旣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

其源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

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適而又有本其

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旣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

道死乃祖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

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旣歸爲記



以啓後之好遊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爲僇人

僇時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

則施二而行

施如字余漫二而遊

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

不到三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二則更相枕以

卧一本更有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二

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

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

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

指一本遂命僕

僇過湘江祿染溪

作一本斫榛莽焚茅茷

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

而遨

壑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洼然

若坳若窪若穴若臼

尺寸千里積攢石爲巖莫得憑隱縈青繚白

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

培塿爲類



得其涯洋一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
醵酌預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
而至至無所見而將不飲歸心數形聲與萬化
冥合然後知吾醵之未始游二於是乎始故爲
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醵潭潭記

醵潭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
石也折東流其顛垂勢峻澗擊益暴爲其注故

旁廣而中深卑至石乃止渣沫成輪然慢徐行
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亭懸焉其上
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水云且款門來告曰
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旣交山而更居頽以潭
上田貧財以緩禍交易也予樂而如其言則崇
其壘延其榭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者一本作
者而字有聲激然水入大水也尤與中秋
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迫與使予樂居
奕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鈺錫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鈺

錫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一作之為魚梁

梁之上有仞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

而出季為奇壯者一作壯殆不可數其巖然相

累而下者一作下若牛馬之飲于溪

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

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弃

地質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傭而售之李

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

器用剉刈穢草剉音垂伐去

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矣竹露奇石顯由其

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遊

遊一本無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

純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簪之聲與耳謀

靜者與心謀不旬而得異地者二一作一雖

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



澧鶴邪社戶漢上村則黃游之士一本無之土字
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
夫漁夫過而販之費四百謂知連歲不能售而
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遺乎書於
石所以賀茲丘之蕙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
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
以為底直岸卷石底以出魚一為嶮為嵒為巖

于數三切青樹翠蓋家絡繹綴參差玻璃潭

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中下視潭

類若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逝

六切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

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

源生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

稍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同遊者吳武陵龔古龔余弟宗玄錄而從者

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日奉壹



袁家渴記編音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
姑鐫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
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
袁家渴昔采中幽麗其處也採木耕楚越之間
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
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
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
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更一本

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

白礫音歷小其樹多楓柟石楠櫻櫚樟柚楸如

而蔓生音南微風連切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

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薜藜草紛紅駭綠翳蔭香

氣音高功爲衝濤拔瀨退貯谿谷搖颺歲

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

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
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
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
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澗環周又折西行旁陷
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負減百尺清深多鱖魚
雖如又北曲行紆徐晚若無窮然率入于渴
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寐焉風
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前其聽始遠一本作

予從州牧得之挽去駘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
既醺而盈一本作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
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
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
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
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本之下石爲
底一本九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



闢與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蹠而
往上馬音德又切折竹插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
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
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
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後耶得意之日與
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
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
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
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
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步北而東不過四十丈
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
擺之形引辨音計切女音玉計切字疑从土廣
注左氏又作何兒音義得音麗城上垣杜廣
以樹城釋文鹿一音孔司焉云小知也列子餘
注聲排其旁出堡塢小塢也廣韻云營若曰營
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
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



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
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
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
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
儻不宜如是則其采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
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
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蕪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

值江西際垂楊傳置

謂音轉

東曰東館其內草

木猥與有崖谷傾亞缺圯

別音

豕得以爲園蛇

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疏

刺仗

第二樹以竹箭松裡桂檜柏杉

推曰貞切

易爲

堂亭峭爲杠梁上下徊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

爲奇江化爲湖衆山橫環嶮澗澗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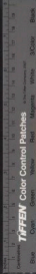
地音轉

李作

聖水音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

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

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



屋于北墉下以爲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爲中室
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
之陰室以適溫風焉陽室以達淒風焉若無寒
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
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
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薄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
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湖澤相合北有雙山夾

道嶄然

嶄然二如高也

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

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
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

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

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
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

者曰屏山其西曰四蛇山蛇莫辨切皆獨立不倚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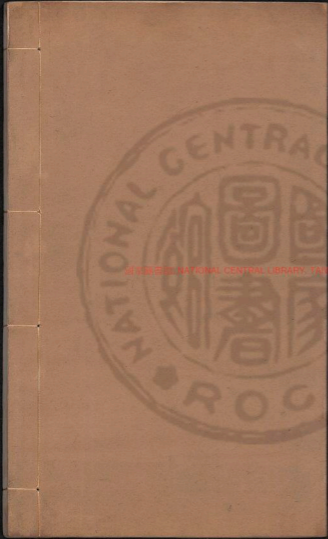
流潯水潯下流一本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

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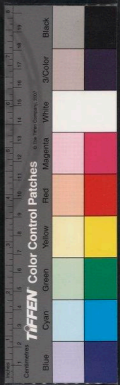
無麓城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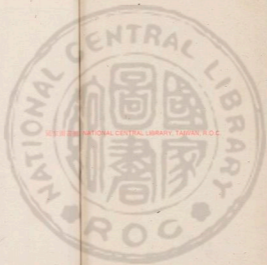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RESERV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

書一本書下有明訪賈字

寄許京兆玉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

欣踊恍惚上聲是知與同下疑若夢寐捧書

叩頭悻不自定心動也伏念得罪來五年未

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

群疑當道誠可怪而長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

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活結伏積病音



249927 v.2

病又音北病也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

又音在病也內消肌骨一作肉非獨癯瘠爲也瘠音利忽奉教

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有欲使膏盲沉沒音

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

罪者親善始竒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

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

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

力疆其素意如此也末略一本下更厄寒就兀

上俱臨切事既壅隔下一本狼忤貴近音

也狂踈繆及蹈不測之喜群言沸騰鬼神交怒

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

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音

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苛端音同旁午搆扇便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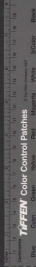
敵讎一本協心同攻外連疆暴失職者以致

其事此皆丈人所聞兒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

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

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

事一本坐食俸祿明德至遲也尚何敢更



俟除弃癘痼

史一本無

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

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

作一本

但欲一心直遂果

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

得之本无

又何怪也宗

元於衆黨人中罪然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

死

元和元年五月

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

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

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

二音

早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

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

本

藹藹孤立未

有子息荒取中少士人女子

无一本

則作

將候切巡聖命則乘牌使傳德保落無與爲婚

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曉

人一本

大君子

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常春秋時饗子立捧奠

顧眄無後繼者慄慄然歎歐陽揚

懷二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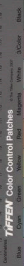
作

惴二款香衣切蘇抄

愛聲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

南無異子第爲主獨託村隣自謹逐來消息存

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急晝夜哀憤懼



便毀傷松栢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頌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手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脯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

殘家破爲世大僇時幾何敢更望大君子撫

慰叔鄧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誠節

適洗沐盥漱聖賢動盪歲時一搔皮膚塵垢

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

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疑字不能自明者

僅以百教故有無兄盜嫂前漢直不疑人交毀

何不疑兄娶孤女云楊婦翁者過涉瓜切董也

我乃不疑兄娶孤女云楊婦翁者過涉瓜切董也

五伯伯三聖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

光史籍一作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孔說管仲





上公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孟離費今

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一本元為字一本也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

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御人格儼此誠知疑似

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縛於晉終

以無死國語晉文公伐秦師而歸鄭詹東縛於晉終南音卒獲返國左傳成公九年晉侯見鍾儀

崎危以生易死史記魏世家趙使入謂魏王為

據鼎耳為齊上客論古切華見張蒼韓信伏

斧鎖戰日切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

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

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事各見此皆壞

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恠怯洪認病

願作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踈闊矣賢者

一羊晉因初晉大夫羊舌肸也字武伯作肸范涇

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

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才志一本無異能解

雖欲求筆視續文上當作靈力和切說

荒耗前後遺忘切教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

以不至飢滯作抵一本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

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仲卷復觀姓氏旋

又廢夫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本一作

上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

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一本通家

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本一作不敢望歸掃塋

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

竊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

甘寢此與同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

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勝肝焉無任懇

戀之至懇志一本不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題書字發之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誠役人胡要返命奉
教誨壯厲感發補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



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不以愚蒙剝喪頓悴無

以守宗族復田祿爲念韓非子憂憫備極不惟其

親密故舊是與復有一本作是公言顯賞許其

素尚而激其忠誠者一本作許用是踊躍敬

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

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

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

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

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

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孔子亦曰

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

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

略景略以尹緯爲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叱

辯駕切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

得以代廉頗頗音切馬謖得以惑孔明謖音切今之

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

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

以重臣爲二千石楠轍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

公孫綰近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爲寵夫
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爲匹夫繼稱爲
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
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
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
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
蒙以絃冕翼以徒隸一本註下趨走其左右豈
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
下詳不詳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

其言也詎孟子病禾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
吾告之以士必有三問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
文獻疑之而未重一問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
交以利歟二問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恭我哉基
記初說茲涕吾事三問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
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爲能
得其所以爲得其所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
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下務取士士理之
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

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
且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
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
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
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
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
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
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張其希王
袁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

累累相望若昔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
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
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夫人以文律通流當世
叔仲鼎列唐益科許大曆九年無量中選上十
十百有名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子
時號三場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子
守漢孝帝二年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子
敬之中元如二年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子
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
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大一本孔氏之志
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爲

士之末獨來取何如其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
間幸職得甲乙科第至高書郎專百官章奏寫
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
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
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
之言因爲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
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
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亘譯亦云親見揚子
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

袁如屈原吳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
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爲今之人一本此下有笑
字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
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有非丈
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父李無
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者
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
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爲文以神志爲主
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

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病氣尤甚
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駭擾眊眊內生
靈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
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增故撫心按膽不能
自止又未州多火災增五年之間四爲大
火所迫徒跣走出壞牆穴窟僅免燔灼書籍散
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
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現一本意矻矻自苦以傷
危敗之魂哉增中心之

仙福鬱結

情加本切誦也信

具載所獻詩京兆

文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器器弃皆望望
忌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
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叙憂慄爲幸敢有他
志伏以先君稟孝德東有道高於天下仕再登
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
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爲大族五六從以來附
無爲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
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



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子然無可以為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王子學聖楊疑元十五年故寡居十餘年嘗有壺男子然無一日之命也謂楊氏孕而不育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弃先君之德所有世嗣作祀或者猶望

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寸道畢

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夫人日夕歸朝廷復為大僚伏惟以此為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作一本不勝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裴墳書

裴墳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為大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奔唯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寤與

游者居權衡之地十為賢幸乃一售結不得者

講張排根

根一本作根講音權根胡根切

僕可

出而辯之哉性又浩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

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

傳作醜語

一本字不

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憊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錮

姑奉而不能即死者以為父當自明今亦父矣

而嗔罵者尚不肯已

七喚猶以切詰堅然相白者

無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

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為罪人耶其終無

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

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

局束者寡其為不一微也何哉大和蒸物燕谷

不被其煦一鰥子尚能耻之

魚野句勿

今若應

叔輩知我豈下鰥子哉然而不耻者何也河北

之師當已平奚虜聞言語矣

憲宗時伐契丹王

日奠虜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

飛文之罪

出訓

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

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為明時異物死不

恨矣金州考績已久獨獲然不遷者何耶十二
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數書無恙一本
得字悉除兄顧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比當大
亮切憂也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昏多
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慄則
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悅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
張左司書道思謙懿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

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

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
嚮者進當競飢不安之勢實覺錙錘切平居閉門

口舌無數况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

編其編一本作徒具門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

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

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

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越取顯

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

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
壓當世世名一本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
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
能寒衆人之怒語轉移置當嗷嗷高五
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
言一本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
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橫尸五知不知其
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
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

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
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
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
腫腫重直腫切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
起薄寒中體則肌膚慘慄慄慄切一本
力力作厚所切毛髮靡條羅然注視注視切
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
特異鳩舌啾譟鳩音快說文今聽之怡
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噉噉

初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嗔呼走匿雖病夫亦
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
扶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
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
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
置一畝以自稱道話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能言也
不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
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
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

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遣特言道道之行
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
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
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
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
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
敗腐如木朽也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
以爲瑞物如木也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
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鄧爲耕



第一本作 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乘取獻之法宮增聖唐
之居也 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
在望外 終欲為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李建之弟

約直 約字 足下州傳虛至 得足下
書又於愛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勸厚在
周言逃蓬蓬者 聞人足音則楚然喜

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頗喜復何言僕自

去年八月來瘡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

月乃二三作用商人損柳餘并破决壅隔大過

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借

出遊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文蜂 方六切
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



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有時到幽樹
好石暫得一笑已伏不樂何者壁如因拘園土
一遇和景負牆擗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
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伏能
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
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
執事至此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爲自悼也僕囊
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情觀本末不伏一一言

之今僕癯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
事程功唯欲爲重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
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々作
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
身復壯悠悠人世有不過爲三十年客耳
前過三十七年與聯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
把翫亦已審矣苟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
史諸子數百卷雀裝幀戰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
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

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
常今僕雖羸餒亦耳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
照僕照呼切僕豈敢衆人待常升溺若即人
一本即即不伏照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
作象字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肅思謙謙各僕各有書
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在地
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
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其白

與顏十郎書十一本作附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貧外置同正負柳
宗元謹致書十郎凡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
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雜音趨也趨
在作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
難也大底世字一作常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
煦起趨起千余切便僻匍匐便切以非乎人而
售乎已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電滅威遠不爲門
下用矣其或少知耻懼恐世人之非已也則矯
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

而確固自守蓄力東志不為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

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貞元九年十年頗少重

人此書想與少連之子執事試述狀其態則果

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中劉禹錫

等違之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

順宗時顯增榮謚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為親

戚門生光寵不意陳之者復以初執事重云

此文云不意陳者何含奇頓陳碎也習者此

誠私心痛之埋鬱洵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

朝不能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

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

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

大今抱德厚蓄憤排患有以効於前者則既乖

謬於時離散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為孤囚不能

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為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



通盛德無以酬用為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
老死瘴土一本下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為執
事一出之古之人恥躬之不逮儻或萬萬有一
可冀謂作幾先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
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諫音書不能既一作此宗
元謹再拜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元和九年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
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藻私
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
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
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
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

通盛德無以酬用為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
老死瘴土一本下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為執
事一出之古之人恥躬之不逮儻或萬萬有一
可冀謂作幾先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
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諫音書不能既一作此宗
元謹再拜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元和九年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
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藻私
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
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
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
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

國一作本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一一本不下下輔輔特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是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循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之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

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則字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以作一特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危辟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危作危書





司馬遷觸天子喜怒

武帝以遷故沮貳師下之

班固不檢下

仲嚴作前漢書因僕屬洛陽今

崔浩沽其直以聞暴虜

直筆作魏史立碑以

帝以為暴歸國忌

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

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

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

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

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

本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

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

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

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

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

然徒信人口語每之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

々軒天地者

磊與軒切

決必不沉沒且

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

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

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

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焉如退之行一本作議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米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

逸之隱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荅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籍者請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姑可好遊邊上問故老卒更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州刺缺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爲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側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爲諒也史遷死退之仗以

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迅之期為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羸羸頽朝夕就死無能為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遠言荆軻徵夏無且且即始切史記荆軻魯夏元且諱其如其言大將軍徵蘇建史記蘇建事為余道之如是言大將軍徵蘇建軍時蘇建語今日言留侯徵盡容貌也狀貌如神人好女云云言留侯徵盡容貌狀貌如神人好女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者谷梁莊公七年春秋者以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盡工傳容

述事有狀

與呂恭書

一本作與呂恭論袁中石書在恭與武陵非開池書後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廬墓父者所得石書摸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一本此下有字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



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未嘉其書則今田野人
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爲其未字等
頗效王氏变法皆未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
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爲此聲大謬妄矣又
言植松烏擢之怪一作擢一本而掘其土得石尤不
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爲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
也壞樹之而君子以爲議禮記檀弓云况廬而
居者其是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今過則爲
碎禮記檀弓云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

識是故惡夫飾且偽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
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況又出怪物詭
神道以奸大法奸言干而因以爲利乎夫偽孝
以奸利誠仁者不忍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偽
可爲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
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
焉恭嘗以監祭師史參以兩西固無闕遺矣作
東邦改市鄧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垆土大木巨垆
聖聖切土陶甃梓匠之工備尊火不得作托情竄之

俗史記以情徒果地宜項已如情也語也結偷
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釋之力用寬僅膏
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之過
而莫之者誠慙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
濟之清有玷焉若秋豪固不為病然而萬一離
婁子眇然視之不若無者之快也默然已其事
毋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答劉禹錫天論書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為天說及未

先欲畢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慮
一本无及詳讀五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說卒不
可得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論乃吾
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為詳諄佐吾言而曰有以
異不識何以為異也子之所以為異者豈不以
質天之能生植也欲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
質而顯且子以天之生植一本更有為為人耶
抑自生而植乎若以為人則吾愈不識也若
果以為自生而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



呆蕨之自爲果蠱癡瘁之自爲癰瘡草木之自

爲草木耶是非爲蠱謀明矣猶天之不謀乎人

也子一本彼不我謀而我何爲務勝之耶子所

謂交勝者若天恒爲惡人恒爲善一本若字

勝天則善者行是又過德乎人過罪乎天也又

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論云天

之道在生植其用在裁節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判天與

人爲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植與矣羣皆天

也法制與忤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

相預而凶豐理亂出焉究之矣凡子之辭枝葉

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遠焉又子之喻乎旅者皆

人也一本又字而一曰天勝焉一曰人勝焉何

哉養春之先者力勝也邑郭之先者智勝也虞

禹力窮也匡宋智窮也是非存亡皆未見其可

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說要以亂爲天理理爲人

理耶謬矣若操舟之言人與天者愚民恒說耳

幽厲之云爲上帝者爲所歸怨之辭爾一本爲

皆不足喻乎道一本无子其熟之無妄言侈論

長益而以益其枝葉枯務本之為得不亦裕乎
知益也獨所謂無形為無常形者甚善宗元白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見與重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
和承一行僧得此說語下異孔穎達疏而以爲
新奇彼畢子董子何庸未於學而遽云云也都
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韓氏注而果以為
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
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爻則是取其過揲四

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
十四策則是取則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
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
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
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
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
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
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
不昧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

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
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
見其道聽途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
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膚末於學而遽
云云也足下所為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諾若
曰孰與顏達著則此說乃顏達說也非一行僧
畢子董子能有異者也一本異字無乃即其謬
下有說字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教考校左氏今之
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惑者也然務先窮昔人

書有不可者而後單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
白

答元僊州論春秋書

未詳
其人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荅衢州書言春秋此
誠世所希聞兄之與子為不負孔氏矣往年曾記
裴封叔宅聞兄與善太常言晉人及姜戎敗秦
師于殺一義事在桓公
三十三年嘗諷習之又聞韓宣英

及亡友呂和叔輩言他義韓宣英名
溫一本亡友在韓
者宣英上知春秋之道久隱而迹乃出焉京中於



韓安平處始得微指和叔處始見集註

恒顯掃於陸先生之門陸指一名與宗元入尚書同日

居又與先生同巷始得執弟子禮未必講討會

疾彌甚宗元又出柳州乃大乖謬不克卒業復

於亡友凌生處凌生得宗指辨疑集註等

一通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去其國事見前見聖

人之道與堯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獨取其

法耳於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糕禮云糕

楚人殺陳夏微書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

行父于陳事在宣公十見聖人褒貶與奪唯當

之所在所謂瑕瑜不掩也反覆甚喜若吾生前

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為不

遇也兄書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得踰焉其言

書苟息貶立卓之意也事在僖頃嘗怪苟息奉

君之邪心以立嬖子不務正義弃重耳於外而



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父為之辭

仇牧事在成公二年

孔父事見莊公十二年

今元言賤息大善息因當賤也然

則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孔亦有賤歟宗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為息發也今錄以往可知愚之所謂者乎微指中明鄭人來渝平事在隱公六年量力而退告而後絕國先同後異者也今檢此前無與鄭同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合元亦當指而教焉往年又聞和叔言元論楚商臣一義事在成公

元雖啖趙陸氏皆所未及

啖音啖陸音助請具錄

當疏微指下以傳末學蕭張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勸為一卷以垂將來宗元始至是州作陸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若贊焉必同於孔距優劣之說故直舉其一二不宣宗元再拜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



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為道自為
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為之然而輔時
及物之道不可陳于今則宜垂於後言而不文
則泥乃計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拘囚以來無
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
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仰視白日
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才軼者每以師
道命僕僕滋不敢僕每為一書足下必大光耀
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

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
怕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詬古狐疑猶豫
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為當僕然
後救自是也呂道州善言道道州亦若吾子
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為一書務富文采
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
誘後生而終之以辭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
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為之標表以告夫
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

塗若蠅蚋然音同雖鳴其聲音誰爲聽之
獨賴世之知言者爲準音一林不知言而罪我
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
故爲天下笑耶是足下之愛我皇始言之也前
一通如來言以汗篋贖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
下僕又何託焉不悉宗元白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字和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化是下近世之言理道者
梁吳卒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爲其言本儒術則

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
覈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說以甚者好怪而妄
言推天引神以爲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
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交
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感砥礪新切
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
動作悖謬以爲修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
道之窮也而掩手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爲小
書以志手中之所得焉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



言危好詭以及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
咸嗜悅焉伏庸呻吟者至此六經則溺其文必
信其實是聖人之道賢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
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誠救世之謬一作本凡
爲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怏怏然
不喜一作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
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
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忍耶故思欲
書其要領以別曰中正度成吾書者非化

光而誰輒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之
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字致用有章詞者告余
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
之爲書者豈若是據前人耶據之石韋子賢斯
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據孟子蓋
求諸中而表乎世焉尔今余爲是書非左氏尤
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况
不及是者滋幾則余之望乎世者愈狹矣卒如
之何苟不恃以重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用

是罪余者雖里百世滋不憾而惡焉惡大於憾也
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屬乎外想不思而得也

宗元白

與友人論文章

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
興之不足恢初之不遠蹟礪之不工頗類之不
除也頗音禾切倫也得之為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
高明一本作字孤其深蹟雖有無敗則為日月之
精也大圭之取也曷足傷其明然其實哉且自

孔氏以來茲道大闢家備人勵利精竭慮者幾

十年矣劉五切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

數乎登文章之錄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

其餘誰不欲乎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

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吏而不克克

窮窮也志而沒故曰得之為難嗟乎道

之顯晦幸不幸繁論談之辨訥升降繫焉覽之

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



自得以奮其問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
祭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底一本亦生則不過
死而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
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况乎末甚聞
善者哉善字本无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
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
獵前作戕賊文又於其意缺二切古抽其華置
齒牙間過事起金声玉振誰詐替之人微一
件之聲雖時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爲害已

甚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
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胷中未知孰勝
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
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爲一通想令治
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附缶必有所擇顧鑒視
何如耳一本視字下有其字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

之三十二

書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
類非今之長人者之志長展不惟充賦稅養祿
秩足已而已獨以庶富且教為大任甚盛甚盛
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
難曉必勞申論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
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

之三十二

書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
類非今之長人者之志長展不惟充賦稅養祿
秩足已而已獨以庶富且教為大任甚盛甚盛
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
難曉必勞申論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
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



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
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
則貧者無貨以求於吏貨財也所謂有貧之
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論奇
也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
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兄若
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
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
者同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

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
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
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
故縱以為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
括拾以輸縣官括俱運也其為不均大矣非唯此
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
或乃取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
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

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誦
其為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數名實
而姑重改作其可理矣乎富室貧之母也誠不
可破壞然使其大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
懼富人流為工商浮窳以主蓋甚急而不均
則有此耳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
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
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為征故
有段高代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

而唯下田之問推以誠實示以恩惠嚴責吏以
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適以信相考安有不
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
矣是故乘弊政必湏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
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未州以僻偶少知人
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敝弊歟理則其說行矣
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
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
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為理鏡之理

小也不是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
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
為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
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益
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已韓字宣英達識多
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拜棄凡人
不敢稱道其善又况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薦之
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有道斯古人之所難而
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

一舉而地也及焉都大夫不見叔向事見左傳
一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大過一本作大矣書雖多
言不足導意也止於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當依編本
錄作連字

宗元白前以所以石鍾乳非良聞于敬所餌與

此類崔簡字了翁又聞于敬時憤悶動作憤占

心孔宜以為未得其粹美而為震破燥悍所中

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

破古俗切制鐵石也特七益
相習謬誤作增先對功也



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况鍾乳直生於石石之精竅踈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明也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信養生胃

通腸膏善康寧心平志舒其樂愉愉由其竅踈

而下者則奔突結澹下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

死灰淹滯不發發滯澹澹叢齒積類重濁頑璞

食之使人偃蹇鬱滯泄火生風戟喉癢肺癢子

幽閉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

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

至精凡爲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

止禦也必若土之山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

雖旁歧揉曲皆可貫犀草甲也北山之木雖



離奇液臍

臍字前漢書因臍字法委曲盤灰也液

枯者皆可以梁百人之觀航千伊之淵冀

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音五拘學說

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音於州名皆可以

備砥礪徐之義音不皆可以打大杜荆之茅皆可

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

以學考音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

則魯之晨飲其羊音羊自味謂氏常朝飲其羊

以諫閱轂而輟輪者音輟人以其狀閱數而輟

爲大醫音希鶴盧西子之里惡而墮者皆可以當

侯玉音瓊類寶也山西之冒沒輕儇音貪而忍

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音制子固音律五名

而山東之雜駮音力農桑凌粟者皆可以

謀謨於廟堂之上音出相山西山若則反倫

恃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3/Color White 3/Magenta 3/Red 3/Yellow 3/Green 3/Cyan 3/Blue 3

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鬣者
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本音琴其內皆
似者附子八角半遂赤厚類不可悉數如主
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
也又經註曰始興爲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
爲始興也今再三爲言者唯欲得其美精以固
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
必利己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
其不然明矣故尋其說宗元再拜

答周君巢書

一本巢字下有
巢父書字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
用文雅從知已日以惇大府之政君巢蓋為其
每府從事其
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爲倡焉馬作
本
首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羅大獮廢居小州與因
徒爲朋行則若帶經索索三股曰縶兩股曰縶
作縶羅上密此切
處則若闔桎梏桎音質桎
古毒切乎予而無所趨行五
石切于賦六切說文拳拘而不能肆槁焉若枿
步止地選行于中槩枿焉若璞其形固若是則其中
結切伐木餘也

者可得美然由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
盛譽山澤之臞者臞者山澤之臞者
以為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馬
何哉又曰餌藥可以夕壽將分以見與固小人
之所不欲得也作人一本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
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
出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
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先獲是而中雖不
至耆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

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恃若義
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
而趨屯屯而居屯屯如他徒昆切四也
也然無所好也然之問切浩然若有餘振草烹石以私其筋
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已獨以愉若是者愈
千百年滋焉謂夫也又何以為高明之圖哉宗
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侈用是
奔竄禁錮為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以為戾
從而吠者成羣已不能明而况人乎然苟守先



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損弃不更乎其內
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
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為方士所惑
任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惠則聖人之道幸甚其
必有陳矣不宣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
者遊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
咸望尤不能俱以為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

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是時既言皆沮然眇
昧_代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
滌陽吳武陵景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
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
伏觀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借米及食時竊睨和
糗燥濕_{群怨九女被}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
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
負固恃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
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



退矣愚敢厲銳探堅

探音患又音聖

鳴鍾鼓以進

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

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

美言以為得恒久大利則又安得棄吾美言大

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吶

奴骨切吉難也亦訥字又

歟壽歟天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

但以世之兩事已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

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

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市其瓜拍蚤起則

嚶嚶詭詭以逮夜

琴大苞切詭聲公切

又增以脂燭燭不足

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為極工出至大都

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

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及年少長則嗜

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書獨得國故書

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

曰吾書之工能為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

縱而理逆卒為天下弃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



極工而反弃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為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道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此出列子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

使號於天下曰孰為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

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為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此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云爾音因睦家也文之解因入而號

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

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字罵如曰臧罵

婢曰獲又男而婢曰臧女而婦曰獲得如婢

述云賊罪役入為官奴婢從習其已獲得如婢



也出而號於素為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
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為李睭州讐者今
欲已睭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死之
讐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無一本
与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
姪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
恩賊獲僕妾欲久存其生將率胥吏欲久存其
勢讐欲速去其害凡之為是術凡今天下欲凡
久存者皆懼而欲凡速去者獨喜凡為而不已

則是背親而與讐夫皆親而與讐不及中人者
皆知其為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懼也
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平使讐者失望而慄親
者得款而抃則愚願推肥牛擊大豕割群羊以
為兄饗餼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
為兄壽監東海之水以為鹹醢教倉之粟以為
酸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安
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大也醉
飽詎歌愉懌訢歡訢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



而不判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則淡去樂以即
愁悴焉膚日皺諸云劉故加肌日廋守無所
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
我能堅壁拒境以為强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
哉無任疑懼之甚謹再拜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書

與楊誨之再說車致勉用和書

一本作與楊誨之書

足下幼時未有以異於衆童僕未知足下及
至潭州乃見足下氣益和業益專端重而少言
私心乃喜知舜之陶器不吝音發病也又器
陶河濱器爲信然而舜之德可以及土泥而不
化其子何哉是又不可信也則是下本有異質
而開發之不早耳然開發之要在陶照音日如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而不判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則淡去樂以即
愁悴焉膚日皺諸云劉故加肌日廋守無所
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
我能堅壁拒境以為强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
哉無任疑懼之甚謹再拜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書

與楊誨之再說車致勉用和書一本作與楊誨之書

足下幼時未有以異於衆童僕未知足下及
至澶州乃見足下氣益和業益專端重而少言
私心乃喜知舜之陶器不吝音發病也又器
陶河濱器爲信然而舜之德可以及土泥而不
化其子何哉是又不可信也則是下本有異質
而開發之不早耳然開發之要在陶煦音日如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然後不失其道則足下亦教諭之至固其進如
此也自今者再見足下文益奇藝益工而氣質
不更於潭州時乃信知其良也中之正不惑於
外君子之道也然則顯魁然秉其正以抗於
世世必爲敵讎何也善人少不善人多故愛足
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吾固欲其方其中固其
外今爲足下作說車可詳觀之車之說其有益
乎行於世也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
其善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

排也

排音仕

及賀州所未有者文又三篇此言

皆不欲出於世者足下默觀之藏焉無或傳焉
吾望之至也今日有此人來示將籍田教是舉
數十年之盛典必有大恩澤丈人之寃聞於朝
今是舉也必復大任醜正者莫敢肆其吻矣甚
賀甚賀僕罪大不得與於恩澤然其喜不減之
足下者何也喜聖朝舉數十年盛典太平之路
果辟音開則吾之昧昧之罪亦將有時而明也方
蔡愚溪東南爲室耕野田圃堂下以詠至理吾

有足樂也。足下過今年當侍從比下僕得歸溪
上設有酒以俟趨拜足下發南州當先示僕得
與獵夫漁老上下水陸擇味以給膳羞雖不得
久亦一時之大願也。過是無可道。福來辭行急
福來謂不可留言不盡所發不具某頓首

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

一本作與誨
上第二書

張標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
月書言說十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
於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

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為大過如
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則思復之復之而
又不更則悲、則於之何也。戚也安有以堯舜
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忌責以
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
而不更則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去
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於之之志而強役
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復百之亦將
不已。况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言東也。以內可

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
何取於車之䟽耶果為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
為弊車果為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怕人夫
剛柔無常位皆宜存乎中有君焉者在外則出
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為君子必
曰外恒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欲休焉又使仲由第二衛公山弗獲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室武子之臺命申以夏樂師及為蹇之匪躬以華君心之非莊以莅乎人君子其不克歟中恒剛則當下氣

怡色濟

七切

七切

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

病與吾以為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說非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為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也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悛與各同高宗曰啓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上日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

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捩髮
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
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能也
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
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已
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
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
宜縱目印鼻或印鼻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
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為是則亦人耳而子舉

將必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人
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
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績文字
以於世取譽聖人不足重也聖一本故曰中人
以上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
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者以此凡儒者之所
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
度不踰距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

踰乎手而遽樂於縱也傳說曰唯狂克念作聖
尚世多方器曰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蹠很
戾豈甚然得而繫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
之為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押而擾焉踉蹌
趨走咸能為人所為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踏
弊日絕北地也故吾信夫狂之為聖也今子
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為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
能一本更有承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
不為也非不能也凡吾之致書為說車皆聖道

也今子曰我不能為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
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不為聖道
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
我不能剪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為剪
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說車之不詳也吾之所
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
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為與世同波
工且翦翦拘拘者以是教已固迷吾文而懸定
吾意甚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



世同波然未嘗剪剪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
偏則擾攘欲弃去不敢猶勉強與之居苟能是
何以不克爲車之說耶忍汚維繫譚尚可恭其
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爲佞
且僞其言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
人一本人生字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
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
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
爲若是豈怕媿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作反本

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齒類人
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罵如是而心
反不媿耶聖人之禮讓其且爲僞乎焉佞乎今
子又以行險高車之巽失車之馮道豈樂行於
險耶度不得已而至乎險期勿敗而已耳一本非矣
六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
邦不居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
期勿禍而已耳斗子以反物行道爲是耶非耶
伊尹以生人爲已任管仲豐浴以伯濟天下孔



子仁之論曰聖者觀切固然魯莊公東將營其

無以為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

古道為古辭尤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為乎是

之不為而甘羅終軍以為慕棄大而錄小賤本

而貴未夸世而釣奇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

道為不若二子僕以為過矣被甘羅者左右反

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

致危於燕天下是以蓋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

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

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譎險薄者亦不能以道匡

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觀

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

又縱踴之競勳也一本作縱躍之潘本已則決

起奮怒棹強越挾滄夫以媒老婦欲盡奪人之

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武帝時南越太后挾氏

四年少季住論今人朝德太后執通國人是無

異盧狗之遇噬董云故晉史華離閻謂使大呀

呀而走

如切

不顧險阻唯疾者之從何無已之

心也子而恭之非釣奇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
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
孔子氏曾不得與於琴張叔皮狂者之列是固
不宜以為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
主上以聖明進有道與大化枯槁伏匿縲錮之
士皆思踴躍洗沐期輸堯舜萬一有所不及大
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為大官以立於天下吾
子雖欲為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

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為子不取也馮婦

好搏虎卒為善士周處狂橫一旦改節魏杜聲

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

而忽欲為阮咸嵇康之所為守而不化不肯入
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

惡倭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

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

於羹者而吹蠶屈其切切楚吾子其類是歟倭

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責乎中能時其時



得號為輕薄人矣及為御史即言自以登朝廷
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囑加
切然卒不免為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疎
薄之號既聞於人為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
明之到來州七年矣晝夜惶惶進思咎過往來
甚熟講克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
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為僕所陳者宜乎欲任
已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乎嚮所陳者而
向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知

吾更訕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
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
之熱之無徒為煩言往復幸甚又所言書意有
不可者令僕專專為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知
者道此又非也九吾與子往復皆為言道道固
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
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
已然後道可顯達也一本無字今乃專欲覆蓋掩
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為也士傳言





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校不毀事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獨

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蓋乎是事

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足下所爲書言文

章極正其辭與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

爲蒲捎駛駉何可當也捎所交切駉音快駉音

千里馬盛滿捎又前都陽傳注其說韓愈處甚

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

能遺是則大善矣愛閱廢錮梓籍田之罷意思

懇懇誠愛我學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爲欣且

戚耶但當把鋤荷清云申制治切春也此當

用決溪泉爲圃以給茹其隙與際則浚溝池藝

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爲適亦足老

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已不能

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朝廷更宰相來政事益

修夫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郭南亭上期口言

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粗道大旨

如此切類也五宗元白

答貢士沈起書

九月某白沈侯足下無恙蒼頭至得所來問志

氣盈憤博我以風賦比興之旨僕之樸駮專魯

駸語而當惠施鍾期之位惠施與莊子辯深自

慙也又覽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瑇瑁

之寶甚厚僕之狹陋蚩鄙而膺東阿昭明之任

曹植字子建封東阿王蕭統謚昭明太子皆善論文又自懼也烏可取識

者歡笑以爲知己羞進越高視僕所不敢然持

枉將命復承厚貺豈得固拒雅志默然而已哉

謹以所示布露于聞人羅列乎坐隅子一本使

識者動目聞者傾耳幾於萬一用以爲報也

乎僕昔病興寄之作理鬱於世辭有枝葉蕩而

成風益用慨然問歲興化里蕭氏之廬親足下

詠懷五篇僕乃拊掌愜心吟玩爲娛告之能者

誠亦響應今乃有五十篇之贈其數相什其功

相百覽者歎息謂余知文此又足下之賜也幸

甚幸甚勉懋厥志以取榮盛時若夫古今相變

之道質文相生之本高下豐約之所自長短大

小之所出于之言云又何訊焉來使告遽不接



申盡輒奉草具以備還答不悉宗元白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揚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吊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燒赫烈之虞也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滂瀦之具或以不給也而向地無歸也以滑之也吾是以

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

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乎於是

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愠勞苦變動而後能光

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遠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

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

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群士之

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他一本非無京城人多

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

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



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
嗤者以為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
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一作本
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
即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
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
者僕良恨脩己之不亮素舉之不立而為世嫌
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孟簡字乃今幸
為天火之所滌盪作大宇凡眾之疑慮憚

宋為灰埃黔其廬緒其垣

謂其垣

以示其無

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污其實出

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

祝融大正回祿大神則僕與

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舉

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許鶴

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

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一本作是以終

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吊許不

吊尖君子惡之

事見左傳昭公十八年

今吾之所陳若是



有以異乎古故將吊而更以賀也元和二年參元中進士第
顏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
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彼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
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為醉賦及對問大善可
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
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入南來致
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四
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貞元十四

年九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大學
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
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已詔書出
為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按說書志通籍者為一尺竹牒記其年紀
名字物色懸之宮門就職書府聞之怛然不喜
按者相應乃得入



有以異乎古故將吊而更以賀也元和二年參元中進士第
顏魯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
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彼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
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為醉賦及對問大善可
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
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入南來致
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四
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貞元十四

年九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大學
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
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已詔書出
為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按說書志通籍者為一尺竹牒記其年紀
名字物色懸之宮門就職書府聞之怛然不喜
按者相應乃得入



愧乙及均 非特為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夫其師
不樂也 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既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
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
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于黎
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
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
論列大體聞于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
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門外聞之
於地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

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惓至頓乞留如故者百數

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牀不寧不意古道復形

于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李謂觀其言太

學生徒仰闕赴訪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親聞

乃今日聞而親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音烏

手同義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

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

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益或果切有

崇飾惡言而肆聞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諍罵有



司者

許蘇內息辭

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

無幾耳僕聞之恟駭恒悸

耐虛勇虛友二切恒

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爲是嗜嗜也

徒潘云嗜

詩序皆皆備釋文者作嗜

遂退託鄉閭家

藝考屬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踰顧

尚

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

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刺歟

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

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

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學

恢弘之德能容善僞

一本能字來者不拒曩聞

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

貞元十四年本李生年

城說之郊外帝愛城

或乃飛文陳惡醜行無

賴而論者以爲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

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讖

郭惠子問於子貢曰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

夫子之門何其難也孟軻館齊從者竊獲

爲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



不拒病夫

蘇軾與知兪州繩墨之側不拒枉材

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于

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
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
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
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已也於國體實甚
宜頌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
勗此良志俾爲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

蘇軾柳宗元白

答章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
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
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變夷間
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
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况敢爲吾子師乎孟子
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
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軌譁笑之以爲狂人
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

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

與為言詞辭一本作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

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數色用切類也屈子賦

曰色大羣吠吠所怪也屈受變切類也僕住聞

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大吠予以為過言

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雲踰嶺被南越

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

無靈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

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靈不以病

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靈與日豈有過哉

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

怪於羣目以召閑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

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

啾啾者啾啾交切早暮拂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

憤僵者委仆窮赴切愈不可過矣乎居望外遭

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

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

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



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

子冠畢應之者咸懽然

懽言武

京兆尹鄭叔則

怫然

怫若

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

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

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

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

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

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

吾子苟自擇之取其事去其事則可矣若定是

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

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旣悉以陳之

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

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舉誣諛之

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

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

烺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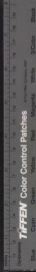
一作焯

焯焯大明也

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

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

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



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掉徒懼
其剽而不留也剽匹切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
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没而
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
之欲其臭揚之欲其明踈之欲其通廉之欲其
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
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
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
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恭之殺

張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文參之莊
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
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密此吾所以旁推交通
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
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
亟來以廣是道予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
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
爲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二承元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





王林國韓長孺復生說苑衛靈公有士曰王林

不使也不誠建運而與身其前不能為

天下抗手而進以取慘笑矧僕之齷齪者哉

僕於奔走先後之地而役使之使胡豆知則勉

充雅素不敢告憊通并嗚呼始僕之志學也甚

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為者汨沒至今自視缺

然知其不盈素望久矣上之不能交誠明達德

行延孔子之光燭于後來次之未能勵材能興

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滅之聲退乃俛俛於下

列良切無見咕咕於末位咕他協日偃仰騎

矜道人短長不亦冒先聖之誅乎固吾不得已

耳樹勢使然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

聞友之過也出穀梁子傳蓋舉知揚善聖人非

况足下有文行唱之者有其人矣豈其聲者吾

敢闕焉其餘去就之說則足下觀時而已不悉

宗元白

答嚴厚與論師道書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薇生足下得生書言為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友箴與父章中立書欲變僕不為師之志而屈已為弟子凡僕所為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愛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聊歌以為箴行且求中以益己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為薄世笑罵僕脫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為外不足當眾口雖懸懸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僕見

解不出此吾子所云仲尼之說豈易耶仲尼可學不可為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

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靈而敗國卒中矢而死

事出左傳傳仲尼豈易言耶馬融鄭玄者二子

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

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講古窮

文辭以為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

退之故又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

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



拒為師弟子名而不取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

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瞋目閉口邪

人切怒敬叔吾所信愛

呂巷字敬叔

今不得見其人

又不敢廢其言

一本無不字身字下有幾字

吾子文甚暢遠

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

其笑

即策字

調其六轡中道之行大都捨是又奚

師歟亟謀於知道者而考諸古師不乏矣幸而

亟來

亟去史切

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不敢愛不敢

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

以為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
有好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報表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師後學之士

到僕門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

出之有不至必甚之

甚謹也

其教也雖若是當

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禦為者非以師為非

弟子為罪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為不足為

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為之且見非且見罪懼



而不為二也其大說具答平中立書今以往可
觀之秀才貌甚堅辭甚強僕自始覲固奇秀才
及見兩文愈益奇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者
誰出秀才右耶前已畢矣才可為成人僕之心
固虛矣又何鯤鵬五鄉於尺牘哉一本何下秋更有得字
風益高暑氣益衰可偶居卒談秀才時見客僕
有諸內者不敢愛惜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
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
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

太史公其峻潔可以出一餘書俟文成異日討
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懷懼者
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委才志於道慎勿怪勿
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勃然爾物滿本作物口
本作久則蔚然爾若音居又源而流者歲早不
凋蓄殺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
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為秀才計未
必過此不具宗元白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
以勵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人尚不宜推避
於僕非其實可知本無固相假借爲之詞耳
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遠於退之固相上下
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編補以爲詞莫
賦謂甘泉河東拜賦長
揚賦後人交如怒字也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
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文遺言措意文
本作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倡狂恣睢肆意有
之字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倡狂恣睢肆意有
所作又知字雖許雖許筆二如自保說若然者

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况僕耶彼好獎人善以
爲不屈已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也一本無是
字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
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胡珙切一而僕
本作知字雅駿卒無所爲但越起文墨筆硯淺事起千惜
切余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
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以固
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己者如麻
不患不願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依退



之勵足下不宣宗元頓首再拜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三日宗元白得秀才書知公僕為序然吾為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師時好以文寵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為不少為白遭近逐禁錮益為輕薄小兒譁置群朋增師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汚重辱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鸞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去聲吾是以懼潔然盛服而與負塗

者處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為頃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為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為流俗所屑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答貢士蕭纂求為師書

本為一本

十二日宗元白始者負戴經籍退跡草廬塊守蒙陋坐自擁塞不意足下曲見記憶遠辱書訊



既以高文開其知思並去而又超僕以宗師之位貸僕以丘山之號流汗伏地不知逃匿幸過厚也前時獲足下灌鍾城銘竊用唱導於聞人僕常赧然羞其僭踰今覽足下尺牘殷勤備厚似欲僕贊譽者此固所願也詳視所賦矍然以喜是何旨趣之博大詞采之蔚然乎鼓行於秀造之列此其戈矛矣舉以見投爲賜甚大俯用計度不自謂宜顧視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耘其蕪穢甚非所宜僕不敢聞也其他唯命宗

元白

報崔翰秀才書

附潘本
作薛

崔任足下尋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駕慕不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爲工適密以爲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



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僕
嘗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
語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
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於
道也外而望於予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
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棄朽廢者之意故復云
爾也凡人好辭工書者皆病癖也癖音僻吾不
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砥鉞攻雙雙音悲庶
知以同變所加城大變也卒不能去纏結心膈

牢甚願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今吾子乃
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潛塊積痼
中子之內藏痼音瘕文病也玉篇又攻避攻詩
藏才病切恬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
病書字益下而子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
篤甚矣子癖於伎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唱
土炭音徒溫切嗜酸鹹者不得則大戚其親愛
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之觀吾子之意亦已
戚矣吾雖未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有



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鹹吾不敢愛但遠言
其證不可也俟面乃悉陳吾狀未相見且試求
良醫爲方已之苟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專而
易通若積結旣定醫無所能已幸期相見時吾
決分子其啗嗜者不具宗元白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甚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
賀多賀秀才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故文想謂
曰子賀父柳公詩百卷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

新也雖間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
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
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
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
俯矣愈重則吾俯益甚秀才其悉焉苟增而不
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間踈之患乎還荅不
悉宗元白

復杜溫夫書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皆皆逾十



言意者相望僕以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過也
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書頻吾
不對答而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微不肖相見
音作日亟拜亟問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
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騷滯多所去甚論安敢懸
斷是且非耶書桓吾必曰周孔桓與同一本
下疊周孔子
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生以直躬見桓宜無
所諛道一本無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
怪且疑生恃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

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遠
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
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有
何吾生曾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爲文不
能自雕斷引筆行墨快意累累論道意盡便止
亦何所師法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
辨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
奉答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
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



太息

喘也

良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

人猶望而不止也俄而有若烏獲者持長綆千

尋

繩也

徐而過焉其力足爲也其器足施

也號之而不顧頽而曰不能力則其人知必死

於大整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

運手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整

不復望於上矣宗元羨者齒少心銳徑行高

步不知道之艱以陷乎大阨窮蹟殞墜廢爲孤

獨號而望者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

深矐者俱不乏焉然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

抗也

也

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

略而垂仁者耶今閣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位

宗元實竊柑心自慶以為獲其所望故敢致其

詞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埋陪斃無

復振矣伏惟動心焉宗元得罪之由致謗之自

以閣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詞祇益為贖

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干尋之

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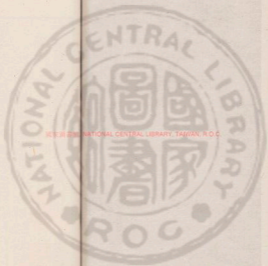
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有餘
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
在此舉無任戰汗門越之至不宣宗元惶恐再
拜

始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四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增廣註釋音辨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啓

上廣州趙宗儒尚書啓

一本啓

啓

某啓某天罰深重餘息苟存

元和元年子厚母盧氏卒于未州

沉窳埃罪朝不圖夕伏謁無路不任荒戀之誠

伏念宗元初授御史之日尚書與杜司空

杜黃裳

先賜臨顧光耀里閭下情至今尚增惶惕頃以

黨與進退投窳零陵囚繫所迫不得歸奉松楸

哀荒窮毒人理所極親故遺忘音况於他人朝



夕之急鐘粥難繼

韓諸延切亦作馨

宗祀所重不敢死

士偷視累息已逾數月伏以尚書德量弘納義風遠揚收撫之恩始於枯朽敢以餘喘上累深

仁伏惟惻然見哀使得存濟悽悽荒懇

悽音委懇音委

一曰叩額南望竊以動心於無情之地施惠於

不報之人古烈尚難況在今日而率然干冒決

不目疑者蓋以聞風之日久嚮德之誠至振高

義於流俗之外合大度於古人之中獨有望於

閣下而已非敢以尋常折向之禮當大賢匍匐

之仁

匍音夫又音翁匍音伏又音皇切詩云北民有喪匍匐救之

夙夜忖度

果於自卜方在困孚不敢多言伏紙惶恐不勝

戰越謹啓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

某啓某愚陋狂聞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

罪伏匿嶺下于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飛魄幸

蒙在宥得自循省豈敢徹聞於廊廟之上見志

於樽俎之際以求心於萬一者哉相公以含弘

光大之德廣博淵泉之量不遺垢汚先賜榮示



崑崙宮 不可得而進也某負罪淪伏聲銷跡滅因
世俗之所棄親友之所遺敢希大賢曲見存念
是以展轉歎歎盡詠宵興願為斯役以報恩遇
瞻仰霄漢逸焉無由網羅未解縱羽翼而何
施囊搢方堅雖虎豹其焉往不任踴躍懇懇之
至謹奉啓起居輕黷威嚴倍增戰越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為記室天下立志之士
雜然相顧繼以歎息知為善者得其歸嚮流言

者有所聞執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高
實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
志氣為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又中間因緣
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符載為羊牟友
使時為劉闢貞
贊云行義則因輔仁則通宅年良誠麟閣之中
及闢敗載素服請罪高祭文以其贊有行義備
仁之語札而釋之而為見忌嫉者橫致唇吻房給事以
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辨之
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戰前漢劉向傳注
交戰謂守衛者九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聯壤接而惑於騰沸



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
臂帳望悼悔壁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眾
皆快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
明下流多誘一本作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
何望焉瞻望清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
至輕瀆陳賀不勝戰越不宣

與邕州李域中丞論陸卓啓

某啓伏以至公之道施恩而不求報獎善而不
爲功所以振宣幽光激勵類俗誠大君子所當

積也竊見故招討判官心右衛軍曹參軍陸卓

生稟清操長於吏理累上所至必有休聲至一本

劫取留後擅樹兇徒構大扇禍期在旦夕一夫

暴以寧師人旣而不幸發疾物故不獲一日趨

事以受其職有功未報有善未錄伏承閣下言

論之餘每所嗟異優給家屬恩禮特殊行道之
人皆所欽伏僮錄其事跡奏一贈官使懷憤之

魂知感恩於地下東志之士思受命於門庭足
以勸獎三軍豈止光榮一族伏惟不棄狂瞽特
賜裁量幸甚幸甚其與卓未嘗相識敢率愚直
以期至公輕贖威嚴伏增戰悚謹啓

謝李中丞啓安撫崔簡

一本作謝李中丞
安撫崔簡

某啓伏見四月六日敕刺史崔簡以前任賊罪
決一百長流驩州伏奉去月二十三日驛崔簡
家口牒州安存并借官宅什器差人與驅使伏
惟中丞以直清去敗政以惻隱撫窮人罪跡暴

著則按之以至公家屬流離則施之以大惠各
由其道咸適于中威懷並行仁義齊立繩愆糾
繆列郡肅澄清之風匡困資無闔境知噢咻之

德

德許生切在氏作換姓齊念之戶又

凡在巡

屬慶懼交深伏見崔簡兒女十人皆柳氏之出

簡之所犯首末知之蓋以風毒所加漸成狂易

亦

不知畏法生自抵刑各爲賊賄卒無儲蓄得

罪之日百口熬然呼號羸頓不知所赴僮非至
仁厚德深加憫恤則流散轉死期在須臾甚幸



被縲囚久沐恩造至以骨肉又荷哀矜猶念始
終感懼無地謹勒紙承入沉澹奉啓陳謝下情
輕瀆

上湖南李中丞

啓一本字字上
有不登食字

某啓某嘗讀列子書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列禦
寇蓋有道之士也居云之地而窮若不好士進
之然乎子陽於是以君命輸粟於列子列子不
受出列子
證消篇固常為其志又讀孟子書言諸侯之
於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賜之粟之亦可受也

又怪孟子以希聖之才命代而出不卓然自異
以潔白其德取食於諸侯不以爲非斷而言之
則列子獨任之士唯已一毛之爲憂故道以自
免孟子兼濟之士唯利萬物之爲謀故當而不
辭今宗元與則無列子之道出則無孟子之謀
窮則去讓而自求至則抃受而無慙斯固爲貪
凌苟冒人矣重生曰明明求財利唯恐困乏者
庶人之事也重神術是皆詭耻之大者而無所
避之何也以爲士則黜辱爲農則存遠無伎不

可以爲工無賞不可以爲商抱大罪處窮微音
以當惡歲而無稟食又不自列於閣下則非所
以待君子之意也伏惟覽子陽孟子之說以垂
德惠無使惶惶然控于他邦重爲董生所笑則
縲囚之幸大矣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啓

凡士之當顯寵責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心
焉何也彼將曰吾勢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
其德也必細君窮厄困辱則感榮捧獻萬萬有

如焉其所出者小而其報也必巨審矣故凡
明智之君子務其巨以遺其細則功業光乎當
時聲名流乎無窮其所以激之於中者異也若
宗元者可謂窮厄困辱者矣世皆背去顯顧曠
野獨賴大君子以明智垂仁問訊如平生光耀
囚錮若被文繡嗚呼世之知止足者鮮矣既受
辱遇則又有不已之求以黯閣下之嚴威然而
亦欲出其威榮捧獻而效其巨者伏惟閣下留
意裁擇幸甚幸其伏以外族積德儒厚以爲家

風周齊之間兄弟三人咸為帝者師

詳見前送履慶序

孝仁之舉高於他門伯舅叔仲咸以孝德通于

鬼神為文士所紀述相國彭城公嘗疏于天下

名其孝以求其類則其後咸宜碩大尤寵以充

神明之心今乃彫喪淪落莫有達者豈與善之

道無可取耶

題子云天道無親善人

獨內弟盧遵其行

類諸父靜專溫雅好禮而信飾以文墨達于政

事今所以聞於閭下者無忤於心無愧於色焉

以宗元棄逐括地不取遂任務顯名而又難

乎其進也竊高閣下之舉賢容衆故願委心焉

則施澤於遵過於厚賜小人也遠矣以今日之

形勢而不廢其言使遵也有籍名於天官獲祿

食以奉養用成其志一舉而有知恩之士二焉

可不謂務其巨者乎伏惟試詳擇焉言而無實

罪其敢逃

一本罪字下有也字
逃字下有太謹字

進退恐懼不知

所裁不宣謹啓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啓

上權德輿補闕溫卷啓

時年十八一本啓字上有決遲遲字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通賤視貴聽所由

古矣切以宗元幼不知恥少又躁進拜揖長者

自于幼年是以遽俊造之末跡遠切厠牒計之

下列費藝求售賈音古間無善價間若必苦載文

筆而都儒林者匪親乃舊率皆携撫相示談笑

見昵喔伊遠巡為達者嗤遠七倫切伊於所切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啓

上權德輿補闕溫卷啓

時年十八一本啓字上有決遲遲字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通賤視貴聽所由

古矣切以宗元幼不知恥少又躁進拜揖長者

自于幼年是以遽俊造之末跡遠切厠牒計之

下列費藝求售賈音古間無善價間若必苦載文

筆而都儒林者匪親乃舊率皆携撫相示談笑

見昵喔伊遠巡為達者嗤遠七倫切伊於所切



無乃觀其樸者鄙其成狎其幼者薄其長耶將
行不技異操不砥礪學不詠廣文不炳耀實可
鄙而薄耶今鴛鴦充朝而獨干執事者特以顧
下念舊收接儒素異乎他人耳敢問厥由庶幾
告之俾識去就幸甚幸甚今將慷慨激昂奮攘
布衣縱談作者之筵曳裾名卿之門抵掌裁弁
辱自潤澤進越無惡汗達者之視聽狂狷愚妄
固不可為也復欲倪然惕息疊足榻翼拜祈公
侯之闕跪邀賢達之車鍊魂慄肢兢恪危懼榮

者倦之彌忿厥心又不可為也若慎守其常確
執厥中固其所矣則又色平氣柔言訥性魯無
特達之節無推擇之行瑣瑣碌碌一孺子耳孰
謂其可進孰謂其可退抑又聞之不鼓踴無以
超泥塗不曲促無以由險巖不守常無以處明
分不執中無以趨夷孰今則鼓踴乎曲促乎守
其常而執厥中乎浩不知其宜矣進退無倚宵
不遑寐乃訪于故人而答度之其人曰補闕權
君著名踰紀行為人高言為人信力學揆文



舟時儕稱雄時一本子丞拜之足以發揚對曰
秉燕石而覆玄圃宋人得燕石以為寶周客觀之答曰此燕石也與瓦甕不殊又范崑山有玄圃書云若玄圃之精王帶魚目而游漲海文選詩序亮光無於魚目杜牧充寶珠也魚目亂珠也祇取請耳曷予補乎
其人曰跡之勤者情必生焉心之恭者情必報焉况子之文不甚鄙薄者乎苟或勤以奉之恭以下之則必勗爾行輝耀爾能言為建瓴建音
音無音聲出晨發夕被聲馳而響溢風振而草靡可使尺澤之說說切奮鱗而縱海客網之鳥

舉羽而翔霄子之一名何足就矣庶為終身之遇乎曷不舉馳聲之資挈成名之基授之權君然後退行守常執中之道斯可也愚不敏以為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為色取象恭大賢所厭朝進夕謁大賢所倦性頗踈野竊又不能是以有今茲之問仰惟覽其鄙心而去就之潔誠齋慮不勝至願謹再拜

上大 理崔大卿應制舉啓一本啓字上
古之知已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其



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叩
而享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
逝去遼闊干祀何爲乎今之世哉若宗元者智
不能經大務斷大事非有恢傑之才學不能探
奧義窮章句爲腐爛之儒雖或實力於文學勤
勤懇懇于歲時然而未能極聖人之規矩恢作
者之聞見勞費翰墨徒爾拖掖曳大帶游於
朋齒且有愧色豈有能乎哉閣下何見待之厚
也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戴不肖之容雖振身

泥塵仰睇雲霄何由而能哉遂用收視內顧

首絕望

雖

甘以沒沒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

瑣瑣之著述幸得流於衽席接在視聽閣下乃

謂可以蹈遠大之途及制作之門決然而不疑

介然而獨德是何收採之特達而顧念之勤備

乎且閣下知其爲人何如哉其兒之美陋質之

細大心之賢不肖閣下固未知也而一遇文字

志在濟坡斯蓋古之知己者已故曰古之知己

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然則亟來而求者



誠下科也宗元向以應博李宏詞之舉會閣下
辱臨考官司其升降當此之時意謂運合事并
適丁厥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何閣下以鯁
鱗之勢不容尺澤悠爾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
不我知者遂排逐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
知己猶在豈若是求多乎哉夫仕進之路昔者
竊聞于師矣太上有專達之能乘時得君不由
乎表著之列而取將相行其政焉其次有文行
之美積能累榮不由乎舉甲乙歷科第登乎表

著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
也未嘗歷科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
登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
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
吾何為獨不然由是觀之有愛錐刀者以舉是
科為悅者也有爭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為悅者
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為悅者也有樂行
其政者以理天下為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
第固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

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曰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然則幸成其身者固末節也蓋不知來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達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賢達之遺審矣伏以閣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足以當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首誠為賢達之表也顧視下輩豈容功而收哉而宗元撲野昧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

求達不可以言乎才乘翰執簡敗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場應對剡繆經言利力苟切乎也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忖省陋質豈容易而承之哉叨冒大過穢累高鑒喜懼交爭不克寧居竊感荀登如實出己之德登百覽年傳成公出師實人有將實庸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取楚人師之實人如晉荀登喜觀之知實出已取希豫讓國士遇我之報伏候門屏敢俟招納謹奉啓以代投刺之禮伏惟以知己之道終撫薦焉不宣宗元謹啓



上裴晉公度獻唐雅詩啓

宗元啓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歌於大雅載

在史官然而申甫作輔方召專淮夷之功中伯

方魏邠謀篡辛趙致罕羌之績魏邠

惟相公天授皇家聖賢克合謀叶德一以致太

平入有申甫魏邠之勤出兼方召辛趙之事東

取淮右千吳元北服恒陽恒陽

淮右千吳元北服恒陽恒陽不代出功無與讓故天下文士皆

願秉筆曠勤思慮以贊述洪烈闡揚大勳宗元

雖敗辱斥遂守在蠻裔猶欲振發枯槁決疏漢

汗盤效蚩鄙少佐豪髮謹撰平淮夷雅二篇恐

懼不敢進獻私願微登聞干下執事庶宥罪戾

以明其心出位僭言惶戰交積無任踴躍屏營

之至不宣宗元謹啓

上襄陽李僕射恩獻唐雅詩啓

宗元啓昔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以

平淮夷故其詩曰江漢之濱王命召虎召虎



十一月中書而某又以此時去表著之位
受放逐之罰存仍囚錮視日請命進退違昔思
欲一日伏在門下而不可得常恐抱斯志以沒
卒無以知於門下寔宜長懷魂魄幽憤故敢及
其能言貢書編文冒昧嚴威以畢其志伏惟觀
覽焉幸其幸甚閣下相天子致太平用之郊叢
則天神降地祇出用之經邦則百貨殖萬物成
用之文教則經術興行用之武事則暴亂翦滅
依倚而冒祭者盡去幽隱而懷道者畢出然後

中分主憂以臨東諸侯而天下無患

元和三年九月李吉甫

甫罷為進
南節度使盛德大業光明如此而又有周公接
下之道斯宗元所以廢銅鑄死而猶欲致其志
焉閣下倘以一言而揚舉之則畢命荒裔固不
恨矣謹以雜文十首上獻繹囚而干丞相大罪
也寧為有聞而死不為無聞而生去就垂野不
勝大懼謹啓

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啓

宗元啓六月二十九日衡州刺史呂溫道過求



弘之仁忘其進越之罪感深益懼音極增悲五

情交戰不知所措宗元質性庸寒行能無取著

書每成於廢疾進德且乏其馨香常願操筆醫

門操筆乃切醫故掬瀟蘭室良辰不與夙志多

遠昨者踰躍殘魂奮揚素念激以死灰之氣陳其

弊帚之詞詞本件辭同第玉西切曹子建書云家有弊帚字之千金致之煙

宵分絕流眄今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袞濫

襲於赭衣赭音者韻漢注能門俯收於垣井

獨不聞夫臨片之蛙獨坎音二音莊子藻鏡洞開而秋毫在照文

津傍暢而寒谷生輝化幽鬱之志若覲清明換

兢危之心如承撫薦非常之幸豈獨此生伏以
淮海劇九天之遙瀟湘祭百越之俗傾心積念
長懸星漢之上流形委骨末淪魑魅之群魑魅切
魑莫說切韓文云若蟹何以報恩唯當結草左
契之地與魑魅為羣無任喜懼感戀之至



上江陵趙相公寄所著文啓趙宗

宗元啓宗元往者嘗侍坐於崔比部崔職字聞

其言曰今之為文莫有居趙司勳右者

貞元年趙宗儒

自翰林學士而遷同熱負外郎

自是恒欲飾其所論著薦之閣

下病其未就將進且退者殆十數焉幸以廢逐

伏匿獲伸其業類於向者若有可觀然又以罪

惡顯大其死荒野不能出其固陋以求之於閣

下則固昧昧徒生於世矣謹獻雜文十首倘還

以數字定其是非使得存於世則雖生與蠻夷

居魂與魑魅游所不辭也輕瀆威重伏增惶灼

戰懼本竹謹啓

上嚴東川寄劔門銘啓嚴 嶽

宗元伏惟僕射以仁學蓄生人以勇義平國難而劔門用兵之事最為天下曷首取其險因為

我要衝

元和元年破以山南西道節度討劉闢

我王師

以其門而入仿倂布漫

者平遠瑯玕

遂無留滯是閣下之勲力宜著於

禹祀而不已也宗元負罪俛命裂剝觀望道里

深遠不得悉聞當時之威聲然而竊以累受顧

念踴躍盛德恐沒身交瘁卒無以少報於閣下



是以晝夜恟恟音上也。不克自寧。今身雖敗。弃
庶幾其文。猶或傳於世。又焉知非因閣下之功
烈。所以爲不朽之一端也。敢默然而已。乎謹撰
劔門銘一首。惶恐獻上。誠無以稱宏大之略。亦
足以發平生之心。不勝慚懼戰越之至。

上江陵嚴司空獻所著文啓嚴啓

宗元啓。伏念往歲司空由尚書郎出。貳太原宗
元。獲於天長稱名。專用候謁。伏蒙叙以世舊。許
造門。開自後。司空累膺寵榮。位極公輔。宗元得

罪。朝列竄身。湘南青漢。益高泥塗。永弃瞻仰。遠
絕陳露。無由司空統臨。舊荆控制。南服道路。非
遠。德化所覃。是敢奮起。幽淪仰希。光耀伏惟。憫
矜孤賤。特肆撫存。則縲紲之辱。有望。蠲除嗚吠
之能。猶希效用。謹獻雜文七首。伏惟以一宇定
其褒貶。終身之幸。無以加焉。上瀆威嚴。伏增戰
越。

上嶺南鄭相公所著文啓鄭相

宗元啓。伏見與當州韋使君書。猥賜存問。驚忤

悼懼交動於中猶念竟日若無容措幸甚幸甚
宗元素乏智能復闕周慎一自得罪八年于今
兢愧弔影追咎既往自以終身沈廢無跡自明
不意相國垂愍特記名姓守突奧者忽仰晞於
白日奧到切文一千切爾西南兩
奧之楚札曰轉空負泥塗者遂自濯於清源快
聖聖之楚札曰轉空心暢目不知所喻伏以聖人之道與其進也不
保其往故敢藻飾文字洗滌心神致之門下祇
俟嚴命伏惟收撫獎勵以成其終謹獻雜文三

十六首冒昧上瀆無任踊躍惶恐之至

上李中丞所著文啓

中丞所著

宗元啓宗元無異能獨好爲文章始用此以進
終用此以退今者畏罪悔咎伏匿惴慄猶未能
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舒泄幽鬱因取筆以
書紉章而編中加略成數卷伏念閣下以文章
昇大僚統方隅而宗元幸緣罪辜得與編人齒
於部內不以此時露其所爲以希大君子顧視
則爲陋劣而自弃也敢飾近文及在京師官命

所草者凡三卷合四十三卷不敢繁故也倘或
以為有可采者當繕錄其餘以增几席之汚去
就鄙野伏用就惶謹啓

上裴行立中丞撰嘗家洲記啓

右伏奉處分令撰嘗家洲亭記伏以境之殊尤
者必待才之絕妙以極其詞今是亭之勝甲於
天下而猥顧鄙陋使爲之記伏受嚴命不敢固
讓退自揣度揚然汗流累奉游宴切觀物象涉
旬摸擬不得萬一竊伏詳付進退若坐久稽冀

刻則有違慢之幸速課空薄又見疎蕪之累愆
期廢事尤所戰慄謹修撰訖上獻退自踞
踏音弓不知所裁無任墮越惶恐之至

上河陽烏尚書重胤欲獻文啓

啓書

宗元啓伏以尚書以碩德偉才代著勳烈兩河

定亂三城建功馬重胤少爲州守時盧元

五年重胤轉從史以獻宗元重胤力

辨竹帛未足云紀進臨汝上元初州刺史



賜諡曰威控制東方隱然長城朝野倚賴宗
元雖屏弃遐壤而侑閔德聲所恨不獲親執鞭
弭以備戎伍弭音抄左氏其本與風夜踊
躍不克寧君伏以威稜所加狂狡已震震音震莫
大之績重復增崇小子久以文字遘身堂好古
人事業專當具筆禮拂縑細贊揚大功垂
之不朽瞻望霄漢戀慕交深冒瀆威嚴伏增戰
越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表

禮部為百官上尊號表

憲宗即位宗元尚為禮部員外郎諱
作此表後元和三年憲宗方上尊號

臣某言伏以聖王之纂承天位也臣子必竭懇
誠獻尊號安敢為佞禮在其中一則以告天地
神祇二則以奉宗廟社稷三則以安華夏蠻貊
巍巍大稱其可廢乎臣等誠懼誠望頓首頓首
伏惟皇帝陛下叶周文之孝德齊大禹之約身

賜許叔度控制東方隱然長城朝野倚賴宗
使從治故州元尚為禮部員外郎諱
元雖屏弃遐壤而侑閔德聲所恨不獲親執鞭
弭以備戎伍弭音抄左氏其本與風夜踊
躍不克寧君伏以威稜所加狂狡已震震謂震莫
大之績重復增崇小子久以文字進身堂好古
人事業專當具筆禮拂縑細贊揚大功垂
之不朽瞻望霄漢戀慕交深冒瀆威嚴伏增戰
越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表

禮部為百官上尊號表

憲宗即位宗元尚為禮部員外郎諱
作此表後元和三年憲宗方上尊號

臣某言伏以聖王之纂承天位也臣子必竭懇
誠獻尊號安敢為佞禮在其中一則以告天地
神祇二則以奉宗廟社稷三則以安華夏蠻貊
巍巍大稱其可廢乎臣等誠懼誠望頓首頓首
伏惟皇帝陛下叶周文之孝德齊大禹之約身

弘帝克之法天過殷湯之解網未逾周月四海
將致於時雍俯及元正率土更欣於再造然神
人之願億兆之情有所不安率謂未盡善者以
為帝德廣運而尊號猶闕郊廟備禮而祝嘏燕
辭禮古切九百競懷華夷屬望臣謹按昔皐陶之
頌舜伊尹之頌湯皆臣子至公而揚君父以敷
於當代以播於無窮夫豈飾哉率由事實帝王
尊號蓋漸於此皇家光被四表祖宗列文時當
太和尊號表德耳目所接簡牘斯存稽之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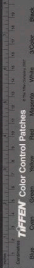
典則如彼考之於聖朝又如此今龜筮習吉元
正戒期當品物惟新之時乃皇王大禮之日陛
下郊天地饗宗祧地用切陰陽協和動植交暢
不建至尊之稱又註恐違列聖之心所以臣等

冒死陳聞請上徽號伏惟陛下小謙讓之節安

延企之情特詔名儒禮官百寮庶尹詳明故實
議崇聖德則人望允厥神心獲安山川效靈光

贊無疆之壽祝史陳言一本作永彰不朽之功

臣等蒙國寵榮備位班列無任懇望之至



第二表

臣某等言臣等再陳丹懇請獻鴻名天心未從
隕越無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按堯曰
咨爾舜舜曰格爾禹湯曰吾自甚武自號曰武
王出史記則堯舜禹湯皆當時王者之號也考
皇帝之故實徵往聖之憲章允協禮經煥乎圖
牒伏惟皇帝陛下允恭克讓約已謙尊參天兩
地之功為而不有安上理人之德置而不論至
心王言非羣下所仰望也然臣等伏以為尊號

者所以稱上帝饗祖宗万人所稱百靈所仰表
聖德於率土備天聲於无疆臣下請之之謂禮
帝王承之之謂孝孝大於讓禮先於謙有王不
刊之典安可得而廢也臣等又以春秋本於五
始元者一歲之有春者四時之有王者受命之
首正月者政教之首郊天大札者立極之首今
天地交泰俯臨元辰正始之美正當其運陛下
確違群願固守謙冲此臣等所以兢惕失圖惴
惶无措上冒嚴憲敢逃辜責伏乞俯垂天聽察

納微誠詔礼官議臣所請按日推礼處未鴻休
尽敬於此猶恐天光未照三獻无徵彷徨闕庭
伏待斧鑕切曉日无任瞻望之至

礼部賀册尊號表

元和十四年正月册尊號表

臣某伏奉月日制陛下膺受尊號率土臣子慶
抃无窮臣聞立極之大四海无以報神功配天
之尊万物不能崇美德唯有微隨是彰中興所
以上係天心下極人欲伏惟元和聖文神武

法天應道皇帝陛下統承千載光被六幽蠹賊
尽除福應皆禁有首有趾咸識太平勲臣增爵
祿之榮戎士加賞延之寵片善必錄微功各昇
獨惟聖纂事絕酬答万国缺望欽古宥有
工慈思是以啓元和之盛典延昊穹之景祚理
歷凝命寔曰聖文和衆定功時惟神武運行有
法天之用變化乃應道之方鬼神協謀夷夏同
志大礼既建鴻恩遂行歡呼遠布於九圍臣拜
溇灑普周於八裔臣等慶超遂



古美冠將來臣獲守寶堯遠承大典潢汚比陋
河清幸遂於千年塵壤均微山呼籲同於萬歲

元任慶賀屏營之至

丁巳切

為京兆府請復尊號表三有

德安田作

臣某言某月日諸縣耆老某等若干人詣臣陳
狀辭意迫切以陛下尊號未復請詣闕上表者
人心已鬱安可久違天意實動詠維固臣抗狀
感悅深契微誠臣某誠懇誠迫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聖神之功貴於天地文武之道超乎

古今德安田作

神法盛德愈大而謙光益深玄化已成而徽號

未復遂使神祇缺望人庶怨思沐浴瀉澤者敢

懷畧刻之安捧獻呈恩者不知寢食之適負愧

懷憤万方一心日以冀遠淹星歲况今地不

愛宝致百殺之豐穰天惟降衷呈象瑞而繁委

丐萊瘠鹵之地混成大田兼作來瑞

也草木蟲獸之微化為神貺万靈垂鑒昭然甚

明此而不從臣所大感矧又兵戎未戢夷狄威



懷招然長春

作明

樂以終日是以耆老等深

感聖育踴躍不寧上奉天恩踴躍知懼

類頌闡下願獲減名不謀而同無期而至此皆

上文幽贊以誘其衷列聖垂靈以悟其意臣以

為陛下當敬于斯肯不可忽也臣又伏以陛下

賞功與能幸賢出滯小言不廢片善是褒豈可

使臣子之效雖微而必旌君父之德蓋美而無

稱凡在覆載

本此下四字不勝悲惻恐懼之

間謹言

第二表

第三表

臣某言臣伏以耆老等並發舟誠將責白日請

復徽號以光聖尊臣以其懇款自中不可禁止

遂抗表陳請備述微誠伏奉聖詔批荅未蒙允

許者數心尚阻天意未從懇迫逾深兢惶無措

臣某伏惟皇帝陛下道大益謙化成彌損雖江

海香下每應朝宗之心



而日月居高久稱照臨之位况復上承天命下
親人誠若慈辭之理有不可伏以陛下功參造
化政體乾坤萬邦宅心有靈效職此聖之至也
明並兩曜信如四時先天不違窮神知化此神
之極也道德純被禮樂興行宸翰動於三光睿
灑窮於六義此文之備也五兵不試周禮五兵
黃子七德咸宣左傳秉斧十二年武王受命也
武有殊方者知歸武有殊方者知歸莫固者率服此武之成也黃
龍神光甘露慶雲神木嘉瓜祥蓮瑞木萬物暢

遂百穀茂滋此天之至靈也黎老班白伏守關
庭鯨鱗童幼爰臨之知謹歌道路此人之至誠也有
其德而無其號拒乎天而違乎人雖陛下謙讓
之至美抑非臣心之所安也伏以賤志難明微
誠莫達戴天弥懼履地益慚不任懇迫拜營之
至伏願早建大號以稱天人之心謹再奉表昧
死陳請以聞

為耆老等請復尊號表二首
一本无
二首字
一本作石靈等
一本作石靈等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臣某等言



伏惟皇帝陛下體昊穹以施化度上帝以致誠
上以陛下四海之大報效何施唯有尊各用光
聖理闕然未復誰所敢安臣心則微天意甚重
可違時不可棄臣等誠懇誠迫頓首頓首臣聞
五稼盡登萬方皆稔神意人事正在於斯天不
具臻至於今歲紛綸尤盛風雨必順生長以時
彌光大化益被光大大字本加以休徵咸集福應

今即千祥應期百神奉職飛走之物皆已效靈
草木之類咸能應聖天命降於上人誠發於中
此而可辭孰云有奉况復野多滯穗畝有餘糧
足食之慶充溢於京坵坵與坵同有餘切水中
如抵阜財之謠歡呼於道路盡非人力皆是天
成神祇之望既勤遐迩之心又迫况臣等得生
邦甸幸遇盛明身軀髮膚盡歸於聖育衣服飲
食悉自於皇恩被玄化而益深望鴻名而未覩
墜倒之至夙夜不寧謹請光順門昧死請復聖



神文武之號以副天地宗社之心使海內赤子
得安其所臣等不勝懇倒迫切之至

第二表

一本以此表補哀兵節
請廢準字第二表之闕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石靈等言伏奉聖詔批
臣所請復尊號未蒙允許者捧對惶遽不知所
裁天實命之於臣何有臣等誠懇誠懼頓首頓
首臣聞聖君以奉天爲心不以執謙爲德以順
人爲大不以崇讓爲優今陛下深拒天人之誠
憫懷謙讓之道臣等愚蔽未知所歸且百祥眷

臻持表吳等之膝

皆徒

五穀蕃熟用彰后土之

勳億兆敬敷願天請命上下交應幽明同心舉
而違之臣所未識况臣等共被仁育同臻大和
陛下德達上玄以豐人之衣食道躋壽域以延
臣之歲年沐浴皇風二十餘載兒童感化蠶寡
知息故臣等出鄉之時歡呼遍野閭里勉臣以
不進不止妻孥誓臣以不遂不歸唯竭血誠退
無面目便當殞首闕下終不徒還伏惟陛下照
臣懇迫之情

一本作
誠字

哀臣羸老之命臣等不勝



嗚咽慙恨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禮部為文武百寮請聽政表三首

順宗時潘
本作四首

臣某等言臣聞大道必體於至公大孝莫高於
善繼上觀列聖旁考前王罔不俯就禮文仰承
大事嚴奉宗廟慰安元元然後德政惟新邦家
永固伏惟皇帝陛下寢苦泣血苦詩康玩草也
居喪以為禮帝
號茲無時貫于神明動于天地未臨庶政猶狗
至誠九在人臣孰不哀懼伏惟先聖遺旨俾陛
下抑哀而聽政本朝之人使臣等竭忠以奉上

非敢懼死輒布懇詞期於必從以慰寰宇且王
業至重軍國方殷一日萬機不可暫闕伏願追
遵顧命蹈履成規恢王者華夷之望順上帝乃
眷之懷臣等不勝哀迫誠懇之至

第二表

晏元獻本撰文苑英華此表
乃是林逋請聽政第三表

伏奉大行皇帝知陛下至性自天恐陛下執哀
過毀上惟九廟之重下念萬務之殷故遺詔丁
寧俾遵舊典今百辟卿士顯然在庭瞻望清光
已七日矣固陳誠請猶未允從內外憂惶莫知所



出臣聞大孝之本繼志爲難酌禮之情得中爲
貴是以哀迷期數哭泣有常俯而就之聖人所
重禮記檀弓上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
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知難
繼也君子不爲禮記檀弓上孔子曰伏願少抑哀
懷仰遵理命禮記檀弓上孔子曰以副神祇之望以安億兆之
心光祖業於無窮流德化於天下凡在臣子執
不悲戴

又第二表

是元欽本按文苑英華此乃宗元所作

臣某等言臣聞聖允殊塗邦家異禮故王者捨

已從物用身許天雖居達喪禮記檀弓猶以事奪伏

以大行皇帝諡號道成鑄鼎仙等御龍黃帝

黃帝萬姓長號平九有顯望陛下以聰明睿聖嗣

守寶圖爰及宅憂迨茲累日而孝思罔極尚輟

乃雍之言高宗諱隆三年庶政未暨頗闕如絲

之命臣等嘗覽載籍粗知喪紀若成周顧命歷

代猶遵西漢詔音前王所奉謂漢文帝遺訓今

天下易月我國家以孝理天下文明應期上用此



法胥以傳授蓋事歸至當則不可不遵禮貴從
宜則不得不守理固然也臣等是以上陳懇懇
輕瀆宸嚴冀遂血誠俯親國政而陛下執喪逾
切聽理未聞億兆嗷嗷不知所許臣以為天子
之孝在於保安社稷司牧烝黎功超百王慶流
萬代亦何必守臣下之小節蔑皇王之大猷固
阻羣情務成謙德伏願以遺詔為念奪在疚之
儀就臨軒之制天下幸甚

第三表

伏以萬機至重遺旨難違再獻表章上塵梳髮
精誠徒竭天意未迴內外遑遑人神企望臣聞
王者之孝異於匹夫禮不相洽切道資適變
當承平之代故殷帝宅憂而不言宗高遇有事
之時則周王未葬而誓眾代試况今戎車猶駕
邊候多虞兩河之寇盜難除百姓之瘡痍未合
亂者思理危者求安天下嗷嗷正在今日誠宜
抑其至性以副羣心成先帝之大功繼中興之
盛業豈可寢苦啜泣計康切庶政闕然九廟



之靈何報萬方之望何塞臣等職參樞近誠切
邦家若陛下未忍臨軒尚持前志臣等有死而
已不敢奉詔不勝哀迫懇切之至

賀踐祚表

代宗即位表

臣某言太子中舍嚴公弼至

公弼乃山南西道
嘉慶帝之子

奉某月日勅書慰諭伏承陛下以某月日虔奉
典冊允昇寶位凡在羣生孰不慶幸臣某誠懼
誠抃頓首頓首臣聞天地泰而聖人出雷雨解
而品物榮謂是以五行迭用木火更其位十

東聖光宗臨輔其德殷宗龔然再開成湯之業

漢文聰明克承高祖之緒陛下重離出耀躔乾

繼統主恩彰孝恭之美撫軍善神武之功欽承

遺訓奉一本求保鴻業過密之中施雨露以被

物遐邇之地親日月之繼明則四維之外八極

之表人神胥悅草木皆春煦嫗生成不失覆載

切天以氣潤地以氣况臣謬膺藩守累受國

恩爰自出身泊乎領鎮沐浴聖澤優游昌時不
獲觀闕庭之禮展臣庶之分戴天賀聖倍萬恒

情

禮部賀改元貞元年表

元元為元帝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詔今月九日冊皇帝改貞

元二十一年為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

月五日昧爽以前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

遞降一等者實命方始聖曆周彰載宣臨照之

明遠施渙汗之澤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

伏以重光下濟積慶旁行漢祖推奉教之尊

高祖曰漢高祖也

鉉文王遂無憂之志

中唐元帝者其字文王

正名紀曆

作名一本

表運行於萬方宥過輕刑流

汪濊於四海

汪濊猶廣也又言說

邇攸同臣某等親奉聖慕仰承大化踴躍之至

倍萬恒情無任蹈舞欣慶之至

禮部太上皇詔宜令皇帝即位賀表

禮部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太上皇制命陛下即皇帝

位光奉寶圖玉承鴻業溥天率土慶躍難勝臣

某等誠喜誠抃頓首頓首有臣聞皇建其極存諸



大訓帝出于震若在易經繼明以照于四方重
熙以臨於萬國動植品彙未類昭蘇山川鬼神
咸用欣戴臣某等獲備班列親仰聖明踴躍之
誠倍萬恒品無任抃躍喜慶之至

禮部賀立皇太子表

唐德宗
立憲宗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二十四日制廣陵郡王宜
冊爲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
者天序有奉皇圖載寧臣某等誠慶誠賀頌首
頌首臣聞尚書載以貞之文漢史傳單建之議

前漢文
帝紀

不惟立愛其在繼明

一本其
作朝宇陛下奉率

前規敷揚盛典禎茲守器之重爰正承華之位
尊義方之教載錫嘉名崇建樹之禮式光典命
以長而立自符於慎擇必子之選遂合于至公
邦本不推王業彌因此皆宗社垂祉啓佑皇心
乾坤合謀保安聖運足以播休氣於四海洽大
和於萬靈食毛含齒所同歡慶臣等奉承制命
蹈舞周行踴躍之誠倍百恒品無任慶抃感悅
之至

禮部賀皇太子冊禮異德音表貞元二十一年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制皇太子冊禮云畢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者盛典斯舉鴻恩遂行允在率土不勝抃躍臣某等誠喜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克奉神休以正邦統建天下之本宗廟以安致萬國之貞兆人攸賴典冊旣備慶澤載流既廣愛而推恩亦好生而布德緩刑而圜圖知感進勲而嗣續增榮崇教諭之方書良是舉嚴登衰之禮賜與有加禮部奏梯以厚於

人倫敬鬼神而修其祀事况行禮之日則屏翳收蹟太陽宣精用彰出震之休更表重離之曜神化旁暢皇風遠揚自華及夷異俗同慶臣其等謬參著定倍百恒情無任懼慶踴躍之至

為王京兆皇帝即位禮畢賀表代王權賀憲宗

臣某等言臣聞大人繼明百神所以受職天子有道萬國由是承風伏以皇帝陛下續聖垂休順時御極負袞而會朝夷夏王權踐祚而統和天人幽明感通遐邇昭泰遠使祥光下燭嘉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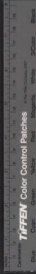
旁通周王謝流火之符魯史愧書雲之典食毛
含齒惟拊無窮臣某等幸覩昌時獲奉大慶踊
躍之至倍萬常情無任蹈舞欣躍之至

代革中丞賀元和大赦表

代宋州
制史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日制大赦天下未貞二年
宜改元和元年太陽既昇煦育資始霑澤斯降
膏潤無遺臣某誠慶誠賀頌首頓首伏惟皇帝
陛下仁化旁流孝理弘闡紀元示布和之令肆
告見恤人之心曠然滌瑕得以遷善浚發大號

申明舊章農有薄征市無疆價勲勩是錄爵秩
以班寵寧問於幽明澤必周於夷夏近甸輕權
酌之入遠人忘水旱之災旣行慶於官寮亦推
恩於天屬諸生喜黌塾之廣庶老加絮帛之優
量入所以備凶與康期於變俗爰褒有客尊賢
之典惟新詩期強有客謂載奉素王宗予之道
斯在記禮引孔子曰綸言一降庶政畢行懷生
之倫感悅無量臣某等守在遐遠親奉詔條踊
躍之誠倍百恒品無任感恩拊舞屏營之至



禮部賀冊太上皇后賀表

憲宗降位太上皇詔旨冊之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日誥良娣王氏冊太上皇

后冊音弟良媛董氏冊太上皇德妃下

切音宜令所司備禮冊命者毋儀有光冲道克順

陰教方行於萬國內理克和於六宮臣某等誠

慶誠賀頌首頌首伏惟皇帝陛下對若天休奉

揚唐旨長秋既登其正位居此聖廟揄狄亦

被於恩光婦音婦周旋有四星之輔史文

朝之安王禮

宣四星未大星正豈獨配乾稱大助日為明所

以表王化之源知孝悌之本冠映千古儀刑四

方臣某等捧戴施行踴躍無地無任蹈舞欣喜

之至

禮部賀太上皇后冊畢賀表

宋貞元年

臣某等言今月日太上皇后冊禮云畢率土臣

妾慶抃無窮臣某等誠慶誠賀頌首頌首伏以

大上皇后著虞嬪之至德嗣周母之徽音表率

六宮明彰萬國陛下克修理本以暢化源神道



知事地之方人倫識尊親之大豈惟婦順斯備

陰禮用修其以播正始於王風王一本致時雍

於帝典臣某等謬塵祭位獲親盛儀踊躍之誠

倍百恒品一作焉一本

賀皇太子代禮賀皇太子

某言伏奉月日制書殿下祗膺茂典位副青宮

本宮東宮也神異經曰東方有宮青石長高

三切門有綠珠以青石若醴醴曰天地長男之

宮温文光三善之名而三宮者得者世子而

心含生之徒孰不欣戴况某夙蒙期獎職在藩

方懼抃之誠倍萬恒品

御史臺賀嘉禾表貞元中劉

臣某言今日日宰臣以幽州所進嘉禾圖各一

軸示百寮者伏以嘉穀順成靈貺昭格天人合

應遐邇同風臣某誠懼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

帝陛下睿謀廣運神化旁行植物知仁祥圖應

聖靈嶽不愆於贊祐燕谷用遂於生成鄒行泰

豐稔既均知朔南之被澤休嘉克叶見天地之



同和六德慙稱於漢臣司馬相如封禪書高後六聽異畝耻
書於周典自中形外均慶同歡臣某謬職憲司
獲覩休瑞無任抃躍之至

禮部賀嘉禾及芝草表

貞元中草早
維宗所產

臣某等言伏見今月某日內出劔南所進嘉禾
圖及陝州所進紫芝草示百寮者珍圖煥開瑞
彩交映遐邇偕至福應攸同臣某等誠慶誠賀
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緝熙至道保合太和
天惟發祥地不愛寶嘉禾擢質靈草抽莢獻于

王庭唐叔慙同穎之異

尚書

薦諸郊廟班史謝

連葉之奇

前漢武帝紀年象宮
生芝草九莖連華

旣呈蕝蕝之祥

蕝蕝
盛貌又魚力切

更覩煌煌之秀豐年斯著聖

壽用彰飲和之人權拊無極臣某等優游至化
披旣殊姿慶拊之誠倍百恒品

京兆府賀嘉瓜白兔連理棠樹等表懷

臣某言今月中使王自寧出徐州刺史張愔

愔
建封之子

所進嘉瓜圖及白兔兒一并出陳

許等州觀察使上官說所進許州連理棠樹圖



示百寮者惟天眷命是降百祥惟聖欽承用膺
多福臣某誠慶誠賀頓首頓首臣伏以大和所
蒸至德斯應圖物獻瑞周於遠方神瓜合形式
表綿綿之慶異崇連質用彰燁燁之榮一本况
金風發祥白兔來搜告有秋之上嘉應著成歲於
神功雜運紛紛還大合初難如山斯委人盡登
於壽域物咸暢於薰風况臣特感深恩欣逢象
瑞踴躍之至倍萬恒情

禮部賀甘露表

貞元二十一年宗元遷禮
部員外郎李尚書成表

臣某言中使王自寧至伏奉宣聖旨出延和殿
前丁香樹甘露一大合示宰臣未時又出一大
合令明日示百寮甘露見降未止者玄化升聞
靈貺昭答必呈尤異之應以告天地之和臣某
誠歡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均煦育之
功敷滂澍之澤大和潛達闕瑞克彰發於天霽
特降宮樹朝光初燭方湛湛而不晞畏景轉炎
更瀼瀼而未已綴華而珠璣積耀盈器而冰玉
呈姿芳襲椒蘭味兼飴醴飴音怡然則零於庭

而著異紀於年以標奇漢宣帝徒矜往辰孰並茲
日况樹有丁香之珍殿即延和之號所以著芳
風之遠播期聖壽於無疆事絕古今慶傳遐邇
臣謬承渥澤獲覩殊祥抃躍之誠倍萬恒品

禮部賀白龍并青蓮花合惟蓮子苦瓜等

表一本此下注
云京兆祭非

臣某言伏見今日內出滄洲所進白龍見圖
又出西內定禮池中青蓮花并神龍寺前合歡
蓮子示百寮二十三日又出益州所進合歡黃

瓜圖者二氣交泰萬國同和動植恩協於殊祥
遐迩畢陳其嘉應披圖按牒聖理彰明臣誠歡
誠慶頌首頌首伏以天地非遠慶感必通疊瑞
重祥累集宮禁池蓮表異靈化非常敷彼清光
徽佛書而尤絕成其嘉賓貞驗祥經而甚稀積慶
旁流自中徂外遠使龍騰白質東秋果應於金
行瓜合慶中表重更彰於土德遠通邊徼近出
苑囿合慶同歡周於億兆况復邦畿之內雨膏
必時宿麥大穰北穀滋茂和風孕育一本作靈

氣陶蒸是皆發自帝心達於天意周流升降成
此歲功惠彼羣生自爲嘉瑞臣某深惟多幸獲
遇斯時觀靈貺之備臻知人和之溥洽無任慶
抃躍蹈之至

禮部賀白鵠表

臣某言伏奉進旨宣示前件白鵠者霜毛皎潔
玉羽鮮明色實殊常性惟馴狎臣聞聖王之德
無所不至有感則應無幽不通伏惟陛下恩霑
動植仁洽飛翔故得效禽呈休效贊伏以白者

正色式表金方鵠以知來惟南式彰冠服用符
歸化之兆克耀太平之階臣職參禁垣獲覩嘉
瑞無任慶抃之至

禮部賀嘉瓜表

臣某等今日內出浙東觀察使賈全所進越州
山陰縣移風鄉百姓王獻朝園內產嘉瓜二實
同帶圖示百寮者實祥惟新嘉瑞來應式彰聖
德更表天心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保合大和緝熙庶類德馨上達神化

旁行嘉瓜發祥來自侯服質惟同帶見車書之
未均地則稜風知化育之方始雖七月而食
土歌王業之難五色稱珍東陵詠佳賓之會
宗許昔開東陵瓜在青門外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未聞感通若斯昭
著者也臣某等遭逢聖運親仰珍圖拮躍之誠
倍有恆品無任慶悅之至

為王京兆賀嘉蓮表

王權

臣某言今日某時中使某奉宣聖旨出西內神
龍寺前水渠內合歡蓮花圖一軸示百寮者祥

圖煥開異彩交映贊天地之合德表神人以同
歡臣某誠歡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道
協重華慶傳種德陶陰陽之粹美孕造化之精
英吉慶每見於天心發祥必自於禁掖是使雙
華擢秀連帶垂芳香激大王之風影耀天泉之
水光約宋書文帝永嘉二十二年天泉池二蓮同幹煥開宮沼旁暎給
園謂餘孤獨也靈貺應期天龍護聖寶曆變
超於小劫神功允洽於大千臣某獲覩昇平濫
登榮寵聞瑞應而稱慶仰績事而增歡無任拮



蹈喜躍之至

爲王京兆賀兩表

一本表下

臣某言臣昨日面奉進旨以近日少雨今月內無雨即須祈禱今日便降甘雨者天且不違神必有據密雲與綸言繼發時雨將天澤並流臣某誠歡誠慶瞻首伏惟皇帝陛下憂切蒸黎慮深稼穡思彼未兆防於無形滲漉每出於湛恩變化必隨於廣運宸衷暫惕已矯御天之龍聖慈旣宣遂洽滂泉之澤聖慈旣宣遂洽滂泉之澤

聖慈旣宣遂洽滂泉之澤
知帝力之玄通官吏歡呼見天心之默喻臣某牧人京邑動仰皇靈溼澤徒加洎滴無助無任感悅屏營之至

王京兆賀兩表二

臣某言臣伏見今月二十四日時雨溥降伏以聖心積念天意遽廻移造化之玄功革陰陽之常數臣某誠慶誠抃頓首頓首皇帝陛下仁育蒼生恩同赤子自頃天雨未降時稼或愆貶食



齋戒至誠幽達又慮宿麥無備播種失時出於
宸衷特令賑貸時一本審謨潛運茸雨遂周布
濩垂陰隨聖澤而俱遠滂施積潤與恩波而共
深臣某才術無聞謬司邦甸生成必資於帝力
進退何補於天工沐浴大和慙荷無極無任慶
躍屏營之至

王京兆賀雨表三

臣某年今月十三日面奉進旨緣自春來少雨
宜即差官精誠祈禱者十四日臣便差官分赴

靈跡其日雲陰四合至十五日甘雨遂降伏惟
皇帝陛下言為神化動合天心未歲旱暵之虞
已積幽勤之慮眾靈受職蕃壽且躋於南山詩
辨百穀仰榮滂霑遂垂於東作詩去時詩左酌百
睿暮朝降膏澤夕周知天人之已交識陰陽之
不測然則周王徒勤於方柱殷帝虛美於桑林
豈若無災而早圖未禱而先應化超前聖道貫
重玄編野同歡傾都相慶臣之欣躍倍萬恒情

王京兆賀雨表四



臣某言臣於三月二十九日奉進旨於諸靈跡處祈雨至三十日甘雨遂降者臣聞惟聖有作先天不違發令而祥風已興致誠而玄液旋被臣某誠欣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側身防患道邁周王盡力勤人功超夏后聖謨廣運驅百靈以從風神化旁行滋五稼而流澤油雲四合膏雨溥周農壤遂一於肥饒與變同滲流益霑於遐邇蒸黎誅德知必自於聖心草木欣榮如有感於皇化有年之慶實在於斯臣以無

能謬頌京邑上勞宸慮運此歲功無任喜懼屏營之至

賀親自祈雨有一應表五

總是一應外州刺史作

臣某言臣得上都院六日金部負外郎韓述狀報以時雨未降親自於郊祀堂祈禱有雲禽羣翔自成行列如隨威鳳以翬龍舟其日降雨者謝伏以時或憇陽歲之常儀式當聖日無害豐年陛下敦本務農憂人閔雨衣慮所至天心自通故得瑞鳥迎舟掩商羊之如舞家語有一足之鳥

將大雨前
詳跋論

仙雲覆水協崇龍之徵初泛酒於上

宮遂滂霈於率土自中祖外皆荷生成兩公及

私靡不碩茂殷后徒勤於自翦左氏者秋湫克
夏不雨乃以身

壽於金竹節其美
則其人以馬跡周公空媿於舞雩周禮春官
文聖歲早

臣以庸虛謬司垣翰有年之慶惟聖之功

臣某不任云云

增廣註釋音辨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增廣註釋音辨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八
表

為裴中丞賀克東平赦表桂管觀察
裴某行立

臣某言伏奉月日德音以淄青蕩平褒功宥罪

布告遐邇者元和十四年淄青都知兵馬使劉
悟斬其節度使李師道以齊師道

所管淄青登萊沂密鄆曹濮齊
兗海十二州皆平詔赦天下臣聞肅殺之後

每致陽和雷震既施必聞膏澤仲伏惟陛下體

乾剛以運行叶坤元之翕闢百靈受職六合從

風阻兵怙亂者必就梟擒懷忠抱義者無不甄



將大雨前
詳說

仙雲覆水協崇龍之徵初泛酒於上

宮遂滂霽於率土自中祖外皆荷生成兩公及

私靡不碩茂殷后徒勤於自翦左氏者秋湫克
夏不雨乃以身

壽於金竹節其美
則其人以馬跡周公空媿於舞雩周禮春官
文聖歲早

臣以庸虛謬司垣翰有年之慶惟聖之功

臣某不任云云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八
表

為裴中丞賀克東平赦表桂管觀察
裴某行立

臣某言伏奉月日德音以淄青蕩平褒功宥罪

布告遐邇者元和十四年淄青都知兵馬使劉
悟斬其節度使李師道以齊師道

所管淄青登萊沂密齊濮齊
兗海十二州皆平詔赦天下臣聞肅殺之後

每致陽和雷震既施必聞膏澤仲伏惟陛下體

乾剛以運行叶坤元之翕闢百靈受職六合從

風阻兵怙亂者必就梟擒懷忠抱義者無不甄



錄延切激其效順特加旄節之榮義謂以劉怡為
寵以元功遂兼鼎鉉之任諱田弘正加檢校司
事戎行窮賞賚之重斷切死事極哀卹之優劫
脅之役盡除聚斂之名皆去傷痍受煦切旬老
疾加恩豐財已復其征徭賜種更盈於種陸
嚴山川之祀神必有依申義烈之家物無不
感周王推忠厚之化漢帝慙愷悌之風太平之
德斯為至盛一本作太平之業然則虞巡可
復告成將慶於岱宗漢典方行講禮再崇於闕

里後漢李中丞臣諤附里寄後魏大和

扑蹈之誠倍萬恒品謹已施行郡邑宣示軍戎

莫不動地歡呼若醉千鍾之酒騰天鼓舞如聞

九奏之音題簡于慶遊無任慶賀踴躍之至

柳州賀破東平表元和十四年

臣某言即日被觀察使牒李師道以月日克就

巢戮者象堅先切帝德廣運唐命惟新靈

廓清義莫皆切天地貞觀率土

臣庶慶抃無涯射伏惟睿文聖武皇帝陛下威





使百神德消六沴

作於同庚典即計二切

天降寶運時歸太平自克夏擒

吳蜀蜀平蔡

楊鬼咄吳謂李特蜀

謂劉關張謂吳元諸殊類稽顙

群疑革心唯此

究妖尚聞悖慢庭議既得廟謀必滅法一本旌

旗燭耀於洪河金鼓震驚於靈岳秦山鄆城自

濟寧同營魯之乎王問知唐齊地悉平無俟取陳之戰古幸知光武諸

比堯舜之仁率土陋成康之俗介丘霧息已望

陳叔等擊祝五兵未戢七德無虧左傳武

州齊地悉平

比堯舜之仁

率土陋成康之俗

介丘霧息已望

取理之方靡介丘霧息云云

持盈之戒介丘霧息云云

代裝中丞賀分淄青為三道節度表

臣某言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為三道節

度都團練觀察等使者元和十四年分李師道

齊魯一淄青一濟南一淄青一齊魯蛇豕之穴忽為樂

郊氛沴之餘盡成和氣伏惟皇帝陛下天付昌

翠華之來文選南都賦沂水風生更起舞雩之

詠千歲之統實在於斯臣守在蠻荒獲承大慶

扑躍之至倍萬常情小為思受益無疆惟仰既聞

取理之方靡介丘霧息云云

持盈之戒介丘霧息云云

代裝中丞賀分淄青為三道節度表

臣某言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為三道節

度都團練觀察等使者

齊魯一淄青一濟南一淄青一齊魯蛇豕之穴忽為樂

郊氛沴之餘盡成和氣伏惟皇帝陛下天付昌

期神開寶曆復吳平之土宇按扶尊之根源自西自東不違於拍頽我疆我里咸得其區分山

川備臨制之形道塗滴征徭之使俾侯旣定賜

復以寧左傳魯公十四年齊魯仲曰賜我先君復泝疆之界異青充

之封爰從古制解曹衛之地實奕雅謀左傳穆

八平分曹車甲未藏馬牛勿用俗被雍熙之化

代知仁壽之禮九豆切農事載盛於耨交作如音如

物風重興於俎豆足使季禮觀禮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

更禮又作如懷南籥之禮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

帝祖齊復正東方之賦孫氏臣摠戎遠地不獲

陪賀闕庭云云

為韋侍郎賀布衣寶羣除右拾遺表皇夏卿

臣某伏見今日日制除布衣寶羣右拾遺者臣

聞直道之行四方嚮德逸人是舉天下歸心中

臣伏以寶羣肥遯居貞苞蒙養正學術精果操

行聖明讚詠道真以求其志填守藩服特所委

知及歸朝廷輒有聞薦庶逃竊位之責以塞曠

官之尤豈謂天聽曲從瞽言無廢况諫諍之職



政化是參擢於布衣久無其比周行慶抃林藪
震驚晦跡寧慮於遺賢懷才盡思於展效臣以
性本庸疎動無裨益唯思進拔以報恩榮區區
懇誠實貫金石言而不廢微臣敢竊於薦雄王音
為獨雄德必有鄰聖代式光於尊隗無昭于自
奉受命真復面陳迫以疾病接於休假注心蓄
念寤寐競惶無任喜躍屏營之至

為樊左丞讓官表

一本作左丞

臣某言伏奉今月二十八日制除臣尚書左丞

寵命俯臨慙顏自失泛大鯨之海但覺魂搖戴
巨龜之山未如恩重謝臣聞尚書有揆翊亮萬
機故天上尊北斗中樞陛下有南宮左轄晉昇
孔坦諒直當時漢拜揚喬閑練故事庶得百寮
有憚於會府諸侯取法於京師臣實護才護先
也謬登清貴握蘭起草昔素朝經制竹頌條近
貽人瘼備歷中外無聞聲彩版圖載緝貢賦未
均於九州銅印更操威儀不檢於三署次即補
缺豈易其人聖主求才宜難此受切謂旁求俊

又側訪環竒環古切必使德合準繩言成綱紀興
化致理時無間言況安上必在於薦賢危身莫
踰於曠職倘蒙垂叔紫綬謂領書也今非俯矜丹
誠愚臣保陳力之言聖鑒有責成之地無任祝
肩惶悚之極謹詣朝堂奉表陳讓以聞臣所讓
人別狀封進

爲王戶部薦李諒表

王叔文

臣某言臣聞知賢必進忠臣之大方擇善而居
明主之要道况臣特受恩遇超絕古今報國之

誠寤寐深切是敢竭愚臣之微分助陛下之至
明恢張羽儀弘輔治化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切見新授某官李諒清明直方柔惠端信強
以有禮幹而甚文一作敏求之後來略無其比
臣自任度支等副使以諒爲巡官未及薦聞至
某月日荆南奏官勅下赴本道諒實國器合在
朝行臣之所知尤惜其去伏望天恩授以諫官
使備獻納異他日公卿之任斯焉取斯則聖朝
無乏士之名微臣緩蔽賢之罰無任誠懇屏營

之至

爲戶部王叔文陳情表

貞元二十一年王叔文母死隱喪不發置酒翰林甘稱母疾若今當請息在右方書北將行焉

臣某言臣母劉氏今月十三日忽患暗風發動

暗一本作瘧

狀候非常今雖似退猶甚虛憊每治作

驚惶憂苦不知所圖臣唯一身更無兄弟侍疾

嘗藥難闕須臾伏乞聖恩停臣所職今臣見在

家扶持其官更等並已發遣詎臣以庸微特久

顧過被自卑品委以劇司夙夜兢惶唯恐答效

至誠至懇天聰所知豈德未效消塵遽迫方寸

蜀梅府第心曰今夫老母方寸亂矣以開塞重輕之務加焦勞憂

灼之懷雖欲徇公無由枉志况忠孝同道臣子

之心許國誠切於死生報親忍忘於顧復進退

窮蹙昧死上陳無任惶懼懇倒嗚咽之至一本

死上陳無任惶懼懇倒嗚咽之至

代裴中丞謝討黃少卿賊表元和十四年

裴中丞



臣某

云云

即日奉事官米蘭廻伏奉手詔

云云

者臣聞

膚革既平雖疥癬而必去謂中胥曰

辭也

對狼已斃在狐鼠而宜除臣某伏惟元

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受命上玄底

寧下土兜梁盡殄威武載揚蠢爾腥膻尚聞交

暴靈旗斜指漢武帝代粵以壯觀望時日月北

史奉以指銅獸俯臨州州發兵三軍知必勝之

方萬姓喜承清之路微臣忝司戎律親列顏行

行攝攝行在前行日也

武

計

出

甲

事國期畢命於戈矛不宿于家恩奮身子原野

即以今日某時出師就道便披榛蹊石摩壘陷

堅生傳宣公十二年蕩清海隅求息邊徼切以

才非充國敢自贊於無踰前趙充國曰志慕孟

公庶追蹤於不伐論語謬承重委寤寐寐兢

惶無任感恩墮越之至

為襄中丞辛人自代伐黃賦表



伏以其官器宇端方風姿詳雅謙虛內敏壽略
共推前佐湖南悉心匡佐後歷郡掾深負政聲
惠愛在人茲邪屏息勤勞已著幹蠱無倫今黃
賊尚據荒陬犬棠未覆倘以某代某之任必能
掃蕩氛祲謂首分據子廓清海濱竊惟斯人
雅堪厥職云云

為崔中丞請朝觀表

崔中丞名非

臣歷判三州連總二府外任儉紀入覲無階就
日望雲魂飛心注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

載無私遐邁同致復昇平之故事繼前聖之高

蹤中外踐更出入迭用臣以虛薄叨受恩榮徒

竭夙夜之心未申朝夕之敬天威咫尺誠寤寐

而無違雲漢昭回固瞻仰而何及是以前在朗

寧龍州封章累上及移臨桂桂州今星紀屢周

微衷尚隔於戴盆積望徒懸於窺管葵藿之誠

弥切大馬之戀逾深人欲天從於茲未驗下情

上達終冀不誣敢瀆宸嚴罄陳丹懇伏乞賜臣

除替許至闕庭踴躍舞於羣寮備班行於散地



足越中禁目親大明俾成九族之榮以盡百生
之幸非敢竊國賓五獻之禮周禮希康侯三接
之恩周禮一覲龍顏萬死爲足無任懇迫激切
之至

代柳公綽謝上任表

元和六年李陽華州刺史湖南觀察使

蕭恭休命晨夜趨程祗荷寵私不違寤食以月
日到所部上訖云云臣聞古之制爵祿者爵以
君有德祿以養有功臣本書生宦不期達值某
皇帝唐高宗文明撫運大闢玄猶搜采衆才幸

忝甄錄歷踐中外星霜屢移曾無消應上吞鴻
造忘其薄陋委之雄藩顧無綬馭之能謬忝澄
清之寄將何以敷宣皇澤普諭天慈唯當察慝
以爲防視恪而爲教獨除細故務安黎獻庶幾
清靜無擾以慰遠人臣不勝忝冒荷恩之至

代李愬襄州謝上任表

元和十二年

捧對絲綸綈悻無地拜命兢悚不知所裁臣凡
賤瑣才智略無取幸賴先臣緒業繼累忝國
恩天澤曲流遂司節制寄深分闡任重專征顧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無將領之才謬處衆人之上豈謂家私矜念仁
育爲心需澤無涯德音屢降士衆感悅咸思竭
忠遂得潛師暗入賊境不意兇渠就戮吳元此
皆聖謨豈敢叨天以爲己力仰荷殊造重於丘
山臣以日月上訖謹當敷宣皇化普諭聖慈綏
撫三軍又安百姓冀以塵露上答鴻私臣云云

代郎使謝還鎮表

鴻私曲臨獨越夷等祇荷明命寤寐不遑臣才
非器能謬膺仁進雖竭盡驚勞力效忠勤莫寡

德尤敦望宜達其宗皇帝德宗不以臣儒術淺

薄超授禮官尋遷正和遂忝符郡其皇帝明宗

不遺臣小善擢與諫曹叨承厚恩備職藩翰顧

惟瑣劣多慙負恩伏遇陛下德宗德紹唐虞無

私庶政臣尸素歲久謹誦宜加豈冀褒昇更遷

重鎮再忝澄清之寄仍同獻替之榮將何以上

答天慈下安民庶臣當務修農務率勵遠人勸

其真愚以副勤郵無任云云

爲劉同州謝上表德宗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除臣同州刺史兼本州
防禦營田長春宮使某月日到州上任訖臣初
奉綸言震并無極及臨所部聲懼逾深投匭更
報於乾坤陳力無裨於造化臣某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臣出自書生不習爲吏有恆儒之贊
臣音氏也無區處之能託跡儒門乏仲弓南面
之德委身即署闕馮唐論贈之對常懼叨冒清
列無職聖朝豈意天聽忽臨鴻恩眷及八命
掖一麾出守按自下位奇之雄藩非臣庸瑣所

宜膺提况馮翊

州同

密邇王都古稱三輔爰自

近代命秩逾崇有兵食之虞有宮室之制皆公

卿將相出入由之仰徵甲令俯窺圖記跼蹐無

地

張云跼蹐足初

以競以惶恩重命輕不知所

効庶當刻精運力

指本

作別夙夜祗勤上奉雍

熙旁流愷悌以日繫月儻或有成庶幾之心慄

懍增惕徒望雲而就日喜近帝鄉將擊壤以成

風共歌堯代天威咫尺敢布丹誠無任悃懇屏

營之至



代表行立謝移鎮表

魏宗時恐非
宗元所作

星言即駕便道之藩祇荷寵榮不敢寧息臣某
爰自弱齡即忝推擇階緣試吏累忝清資先聖
宗以臣粗知兵要俾統師徒交蠻傲擾黃賊不
馴奉詔俾臣撲滅氛授士衆賈勇成公二年傳
勇者賈思酬溷恩冀因此時得立微效豈謂時
多疾癘不副愛勤知臣特深復洗瑕責風夜感
戴捐軀有期徒增憤勇力未從願微臣不幸寡
故重重泣血摧肝魏宗龍與御

極寰海永清道暢八埏

延符一音

威加九域鴻

和普洽靡不周泰伏蒙累垂休命遂越等夷循

省何人過膺抽擢沉臣比臨此鎮備更夷險故

材舊壤宛在目前

魏行五前屬安南
魏行五前屬安南則殊御

還同衣衾量巨整之力未足負恩猶蚊蚋之微焉

能報德將何以宣揚聖造撫慰疲羸唯當遵守

詔條貶棄奸慝乎勻僮賦示以義方持清淨以

臨人守無私以奉國重修前志再礪戈矛展駕

駘之効申鷹犬之用庶荒陬夷獫瓜老二音盡



沐皇風率土生靈備聞斯慶微臣之志也限以

云云

代韋永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書除臣永州刺史以月日到州上訖受命若驚臨職弥懼臣以無能累更事任神州赤縣實所備嘗過量逾涯每深統暢不謂聖恩推擇濫駕朱輪祿秩徒增詎施乳哺之惠服命屢受寧與襦袴之誼況此州地極三湘俗參百越左衽居推髻之半

文繁其可墜乃石田之餘

牧守於垂秋弥驕獷俗

於三郡重困疲人分尖本出於一時積弊遂餘

於十稔撫安未易知法出而姦生子育誠難懼

力勞而功寡夙以憂切不敢違寧庶當宣布天

慈奉揚神化以日繁月孳或有成少禪愷悌之

風用答生成之造無任感恩殞越之至

謝除柳州刺史表

謝本此表者皆云武寧三月十三日製陸臣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



六月二十日
到任上誌

早以文律參於士林德宗選於衆流擢列御史
陛下嗣登寶位微臣官在禮司百寮稱賀皆臣
草奏臣以不慎交友旋及禍誚一作許來切
聖恩弘貸謫在善地累更大赦獲奉詔追違離
十年一見宮闕親受朝命牧人遠方漸輕不宥
之辜特奉分憂之寄銘心鏤骨無報上天謹當
宣布詔條竭盡駑蹇皇風不異於遐滬聖澤無
間於華夷庶各鳴私以塞餘罪云云

柳州謝上表

代文中人作

臣某言伏奉詔書授臣柳州刺史以今月二日
至部上訖謝臣前歲以久停官秩去年蒙聖恩
除替便歛裂裳來足趨赴京師以舊疾所嬰弥
年未愈逮及今夏始就歸途襄陽節度使于頔
加使與臣早嘗同官見臣當署在道懇留在館
尋假職名意欲厚臣非臣所願伏惟陛下光被
之德道以洽於區中憂濟之勤心每徧於天下
常以萬邦共理必務於裕良一物不遺尚延於



愚執二切假臣寵渥重領方州駕驗復效於
奔馳枯朽更同於華秀辦臣聞潢汚易竭抑有
朝宗之願大馬無識猶知恋主之誠揣分則然
惟天知鑒况臣昔因左官漢書世著一紀于外
子牟馳心於魏闕華丁中汲黯積思於漢庭
豈非夫人獨無斯志去就者榮辱之主朝廷者
仕進之源臣子之宜忠貞所志臣雖心同大馬
而分比潢汚幸躡康衢意非徃來臣之此誠口
不能喻意欲悉達文非尽言此臣所以自咎自

恨復乖志頭猶冀苦心勵節上奉詔條惠寡
貧下除人瘼恭宣皇化少卷鴻私不勝恍欣之
至能音荒
特雅日忘也

代廣南節度使李裴中丞自代表

或云當作桂中丞
恩并子厚州作

前件官器宇深沉天才間出爰從撫字遠於察

廉所職恪勤庶務皆勤日者安南夷獠反叛害

其連帥元和十四年安南戰勝請借節度使

毒痛黎人痛其皇帝以其威惠茂著自其州



刺史俾之撫臨

是月憲宗以唐州刺史

夙夜經

行盡除兵器賊徒

識恩黨種歸義

交荒之俗靡不底寧

後改鎮容州

修深負能名

合遷重鎮臣自惟凡庸不逮前人

伏乞天恩迴授某非惟旌德是亦飾能庶微臣

免尸祿之憂某獲無私之舉

奏薦從事表

某續茂戎軒才優骨記操刀必割豈謝刺犀

龍之附二切落筆不休寧愁倚馬
行時故責免會早露布噴噴
令作十不始年政治七
選夙洽時譚匪惟詞藝雙美抑亦器能多適比
於流輩頗為滯淹輒敢薦陳伏希雙錄

代廣南節使謝出鎮表

元本四年

鴻濤曲臨惶駭交集捧對綸綍不知所

臣聞蕭曹佐漢六合為家奕望匡周萬方同軌

臣幸以芻蕘累忝殊祭天德存臨遂加台政不

能翊宣明聖增日月之光俾兇渠勦絕



用康寧寔由臣不稱職使此艱患伐擅由議負
乘招譏常懷覆餗之虞時者敢望專征之寄獻
俘未遠展効有期希此微功上答殊造無任云

云 為揚湖南謝設表

貞元十八年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長樂驛設
者恩榮特殊宴飲斯及顧茲辱禮猥集微躬臣
某誠歡誠慶頓首頓首臣以多幸屬此昌旺任
重方隅職忝文武甘受素飡之刺知無肉食之
謀 左傳 帝公十年 曾 謝 以憂 以惶寢寐 年 措

豈謂鴻恩繼至豐膳爰來陸海兼陳怡醴皆設
代 始 一 本 庶當奉揚聖澤單布遠人流懍繁於皇
風均乳哺於赤子少陳微效上荅殊私無任感
恩欣躍之至

為武中丞謝賜櫻桃表

武元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櫻桃若干
者天曉特派時珍沚降寵驚里巷恩溢圓方臣
某誠喜誠懼頓首頓首伏以含桃之羞時令攸
貴月令 仲 夏 食 桃 况 今 採 因 御 苑 分 自 天 厨 使 發 九

霄集繁星而積耀味調六氣承湛露而不晞盈
皆而外被恩光皆廣智才也適口而中含渥澤
顧慙素食彌切自公堂圖君子所先遂試小人
之腹左傳曰心一十八年給以小人之腹無任
云云

謝賜時服表

代人

祇荷寵私啓處無地臣謝臣久忝朝行歷職無
效蔭甫星紀偷榮歲時不能少益聖恩以副深
寄使使賊遺君父後漢中艱難未息合願嚴憲

以正國章伏以陛下恢天覆之恩廣地載之厚
不循彝典俾同冕紱重劇丘山捧戴以入閨門
空知夕惕裁縫而爲衣服固可晝行內省疲駑
將何答效

謝賜端十綾帛衣服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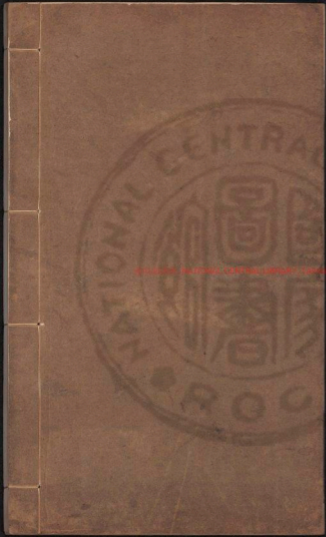
綸言曲臨寵服荐至跪奉殊錫慶躍交并臣謝
臣謬典方州效微涓滴叨承大貺榮重丘山非
才忝恩俯伏恩荷朱明啓節御府賜衣沐聖澤
而溟海方深被仙衣而鶴龜齊壽馳心向闕踴



影望天慙分五嶺之憂莫副九重之詔臣無任
云云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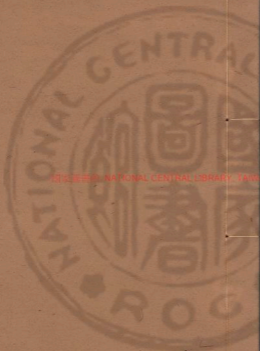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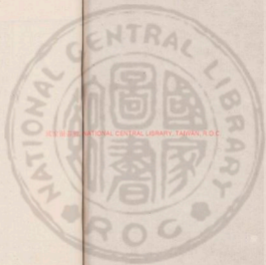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CENTRAL PROO



2025.09.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R.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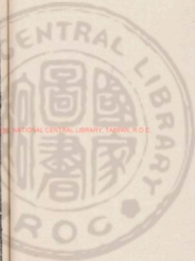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奏狀

為廣南鄭相公奏百姓產三男狀



右臣所部貞節坊百姓某妻產三男者臣詳究
往例實謂休徵已量事給緡三十疋充其乳養
者伏以陛下勤卹黎元感通天地靈心昭答景
福已興方使億兆繁滋夏元兄物故表祥
於宇宙是啓運於升平事杏化源慶延邦本鱗
羽之瑞曾何足云臣幸列藩維竄叨樞近私賀



之至

為薛中丞浙東奏五色雲狀

元和薛中丞薛平

右臣得管內台州奏月日五色雲見者一州官吏僧道耆老悉皆瞻觀已具奏聞并寫圖奏進者伏以景雲上瑞王者社符煥彩彰之在天知聖德之昭感伏惟陛下化孚有截道洽無垠承天地之貞明導陰陽之和氣遂使紛紛郁郁自東而徂西若煙非煙一句而再至徵諸古牒事罕前聞伏乞宣付史官以昭簡冊

為葉中丞奏管黃家賊事宜狀

葉行立

古今月四日邕管奏事官嚴訓過稱押衙譚叔向等與黃家賊五千餘人謀為翻動雖已誅斬猶未清寧當時差本道同十將某至邕管界首賓州以來迎探事宜兼為聲援昨得十四日狀并嚴訓狀報同其黃家賊並已退散各歸洞穴訖伏以鼠竊狗偷非足為患陛下威靈遠被神化旁行遂使姦狡之謀先期而自露按一本字回邪之黨不戮而盡夷伏恐飛章已達吉語未聞

尚軫天心猶煩廟筭臣謬居方鎮忝接疆界所得事宜不敢不奏

讓監察御史狀

宗元為監察御史裏行

右臣伏準名例律諸官與父祖諱同者不合冒榮居之臣祖名察躬今臣蒙恩授前件官以幼年逮事王父_也相禮律之制所不敢踰臣不勝進退惶恐之至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勅旨貞元十九年閏十月日具官臣某奏奉勅新除監察御史柳宗元祖名察躬準禮二名不編諱

不合辭讓年月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佑宣

為京兆府昭應等九縣訴夏苗旱損狀

右臣謬領京畿已逾兩月政術無取誠懇莫申遂使雨澤愆時田苗微損夙夜兢懼寢食靡遑今長安一十四縣並準常年例全徵其昭應等九縣臣各得狀並令詳審各絕隱欺謹具別狀封進臣當府夏稅通計約二十九萬石以上據所損矜免抵當三萬石有餘恤人則深減數非



廣伏以聖慈弘貸憫念蒸黎臣忝職司不敢不
奏無任慙懼之至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為南承嗣請從軍狀

父南齊雲

故某官贈某官某乙男某官某乙

右臣亡父至德之歲死節唯陽

非宜佳切陛下每降

鴻恩必加褒寵臣自七歲即忝班禁

永嗣七歲為發州別

垂五十年常居祿秩再守遐郡

為施治二績州刺史

用無成終貽官謗耳就嚴譴

無備論未測以無

以負荷先志報効殊私以慙以懼隕越無地伏

見某月日勅元祐十四以王承宗負恩于紀命

將徂征雷霆所加殄滅在迅臣竊不自揆思竭

忠誠願預一卒之任以答石生之幸庶得推鋒

觸刃摩壘也奉旗也幸愆也二音取敵之旗也

獲盡於微誠儻不墜於遺烈踴躍之至夙夜不

寧敢希皇明俯鑒丹懇臣聞周官考藝國子監

車甲之司則指身官子掌國子之符漢道推

恩孤兒備羽林之用武帝始設羽林千秋思奮

於事越漢武帝時南越呂嘉反韓千秋奮仲孺

期死於奔吳前漢淮夫字仲雅父死吳軍中夫
仇逆鞭義激君親名高竹帛臣雖無似有慕昔
人雖身坐草野死而不朽披肝瀝血昧死上陳
無任懇迫忠憤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進農書狀

原書三卷

右伏奉某月日勅宜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所
司進農書求以為恒云者自阮五臣伏以平秩
東作虞書立制椒載禹畝周雅垂文此皆奉天
時以授人盡地方而豐食自陛下德宗惟新令

節益厲農功既立典於可傳每陳書而作則耕
鑿之利敷帝力於嘉謨稼穡之難動天心於睿
覽勤勞率下超邁古先允在率土不勝幸甚前
件農書謹函封進謹奏

代人進瓷器狀

瓷才資切陶器之緻堅者

瓷器若干事

一本無此一句

右件瓷器等並藝精瑛埴

承取切黏土也埴

制合規模稟至德之陶蒸自

無苦窳

窳難於切空也病也

合大和以融結

克保堅貞且無瓦釜之鳴

費證誠黃鍾聲是稱



土銅之德

銅音利當作型无器也以此盛器慙瑚

璉力暴切

器非子曰克舜受土銅既尚

質而為先

禮記如祭器用禹貢荆州所貢亦當無而有用

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謹遣某官某乙隨狀封進謹奏

柳州舉監察御史柳漢自代狀

右某准從前敕文常參官上後舉一人自代者

元和六年

伏見前件官頗有才行長於政術久歷

嶺南使職臣之所知敢舉自代無任懇迫之至

上戶部狀

左降官員外置同正貨神判常用戶部
省負關官缺凡令請假授正官占闕不
用上月力每年
約計幾方員

右伏以左降官是受責之人都不釐務戶部錢

是準勅收貯不合別支又所授貨外官亦非舊

制宗元在宋州日見百姓庄宅公驗有司戶李

邕判給處足明皆是正官今請悉依故事為準

並廢貨外所置凡在貶黜授以正負責其成功

俾無虛授賻錢既免支用加數足應軍須實冀

貨不濫分官無曠職謹狀

柳州上本府狀

上桂管府

某誠被兄受福以竹刺刺果右臂經十日身死其受誠禁在獄城縣準律以物死者各依殺人論

右奉牒準律文處分者

分去

已帖縣準牒待秋

分後舉處分訖伏以中丞某行慈惠化人孝悌

成俗屬吏所見皆許申明至公之下敦竭愚慮

竊以冥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為心豈思

他物救兄有急難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

致組揣非本意授文固當恭守撫事以可哀矜

斷手方迫於源衷周身不遑於遠慮律宜無赦

使司明至當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

況俟期尚遠稟命不遙伏乞俯賜興哀特從屈

法幸全微命以慰遠黎則必闔境荷慈育之恩

豈惟一夫受生成之賜當以律文難變使牒已

行則伏望此狀便令廢格請輕賜塵頭惶戰交

深謹錄狀上奉聽處分

為裝中丞伐黃賊轉牒

裝行

當管奉詔與諸管齊進當管皆也當管皆也當管皆也當管皆也當管皆也





獲案何中切云某拱稽致命目語又語據經拱

計與各籍云銳忘生甲既備於小戎鯨鯢豈

逃於誅戮左傳宣公十二年而美與如而封之

帥口紀大信小回帥中權左傳宣公十二年中射謀戰士義激於

身能如心列校勢成於臂指蹶張之技盡出於山林

射能如今之弩以手張之曰拔距之初編徵於川

當懸香餌今布疾雷莫不鼓舞我行虞恭師律

投軀不倦於羽徽與德與德高祖與德以

引也足唯俟於牙璋政道不切牙璋也周禮

神飛者勇足蹈心馳惟聲洽於萬夫勝氣橫於

千里國容不入獲且及於寢門司馬法古者

不入也國容不入獲且及於寢門司馬法古者

及格室皇朝於寢門之外注室皇朝也

家事勿閑土已填於左闕夫自今日也

政天出外政无入內有是乃闕左闕填之以我

他王出夫人送王不出乃闕左闕填之以我

即以月日全軍出次分道並進所期勦力敢告

同心孔大夫御史大夫貞直冠時清明格

物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精食浮為日固久容

府揚中丞魏瓘以義烈為已任

勳襲太常安南李中丞李元以美武為家風業傳

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之陣東則橫江警殺

用成善善之功以此鼓行坐觀盡刑惟勿自

誅有可哀微側之勇冠一方竟就破之代

真誅女子 按制及伏 呂嘉之威行五嶺終摧下

瀨之師潘 潘云潘音新前漢武帝紀甲為下潘將

嗟此陋微自貽擒滅勉成良畫速致殊勲雖荒

微之地因不勞於有征嚴 而昇平之年將

自此而何事書之竹帛實謂揚名事須移牒隣

管以成犄角舉牒者劉 捕弄晉人角之諸戎相

之注持 其反也

賀誅淄青逆賊李師道狀中書

右今月三日得知進奏官某報前件賊以前月



九日克就梟戮者伏以天啓聖期神資良弼必
有懲討以致昇平蠢爾兇渠敢行悖亂締交於
雷霆之下歸丁計切憲宗討吳元齊李師道王
承宗陸贄皆獲乃伏盜京師制用事大
臣效逆於化肯之辰逞豺聲以欺天恣狼心而
犯上嘉謨克協威命旁行破竹寧比其發機走
九未喻於乘勝濁河清濟曾無溝洫之虞濟子
札切
濁河清買大峴琅邪不聞涯岸之阻峴胡
切天兵四
合賊眾屢摧然後赦劫脅之辜許其歸復寘註
誤之典期以撫循註音非前文帝紀誦外坦皇

威中感聖德雖在某統皇聖宗明
德宗作號
深心註皇
名食身收
豈不知歸是以未極誅誅遽聞內
之普照功格于天地化合于陰陽一德方繼於
商書降神自同於周禮遂使垂白遺老再逢天
寶之安措紳諸生遠期貞觀之理某特承朝奠
諫列藩臣常以突刃觸鋒未為効節富原潤草
豈足酬恩無寐撫心不違寧處今則削平之際
慙無尺寸之功開泰方初徒受丘山之寵無任



慎激奔營之至并舞徽慶倍百倍情

賀平淄青後拜赦狀百中書

某官某乙右某伏奉二月二十二日德音以淄
青削平慶賜大洽率土之內并躍無窮伏惟周
威三監但明誅放之罰漢平七國更嚴斬殺之
科未有前獲元渠撫存疑戮威暫行而德洽誅
纓及而恩加操兵者悉獲歸休東未者更聞優
復與之種食在朝豐以貨財疾苦盡除孤咸
有非戰死之男曰豐以賞延力傷之則存其應

樂將山川之偕汚申節義之餘究功多受三事

之榮時三事大夫注三事三公也元和十一年

同平節著有十連之寵孔聖十國元高祖以有

旬之干羽仁風溥暢臣六月之車徒寰海永康

夷夏均慶某忝司戎旅獲奉昇平當伊尹無耻

之辰見咎繇惟輕之德辭并躍之至倍萬

倍情無任慶賀之至

賀分淄青諸州為三道節度狀百中書

賀分淄青諸州為三道節度狀百中書



右某伏見某月日制分滿青諸州為三道節度
都團練觀察等使者害氣盡除和風清暢裂壤
既分其形勝經野必正其提封河濟異宜海岳
殊服八分作牧無聞威福之源十國為連已購
澄清之政鼠無夜動去得公二十三年鴻
變好音自惠澤豈俟於崇朝仁化寧期於必
代論曰必止遂使琅邪即墨田生無慮其異謀
為政高相北用有非
者仰攝始尤晏子但聞其善祝年日

以相公參參禹績制出蕭規規曹也光輔聖
神求厥恭獻其獲逢開泰忝守方隅拈躍之誠
倍百恒品

代裴中丞上裴相賀破東平狀裴行立

右伏以逆賊李師道克就梟擒已具中書門下
狀賀詔某忝居末屬同族特受深恩踴躍不寧
輒復披露竊以自古中興之主必有命代之臣
一德同功以叶休運故申甫方邵成宣王復古



之勲中伯尹吉甫吳鄧寇耿致光武配天之業

吳鄧寇耿此皆上下齊志中外悉心雖成功則

多而陳力甚易豈若閣下挺拔英氣邁越常流

獨奕聖業以昌鴻業廟略初定異議紛然誠誦

盈朝美斐成市莫言朝斐是貝詩云閣下乘心

不惑定命彌堅討淮右之兇則下車而授首滅

元服恒陽之虜則馳使而華心裴度道物惟

蘇德况師道惡稔禍盈鬼怨神怒恣行悖慢

救津款天兵四臨所至皆捷次又捨其將校

許以歸還罪止一夫恩加百姓豺狼感化梟鏡

懷仁象堅危切自致誅夷以成開泰萬方有慶

四海無虞遂令率土之人盡識太平之理盛德

大業振古莫倚然則布政明堂勒功東嶽光垂

後祀輝映前王神化允屬於聖君崇勲實歸於

宗家慶賀之至倍萬恒情

為業中丞乞討黃賊狀一本五字下

其材質無堪授任非次當有事之日忠懇莫施

遇成功之辰慙憤空積陳力之志誓死不渝伏





惟仁恩終賜展効今者中華寧謐覺華切異類

服從唯此南方尚餘寇孽伏以黃少卿等憑培

塿以自固重云培塿口切塿力狗切自固而合

莖脆以為強少須易剛也莖當作逆七又切逆

陋無足示威而蜂蠆之微猶能害物蔓乃必資

心踊躍夙夜不寧私布丹誠敢期明鑒無任感

激屏營之至

為桂州崔中丞上中書門下乞朝覲狀

右某幸遇文明叨承委寄理戎典郡十有四年

賻懸闕庭神魂飛越頃在邕州元和五年

累陳誠懇諺尸進律之寵禮記有

未遂執珪之願相公齊賢輔聖大叙

尋倫中外之臣出入更踐某自領桂管又逾再

獨無羽翼仰星辰於黃道徒竭丹誠況正月會

朝遠夷皆至六歲來覓要服有期要一延

歲一豈使班超之望長懸東漢班超上疏曰
見之子牟之戀空積莊子魏公小臣餘光
下伏乞特申微願錄受冗負微故事而不遺揆
風志而斯畢入天子之國願附禮於小侯拜宰
相之車敢希榮於上客一作上無任懇禱屏營
之至輕瀆威重戰汗伏深謹狀

為南承嗣上中書門下乞兩河効用狀

右伏以越敗夫差多會稽納官之子周語楚子
趙摧粟殺即長平死事之

何者義烈之餘色氣猛厲上將効於國

用下欲濟其家聲所以憤激懷愴常思致命者

也其先父死難睢陽明宣生初至德二載到

事存簡冊累降優詔榮及子孫爰自繼繼昇

品秩商承嗣以父死事七載肉食稟給未嘗
停頃守涪州屬西蜀道逆史會劉嗣反將致
死命以盡夙心寢弋嘗膽志願未究文持
會刀筆之吏寘以深文首級之差今復



誰辯蕭道成漢唐曰要中守經尚生上功意效之

謗不能自明馬援征高祖之吏制其爵運載之一

靈皆明車後有上書諸之者以爲前所食

人力之粟守無事之官拳拳血誠無所陳露伏

見明制興師討伐怕冀元和十四年制刑事逆

討交置使往征之義一字同爾小醜尚欲通

誅某才非古人志慕前烈願得身當一隊効死

戎行胡剛竭平生之忠懇申幽明之寃痛撫劍

心往發言涕零骨聞漢法有奮擊匈奴者諸侯

不得擁遏又况丞相揔軍國之重定廊廟之議

固當弘獎無所奔拊伏乞哀憫收撫以成其心

無任懇迫惶恐之至

柳州上中書門下舉柳漢自代狀元和

右伏準元和六年十月十七日勅常參官授上

後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便具所舉人兼狀上

中書門下者今奏請前件官自代謹連狀

爲長安縣者壽詣相府乞奏復尊號狀

德宗



女安等縣耆壽某乙若干人右某等伏以生長
明時游泳皇澤鼓腹且知於帝力食毛敢忘於
君恩左傳昭公七年食土之毛謂君也竊見近者祥瑞所
呈周於百郡豐稔之報均于四方有以知上玄
降靈誕告嘉應彰我君文明之化仁育之恩大
道既行鴻名未舉是以殷勤昭著如斯而不已
者也某皆陶煦純仁成此耆老生既無補死而
何求唯願上聞帝閣復建尊號用彰聖德以報
皇慈披露血誠伏守天關糜軀碎骨猶生之年

謹以今日詣光順門輒進表訖伏惟相公贊翊
明主共致太平而使名號尚壽天人失望草野
愚鄙切有感焉伏望敷奏之際開陳其要俾下
情允達大願克從退就泉壤樂而無恨輕黷國
相伏待典刑謹狀

為京畿父老上府尹乞奏復尊號狀

京兆

尹某

長安縣耆老某乙等若干人右某等幸以羸老
獲覩昇平蹈舞薰風謳誦壽域登之草木何以報



天寤寐焦勞不知所措伏見聖君臨御玄化升

開瑞應匝於萬方

張云匝作畚切與匝同

豐穰窮於四海

神祇注意天地傾心覺悟生人必有為者

一本作必

并有蓋以挹損徽號近二十年盛德蓋光大名

未復致遠邇精慮幽明憤懷故自古以來嘉瑞

之至未有如今歲之盛也斯乃上玄深育下人

懇誠勤勤相符正在於此某等眷戀明時朝夕

是切唯願早復大號以契天心庶得聖政益光

鴻化彌遠少遂踴躍之甚今請詣光順門進表
昧死上陳伏以待郎道合君臣惠敷黎庶儻遂
收採愚慮致貢天庭俾草萊微誠得達萬乘非
所敢望惶懼伏深謹狀

增廣註釋立日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九

增廣註釋立日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四十

祭文哭辭

一本加哭辭字

祭楊憑詹事文

元和十二年

年月子婚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于夫人之

靈宗元妻謝氏婚狀又為靈之節子婚或云即

單事守柳州卿雲輪困困即慶字天漢昭回自

然物外字雜塵埃公稟間氣見切心靈洞開翔

翔自得誰屑群猜孝友忠信聞于九垓音摘擢

發藻其勃如雷世祭甲科太曆九年進士甲科亦矜顯



增廣註釋立日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九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四十

祭文哭辭

一本加哭辭字

祭楊憑詹事文

元和十二年

年月子婚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于夫人之

靈宗元妻謝氏攝政又為靈之節子婚或云即

禮之禮也一本于婚字下有校持節柳州

單事守柳州卿雲輪囷國區給切天漢昭回自

然物外寧雜塵埃公稟間氣開居切心靈洞開翔

翔自得誰屑群猜孝友忠信聞于九垓音摘擢華
發藻其勃如雷世祭甲科太曆九年進士甲科亦矜顯



應於一本公之後德有而不顧御史之遲朝之

所注公勤于養投劾引去監禁李節度有召

免去時任方隅威刑是務公施其惠亦莫有遲

石盈路京兆之蠶下多怒怒或由以黜瓦

免公捍其強仁及竟臨西平四年遷自江

而出擁道膏慕道峻多誇德優見憎頰言既詆

倚洪斯繩與與御史中丞李夷甫有

主與京兆有疑京兆有疑京兆有疑

東逾秣陵秣陵江寧今江蘇也穎沛

三載天善乃徵入傅王國嘉聲聿興自

詹事東宮政政是膺太子詹事年唯治至道則

彌勵頤頰今古重云頤頰切頰音權又音隴

爾優游德藝實期渚發再光文陸誰謂昊天遽

茲降厲嗚呼哀哉某以通家承德風奉良姻莫

成于姓早喪淑人貞元十五年子厚妻楊恩禮

斯重眷撫惟新調釋其志實敬實勤迨今孳然

十有八祀家缺主婦身廷為里謗言未明黜伏





然刺南荒義言盈口元和四年京兆尹楊元孫與

刺封章致命志期殞首與高標誰嗣于後

王命南下郡符東剖流滯湮淪殲此避奇自明

耳嗚呼哀哉公之伯仲信惟先執而

之風道同義立中討守直奸推是襲致之徽纒

誣以賄入瓊瑱其徒榜訊愈急務薄與切望也

三司議于洛邑意我先君邦憲是得

詔下

同之贊弟贊弟

生此贊弟贊弟

州司馬平反羣枉又字素如流香平反注大忤

三揖揖在

言俄及左官變國謂于季之父生斯變則司馬

俟口義夫掩泣郡臣既黜乃追其級貞元八年

遣則公在即位再推擯抑時忝憲司竊分枉直

抗辭犯長有志無力惟韓洎劉監察御史韓

憤露臆道之不行銜魂罔極公在左掖議登秋

官先定于志將發其難決白無狀以申禍端秉
心撰詞義不可干會逢友累暴力傷初謀坐于
暴力傷初謀坐于
曾莫自安咸于緒中緒中呂切於備成公三年
荀登之在楚也鄭賈人有
論實清補中以出飯之未打而楚人有
婦之賈人如晉荀登者視之如安出已有涕洟
瀾瀾游至建而沈瀾注涉於瀾于嗚呼哀哉受宮
父翳狼荒萬里禮不可違誠不可弭抽哀洩憤
舒文致美頌繼海風以窮洛浹清明如在神鑒
何已嗚呼格思以慰勤止

祭呂衡州溫文

呂溫字允光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九月癸巳朔某日友人
守永州司馬負外置同正負柳宗元謹遣書吏
同曹曹書吏姓名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
呂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實仇
之生人何罪天實讎之聰明正直行爲君子天
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夭其
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莫莫之無神今於化光
之歿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
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

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貫于
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
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爲全德而官止刺一州
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脩正直
以召災好仁義以速咎者耶宗元勿雖好學晚
未聞道洵乎獲交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
雜顯陳有正而爲道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
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於今二事相勸
惜弟從古至少至於化光最爲大甚理行第

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風志所蓄巍
然可知貪惡皆貴賤狼皆老則化光之天厄反
不榮歟所憫者志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
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
焚裂海內甚廣知音幾人自交朋朋喪志業殆
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興行於時使
斯人徒知我所立今獲佳矣吾道息矣雖其存
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英貫
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復何

爲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爲大空與化
無窮乎將結而爲光輝以助臨照乎豈爲兩爲
靈以澤下土乎將爲雷爲霆以泄怒怒乎豈爲
風爲麟爲景星爲卿雲卿即以寓其神乎將爲
金爲錫爲圭爲璧以稱其瓊乎豈復爲賢人以
續其志乎將奮爲明神以遂其義乎不然足昭
昭者其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
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泔然一慟腸絕嗚呼化
光庶或聽之

祭李中丞文

御史中丞

維貞元二十年歲次甲申五月某朔二十二日
故吏儒林郎守侍御史王播將仕郎守殿中侍
御史穆贊當作贊字奉議郎行殿中侍御史馮邈承
奉郎守監察御史韓泰宣德郎行監察御史范
傳正文林郎守監察御史劉禹錫承務郎監察
御史襄行柳宗元承務郎監察御史襄行李程
等謹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中丞贈刑部侍郎
李公之靈惟公堅貞守道潔廉成德當官秉

卓爾孤直高節外峻純誠內植臨事不回執心

無惑矯矯勁質

一十贊非專字

擢於天枝式是邦族榮

其羽儀發跡內史參其軍事

古內史職今風知府

有下廟

上直詞屢至

山自下辭上注屬也

于後受邑

歷撫疲人公去逾久人滋味呻復從京邑辟署

司錄振其綱條端我旬服黜吏屏氣

屏氣屏氣

食官

室慙赫

功有命登于王庭邦賦以修國用是經

實抗其長以奉準程校其簿書無失奇贏

奇音音

乃刺于商虎節登山出為商化塔為沃

籍澤土也

致夷於艱道途謳歌有詔徵還至我

御史執其憲矩糾迷之志直清是舉慎擇察吏

糾迷之志直清是舉慎擇察吏

必蕭之楚

注楚蕭蕭之中九也二名終始七載

終始七載

不忘祇勤事無觀瞻道有屈伸早衰密塔忠懇

屢陳今望逾重名卿是屬掩紳遠聞

掩紳遠聞

云疾君親之

卷衣已後卷衣已後

有知郡縣

紳卷衣已後紳卷衣已後

德比百三

號德衣於于商號德衣於于商

恩加命服

恩加命服



安有時宛之編知厚也安官也也歲月逾感
播等殺備官屬况當薦延承其規模奉以周旋
迄或逾月遠則累年咸承至公官守獲全故事
盡在遺風萬然俯仰庭除顧慕瀉浚致成一觴
拜訣堂筵嗚呼哀哉

為韋京兆祭杜河中文韋京兆祭杜河中文

維年月日甲子京兆尹韋夏卿謹以清酌之奠
敬祭于故河中節度贈禮部尚書杜公之靈自
古其帥桓在諸儒晉登郛穀亦以詩書韓文公

韓文公祭文惟明靈道冠學徒天子有命撫其戎車何以邦

之維絳及蒲州名並有山有河殿此大都韓文公

鎮規耀昌時振宣後學命嚴之盛光于列岳韓文公

保豐福永縻王爵壽如何期神不可度韓文公

呼哀哉大歷之歲詔徵茂才時忝同道韓文公

起草策懷策既陳論言煥開考第居甲韓文公

奉賢良方正高第自天昭回分命邦畿韓文公



主 步武獲陪同志為友星霜屢迴長我十年禮

宜兄事 記曲礼十年以 周游散洽莫不如志于

後多幸 謀列周行 行戶附切詩實後周行

及余稍遷吏部為郎公屬中兵此焉分行 夏卿

同道榮惟其常後余出刺九截兩服 夏卿自給

常 縣二 公白左輔遂册推 推通回切文記王

州 刺史 元十五年 州 州 刺史 我勳 魏開爰

莫由烹魚之間往復相詩惠好斯厚惟以綱繆

綱 直山切 余弟宗鄉獲庇仁字 宗卿為 命佐

廉問忘其愚魯假以羽翼俾之騫者 章音軒著

幸惠文裝 裝文冠也奉明法 赤紱在股 非時

承慶惟深報恩無所嗚呼哀哉天子震悼哀我

良臣密印追贈尚書禮部四方典嗟况此故人

循念平昔徘徊悲辛卜葬斯及禮儀畢陳敬薦



行潦鴻哀茲辰嗚呼哀哉

為韋京兆祭太常崔少卿文韋一

維年月日甲子京兆尹韋夏卿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敬祭于亡友故太常少卿崔公之靈惟靈

率是良志蹈其吉德炳蔚文彩周流孝殖丞或

氏夫孝殖注孔氏之訓專其傳釋黃老之言

探乎幽贖土章六書奧秘是究是索六書一曰

曰聲六曰轉注生字李五叩爾玄關保其真

宅也成行備披雲騁跡康莊未窮五

謂之濛汜已極元音似梵注汜水西

種之水嗚呼哀哉風歲同道從容洛師洛師

接袂交襟以遨以嬉策駕嵩少嵩少

泝舟灑伊伊水笑味周

星左轉一星終其樂熙熙丹青可望青雲可期

洛中十友談者榮之惟鄭洎齊各登鼎司鄭餘

或喪或存山川是遠繫我夫子繫與切宜

相清時命之不遐孰不懷悲嗚呼哀哉往往佐居

守及爾同寮笑遠交歡匪夕則朝入同其室出



聽其鏖早聲初投文報章既歌且謔及我爲郎
優游吏部公爲御史持憲天路文陛徐趨眷戀
相顧歡愛之分有加于素自我于邁歷刺東吳
離憂十年復會名都余爲侍郎銓摠攸居實得
茂彥奉其規模聯事合情又倍其初我尹京兆
公亞奉常故武相望佩玉以鑄謂保榘樂長此
翔翔抱疾幾何忽焉其亡嗚呼痛哉原念往昔
愛均骨肉我有書笥盈君尺牘寤言在耳今古
何遠失涕與哀匍匐往哭撫庭一手心焉摧剝

皆木日月逾邁佳城遽卜素車千里遶逆山谷
透於危切晦爾精靈藏之斧屋祀氣極引孔子
意尔交切嗚呼哀哉丹旌即路祖莫在
屋者笑見其美者廷去此昭昭就爾冥冥敬陳洞酌以告明靈詩
矣馬醫封之謂也臨觴末慟庶寫哀誠嗚呼
兼洞酌後行瘞柱水
之簿者連酌取之哀哉伏惟尚饗

爲李京兆祭楊凝郎中又李質

維貞元十九年歲次癸未四月辛未朔某日檢
校工部尚書京兆尹司農卿李實謹以清酌庶

羞之莫敬祭于故兵部郎中楊公之靈惟靈清

標霜紫馨馨德蘭薰冲和茂著孝友彰聞濟發洪

緒激揚清芬思俾德祖思蘇恣切後漢揚節字德祖學紹子

雲揚雄二事並攝此榮彼靈府彬其英文吐論冠時舒

華軼羣音百氏之與一言可分旁貴釋老豈

伊典墳謂躡公相魏切贊揚聖君高山安仰逝

水云嗚呼哀哉惟是伯仲並為士則疑兄也

有名連擢首科大曆九年中進士第疑凌皆迭居顯

職公之懿美發自朋僚播于四方令問克昭炯

然稱議卓爾孤標翼翼其容羽儀清朗載筆東

掖動無不紀被美茲切疑為起草南宮特論始

美補吐司封貞元十二年疑大梁有難天子是

使貞元十二年仲字萬榮辛其子宜大梁有難天子是

之謀唯道是履後職茲中矣貞元十八年

簡稽無撓以考其成貞元十八年孰云積善

降以促齡昔歲江表獲同安語謬為好仁不我

遐阻公之元元復德音優游多暇春盼



和食

逾深清言盈耳又青相尋莫致苑英左傳昭公三年晏子
日二惠哉美猶可又焜耀儒林及此彫落祇推
房一个焉安其危哉
我心嗚呼表哉遺車就引韓注注意車載物也
重莫而藏之者大哀挽先路脫元反切引也
犬以土乃有遺事我者表家之樂
和之聲迅風悽悲頽景幽暮傾都殄瘁揮涕相
顧矧茲故人誰任痛慕橫汗一觴詎馮乎素尚

為安南楊侍御祭張都護文蔡集奇

維年月日故吏某職官某敬祭于故都護御史

中丞張公之靈交州之大南極天際禹績無施
秦強莫制或賓或叛越自漢世聖唐宣風初鮮
事歲稍臣卉服漸化推警警者訓切卒為華人
流我愷悌士變之理惟公克繼三國吳志上登
交趾太守任即二勤勞遠圖敷贊嘉惠銅柱南
十年轉瑞无事元和元年張舟自安南經略討使
表前功載修元和元年張舟自安南經略討使
正封空道北出空與孔同張舟傳捷式過蠻陬
將侯城聚居梯航連連旌旆悠悠輻湊都會皇
威以流方荷天寵宜公宜侯聲馳帝鄉魄降炎



州札記并說則

嗚呼哀哉公昔試吏時推清能

公昔乘輅

輅音退使者車謂人為安南怒略巡官人知準繩鰥寡以

安征賦用登柱史荆遷郎曹繼昇程功佐理海

喬斯澄

張角三履無文燕花尚書札評復外郎

使乃紀南方專任是憑

謂遷然授太子右庶子

丞克本會

禮分五玉恩錫百朋

詩菁、者

我百勝法古者賞

奕彼屬顧茲陋微敢厠甄錄

甄錄

命加服賜有楚冠用愆

角

曲直楚王章後

星言赴命注皇悼幄

悼一本視

險如夷瞻程非邈伯氏左宦

流有節矣滯中途

流連隱憂言念涕滯子姓莫在使命頓殊

一本

今就魂吊影敢廢斯須情留江徽

音憂結天隔

恩切有裕

詩此令兄弟義乘從役顧慕長慟展

轉增惕奮力猶在

音勸音呂春骨也或以肉

饒中腸屢激方俟銷憂未期投跡謙德不福法

星降災延懸遽徹

札記大夫

翻卦爻來

翻音日撫躬益恨循顧增哀瞻容莫



及報德何階輔車比轅

音也

申莫克諧望

拜徒至音塵永乖南州斗酒

音也 莫曰隻雞斗酒

謝賦 麻寫幽懷

祭萬年裴令文

裴姓字

惟靈孝交之性寔惟天與飾以儒書洽其譽風

廓爾其

枵然其量

大兒並子非不嗚嗚大也

羊域中多容鮮拒賢於博奔媚茲諛語或之或

沉兩得其所考禮成文陸章克舉

禮云同也

章祭望陵震皆因事舉 樂承職音官式序

謂二禮 亦圖荀廣

音廣巨應鍾者

播在奉常未俾儀矩脫略細謹傲忽煩言坦然

自居無顧仇怨

也文通空員有年怨

卒成官

謗莫究禍源坐黜中徙再期騰騫

音軒飛兒下

魂嗚呼哀哉世稱姻黨鮮克終吉唯我與君父

而逾密迩惟淑德嬪于君室

學之節 上順尊卑

學之節

學之節



下歡倚匹致其孝敬式是仁恤愛及童孩虔心

勿失君之仲季瑩兄聖子瑩皆文茂於文術游藝相

從操觚散帙操觚而筆倉刀如錐音孤遺文胸或

用之以善德今之簡也五臣注顧余寒劣陋迹

奔逸莊子類曰口夫子奔逸矣二紀于今交情若

一履開彫缺互見遷熙契關伶俜契結知

注勸苦也於音寧傳丁知行公形聞贊聞音

聞之方期末路稍追曩日時不我謀於焉斯畢營

營衛尉堂之獨守邦扶想其求哀淮海蕭瑟鳴

呼哀哉聞疾馳簡其命未返翻其計書來自番

禹音音潘禹音焉潘禹塊守窮荒山夔與

居變茶也知國益水石之修曰夔娟有眉

不申有志不舒况逢零悴當此因拘拊膺長慟

長慟何如一本作天菲禮無取沉哀有餘嗚呼

哀哉

祭呂敬叔文呂恭字敬叔

維年月日朔友人從內兄守永州司馬自外置

同正負柳宗元謹以酒肉之奠致祭于亡友呂



敬叔之魂嗚呼鞠躬歷聘或以不答孔子屠漁

乖離夫何克合太公望嘗於朝大或不容小或

見遺往來逢迎今古參差參初金切惟子之中

忠勇充之以誠與物退受其疵智謀宏長辯論

恢奇巖峩偉大一作與世異姿何付之器而

踏於時職音常曰余武王功是期誓者其力以

達聖威昔乘伊初又首首邊鄙不靖俾供與師

左傳成公二年公使師入君地與衆也呂
孫馬山南西道掌書記江西圍城使參軍桂骨
所製使嶺南諸侯順道戎貊咸宜今其沒矣哀
飾度列官

志之違知之無補世又罕知嗚呼哀哉昔與子

游尚疑其志及觀其長誠任其事日異其能歲

增其智進如川行浩浩而遠天乎有亡中道是

棄余慎取友惟心之度周遊人間餘二十年擯

辱非耻升揚非賢一貫于道無四五焉子之我

知不以事遷言而見信貌阻心傳我黜終世子

天於前徒稱子志誰信我言與子俱已孰云後

先惟子之凡謂已志同義比官刺一州四十而

死于仕方初百年有幾知何黜去我端已轉





有釋之妻有弱之子海瑞東周號哭萬

里瑞而宜切海瑞州靈武葬紉之行獲出於

此通周礼封人置其棺也謂未州爰陳酒肉

式嘉且旨讀茲哀辭以奠而誄齊水切嗚呼敬叔

吾道已矣尚饗

祭崔君敏文

宋地制史

天產崑崙者難為玉植齊林者難為木公以令

望顯于華族藝遂六書字書學該七錄阮者著

祚此黃老能丁切恬於寵辱入補黑衣阮者著

出參旬服服為

紀綱淮海政令惟爾言為貢淮

宰制岳濱周於仁育謂為許州臨

推能二州繼救謂為揚州至于星邦率由舊

俗和易勿亟優游自足既有少吏勤于庶獄妖

誣除殄淫祠剪覆出令三歲人無怨讟徒不進

律未行歸神何速某咸以罪矣適茲災方公垂

惠和枯槁以光鳴鑿適野泛鷗以湘湘切亦作

廣建命樂華燭飛觴高歌屢舞終以無
荒紛慮斯併憂懷暫忘良時不再期樂難常今
其柰何顧慕感傷嗚呼室有迭去川無息流追
懷曩辰恍若夢遊真微中竊魂遷乘舟邗人永
思匍匐隱憂况我懷德心焉若抽潔誠可鑒頌
藻非羞

祭段弘古文

世病乎有人悅其和行而不容雖聖柰何提其
信義誰與同凌碾碎以終聖賢切堅不可磨

游得其人交擇其益

弘古見李景徐品溫留門下夜多言不知日出温卒

會于厄精誠介然將貫金石追思懷舊典詞憤

激君昔來辱備聞嘉言宵會比堂晝宴南軒去

適于越弘古南越容州實謂越桂桂守不日其

旋載除我居望爾北轅今者之來丹旌有翻闕

慈英志限此中年嗚呼哀哉居實斯貧有子而

幼孰云履信惟天所佑道途之資敢廢于舊志

君之行銘石斯授有紫其觴有楚其豆庶鑒于



稱方作值一本

哭張後餘辭并序

後餘常山張氏孝其家忠其友爲經術甚邃而
文少余七年頗弟畜之與之居終日冲然忘其
有人與之言鏗爾而厲辯而歸乎中凡人有道
而不顯於世則曰非其世也一本无道而得
乎世然猶不顯則曰命一作命之微不可知
知而索乎外者曰性與貌後餘之性可謂良矣
其貌可謂簡矣一本无可博實弘裕宜爲大官

苟老求其所以夭賤無可得焉既得進士明年
痘發辭卒後餘之死人咸痛之曰天之佑善人
而殺是子何也激者曰天之殺怕在善人而佑
不肖莊周之說以爲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張君
豈天所謂小人者耶是二者又非論之適也吾
謂善與惡夭與壽貴與賤異道而出者也無取
喜怒於其中道之出者多其合焉者固少是以
君子之難貴且壽也後餘母老而喪良子東西
者助之哭焉况其知者耶然後餘不與譎罵者

同責不與恃亂者同壽婦繫手身聞道而死雖
勿哭焉可也嗚呼一本此下更有字更使既聞道而且
貴且壽則其顯庸也遠矣又烏能勿痛乎遂哭
之以辭嗟嗟張君善不必壽惟道之聞一日爲
老人皆反是百稔猶幼子之優游是亦黃者嗟
嗟張君寵不必貴尊嚴爲仁早服高位淫諛肆
慾銀艾淪弁及印艾殿也子之崇高無媿三事吾見
瞻瞻而童補博同如赫赫而辱進襦袴於几杖負泥
塗於兒輩已雖有餘人視不足子之跡不混乎

其間者幸也宜賀而弔宜歌而哭吾其過乎與
其寵而加貴善而加壽道施于人慶及于母從
容邦家樂我朋友豈不光裕顯大歎而不克也
則弔而哭者其無過乎嗚呼

楊氏子承之哀辭并序楊之姪

楊氏子承之既冠有成人之道其明年四月不
幸而夭其外姻解人柳宗元爲之慟且出涕意
是子也氣淳以愿志專以勤確然而直方吾未
知其止也作辭賦書論其言甚偉余方愛之謂



可以爲器者故不知慟且出涕况其親戚者乎
凡天之生物也不類精寵紛流一作處亂賢愚混
同或遠而合或親而殊然則雖人親戚亦將有
不克知其美者若楊氏子者其親戚皆賢咸得
知之者也使知之徒以增其悲怨號之聲無
爲也用是爲之辭以相其哀焉相思是切
徐醇熙兮承貞則懿文章兮好循直誠耿介兮
又綽寬學之勤兮行彌專質圭璋兮文虎豹超
凌厲兮馳聖道力未具兮志求通道之遠兮足

先嘗有母嗷嗷兮有弟哀號嗷音世父孔悲兮
湘水滔滔去昭曠兮沉幽寔魂冥冥兮竟難託
誰一本死者靜兮生者愁子之淑兮徒增憂志
作誰甚良兮命甚盛子之生兮又何欲悲吾耳兮動吾
神誰使子兮淑且仁嗚呼已乎不可追終怨若
兮徒何爲徒一本
作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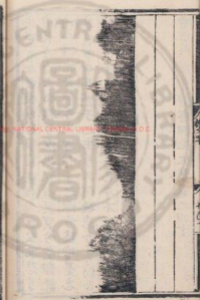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四十一

祭文

舜廟祈晴文

代求晴
刺史作

年月日某官某敢用牲牢之奠昭祭于虞帝之神
帝入大麓雷雨不迷帝在璿璣七政以齊九
澤既陵錫禹玄圭至德神化後王與稽勤事南
巡祀典以躋此焉告終此謂宋宜福遺黎廟貌
如在精誠不睨今陽德懿侯德與有滄溟、降
是水潦混爲塗泥岸有善崩史記岸善崩流或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四十一

祭文

舜廟祈晴文

代求晴
刺史作

年月日某官某敢用牲牢之奠昭祭于虞帝之神
帝入大麓雷雨不迷帝在璿璣七政以齊九
澤既陵錫禹玄圭至德神化後王與稽勤事南
巡祀典以躋此焉告終此謂宋宜福遺黎廟貌
如在精誠不睨今陽德懿侯德與有滄溟、降
是水潦混爲塗泥岸有善崩史記岸善崩流或



斷限泛濫疇壠坡陀圖畦恒雨獲戾循咎增懷

忍茲嘉生均被逢藜敢望誅黑蛟音交

交神扶陰蜺扶音執寄也蜺式乾后土以廓天

倪稟盛不害餘糴可棲或渡音渡為酒為醴

豈獨蘋藻微諸澗溪帝其聽之無作神羞

雷塘禱雨文

物州作一本

惟神之居為坎為雷專此二象宅于巖隈風馬

雲享禱蕭焉徘徊一本能澤地產以祛

人災欽茲有靈爰以廟饗神惟智知我以誠往

苟失其應人將安仰歲既旱暵害茲生長曠音

氣也長敢用昭告期于盼饗盼音乙許迄二切

丁文切甚自朝受命臨茲裔壤莅政方初庶無

淫枉繁廉自持忠信是仗苟有獲戾神其可罔

作擢音杏擢擢嘉生惟天之養豈使稟盛夷於草莽

盛音杏騰波通氣出地奮響欽若成功惟神是

獎

祭轟文元和十四年表行立詩黃賦



維年月日某官以牲牢之奠祭于靈神

以牲牛尾為之

在左驤馬首音道又音壽惟昔禮有大特化為巨梓秦人憑

神乃建葺頭禮潘本作禮潘非案史記秦襄公

徐廣曰今式都故道有懸特祠國大牛上生祠

本有牛從木中出像見於禮水之中列異傳曰

秦文公時梓化為牛故秦因是毀旋頭騎以先

聖尊謂瓦是為兵主用以行師漢宗蚩尤

紀祭靈亦作靈旗既類既禡指于有罪

史記漢武帝為伐南越以牲劑屠龍為太一

神名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

而詔盟

周禮云抗倭以射

保固厓人俾茲

雖有古典今棄不用惟茲之制

神實守祀有蠶黃尊尊也謂黃少卿

太平猶用戎律天子有命施威于下惟守臣某

董聚撫師秉羽先刃出用茲日敢備外事外禮

命無敢私顧惟克勝敵以全天兵去茲蠶蠶

上音予下音達我涵育收厥餘圍役于校人

周禮養蠶掌授教人掌馬海隅黎獻永底于

儀也羊謂而儀之於儀也

神實守祀有蠶黃尊

尊也謂黃少卿

保固厓人俾茲

外禮

外禮

外禮

外禮

外禮



理無或頌刃

公五年甲兵不頌往頌頌也

以

為神耻急如律令

馮牙文

事同上篇

維年月日某官某以清酌少牢之奠馮于軍牙

之神

凡始聖牙必以綱目綱日者謂上祀也兵

牙之日吉氣來

秦定百越

秦始皇三十二年

應大勝之微

漢武帝元鼎六年

越之地以為南海

自茲編列同于諸華天寶兆亂北方

符彼惟是南方久稽討伐藩蠻怙險乳字生聚

悖傲威命虐夷齊人黃姓

德宗

恣暴盜糧壯殺老掠殺使臣

德宗 祭視洞

窺窺知以逃大戮今皇帝受天景命敷于

有仁凡百凶毒罔不震伐齊魯誼珍

平李趙魏顯化

德宗 溥天之下咸順帝理唯是

瑣眇尚忠昏頑致天震怒命底于罰官臣某

子征惟尔有神懋揚延職敢告無縱詭類無劉





我徒左傳成公十三年鏃刃鋒鏑畢集于兇躬

鏃于木知矢未也鏃甲于盾咸完于義

甲也各切焚場蕩沃場音在是幸也往欽哉無作神

安以靖尚之隅南方

差急急如律令

祭井文元手十一年

致祭于水土之神惟神蓄是玄德演為人用

夫水土廣而民用也不窮之養功齊乳漣乳音

乳音惟古有制八家所共黃帝制井田

是邦闕焉官守斯恐茲利茲乂顯靈則深爰告

有神惟惻我心易井卦井不卜茲利兆于彼

城陰神斯有仁是夢是臨惟昔善崩前漢溝

古所無聿從心禱非神是與人力焉保登自玄

冥成于富媪媪音今則順道終

長厥靈不愛其實敬脩報禮式薦蘋藻

崇門文音誦也

祭于城門之神惟神配陰含德司其翕闕能收

水沔以佑成績

又說與切

淫雨斯降害于甦

麥野夫與憂官守增惕諸陰既閉

陰一本作陽

體微

行故求雨門請

其止兩反

體微

禾獲敬用飄齋

也人祭門用

體微

以展周索

法也

納其雲氣復我川澤惟神是依式佇

來格

祭六伯母文

也子厚代

維貞元十七年歲次辛巳二月癸巳朔二十五

日丁巳姪男華州華陰縣主簿總詳云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六伯母之靈伏惟天錫考

壽神資淑德高明而和柔惠且直敬長慈幼宗

媻仰則不借貴位孰不悽惻嗚呼哀哉穆天風

喪文選二十穆所天法女子在家則丁此閔凶

主器維天揚長子莫承于宗懿彼賢女孝誠自

中溫溫良人竟揚德風承順必敬滑甘則豐致

養有榮其道克終天禍弊族遠承哀計切纏

牽官事一本奔哭無路亦既請告求來京師以



號以呼祇拜堂惟子姓彫落宗門日衰託于外
姻陳此靈儀李氏三女婿李柏和王舒陳長街
賢貞元十六年楊氏女扶侍至家
師過表字于陳氏曰曹與奉之以歸而正于位
主之有孫二人長曰曹與奉之以歸而正于位
幼女號戀誓言固之謂陳莫
之妻仁賢見容曲遂其
私謂陳
長內顧孱眇祇益摧悲謂山切誠愧于
神誌自謂誠愧于
人豈曰得宜今歲調選並去
聲獲參士林主其簿
書于筆之陰受祿雖微莫遂衆心夙駕東征祖
較將臨謂
發勿道祭朔望是違哀悵豈任嗚呼哀
哉

祭獨孤氏丈母文

維年月日某以清酌之奠祭于獨孤氏丈母之
靈惟靈育德涵仁克生賢子教孤中
重年二十七
生
而不淑未壯而死名播九圍望高羣士雖微祿
位人美其美在抱無孫承家之祀孝女良婿適
導燕喜甚曩與子重道契義均知心爲貴實在
斯人奉養宜繼將致其勤竟罹禍譴逾紀漂淪
夙志斯阻微衷莫申冀榮末路私願獲陳遽此
承訃天平不仁嗚呼哀哉昔也高堂世悲其獨



今茲玄室孝道當復神感昭融不乖而連靈譔
逾澹承歡載務式致其安寧寘其壽願言有知

以慰幽躅玉切

祭從兄文神竟字存諱子

嗚呼我姓嬋媯音媯上音婁下音媯自古而著鍾鼎

世紹圭茅並分至于有國爵列加尊音尊事尚書

十有八人中遭諸武抑遏音遏憊竟路弊音弊振音振

北音北數逾百年迄者紛紛稍出音出族屬於

羅音羅將期復于前君音復俯其辭楚越音楚侍從事者

侯音侯版乎郡藩音版事音事廣音廣南音南殿音殿守音守友音友人音人誥音誥吏音吏畏音畏威音威

惠音惠感音感宣音宣神音神乎我音乎欺音欺命音命返音返不音不延音延辛音辛年音年四音四十音十七音七興音興

起之望是越是怒歲首去我將音將寓音寓海音海塿音塿留音留遊音遊散音散

娛音娛泫音泫月音月弥音弥旬音旬夜音夜藝音藝膏音膏炬音炬晝音晝凌音凌風音風煙音煙理音理策音策嶮音嶮嶮音嶮

十縣丁切誥文曰音誥摩音摩舟音舟滂音滂凌音凌滂音滂山音山切音切履音履于音于

將音將歸音歸又音又醉音醉就音就往音往而音而披音披今音今者音者之音之來音來徒音徒御音御淒音淒然音然垂音垂惟音惟

檮音檮杌音杌重音重載音載衣音衣蔽音蔽前音前飛音飛旋音旋翻音翻升音升拜音拜無音無形音形合音合哭音哭

誰音誰聞音聞合音合一本音本逝音逝歸音歸從音從柑音柑于音于鄧音鄧之音之原音原銘音銘墓音墓有音有辭音辭發音發

我音我紅音紅言音言祗音祗陳音陳其音其悲音悲匪音匪暇音暇于音于文音文觴音觴有音有旨音旨酒音酒豆音豆有音有狝音狝



有完身固曰伊莫之菲而誠孔繁靈耶固耶有涕漣

漣

祭弟宗直文子厚同祖更父弟字正夫

維年月日元平年七月十八哥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弟

十卽之靈吾門彫喪歲月已久但見禍請未聞

昌延使爾有志不得存立延陵已上四房子姓

各爲單子一作各體慥慥早天世七切汝又繼終兩

房祭祀今已無主吾又未有男子爾曹則雖有

如無一門嗣續不絕如然碑字仁義正直

天竟不知理極道乖無所告訴汝生有志氣好

善嫉邪勤學成癖攻文致病年纔三十不祿命

盡一本作年遇三蒼天蒼天豈有真宰如汝德

業尚早合出身由吾被謗年深使汝負才自棄

志願不就罪非他人死喪之中益復爲媿汝墨

法絕代識者尚稀一本作稀及所著文不令沉

沒吾皆收錄以授知音文類之功宗名類西文類四十卷

更亦廣布使傳於世人以慰汝靈知在永州私

有孕婦吾專優恤以俟其期男爲小宗女亦當



愛延子長大必使有歸撫育教視使如己子吾
身未死如汝存焉矣荒萬里毒瘴充塞汝已久
病來此伴吾到未數日自云小差雷塘靈泉言
笑如故一寐不覺便爲古人茫茫上天豈知此
痛郡城之隅佛寺之北飾以殫劔劔文忍切常索寄於
高原死生同歸誓不相弃庶幾有靈知我哀懇
祭姊夫崔使君簡文元和七年
崔簡文
永州刺史博陵崔公之靈天之生人或哲或愚
君取其英爰耀于初筮動京邑旋于方隅密勿

書奏元侯是俞

崔簡文元五年中遷士第入

後蜀寇內侮

蜀寇內侮

君出顯畫披攘

其徒南平劔門西獲戎

俾超受刑曹留摠

南都

蘇道不可常病

或中途悍石是餌元精以渝

蘇道不可常病

或中途悍石是餌元精以渝

蘇道不可常病

或中途悍石是餌元精以渝

蘇道不可常病

或中途悍石是餌元精以渝

蘇道不可常病

或中途悍石是餌元精以渝

蘇道不可常病



而君是居萬安當作崇崇山厥弟抗憤叫于

康衢天子憫焉訊以文書御史既斥連帥是除

簡如弟謂關試寬天子期復中壤遽淪別區喪

還大浸又溺二孤簡子地前守誅奉簡之喪痛

毒荐仍振古所無何謫于天降此翦屠極不及

歸寓葬荒墟將葺將就誓還里閭嗚呼哀哉君

之子姓惟自我出母儀先虧簡復神父訓又

失榮榮相祖荒渠營切憂撫悼增怵咸冀其才

以大家室惟昔與君年殊志匹盡咨文計期王

文律實契師交豈伊親昵誰謂斯人變易成疾

良志莫踐乖離求訣嗚呼哀哉永山之西湘水

之東殞紉以出斧屋爰封記禮子封有若靈夏

神非久留息駕于中書石爲誌世德斯崇手斟

以酌簡音酌星也滂出焉窳

又祭崔簡神柩歸上都文神柩一本

嘻乎崔公之柩嘻一本作楚嘻乎崔公楚之南

其土不可以室或坳而頽坳音切或確而萃確音

靈確音切山多大石萃音切陰流泄漏藏沒滄



溢或思康切不難果一見碩鼠大蟻傍穿側

否為蟻蟻璞曰蟻有蝨

出鴈踈脆薄久乃自窒不如君之鄉式堅且密

嘻手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友踈矣佻險音儂

起經也肢神欺苟眠天再切營權義又營陸賊音儂

暗芻陸生果如細碎元輕羅妄走音儂不思已

類好是羣醜不如君之鄉式和且偶日月甚良

子姓甚勤具是舟輦音儂寧君之神去爾

夷方返爾故隣奔之其歸宜樂凡欣君死而還

我生而留遠矣殊世曷從之遊醕觴于座與涕

俱流

登崔氏外甥文

一本作崔君廷例祭二甥文即使道守約逾海而登

年月日八舅十舅敬祭外甥輩六小鄉之魂嗚

呼生有孝姿淑且茂兮謂吉其終道克就兮胡

典而喪離厥咎兮蹈道而違死誰祐兮豈汝之

昧不能究兮將奪之鑿使昏霧兮音儂武武

反復攬予哀何救兮骨肉無從魂焉觀兮庶幾

來歸餞以侑兮音儂儀禮記注食餞曰餞酒實

于鴈肉盈豆兮豈但異人余所投兮來耶否耶



歆氣臭芳

祭崔氏外甥女文

簡之次名媿婢
期月司戶諸異

叔舅宗元祭于二十六娘子之靈凡我諸甥惟

爾爲首甥於我氏甥一本思顧彌厚惠明淑貞

仁愛孝友女德之全素風斯守播於族屬芬馨

自久恭惟伯姊崔氏之稱
厚姊也道流行高上承下訓

克敬能勞夙有儀則刑于汝曹雖云性善抑自

良陶汝之先君謂崔以文誨我周流辯論有疑

必果恒草其非以成其可孰云具美易以生禍

汝及諸弟流離莫從幸獲我依以慰困窮歸之

令族有蔚其容方冀祭寺速罹吳山嗚呼哀哉

汝自報酷二弟繼終海門之哀今古罕同駢也

英文敷賜浩通賞期報耀弘我儒風又茲天闕

神理何蒙天於我切嗣音遇在子道遠實堪矣
之天關此文謂崔氏弟必道守誦幸

其顯在顯即卿即亦死也盛德餘夢宜福其曹蒞

然降矣惟禱之達嗚呼哀哉前歲詔追廷授速

救示知十年子厚召至京
師又出為許州刺史武陵便道往來信宿

朔州幸茲再見緩我心曲猶且輕別瞻程務

ColorChecker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White 3-Color Yellow Red Magenta Cyan

速孰知自此遂間幽獨或上臨視無路溯風慟
哭但為目中如刃之觸却阜有位青鳥載下
葬北山南青道途尚艱歲月逾感方俟歸
焉乃相墓者再期莫沃寄哀斯文心焉往復嗚呼哀
哉

祭外甥崔駢文

崔簡之子

祭于御節之魂嗚呼天慘靈奇誰碑取不可負
既甯又力神誰以堪汝不是思而縱其志窻其
管籥塞其篋匱抽深杖密培重楊貴附註

又巨刊切負也又去能守吏失識諱帝行事果
相高年也荀彧之多能珍爾躬以寧其位豈不信耶不然無鬼誅之行
而中道夭死誅子為不善有技類之才而二見
廢委仁充其軀壽中骨髓其何以為累也兄弟
逾十我出惟八左傳成公十四年我之自出既
外傳也謂初氏所生八子既孤歎祀中分存沒我為汝舅汝為我甥求仁具
得為藝繼成天下莫倫古罕並行人而思之幾
不欲生嗚呼哀哉既致其愛祗極其哀秦越萬
里心魂徘徊念與汝別桓公之臺顧余猶壯視



爾如孩戲抽佛英

英即蒙字

前次淹隈

詩何切

下鳥回切

笑領卽路鳴鞘不迴

鞘音相又

云應詩長

宣云古今自此而乖孰爲鬼神忍是

陰誅得疾之日兄弟莫在謁醫問巫卒以幽昧

葬之東野誰贈誰會

贈通死也既虞以奠誰主

誰酌

酌管外切慶祭名祀記慶也孤魂冥

何託何逝嗚呼哀哉刑曹繼之以病告余銜憂

驅使裹藥操書雖驚狀劇猶恃神扶豈知所賴

終以誤吾我自得罪無望還都想爾新墓少隄

之隅何時歸拊圮土下呼漬浹徹癢以沾以塗

此心未慄祇益摧紆累見于夢寧知有無寄之

哀辭惟祖及壺嗚呼哀哉

增廣註釋音辭唐柳先生集卷之四十一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四十二

詩一本詩上
有古今字

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言懷感時書事奉

寄澧州張負外使君五十二韻之作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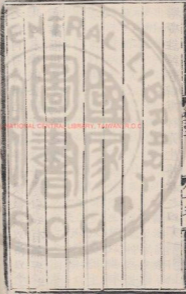
其韻增至八十通贈二君子劉禹錫

弱歲游玄圃豈謂山有文圃出美玉先容幸弃

瑕名勞長者記文許後生誇鶴翼嘗披華鶴音

鳥也律思蓬心賴倚麻繼酬天祿署天祿閣名

此知費鳥張署貞元中辛進士傳李家訓為校書知了俱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四十二

詩一本詩上
有古今字

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言懷感時書事奉

寄澧州張負外使君五十二韻之作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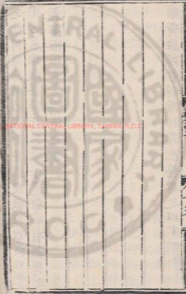
其韻增至八十通贈二君子劉禹錫

弱歲游玄圃豈謂山有文圃出美玉先容幸弃

瑕名勞長者記文許後生誇鶴翼嘗披華鶴音

鳥也律思蓬心賴倚麻繼酬天祿署天祿閣名

此知費鳥張署貞元中辛進士傳李家訓為校書知了俱



尉旬侯家

張晉為京兆武功尉尉

憲府初收跡丹

璫共拜嘉

張晉至武功拜嘉

子厚亦自

史故曰陵長

分行參瑞

駁瑞駁傳點亂宮鴉

執簡寧猶狂持書每去邪

駁也傳點亂宮鴉

鳳標魏關熊武負崇牙

以武字代辨色宜相顧

傾心自不諱金爐仄流月

紫殿塔景報音避未

竟遷喬棄俄成失路嗟

報元十九年著自

令還如渡遼水

李何云亭前更以滴長沙

別怨秦城暮途窮越嶺斜訟庭開枳棘傍吏逐

葉嘉

北苑也

三載皇恩賜千年聖曆避朝宗

延架海師役罷梁

注延架海師役罷梁

京邑搜貞幹南宮

步澄注注乙角切注為

馬生注水中此清

人仰驥中辨款刺苗人

世推材是梓

梓一人仰驥中辨款刺苗人

地署出為慶州刺史古

仍逾賴石崖禮容

乘璘璘音必一本

戎備響鉦

寵即即官舊

威從太守加建旗翻

為

威從太守加建旗翻



鷲鳥負弩繞文蛇冊府榮八命中閭盛六功

加詩云訓辨大也青隨胡質矯音胡質為處

婦人有節之盛者也大入者白不審於阿得

威告婦人器一匹或曰劉子元作史通遺其

此贊曰是吾齊韓之餘俗嫌龍節晚朝

符新換懷仁道後誤為獻居字器多有不

訝介圭賒時龍參以直介禹貢輸苞賒所貢到

羊周官賦乘托容往十六異產控三

管曰殺十淮風吞七澤其有七澤

巴為巴西大守是為三又塞守志關白三

水來西流三此紙巴字是即事觀農稼因時展

物華秋原被蘭葉春渚漲桃花今爾軍無擾程

懸市禁賞音時餘也諸史多不應虞竭澤史記

而漁明寧復歎棲音組如切水中浮草今作

年無魚踪躩騎先駕音躩音騎如彼棲宜注榻上

銜籠銅鼓榮毫東國素銷素濡印錦溪砂也丹砂

貨積舟難泊人歸山倍舍音歸其楚境山吳歛

工折柳音俞歌也餘注曰渝水之人善歌舞

越吟又古樂府楚舞舊傳芭音巴楚辭傳芭者所





特香隱几松為曲隱於新切博也唐李綽取松

得如龍形傾樽石作汗童云汗合作衣音注禮

寒初榮橘柚夏首薦枇杷祀變荆巫禱風移魯

婦壁童云壁註華切婦人喪已聞施愷佛還觀

正奇衰邪音衰慕友慚連壁善同出按前謂之連

壁言姻喜附葭前漢中山靖王傳葭草沉埋全

死地流落半生涯入郡腰常折逢人手盡又敢

辭親取汗唯恐長疵痂童云上才支善幻迷冰

火切胡辨切列子云齊諧笑泊空莊子云齊諧

東方朔傳語曰東門牛屢飯淮南子齊威公

得成方飯牛中散燕空爬言燕康為中散大夫

無已登逸戲看猴開一本珠音辨馬過童云

宿鳥為蹉童云蹉洽切同病憂能老新聲麗

似嬌苦瓜切豈知千仞墜為一毫差守道甘

長絕明心欲自到張云到於加切貯愁聽夜雨

隔淚數殘葩泉族音常聒不孝為豺羣喙競

呀童云呀虛才切岸蘆翻毒蠶碣竹開狂摩童



摩音麻牛名出野鷺行看弋孫云鷺莫十切又古遇切江魚

或共投瘴氛恒積潤訛火亟生燬童云檄虛耳切史氣

靜煩喧蟻音般靜患耳聽開床視驚祛怒蛙非

子越王出見怒蛙乃為風枝散陳葉霜蔓縋寒

之或口為真有氣也

瓜綖一本霧密前山桂冰枯曲沼遐道音延

鄉比莊鳥史記陳軫傳越人莊鳥仕楚枕柱遊

世遇畦夸選一本作高時急隨知此史隱也漁舍

茨荒草林橋卧古槎童云槎如御寒余用罰

罰童云西風布織挹水勺仍柳童云

遊切窻窻惟潛竭竭切蜀覺誕競綴蝸荒咬引

泉開故竇護樂靜新筵芭音巴爾樹怪花因樹

羅青削木斲花多蟲憐目待蝦童云錄吳梅

生於古剎打壤中童云蝦食其涎童云驟歌喉

為日月母蛇也童云蝦食其涎童云驟歌喉

人或取之則蝕然布設盡蝦有所見耳童云

易咬童云蝕於介饒醉算成童云曳捶牽

羸馬史襄收艾童云蝦音加壯也左傳定公十

字林作殺謂已看能類童云猶訝難為

三毛童云居者誰采中原菽徒巾下澤車童云

鶴童云似馬心遊東下童云但兒使苦苟儉父饋

也童云為車打碎者童云

注為車打碎者童云

注為車打碎者童云

酸棗人謂中酸人馬酸音酸勸策扶危杖

邀持當酒茶道流微短獨一本作短音

布之裨客會袈裟香飯春菰未通作菰音胡也

可飲珍蔬折五茹方期飲甘露朱錄曰劉安王子

尚需雲濟道人於八公山病語茶更欲吸流霞

抱升子項曼都終道山中屋鼠從穿瓦林狙仔

攬翠春衫裁白紵朝帽掛烏紗屢歎快夜網頻

搖蕭蕭蕭蕭衰茶困囊夾盈缺幾蝦蟇蝦蟇

路識蕭邊柳城間壘上茄茄

胡人卷茅共思捐佩處楚辭蕭余吏弓江中道

州刺史千騎擁青緇郭古華切青紫色緇東郭

放云然

弘農公以碩德偉材屈於誣枉左官三歲

復為大僚天監昭明人心感悅宗元竄

伏湘浦拜賀未由謹獻詩五十韻以畢

微志揚憑弘農人中丞李爽簡碑馮會

厚時為未出同賈以許散之

知命儒為貴時中聖所臧中庸謂仲尼曰憂心

君子而時中





龜虎休前寄 文華初 漢書 二千石 銀印龜紐 漢

江西觀 鄒蟬冠 善行 謂悉召廷為左故 聘常侍

志取中 刑 蟬冠 善行 謂悉召廷為左故 聘常侍

金取聖 刑 蟬冠 善行 謂悉召廷為左故 聘常侍

訓刑方命 呂謂悉召廷為左故 聘常侍

張敬逾 齊國社 漢石變為 祈相 恩此 召南采

剛敬逾 齊國社 漢石變為 祈相 恩此 召南采

詩六 希忠 猶逢 怒 多容 茲 忤 強 火 炎 侵 宛

瑛 驚 擊 認 鷲 鳳 刻 木 終 難 對 未 改 芳 遠 遷 逾

瑛 驚 擊 認 鷲 鳳 刻 木 終 難 對 未 改 芳 遠 遷 逾

桂嶺 胡 憑 賊 中 徒 滯 餘 杭 謂 之 廷 顧 土 雖 懷 趙 成

桂嶺 胡 憑 賊 中 徒 滯 餘 杭 謂 之 廷 顧 土 雖 懷 趙 成

照萬方 元和七年 立遂王 為皇 斗間 收紫氣 晉書 斗

照萬方 元和七年 立遂王 為皇 斗間 收紫氣 晉書 斗

德禳 秦人 啼 賦 畝 周士 舞 康莊 爾雅 道五 達謂之 采

德禳 秦人 啼 賦 畝 周士 舞 康莊 爾雅 道五 達謂之 采

綬還 垂艾 童 云 晉灼 注 漢書 盤 草 名 似艾 馬 津 綠 周

綬還 垂艾 童 云 晉灼 注 漢書 盤 草 名 似艾 馬 津 綠 周

華簪 更截 肪 帝 勝 音 玉 明 如 蔡 肪 高 居 還 鼎 邑 左 傳 宣

華簪 更截 肪 帝 勝 音 玉 明 如 蔡 肪 高 居 還 鼎 邑 左 傳 宣



碧樹環金谷石崇別館在河陽丹霞映上陽唐上陽宮在東都洛陽留

歡唱容與音頌要醉對清涼故友仍同里常僚每

合堂淵龍追許邵冰鯉弔王祥本注云許侍郎尹河

王舍人居要在洛皆私與公平生親友今按後漢許

詡元虞亦知名時人仰平與淵有一龍又晉王祥時

冰雙鯉玉漏天門靜銅駝街荒華華在舊洛陽說西

洛西相向高九丈澗灑秋漱艷高少暮微茫遵諸徒

云樂冲天自不遑降神終入輔種德會明敷嵩山

東為太室西為少室以其下者有石室也在洛

中書法徒云葉詩鴻飛遵諸謂周公居東也輝冲

天白不遠神與神終入輔詩崑崙高維岳輝冲

弃滄人國唐下子厚百世難窺夫子

楷通家殊孔李融漢君融見李膺曰舊好即潘

揚子學要愚弟之女潘岳植曰賦余十二而獲

妻見東武揚若遂申之以始好揚而名筆以女

岳世議排張摯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

化時情弃仲翔侯志虞相字仲翔世故終身不

縲繼枉徒恨經徽長錄一本賈誼慈單闕寒切

關於歌切太歲在卯日平爾賈弔書怯大梁

遊梁又錄烟心解自是昭世領伴狂作一本鳴

玉幾全息懷沙事不忘屈原既放逐乃作懷沙

戀恩何敢死垂淚對清湘

酬韶州裴曹長吏君寄道州呂八大使因

以見示二十韻一首裴曹長未詳其名呂道州名温

韶州因以詩見及往復奇麗邈不可慕

用韻尤為高絕余因拾其餘韻酬焉凡

為韶州所用者置不取其声律言数如之

金馬堂齊前漢侍中銅魚亦共頒唐志銀花符改爲銅魚符見中今則於之

疑山看積翠在道州洧水扣溪濱洧水在韶州標榜同驚

俗清明兩點心姦乘報參孔僅在韶州

今按漢孔僅領天下監獄以披節服侯捕通

州昔使絕域遂無稍夏之虞漢宣帝時陸

侯綱號呼管邪平于捕所姦切此謂呂温則張

為爲吐蕃賈傳辭寧切音論為長虞童髮未般

也謂虞翻白秉心方的騰口任顛顛韓子云

聖理高懸象爰世降罰錢史記張湯

爰按也謂以文書代換具口詞尚書呂不注

六兩日號戶開切黃鐵也此謂呂温左傳文公

風流海外和氣滿人家禦魅恩猶貸十八年按

寢寞零落間惇鯁風志隨憂盡殘肌觸瘁痛五



還切童月光搖淺瀨風韻碎拈管音古願海俗

衣猶卉山夷髻不鬟泥沙潛虺蟻切越榛莽

闕材搜發音重循省誠知懼安排抵自憫音

文翰也食貧井芥鹵被褐謝爛編上音蘭下遠物

裁青剝居莉時珍饌白鵲長捐楚客珮楚詞捐

江中遺余未賜大夫環登梁注大夫符放於異

政徒云仰高躋不可攀空勞慰願頌妍唱劇妖

媚媚音閉說文雅也

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作婁國南

遠棄甘幽獨誰言值故人好音憐鐵羽鐵音說

地切殘濡沫慰窮鱗詳子魚相與與於陸困忘情

惟舊因一本相知樂更新浪遊輕費日醉舞詎

傷春風月歎寧聞星霜分益親已將名是患還

用道為隣機事齊飄瓦莊子辯有技嫌猜比拾

塵宋務叢尼篇孔子死於椽於中頓則取

食了賈望見高冠余肯賦楚詞高余冠之取

長缺子忘貧缺古缺切腕切腕腕日睽携忽此辰開

驚移律基也還晚也晚晚而將又睽携忽此辰開



顏時不再絆足去何因絆音半爲也運海上銷魂別天邊爭影身抵應西澗水寂寞但垂綸

酬妻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見

寄

客有故園思謂妻滿湘生夜愁病依居士室夢

繞羽人丘楚詞羽人於丹丘注羽人之居又

味道憐知止遺名得自求壁空殘月曙門掩候

蟲秋露委雙金重文選日露日何難徵雜珮

西州詩細柳以報之碧霄無枉路徒此助離

下雙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

稍稍雨侵竹翻翻鶻鷲叢美人隔湘浦謂吳一

夕生秋風積霧香難極滄波浩無窮相思豈云

遠即席莫與同若人抱奇音朱絃鉅絙謂

曹古節二切与絃同湘南子大絃絃則小絃商

激西潁音沈西潁潁日西泛灑凌長空白得

本無作天成諒非功希聲闕大樸聳俗何由聰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間持貝葉書西坡有貝多葉
因人以其葉藏書而寫書謂之貝葉文步出東齋讀真經了無取
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遺一本繕性何由熟
非子繕性道人庭宇靜師講起苔色連深竹日出
霧露餘青松如膏沐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贈江華長老

老僧道機熟默語心皆寂去歲別春陵通州
流此役跡室空無侍者中發唯掛壁一飯不願
齋佛云鉢中跌便終夕知是

以兩足跌如致兩膝相並風窓
疎竹響露井寒松滴佩地即安居滿庭芳草積

巽上人以竹間自採新茶見贈酬

芳叢翳湘竹謂茶也零露凝清華復此雪山客晨
朝振靈芽知下話也蒸煙俯石瀨咫尺凌丹崖團
方麗奇色圭璧無纖瑕壁一作呼兒爨釜鼎餘

腹延幽遐滌慮發真照還源蕩昏邪猶同甘露

飯佛事薰毗耶毗耶城及三千大千世界時雖摩訶香普

毗耶城及三千大千世界時雖摩訶香普



所重无以假意
食之姓不消也
霞明變物
霞明變物
霞明變物
霞明變物

咄此蓬瀛侶
當設切
無乃貴流

零陵贈李卿元侍御簡吳武陵
李源
元克已

理世固輕士
奔指湘之涓
陽光籠四溟
兼一本

敲石安所施
敲石安所施
敲石安所施
敲石安所施

幹八二切互牙仰互字朝雲吐風

寒寂歷窮秋
時君子尚容與
小人守箴危
慘悽

日相視離憂
坐自滋
樽酒聊可酌
故歌諒徒為

昔無情作者
為時絃吾詩
音妙

界園瀝水簾
元和中
正月

界園瀝湘曲
惟胡對
切又上声青壁環澄流
懸泉聚

成簾羅注無時休
韻磬叩凝碧
錯錯微巖幽
丹

霞冠其顛想像凌
虛游靈境不可狀
鬼工諒難

求忽如朝玉皇
天冕垂前旒
楚臣昔南逐
有意

仍丹丘
楚辭遠道京仍
羽人於丹丘今我始北旋
新詔釋縲

囚左傳知登曰兩釋縲四謂示
年詔宗元等赴上采真誠眷戀
在

是謂采許國無淹留
再來寄幽夢
遺野催行舟

古東門行





觀廊走空府有東門行此詩孟誦盜殺
武元十年六月為相宅在京師有賊
詔中突出制之從者散走遂遇害于路

漢家三十六將軍東方雷動橫陣雲年七月反

周亞夫精三十六將軍往擊之此謂吳元緒

去事元緒精元緒有鷄鳴函谷客如霧貌同心異

不可數史記孟嘗君逃夜半至函谷關人法刻

人入開宗密遺赤丸夜語飛電光兩設其官傳

九者謂相與得黑者破文吏徵廷司諒眠如羊

附掌微成京師人古曰德歸德也又司能達

知生名如方賦之羊不能解暴當銜一叱百

吏走謂乘暗呼曰滅燭元意徒御馮敬胃中

函匕首謂李師道悍臣破膽皆杜口朝臣既死

潛愜心王承宗等悍臣破膽皆杜口朝臣既死

勤帝罷兵吏魏王卧内藏紅符兵符在王卧内

如如竊與公子九屬無忌合符晉歸子西掩袂

不斂力土朱亥繫殺晉部奪其軍殺于

真無幸西于朝公十六年楚白而死子

下一朝起於朝下而楚楚檢於也敵國舟中非
所疑人皆救固也安陵誰辨削矚功孝王使



人制殺秦盜於安陵郭門外刺者置其劍佩着
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創礪工曰梁王于
某來治此劍歟韓國詎明深井里史記刺客相
且知而發覺之韓國詎明深井里史記刺客相
伏累因自皮而扶擊目唇出膠韓取尸暴於市
莫絕誰子其婦受天之日是韓縣深井里蕞改
也

也 笙懸斷骨那下補下無此字疑與同廣諸
項也 寄草珩之正鄉
音懷法云赤晉謂私曰朕 萬金寵贈不如土

初拜柳州出東郊道旁相送皆賢豪迴睚炫晃
別羣玉獨起異域穿逢高炎煙六月咽口鼻
結切 骨鳴肩舉不可逃桂州西南又千里灘水

聞石麻蘭高湖力支切即桂州也 野葛交蔽日懸蛇結虺如蒲萄到官數宿賊滿
野縛壯殺老啼且號飢行夜坐設方略籠銅抱
鼓手所操鮑音抱擊鼓 奇瘡釘骨狀如箭潘
疾支心攪腹戔與刀爾來氣少筋骨露蒼白滌
汨盈顛毛潘別是切汨越蕭切 君今矻矻又窳
逐童云矻口熱切與矻同 辭賦已復窮詩
騷神兵廟略頻破虜四溟不日清風濤聖恩儻



忽念行輩十年踐踏久已勞子厚得罪十年幸因解

網入鳥獸面湖三畢命江海終遊遨願言未果

身益老起望東北心滔滔東北所論處

奉和楊尚書郴州追和故李中書夏日

登北樓十韻之作依本詩韻次用及柳

林切楊於
茂李吉甫

郡樓有遺唱新和漱南金貞元中李吉甫為柳

元和中十一年戶部侍郎判度支楊於陵與柳

州刺史生洪軍有賜也和吉甫詩子厚又依的

之十境以道情得人期幽夢尋層軒隔炎暑迥野

恣窺臨鳳去微音續芝艾芳意深謂吉甫去

游鱗出隋浦啖鶴遠仙岑風起三湘浪雲生萬

里陰宏規齊德宇麗藻競詞林靜契分憂術閑

同遲客心也易遲婦有詩驕驕當遠步鷓鴣莫

相侵鷓鴣音遲次鳥名宜夏鳴則象今日登高

處還聞梁甫吟梁甫外樂府曲名

揚尚書寄柳筆知是小生本樣令更商推

使盡其功輒獻長句揚於

截王鉅錐作妙形蘇思貯雲含霧到南溟

尚書舊用裁

天詔

尚書舊用裁

以內史

新將寫道

經

晉王羲之

身會稽山文

曲藝

豈能禪損

益微辭

欲播芳馨

桂陽卿月

光輝徧

桂陽州也書

惟月毫末應

傳願免靈

楚詞願免在廣

南省轉

牒欲具注

國圖令

盡通風俗故事

注

聖代提封

盡海壖

江海地也

狼荒猶得

紀山川

華夷圖上

應初錄

風土記

中殊未傳

音周也

卷推髻老人

難借問

難與推同前漢西華夷傳

珍雅之黃茆深峒

敢留連

音明

南宮有意

求

遺俗試檢

周書王會篇

周武王時

秦國

王會篇見

今及冢周書

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

海畔尖山似

劍鋌

秋來處

割慈腸

若爲化得

身千億散上

峯頭望故鄉

再至界圍巖水簾遂宿巖下

元和六年五月

發春念長

遠中夏

欣再覩

是時植

物秀香

若臨

玄圃

音城關風玄

歌陽訝垂冰

音

歌許

白



日驚雷雨笙簧潭際起鵝鶴雲間舞古苔凝青

枝陰草濕翠羽蔽空素彩列激浪寒光聚的皜

沉珠淵的丁歷切鑿鳴拍珮浦楚辭幽巖

盡弄倚新月玉鈎吐夜涼星滿川忽疑眠洞府

一本作枕

詔遣赴都廻寄零陵親故

此下至詔遣赴都詩並元和十年元正道中作

每憶織鱗遊尺澤翻愁弱羽上丹霄岸傍古城

應無教次第行看別路遙歸曰臨水所穿壑

地皆有泥封記使玄龜脚其上此封禪之始又山海經黃帝遊幸天下有記里之數而淫祀以里候起制轉時也

過衡山見新花開却寄弟

故國名園久別離今朝楚樹發南枝晴天歸路

好相逐正是峯前回孤時衡山有西峯

汨羅遇風汨羅原所切屈

南來不作楚臣悲原重入脩門自有期楚辭

三魂兮歸未為報春風汨羅道莫將波浪枉明

時



卽州實常負外史劉二十八詩見促行騎

走筆酬贈實常指為卽州刺史

投荒重一紀新詔下謂靡疑比莊周夢情如蘇

武歸賜環留逸響五馬助征騶騶音非不

羨衛陽鴈春來前後飛

離觴不醉至驛却寄相送諸公

無恨居人送獨醒可憐寂寥到長亭傳舍荆州

不過高陽侶高陽酒徒一夜春風滿下廳

北還登漢陽北原理臨川驛

驅車方向關廻首一臨川多壘非余耻礼記曲

知野寺餘雲記山田惆悵依樵漁事今還又落然

善謹驛和劉夢得醇淳于先生

水上鷓已去史記齊使淳于覺故鷓于楚出邑

不思鷓之渴出而飲之飛其鷓羽空能往見楚王曰臣

不信而欺吾王也楚令士自設設買而代之是

有信臣若此歲厚賜之曰西中有大鳥止王之庭

三年不禁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不飛則



已一飛生天不雙
則已一鳴驚人
辭因仗楚重名爲救齊成

王八年楚大發兵伐齊人王使脫之趙請救趙
三與之指兵十萬車千乘楚聞之引兵去

荒墟逐千古羽鶴離再傾劉伶今日意異代是

同聲此以劉伶比夢得也夢得題亭于兒墓詩云生爲齊贊暫死作楚先賢應以客卿作

故臨官道迎寓言本多此誠意能合雜我有一石酒置君真榻前

詔追赴都二月至潮亭上蕭水在京城之左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詔書許逐

陽和至驛路開花處處新

李西川薦琴石西川南使使李長簡薦也

遠師騶忌鼓鳴琴史記田敬仲世家騶忌去和子以鼓琴見齊威王

南風愜舜心家語舜作五絃從此他山千古重之琴以歌南風

詩鶴鳴云殷勤曾是奉徽音他山之石

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

侍御呂衡州名溫元和六年是時監察御史元稹江陵上曹參軍或云

李源源元克已

衡岳新摧天柱峯衡山五峯其一曰士林顛頽天柱此前呂衡州士林顛頽

泣相逢顛頽即稔令文字傳青簡不使功名上

景鍾國語晉語令狐文子曰其熱鎔於景鍾三畝空留懸磬室左傳



備公三十六年齊保九原猶寄若堂封札記
曰室如懸磬亦作巖九原猶寄若堂封弓吾見
封之有若堂者矣注築土為龍堂形遙想荆州
四方而高又九原晉卿大夫之墓地遙想荆州
人物論幾廻中夜惜元龍魏志陳登字元龍許
下人記曰陳元龍湖海之士登氣不除併曰元
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陳登卒時年三十
九呂溫卒時年四十二故以相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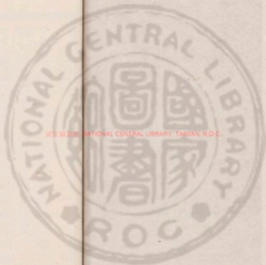
奉酬揚侍郎文因遜八叔拾遺戲贈詔追

南來諸賓二首

侍郎揚

貞一來時送綵牋一行歸鴈愁驚弦翰林寂寞
誰為主鳴鳳應須早上天前揚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六言

一生判却歸休謂著南冠到頭

左傳歸休謂歸也南冠楚冠也

楚冠也治長難解縲紲無由得見東周

東周也

商山臨路有孤松往來斫以爲明好事者

憐之編竹成援遂其生植感而賦詩

接音

受藏也

孤松停翠蓋託根臨廣路不以險自防遂爲明

所誤幸逢仁思意重此藩籬護猶有半心存時

將承雨露



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子厚浮舟道郴州

十年顛顛到秦京召赴京師誰料翻為嶺外行伏波

故道風煙在漢武帝時南越相呂嘉反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陸水濶子

厚通辨乃安波故道翁仲遺墟草樹平魏志銅

東二號曰翁仲又水經注南下我亭壘石人

也直以慵疎招物議休將文字占時名今朝不

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

再上湘江

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來不知從此去更遣幾

年廻

清水驛叢竹天水趙云余手種一十二莖

蒼下疎篁十二莖襄陽從事寄幽情祗應更使

伶倫見寫盡雌雄雙鳳鳴黃帝使伶倫取竹解

之鳴其雄鳴六鷓雉亦六

長沙驛前南樓感舊德公別於此

海鶴一為別存亡三十秋今來數行淚獨上驛

南樓

桂州北望秦驛手開竹筵至鈞磯留待徐



容州

幽逕爲誰開美人城北來

謂容管節度使徐俊

王程儻餘暇

一上子陵臺

後漢嚴光字子陵隱於釣臺樓人名其釣處爲嚴夢相焉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永貞元年子厚與韓泰韓晔劉禹錫柳宗元等八人同爲柳州刺史

又出爲刺史子厚等五人例召至京

師又出爲刺史子厚等五人例召至京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

芙蓉水

芙蓉水物也廣韻風吹落水上也密雨斜侵薜

荔浦

荔浦清江切荔即計切荔發實薜荔藤樹重

遮千里月

一本作雲發江流曲似九迴腸

而九回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帶一鄉

柳州寄丈人周韶州

越絕孤城千萬峯空齋不語坐高春

子厚曰日

按此大意謂坐睡也印文生綠經旬合硯匣留

塵盡日封梅嶺寒煙藏翡翠桂江秋水露蠲鱗

鱗鱗上魚容切魚皮有文出丈人本自忘機事

爲想年來憔悴容





登柳州峽山

峽或作

荒山秋日午獨上意悠悠如何望鄉處西北是

融州

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

臨蒸且莫歎炎方

臨蒸舊縣名今衡州府為報秋來鴈幾行林

邑東廻山似戟

林邑後漢縣名今湖南牯牛南下水如

湯

牯牛南下水如湯且蘭

秋霧

秋霧捕抽玲瓏

夕陽

夕陽非是白蘋洲

為吳興太守嘗為江南曲云還將遠意問瀟湘

答劉連州邦字

連壁本難雙分符刺小邦崩雲下灘水劈箭上

潯江員督啼寒狖

狖鳴抱驚夜狖

犬多毛遺伶郡山好謝守但臨窻

嶺南江行

瘴江南去入雲煙望盡黃茆是海邊山腹雨晴

添象跡潭心日暖長蛟涎

蛟於江內吐涎人為涎

中射工巧伺遊人影傳物志江有射工虫長

即則殺人
母偏驚旅客船
暈如半者謂之
暈母必有興風
從此憂來非一事
豈容華髮待
流年

柳州峒氓

作相

郡城南下接通津
異服殊音不可親
青箬裹藍

歸峒客

若而初

綠荷包飯趁虛人
村市蕭蕭少
多故謂之虛
鵝毛禦臘
縫山
占手拜水神
前注時雜骨如

重譯欲投章甫作文身

莊子宋人資章甫而適楚越人人齒髮文身无

酬徐二中丞普寧郡內池館即事見寄

字普

鷓鴣念舊行
虛館對芳塘
落日明朱檻
繁花照羽鷗
泉歸滄海近
樹入楚山長
榮賤俱爲累
相期在故鄉

訓賈鵬山人郡內新栽松寓興見贈

芳朽自爲別無心
乃玄功夭夭日
放花榮耀將



安窮青松遠澗底
擢蔣茲庭中積上積雲表明
秀寒花助恣龍音龍幽貞夙有慕持以延清

無能常閉閣偶以靜見名竒安來遠山忽似人
家生勁色不改舊芳心與誰榮喧早豈所安任
物非我情清韻動字瑟諧此風中聲

種柳戲題

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
談笑爲故事推移成
昔年垂蔭當覆地
聳幹會參天好作思人樹

無患化傳

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寄寄客初生如

宦情鷲思共悽悽
春半如秋意轉迷
山城雨過
百花盡榕葉滿庭鴛鴦亂啼

浩初上人見贈絕句欲登仙人山因以訓

之

珠樹玲瓏隔翠微
病來方外事多違
仙山不屬
分符客一任凌空錫杖飛在柳州



雨中贈仙人山賈山人

賈曉

寒江夜雨聲潏潏
雲裏仙人山遙知玄鶴
在深處下笑羈絆泥塗間

列女傳隋吳子妻曰南山有玄鶴露雨十

下日不食

別舍弟宗一

寥落殘魂倍黯然
雙垂別淚越江邊
一身去國六千里
高死投荒十二年
柱嶺瘴來雲似墨
洞庭香盡水如天
欲知此夜相思夢
長在荆門郢

同姓宗一將弟之姓

奉和周二十二丈酬郴州侍郎衡江夜泊

得詔州書并附當州生黃茶一封率然

成篇代意之作

郴州侍郎楊於陵也

丘山仰德耀天路
下征騏驎會非夢
喜三刀近

晉王

潘為廣漢太守夢懸三刀於其屋梁上驚寤意甚惡之主簿刈穀曰三刀為州宇又益一者明益州乎書嫌五載違凝情江月落屬思嶺雲飛

會入司徒府選邀周掾歸

穀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崙二童

家右筆書每紙背有題云王會掾六紙二月三十日



書成欲寄庾安西

晉庾翼為安西將軍

紙背應勞手自題

子厚与弟得聞

最款

聞道近來諸子

題其書後故李便翼書為寄

弟孟嵩二童

臨池尋已獸家難

齊名在軍後進度猶不分在荆州与弟

臨池尋已獸家難

少時与右軍

人書曰小兒輩

家無字

惜字逸少書

銅魚使赴都寄親友

韓潭州書報徽上人亡因寄二絕

行盡關山萬里餘

到時閭井是荒墟

附庸唯有

銅魚使此後無因寄遠書

韓潭州書報徽上人亡因寄二絕

韓潭州書報徽上人亡因寄二絕

行盡關山萬里餘

洪會
詩會

早歲京華聽越吟

劉禹錫作天微文集序云聞好篇什從越客維季為詩

君江海分逾深

他時若寫蘭亭會

道林

王羲之為會稽刺史書於李元許謝支道等皆與羲之同好道林文通字也

頻把瓊書出袖中

獨吟遺句立秋風

挂江日夜

流千里揮淚何時到甬東

淵家雞之贈

劉夔得作淵前題

日日臨池弄小鷄

還思寫論付官奴

王右軍書目正書五卷第一樂毅論四十四行

晉竹官奴又行書五十八卷共第十卷有與竹



奴小女昔官奴教之女
也時于厚未有男子
其字製之新或曰柳公權元和
同有書名元和許者指公權也
且盡姜芽飲手

重贈二首于厚答洲

聞說將鶉向墨池劉家還有異同詞
如今試遠隈牆問已道世人那得知
世上悠悠不識真姜芽盡是捧心人
若道柳家無子弟往年何事

乞西賓
西鄰賦云有西鄰實門於京師主人
此謂劉家統此厚求寄西鄰賦也

答前篇

小兒弄筆不能噴
流壁畫憲且當慙
子獻之字子敬七八歲時李書義之從後學其
筆不暇牽出或見此能新自事壁白字于敬學
神活正汁書方丈
二字觀者如堵
衛夫人
衛夫人名餘字茂將諱書光善
王右軍幼師之在書法入妙品

答後篇

昔日慵工記姓名
近來漸有臨池興
遠勞辛苦寫西



二十年來萬事同今朝岐路忽西東
皇恩若許埽田去晚歲當爲鄰舍翁

答此慶得答
重別詩

弱冠同懷長者憂臨歧廻想盡悠悠
耦耕若便遺身世黃髮相看萬事休

三贈

信書成自誤經事漸知非今日臨歧別

一作相

何年待汝歸

答此慶得答
三贈詩

年方伯玉早

邊字伯玉行年恨比四愁多

出爲河間相會待休車騎

還印

種木樹花

上苑年々占物華飄零今日在天涯
祇因長作

龍城守

刺種庭前木樹花

摘櫻桃贈元居士時在望仙亭南樓與朱

道士同處

海上朱櫻贈所思樓居况是望仙時

好樓居

蓬萊羽客如相訪不是偷桃一小兒東方朔三

訓曹待御過象縣見寄曹尉居

破顏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

瀟湘憶欲採蘋花不自由柳詩江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四十二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四十三

古今詩

法華寺石門恒室三十韻 永州

拘情病幽鬱曠志可高爽頌言懷名編東峯旦

夕仰始放雲雨霽兀悅草木長道同有愛弟披

拂恣心賞松谿窈窕入石棧寅緣上棧助籬寫

縹嶠出蒙籠巖峻臨湜漾嶺為嶺切高峻兒泥



蓬萊羽客如相訪不是偷桃一小兒東方朔三

訓曹待御過象縣見寄曹尉居

破顏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

瀟湘憶欲採蘋花不自由柳詩江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四十二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四十三

古今詩

法華寺石門恒室三十韻 永州

拘情病幽鬱曠志可高爽頌言懷名編東峯旦

夕仰始放雲雨霽兀悅草木長道同有愛弟披

拂恣心賞松谿窈窕入石棧寅緣上棧助籬寫

縹嶠出蒙籠巖峻臨湜漾嶺為嶺切高峻兒泥



稍疑地脉斷悠若大梯往結構羣萃崖廻環驅

萬象小劫不逾瞬

釋音辭集摩經世尊世界名大華嚴經曰逝嚴伏受二十

劫大千若在掌

釋音如菩薩經取三千大千世界之外體空得化

元觀有遺細想喧煩困蟻蟻

釋音如陶家輪看掌中蟻蟻

何營尋直非所往探竒極透騰第妙闕清響理

釋音王切寸進諒

會方在今神開庶殊囊茲遊苟不爾浩氣竟誰

養道異誠所余名寘匪余仗

釋音子名也超據籍

外獎俛默有六朗鑑爾揖古風終焉乃吾堂

龜委轡鎖

釋音高步謝塵埃

為勞追蹤特馮微淹留值頽暮春戀睇遐壞映

日鴈聯軒翻雲波泱泱

泱泱於雲如奔波殊風紛

已萃鄉路悠且庶羈木畏漂浮難旌倦搖蕩昔

人歎違志出處今已兩何用期所歸浮圖有遺

像幽蹊不盈尺虛室有函丈微言信可傳申旦

百吾類

遊朝陽巖遂至西亭二十韻

即法華寺西亭

茲葉殊隱淪登陟非遠郊所懷緩伊嚮詎欲有



衰葉伯夷高巖職清江幽窟潛神蛟開曠延陽

景廻薄攢林梢龍西亭構其巖反宇臨呀摩

音上齒牙切下詩交切一本作呀呀皆瞻星辰與下見雲兩交

惜非吾鄉土得以法法菁茹羈貫去江介穀梁昭

年謂貫成童注稱謂年午劉夢以爲飾貫與作同又西郡狀與此介之說與江介江之左也

世仕尚函峭峭音故墅即澧川音一本作禮

字者教畝均肥境境音臺館菁荒丘音非

入池塘疏沉坳會石圭組戀遂貽山林峭薄能

信無庸瑣齊劉斗音因居固其宜厚羞久

已苞庭除植蓬艾隙繡懸蟪蛄音所賴山水

客扁舟枉長楫挹流澈清鷺撥野代嘉看適道

有高言取樂非絃匏道遙屏幽昧澹薄辭喧奴

晨鷄不余欺風雨聞嚶嚶音再期末日關

提挈移中庖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宋

九疑瀟嶺奔臨源委縈廻會合屬空曠泓澄停

風雷高館軒霞表危樓凌山隈茲辰始激霽

音與卷同織雲盡褰開天秋日正中水碧無塵



埃香杳漁父吟叫叫羈鴻哀境勝豈不豫慮分
固難裁升高欲自舒弥使遠念來歸流駛且廣
洗丹絕洽迴

登蒲洲石磯望硯江口潭島深迥斜對香

零山

隱憂倦水夜凌霧臨江津依鳴稍已踈登石娛
清淪日出洲渚淨澄明晶無垠浮暉翻高禽沉
景照文鱗双江匪西奔匪切詭怪潜坤珍孤山
乃北峙時一本作曉森爽樓靈神迴

潭或動容島嶼疑搖振振之人陶埴茲擇土

飛切都土也浦魚相與鄰信美非所安羈心屢

逡巡糾結良可解舒字舒鬱亦已伸舒鬱也高

歌返故室自謂非所欣謂言

南澗中題

秋氣集南澗古澗獨游亭午時颯風一蕭瑟林

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

谷寒藻舞淪淪淪淪為淪引詩河水清且淪淪今

請作去國魂已游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



路少所宜索冥竟何事徘徊孤自知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 宋州

志適不期貴道存豈偷生久忘上封事復笑昇
天行與天行有窺遂宦湘浦搖心劇懸旌史記蘇秦
驚心搖天始驚陷世議終欲逃天刑歲月被憂
慄如前綬也界慵疎寡將迎追遊疑所愛且復舒吾
情石角恣幽步長鳥遂遐征磴廻茂樹斷鐵丁
新景晏寒川明曠望少行人時聞田鶴明風篴

冒水遠霜稍侵山平稍與人事間去益知身

世輕爲叢信可樂居寵真虛榮喬木餘故國願

言果丹誠四支反田畝釋志東臯耕釋志一本

本作孫之音釋上解也其耕釋之笑云補
之則釋之然解散又唐王綰撰冠幘田萬中

東平

與崔策登西山 宋州

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連袂度危橋縈廻出
林杪西岑極遠目毫末皆可了重疊九疑高微
茫洞庭小迥窮兩儀際高出萬象表馳景泛顛



波遙風遞寒條

條巴也 謫居安所習稍殷從紛

擾生同昏靡道

昏或作昏同昏靡則徒人也非

壽等影鏗天

鏗或作鏗同鏗鏗則徒人也非

困顛踣

連刀展如屢連不 愚蒙怯幽眇非令親

愛踈誰使心神悄偶茲適山水得以觀魚鳥吾

子幸淹留緩我愁腸繞

構法華寺西亭

東州

竄身楚節極山水窮險艱步登最高寺
竊散任踈頑西垂下斗絕欲似窺人寰反如在幽谷榛

躡不可攀命童恣披翦葺宇橫幽山削如判清

濁曉若昇雲間遠岫攢架頂澄江抱清灣夕照

臨軒墮樓鳥當我遠幽溢嘉色質當遺清斑

清一本作去韻寶音云或從云當音當竹 神舒屏

之大者生於水邊齊相去五六尺 鷄鎖志適忘幽游棄逐久枯槁迨今始開顏賞

心難久留離念來相關北望間親愛南瞻雜夷

壘置之勿復道且寄頌史閑

夏夜苦熱登西樓

苦熱中夜起登樓獨寒衣山澤凝暑氣星漢湛



光輝火晶燥露滋野靜停風威探湯汲陰井
其如取也語見 場窳開重扉場於末加交也
不善如語 欄久傍徨流汗不可揮莫辯亭毒意仰訴璿與
幾諒非姑射子靜勝安能希在子藹姑射之山
有神人居焉大早
金石蓋土山焦而不
熱又老子謂勝也

覺衰

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
相尋齒疎髮就種種音種左傳盛滿發曰余髮
如此種注種髮短也
奔走力不任咄此可奈何未必傷我心彭聃安

在哉彭聃周孔亦已沉古種壽聖人曾不留至
今但願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時春向暮桃李
生繁陰日照天正綠杳杳歸鴻吟出門呼所親
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頌有遺音

遊南亭夜還叙志七十韻

夙抱丘壑尚率性資遊遨中爲吏役牽十祀空
惰勞音音外曲徇塵轍私心寄英髦進
乏廊廟器退非鄉曲豪天命斯不易鬼責將安
逃必難果見凌屯米益剥喪宜所遭神期固



浩浩一作明裂口徒嗷嗷投跡山水地放情詠

離騷再懷裴歲期容與晚輕初音與初

虛館背山郭前軒面江阜重疊間浦淑音淑

迤驅巖敷音敷山多小石積翠浮澹澹始疑負靈龍

叢林留衝騰石磔迎飛鴻曠朗天景寄樵蘇音蘇

相號音號嶺取青澄潭湧沉鳴半壁跳懸音懸猿音猿

鹿鳴驗食野魚祭知觀濤音濤由手外音外趨于音趨

此容是孤賞誠所悼暫依良足稟留連俯極音極

注我壺中醪音醪願進芝實音實握手持音握

荃音荃牛刀切音切蟹大足音大昔汝稽視疊鼎贍鮮聞音鮮

刀音刀野蔬盈傾筐頰雜池沼音沼毛左傳音左

漢注之緬慕故樵翁嘯咏哺其糟音糟同揖也

毛詩也嘯音嘯而傲其醪云音云漁父先尔而笑故爾而去退

想於陵子三咽賁李靖音賁斯道難為

借沉憂安所鞞曲渚恣鴻鶴環州彫蘭草音草

半若之暮景迴西岑北流逆滄流掛細遂昏黑遠

大明連艘音艘木落寒山靜江空秋月高

飲挾戒還徒善游於所操音操善游者數能忘水





出越凌戢長柁來深屏輕高曠望援深竿哀歌

鳴艦音曹也中川恣超忽漫若翔且翔淹泊遂

所止野風自颺二淵急壑鱗奔蹊荒飢獸嗥入

門守拘繫懷戚增鬱陶慕士情未忘懷人首徒

搔內顧乃無有德猶甚鴻毛輕夷與如輕也事

名竊久自欺食浮固云四見毛詩豳風篇

問牛悲費鐘說或驚臨牢子視字人

筆史罕期簿書曹中興遂舉物裂壤分鍵業

上卷言切馬上篇賦凶云捕謂四則吳虜

亦已慶慶人也慶於刀野令所謂伏誅扞禦盛方虎謀明

富伊咎咎通作伊尹伊尹陶史記東至嶺山永山海經

木禾伊尹也駕海逾蟠桃海中有山上有大桃樹

千重來越裳雉武王時起再返西旅裝

尚書左右抗槐棘位武王時起再返西旅裝

三公一公三公縱橫羅鴈羔謂禮也三辟咸肆

衆生均覆燾安得奉皇靈在宥解天毀子聞

上背天下又歸誠慰松梓陳力開蓬蒿卜室有

郭杜張云郭侯名田占灋音勞水名谿音近餘基

阿城連故濠一本作濠阿城以東為上林苑音苑蟬音蟬顧親

燎茶董甘自齋音齋也音也飢食期農耕寒衣

俟蠶綠及疇足為溫音溫也音也滿腹寧復饜安將

副及管副音怪切管音左管音管誰慕梁輿膏弋

林陂雀鷓潑澤捉餽音餽也音也觀家

嘉素履音履陳詩謝千疋方託藥鹿群敢同騏

驥槽處賤無溷濁音濁也音也固窮匪滯怡音怡也音也

跟踉辭東縛音縛也音也悅

懌換煎熬音熬登年徒音徒及良阪興役趨伐髻音髻也音也

以藝音藝也音也役音役也音也自收絕渾之耳喧息嘈音嘈也音也

茲焉畢餘命富貴非吾管長沙哀亂經音經也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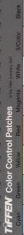
長沙王傳音傳作調賦音賦也音也與音與也音也漢

陰噬桔槔音槔也音也見一丈人音人也音也高關音關子貢曰有

據於此音據也音也木為機音機也音也後重音重也音也水若抽音抽也音也苟

為音為也音也紳音紳也音也者音者也音也核音核也音也息音息也音也秋音秋也音也海音海也音也霧音霧也音也多音多也音也翁音翁也音也贊

越風饒腥臊寧唯迫魁魁所懼香蒸蕙音蕙也音也札音札也音也



高使餘國善與高知整懷緒中如音智音
同義本音悉結切如 知整懷緒中如音智音
四於楚却賈人有荷實如 補中出與善之
未行而楚人婦之賈人如 晉知整善視之
淑繆締袍史記范繆衣姓名入秦辱緇須賈
此哉取緇袍賜之及見緇人曰范叔一寒如
以緇袍施人有故人意故釋公伊人不可期慷
慨徒切切

韋道安

道安本儒士頗擅弓劍名二十遊太行募聞號
哭聲疾驅前致問有安垂華纓言我故刺史失
職還西京偶為羣盜得毫纓無餘贏貨財足非

俗性二女皆娉好者丁切好

謀識死與生便當心殞命休復爭晨征一聞激

高義嘗裂肝膽橫前疾習如目蓬也挂弓問所

往趨捷超崢嶸強句委疾也皆見盜寒碣陰

羅列方忿爭一矢跪酋帥帥所類切餘黨號且

驚麾令遞束縛纏系相拄撐抽與切柱也詠文

作揮詩彼妹久梳髻妹春朱切委也詩彼耕者

西京賦專刃下俟誅刑却立不親投孟于男女

論以從父行措收目擔肩親母轉道趨前程夜





發學石火山林如豈明父子更抱持涕血紛交

零頭首願歸貨納文稱舅甥道安奮衣去義重

利固輕師婚古所稱左傳威公六年鄭太子驪

受室以婚是合姓非用兵札定晉又藉馮來事

儒術馮丘十載所能逞趙必據阮張徐州

度封朱師揚前潘公師可元知送來師方

朝天子於天子之朱師投軀投所願前馬出

王城建封朱師門立奇士前漢項鼎傳特門

淮水秋風生君侯既即世謂貞元十三年

麾下相敬傾立孤抗王命謂軍中主使封鍾鼓

四野鳴橫潰非所壅逆節非所嬰舉頭自引刃

顧義誰顧形烈士不忘死所死在忠貞叱嗟狗

推子堂丁父如翕習猶趨榮我歌非悼死所悼時世

情

吳連州凌負外司馬凌準

廢逐人所棄遂為鬼神欺才難不其然卒與大

惠期凌人古受氏周孔陵吳世夸雄姿吳志凌

將軍二寂寞富春水英氣方在斯凌準六



學誠一貫也精義窮發揮著書逾十年凶願

靡不推厥在華切準者裁發存載三十餘方言人著六經解國人文集天旋接

高文寓宇若波馳差舒明加碑以書于丞相以圖試其文日方言記

室征西府宏謀耀其奇楚中初準以金吾兵曹為神學堂書記既原之

亂以謀逆任陳輶軒下東越列郡蘇疲羸用切

凌江羽來樓翰林枝韓碑在湖南觀密判官上召為翰林李十孝文

留弓劔中外方危疑抗聲促遺詔定命由陳辭

謝宗勳華臣氣城五日乃下道徒徐爾曹官

征賦參有司參度支出守烏江濟烏江州也華州

州刺史老遷湟水湄湄水州也高堂傾

故國羹祭限囚羈羈以罪不得歸仲叔繼幽淪

狂叫唯童兒童二弟一門既無主焉用徒生為

舉聲但呼天孰知神者誰誰也盡目無見華母死

喪其腎傷足不持溢死委矣荒荒忽也臧

獲守靈帷平生負國譴骸骨非敢私蓋棺未寒

貢劉毅云文夫兒策蹠不可尋策蹠不可尋孤旒凝寒颯

思思昔始相遇肺腑為君知進身齊蹶

擇失路同瑕疵本期濟仁義今爲祭所嗤滅名
竟不試竟一本作驚一本誤世義安可支恬死百憂盡苟生
万慮滋顧予九逝魂與子各何之我歌譏自勵
非獨爲君悲

巨携謝山人至愚池

新沐換輕幘

晉書謝安嘗曰古早歲不冠者
所服及元帝頗有莊嚴如服之

池風霧清自諧塵外意况與幽人行喪散祭山
迎天高教鴈鳴機心付當路聊適義望情前淵

謂義望

獨覺竟去

覺來趨諱空寥落雨聲曉良遊恣遲春末事驚
紛擾爲問經世心古人誰盡了

看春逢耕者

南楚春依早餘寒已滋荼土膏釋原野百藝競
所營綴景未及郊糴人先耦耕園林幽鳥嘒清
澤新泉清農事誠素務羈囚阻平生故池想蕪
沒遠畝當荼荆慕隱既有繫圖功遂無成聊從
田父言款曲陳此情眷然撫耒耜廻首煙雲橫



溪居

久爲簪組累幸此南夷適閑依農圃鄰偶似山

林客晚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榜孔五切進船也作榜

浪切池畔也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

夏初雨後尋隱溪

悠悠雨初霽獨繞清溪曲引杖試荒泉解帶圍

新竹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營營

歌靜爰燠

入黃溪間後興漢作

溪路千里曲哀猿何處鳴孤臣淚已盡虛作斷腸聲

韋使君黃溪祈雨見呂徒行至祠下口號

驕陽愆歲事良牧念苗畝列將修殘月鳴笳度

碧虛稍窳無客路過駐野人居谷口寒流淨盡

祠古木疎焚香秋霧濕莫玉曉光初盼蠻巫言

報報言大福之與如此也精誠禮

物餘惠風仍偃草靈雨會隨車按注守天旱雨

車致俟罪非真吏翻懶奉簡書



郊居歲暮

屏居負山郭，歲暮鶩鷺索。

孔氏推引吾鶩鷺而索居野迥

唱來延空燒燼落。

落從月明餘木也

世紛因事遠，心賞

隨年薄。誰何爲徒成，今與昨。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杜秋霜重晨起行，幽谷黃葉覆溪橋。荒村唯
古木寒花，踈寂歷幽泉，微斷續，機心久已忘何

事。驚猿

池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

宿雲散洲渚，曉日明村塢。高樹臨清池，風驚夜

來雨。予心適無事，偶此成賓主。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覺聞繁露墜，開戶臨西園。寒月上東嶺，冷
竹根。石泉遠逾響，山鳥時一喧。倚檻遂至旦，寂

寞將何言。

零陵春望

未詳

平野春草綠，晚鶯啼遠林。日晴瀟湘渚，雲斷峒
嶺岑。嶺峒山別名仙駕不可望，世途

又嶺峒山別名



非所任凝情空景暮萬里蒼梧陰
舜葬蒼梧之野於江南九

從崔中丞過廬少府郊舍

寓居湘岸四無鄰世網難嬰每自珍
詩樂閑庭

延國老蕭時之如其開樽虛室值賢人
賢人者

道偏爲五禽戲華化五禽之戲虎鹿出門鷗鳥

更相親列子

更書偶作

南州溽暑醉如酒溽如六切隱机熟眠關北牖

柳樹斷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

雨晴至江渡

江雨初晴思遠步日西獨向愚溪渡
渡頭水落村邊成潦亂浮槎在高樹

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

江雪

舟溪愚溪
舊名



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為身謀風波一跌

逝萬里熾徒結壯心瓦解空緣因緣因終老無

餘事願卜湘西冉溪地却學壽張樊敬侯種漆

南園待成器後漢鑿重字君雲鼎珍作器物先

得其用重封壽法華寺西亭夜飲得酒字

祇樹夕陽亭共傾三昧酒註釋霧暗水連階月

明花覆牖莫厭罇前醉相看未白首

戲題石門長老東軒

石門長老身如夢旃檀成林手所種註釋

韻香林也佛坐來念念非昔人萬徧蓮花為誰

用如今七十自忘機貪愛都忘筋力微莫向東

軒春野望花開日出雉皆飛古條亦有雉朝飛

元妻出野見雉步步相 芾簷下始栽竹

瘴茆葺為宇溽暑恒侵肌適有重脰疾隄直類

左傳成公六年有蒸鬱寧所宜東鄰幸道我樹

竹邀涼颺音思欣然愜吾志荷鋪西巖垂楚壤



多怪石壑鑿力已疲江風忽云暮與曳還相追

蕭瑟過極浦旖旎附幽墀詩音詩旖旎乃貞切旖旎旖旎兒

根期永固貽爾寒泉滋夜窻遂不掩羽扇寧復

持清冷集濃露枕簟淒淒已知網蟲依密葉細一作

細晚禽棲迥枝豈伊紛羈間重以心慮怡嘉爾

亭亭質自遠棄幽期不見野蔓草蕭蕭蔚有華安

諒無凌寒色寒一本豈與青山辭

窮陋關自養鷄氣刷意煩隆冬乏霜霰日夕南

種仙靈毗本羊名

風温扶藜下庭際曳踵不及門門有野田吏慰

我颺寒魂颺脚及言有靈藥近在湘西原服之

不盈旬噉足躡皆騰蹻蹻蹻結切蹻音蹻或書作蹻蹻

笑拊前即吏為我指其根蔚蔚遂充庭英翹

忽已繁晨起自採曝杵臼通夜喧靈和理內藏

攻疾貴自源擁覆進積霧伸舒委餘暄奇功苟

可徵寧復資蘭蓀蓀不蓀也蓀切音蓀陳正

聞時人街時居宜切不謂也一氣中夜存能令深息呼吸還歸跟跟音根足跟也



悟無學南人始珍重微我誰先覺芳意不可傳
丹心徒自溼

湘岸移木芙蓉植龍興精舍木芙蓉在霜也

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盈盈湘兩岸秋至風
露繁巖影別寒水猿芳委前軒菱荷諒難雜及
秋生高原

早梅

早梅發高樹迥映楚天碧朔吹飄夜香與繁霜滋曉白欲為萬里贈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銷

落何用慰遠客

南中榮橘柚謝元暉詩云南中榮橘柚字知鴻編飛

橘柚懷真質受命此炎方楚辭后皇嘉樹橘柚
國方王逸注云南國江南也橘受命於南
江南不可移徙種於此地且化為枳密林耀
朱綠晚歲有餘芳殊風限清溪飛雪滯故鄉攀
條何所歎北望熊與湘熊湘二山名

紅蕉

晚英值窮節綠潤含朱光以茲正陽色窈窕凌
清霜遠物世所重旅人心所傷迴暉眺林際感



戚無遺芳

戚戚一本
作慼慼

巽公院五詠

未州龍
興寺

淨土堂

土音
社

結習自無始淪溺窮苦源流形及茲世始悟三
空門華堂開淨域圖像煥且繁清冷焚眾香微
妙歌法言稽首媿導師超遙謝塵昏

曲講堂

寂滅本非斷文字安可離曲堂何為設高士方
在斯聖默寄言宣分別乃無知趣中即空假名

相與誰期願言絕聞得忘意聊思惟

禪室

發地結菁茆園、抱虛白山花落幽戶中有忘
機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折萬籟俱緣生甯
然喧中寂甯時音
深也心境本洞如鳥飛無遺跡

芙蓉亭

新亭俯未檻嘉木開芙蓉清香晨風遠潯彩寒
露濃蕭洒出人世低昂多異容嘗聞色空喻經
心
是空造物誰為工留連秋月晏迢遞來山鍾



苦竹橋

危橋屬幽逕繚繞穿疎林迸籜分苦節通此輕筠抱虛心俯瞰消流仰聆蕭蕭吟差池下煙日朝啞鳴山禽朝切一本作柳諒無要津用棲息有餘陰

梅雨

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晚春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鷄晨海霧連南極江雲暗比津素衣今盡化非為帝京塵注衡時能文京若臨塵詩素未

零陵早春

問春從此去幾日到秦原憑寄遠鄉夢投動入故園

田家

馨食徇所務韻學音辱左最切廉食驅牛向東阡鷓鴣

村巷白夜色歸暮田札札耒耜聲飛飛來向禽

竭茲筋力事持用窮歲年盡輪助徭役僅音聊

就空自眠子孫日以長世世還復然

籬落隔煙火農談四鄰夕庭際秋蟲鳴疎麻方





寂歷蠶絲盡輪稅機杼空倚壁里香夜經過鷄

春事筵席各言官長峻文字多督責東鄉後租

期車轂陷泥澤公門少推恕鞭朴志狼籍非昔木切

努力慎經營另切肌膚真可惜迎新在此歲唯

恐踵前跡

古道饒羨慕繁廼古城曲蓼花被隄岸陂水寒

更深是時收獲竟落日多樵牧風高輪柳疎霜

重粟盡蕪行人迷去住野鳥競棲宿田翁笑相

念昏黑慎原陸今年幸少豐無恨饑與粥地切

行路難 三首

君不見夸父逐日窺虞淵列并夸父不量力如

跳跟北海超崑崙童云兩後

投霄決漢出沅瀆采云瀆下窺督黎左右

遺星辰晉西城知須臾力盡道渴死古詩

多通用如杜詩用批義須臾力盡道渴死

又用取烈其義皆同須臾力盡道渴死

湯破飲走飲河渴河謂不見得也夫飲大澤於

至滿海而死穿其枝尸膏肉所破生齋林望

千狐鼠蜂蟻爭噬吞北方婦人長九寸詳加

山海經東黃有小人國長九寸開口抵掌更笑喧

啾啾飲食滴與粒生死亦足終天年雅野大志

小成遂雖許規切坐使兒女相悲憐

虞衡斤斧羅千山工命採斫杙與椽此音七深

林土剪十取一百牛連歇推雙轅萬圍千尋妨

道路東西蹶倒山大焚遺餘毫末不見保瀾蹀

礪壑何常有此音切壯也諸韻音作

作礪此音切壯也諸韻音作村未成質已夫勞元

崎嶇空岳此音切壯也諸韻音作村未成質已夫勞元

匠石狼顧相愁寃匠石出

石也君不見南山棟梁益稀少愛才養育誰復

飛雪斷道冰成梁侯家熾炭雕玉房蟠龍吐耀

虎喙張熊躡豹躡爭低昂音存橫巖叢嶠

射朱光各切五丹霞翠霧飄奇香美人四向廻鳴

瑞音音雪山水谷聯太陽星躡奔走不得止

奄忽變燕樓虹梁風臺露樹生光飾死灰棄置

參與商左傳元年隨伯史日尋千文

相狂討治帝不滅廷關柏於商立主辰





迂安流於盛時一去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當

大漢主條當合作俗字東坡云桃笙以桃竹爲簾也桃竹

出巴渝間吳人謂笙爲笙昔謝安嘗有蒲葵扇

聞籍田有歲和五年必率年籍田留滯

天田不日碎皇輿大田供奉籍於千歲留滯

長涉歲又除宮室無由問整事長涉王得授召

入見上方交楚生周南何處託成書史記曰

室因問風神之本周南何處託成書史記曰

亦大史公竟錄周南何處託成書史記曰

泰山而徐不將行是命也夫汝爲太史無志

論昔年

城上日出群鳥飛瓊鷗爭赴朝陽枝刷毛伸翼

和且樂爾獨落晚今何爲晚又各切不檢志

無乃慕高近白日三足妬尔令尔疾五經通義

足無乃飢啼走路旁貪群攫肉人所傷前黃霸

於道旁有翹肖獨足下叢薄細細細細

子親肖之物漸雨子注口銜低技始能躍選顧

泥塗備蟻蟻仰看棟梁防燕雀左右大翻利如

刀翻切躡身失勢不得高支離無趾猶自免子

上有大校則支翻必有常疾不受功夫支

低飛逃後患

龍鷹詞

凌風浙漉飛避霜蒼鷹上擊翻曙光雲披霧裂
虹蜺斷霹靂烈電捎平岡若然勁翮剪荆棘
雀切又下攫狐兔騰蒼茫瓜毛吻血百鳥逝獨
立四顧時激昂交風淅暑忽然至羽翼脫落自
摧藏草中狸鼠足為患一夕十顧驚且傷但願
清商復為假枝去萬景雲間翔器一本

放鶴詞

白中作鶴其色不此

楚越有鳥甘且腹朝朝自之為鶴鶴徇煤得食

不役慮機城潛發惟置字音羽毛摧折觸

籠篋煙火燭赫驚危弱鼎前芍藥調五味前法

賦注芍藥根生和五藏又時毒氣故合之於藥

註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之為芍藥耳今

人食馬肝馬脂者膳夫攘腕左右視齊王不忍

齧蘇牛出孟簡子亦放邴邴鳩邴音寒暗胡耳

地也乳子于元山有人胡鳩若二子得意猶合

趙簡子簡子辱堂之而放其鳥此况我萬里為孤囚破籠展翅當速去同類相呼莫相顧



龜背戲

長安新妓出宮掖
喧喧初徧王侯宅
玉盤滴瀝黃金錢
皎如文龜麗秋天
八方定位開神卦
六甲離離齊上下
投變轉動玄機
早星流霞破相
參差四分五裂勢
未已出無入有誰能知
乍驚散漫無處所
須臾羅列已如故
徒言萬事有盈虛
終朝一擲知勝負
脩門象碁不復貴
楚詞魂入脩門也 魏世所棄 加本 作 隆西

壽君廟堂中筭非余慕

君于時有神龜死也 三千歲矣 王中筭而

藏之廟堂之上

錢刀兒女徒紛紛

聞黃鸝

倦聞子規朝暮聲
不意忽有黃鸝鳴
一聲夢斷楚江曲
滿眼故園春
意生一本作春草綠
目極千里無山河
目極一本作目極
麥芒際
天搖青波
王畿優本少賦役
務閑酒熟饒
經過北時晴
煙最深處舍南巷
北遙相語
翻日迥度
見明飛凌風
邪看細柳翁
章虛切 飛字也
我今誤落千巖山
身同僇人
不思還



切始為遺我驅憂煩須臾心自殊頓覺天地暄
連山變幽晦淶水函晏溫鶉鷄南郭門樹木一
何繁清陰可自庇竟夕聞佳言盡醉無復辭
假卧有芳蓀彼哉晉楚富此道未必存

讀書

幽沉謝世事倦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復千
萬途遇欣或自笑感感亦以吁縹帙各舒散
殊臨文乍了了微卷兀若無竟夕誰與言但與

竹素俱竹簡也素緇也古人用以寫倦極更創
卧熟寐乃一蘇欠伸展支體吟咏心自愉得意
適其適非願為世儒道盡即閉口蕭散捐囚拘
巧者為我拙智者為我愚書史足自悅安用勤
與劬貴爾六尺軀勿為名所驅

感遇二首

西陸動涼氣驚鳥號北林栖息豈殊性集枯安
可任集一本作柴案晉語云人皆集於死鴻鵠
去不返勾吳阻且深吳一本作吳濶孟春其帝





漢書以吳言句者夷語
徒嗟日沉酒九鼓驚奇

音洪元帝置擊鼓張下日忘新機上履銅瓦以

東海久搖蕩南風已駸駸坐使青天暮小星

愁太陰衆情嗜姦利居貨損千金一本作危

根一以振齊秀來相尋齊如字易得其賢

云黃嶽也張曼云擊有也履喜志攬衣中夜起

旭日照寒野地可玉鸞斯起蒿萊音壽唱

秋有餘樂得之日始出飛舞西陵隈迴風旦夕

至零葉委陳菱音陸所棲不足恃鷹隼縱橫

詠史

燕有黃金臺國經黃金臺在易水東南燕昭王

遠致望諸君秦欒兼樂車強怨也或者講者與

不台三歲有奇熱下餘城愆哉關壘理東海

漫浮雲寧知世情異嘉穀坐燭焚燭盛燭可謂

風波歛濬播加切遺恨意紛紜豈不善圖後交

私非所聞爲忠不內顧晏子亦垂文

三良

東帶值明后顧盼流輝光一心在陳力鼎列夸

四方款款効忠信恩義皎如霜生時亮同體死

沒寧分張壯軀開幽隧孟志填黃腸一本作

况乃用其良霸基弊不然晉楚更張呈疾病命

固亂魏大言有章左傳公十五年魏武子有

公時是疾病則曰公以其治也從邪階厥父

吾欲討彼狂謂秦康公也

詠荊刺

燕秦不兩立太子已爲虞千金奉短計匕首荆

卿趨窮年徇所欲兵非且見屠微言激幽憤怒

目辭燕都朔風動易水揮爵前長驅函首致宿

怨獻田開版箇樊於期燕秦王與荆將相見

壘之并賦詩特於期以期遂斬首與荆柯以玉

炬造端何其銳臨事三起趙千余切長虹吐

白日蒼卒反受誅之上白日太子畏之



復識此爲畚鍤載埋瘞

音本海器鍤也埋也瘞也應於例切埋也

海濱護其危我心得所安不謂爾有知掩骼著

春令禮記月令掩骼埋斃茲焉適其時及物非

吾輩聊且顧爾私

省試觀慶雲圖

景元蘇家本有北詩今刪卷末

設色初成象卿雲示國都九天開祕祉百辟贊

嘉謨抱日依龍袞非煙近御炉高標連汗漫向

望接虛無裂素榮光發舒單瑞色敷恒將配堯

德垂慶代河圖堯

春懷故園

九扈鳴已晚

左傳昭公十七年九扈爲楚御農九扈衆正諸本作九爲同

爲楚御農

事春悠悠故池水空待灌園人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四十三終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目錄

南城先生童宗說註釋

新安先生張敦頤音辯

雲間先生潘緯音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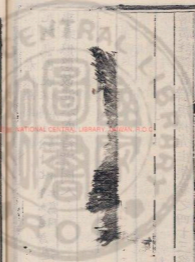
別集上

非國語上 三十一篇

別集下

非國語下 三十六篇

外集上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目錄

南城先生童宗說註釋

新安先生張敦頤音辯

雲間先生潘緯音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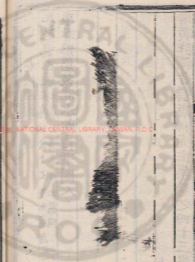
別集上

非國語上 三十一篇

別集下

非國語下 三十六篇

外集上



披沙揀金賦

迎長日賦

記里鼓賦

吾子

劉叟傳

河間傳

筭郭師墓誌

趙羣秀才墓誌

太府寺李鄉外婦馬淑誌

外集下

百官請復尊號表

大會議聽政表

賀平李懷光表

舉裴冕表

謝賜新茶表

賀破東平表

賀敕表

賀太子廢

賀表桂州啓

與衡淮南石梁薦啓

答鄭員外賀啓

諸州賀啓

附錄

益問楚詞天問今散入十四卷天對篇內

天論三篇

劉禹錫

唐書本傳

宋祁

祭柳柳州文

皇甫湜

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重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爲鄂州李大夫祭柳負外文

劉禹錫

祭柳侯文

黃輔

祭柳侯文

黃翰

祭柳侯文

許尹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汪藻

舊本柳文後序

穆脩

四明新本柳文後序

沈晦

柳州舊本柳文後序

李禔

柳文年譜後序

文安禮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一文集別上

非國語序

左氏國語其文深闢樵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繫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論於是非是不知字有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

非國語上 三十一篇

減密周語

昭王遊於澠上

按國語

作共王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



苗之根大也得其根去之堅好也得其種京
庾得其貯老勿得其養取之也均以溥藏之
也優以固則三推之也存乎亡乎皆可
以為國矣彼之不圖而曰我特以是勸則固
不可今為書者曰將何以求福用人夫福之
求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一本德人之用不
若行吾言之和樂以死也敗于戎而引是以
合焉夫河極而不節也又曰戰于千畝者吾
益羞之

三川震用語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

因語注西河橋京也幽王在焉三川涇渭洛出於岐山也震動之地震故三川亦動川竭也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
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
與我謀自開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為我設
彼固有所逼引而認之者不塞則感夫釜鬲
而爨者兩華歷二音必漏溢蒸
鬱以麋百物畦汲而灌者必衝盪潰激以敗



君也以道不以誣務明其君非務愚其君也

誣以愚其君則不臣臣一作作仲山氏果

以職有所協不待料而具周謂仲山氏果

其少多可為叶孰結可商叶民性同葉叶

已矣又何以示少惡事為哉而上不謂其少

以塞少又原惡政事况為大妄以誘乎後嗣

去劫罪也惑于神怪愚誣之說而以是徵幽

之廢滅則是幽之悖亂不足取滅而料民

以禍之也仲山氏其至於此乎蓋左氏之咥

誣斯人也已何取乎爾也

神降于莘周語

有神降于莘云云使率狸姓以獻焉狸姓冊

非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謂

足足乎道之謂也堯舜是矣周之始固以神

矣况其微乎彼嗚乎莘者以焄蒿悽愴音

為禮記妖之淺者也天子以是問卿以是

言則固已陋矣而其甚者乃妄取時日莽浪



魯無狀而寓之冊朱則又以房

后之惡德與冊朱協而憑以生穉王而降于

號以臨周之子孫謂內史過曰昔穆王委

於冊朱冊朱蓋身以儀之生穉王焉是安臨

盟周之子孫而禍福之注儀也房后之行

有似冊朱冊朱憑依其於是遂帥冊朱之裔

以奉祠焉又曰堯臨人以五令其曾見號之

亡不過五年同上皆黃帝氏以五令其曾見

神之見也不物若由是觀

之不遇五年也物數也斯其爲書也不待

片言而迂誕彰矣

史魯周語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魯云云叔孫宣子東門

子家皆後叔孫僂如公歸告王曰一本告字叔

孫東門甚辛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一可以

事三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亦泰侈不可以事三君

非曰泰後之德惡矣其死亡也有之矣而孰

能必其時君蚤暮耶設令時之可必又孰能

必其君之壽夭耶若二君而壽三君而夭則

登年載毒之數如之何而準問語劉康公曰



若登年以歲其毒必土登年多歷年也殺行也毒害也必土寧必土也

叔孫僑如周語

叔孫僑如聘王孫詭言於王曰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殆請之也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

非曰諸侯之來王有賜予非以貨其人也以禮其國也苟叔孫之來不度於禮不儀於物則罪也王而刑之誰曰不可若力之不能而姑勿賜未足以懲夫貪凌者也不若與之今使王逆詐諸侯而蔑其卿苟興怨於魯未必周之福也且夫惡叔孫者秦後貪凌則可矣方上而銳下非所以得罪於天子

郟至周語

郟至告捷于周

郟字亦作郟王叔簡公相說也

單襄公曰兵在其頸者其郟至之謂乎王叔欲郟至能勿從乎郟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出奔晉

非曰單子罪郟至之伐當矣因以列數告鄭



伯下楚子逐楚卒咸以為奸周語卒至曰昔楚甲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而伯而故之仁也實公曰今年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且鄭至列三代之有義仁為能禮為宜高勇為威嚴戰而相合鄭君賊也棠穀行容蓋也版則是後之國中鄭能也有三姦以求替其土則是後之人乘其敗追合之也左氏在晉語言免胄之事則曰勇以知禮見王必下奔王使問之以弓奔至甲冑而見容免胄於此而異吾何而所命君子口勇以知禮取乎郟氏誠良大夫不幸其宗後而亢兄弟之不令而智不能周強不能制造晉厲之深

暴 雙竊構以利其室卒及於禍晉語子

陵失感之於是乎君以智而力愈強而重飲大其社稷嚴三節而尸諸餽餉其室以分婦人 吾嘗憐焉今夫執筆者以其

及也而必求其惡以播於後世然則有大惡幸而得終者則固掩矣世俗之情固然耶其終曰王叔欲郟至能勿從乎斯固不足譏也

已

柯陵之會

柯陵之會單襄公單者見晉厲公視遠步高郟



騎見

又音同其語犯鄰

見周知其語迂鄰至

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

曰語注云善惡褒貶有所津也單

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鄰當之齊國亦將與

焉

非曰是五子者雖皆見殺非單子之所宜必

也而曰合諸侯人之大節於是乎觀存亡

天合諸侯氏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曰

將无咎其君在會也言視听必皆尤語則可

以知若是則單子果巫史矣視遠步高犯迂

伐盡者皆必乎死也則宜死者衆矣夫以語

之迂而曰宜死則單子之語迂之大者獨無

謫耶

晉孫周

單襄公以告頃公

頃同必善晉周

此十一

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

陽風南物明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一本作天五地六百以

非曰單子數晉周之德十一

周晉悼公者也

又微卦夢以附合之



其外曰必三取非於同其語又可皆不足取

也

殺洛閭

周語

殺洛閭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云云王

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

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注洛水之南

注洛水之南王時教水

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水

非曰殺洛之說與三川震同天將毀王宮而

勿壅則王罪大矣吳以守先王之國壅之誠

是也彼小子之說諛者注文交知太子又足

記耶王室之亂且卑在德而又吳殺洛之關

而徵之也

大錢周語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不可云云可後而先之

謂之召災注謂民不思稅而重

非曰古今之言泉幣者多矣是不可一貫以

其時之升降輕重也幣輕則物價騰踊物價



騰踊則農無所售皆害也說而言之孰為利
曰幣重則利曰奈害農何曰賦不以錢而制
其布帛之數則農不害以錢則多出布帛而
賈則害矣今夫病大錢者吾不知周之待何
如哉其曰召災則未之聞也左氏又於內傳
曰春秋左氏傳及周
語皆不在明所依王其心疾死乎左傳
二十
州一其為書皆類此矣

王將鑄無射射音射周法單襄公曰不可

非曰鍾之大不和於律樂之所無用則王亥
作矣單子詞曰口內味耳內聲口內味耳內聲
出東
自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
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
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
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狂悖之
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惠之度出
今不信刑政放紛而伶州鳩又曰周語注於
州樂以殖財又曰離人怒神嗚呼是何取



於師之備也吾以是怪而不信或曰移風易俗則何如曰聖人既理定知風俗和恒而由吾器於是乎作樂以象之後之學者述焉則移風易俗之象可見非樂能移風易俗也曰樂之不能化人也則聖人何作焉曰樂之來由人情出者也其始非聖人作也聖人以爲人情之所不能免因而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聖人飾乎樂也所以明乎物無非道而政之不可忘耳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

樂也與人同樂則王矣吾獨以孟子爲知樂

律則語

王問律於伶州鳩對曰

云云

非曰律者樂之本也而氣遠乎物凡音之起者本焉而州鳩之辭曰律呂不易無奸物也周語伶州鳩曰律呂不易無奸物也律呂不變易其正各慎其時則神无奸行物无害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終上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終則奏故樂也言政象樂也吾無取乎尔又





曰姬氏出自天氐大姜之姪所憑神也歲在

周之分野月在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武王

欲合是而用之同上王曰七音者謂野曰音

星在天氐我姬氏出自天氐時歲在野大月在天氐

姜之姓公之所憑神也歲在野大月在天氐

周之分野月之所在也

天氐即女鴉各之分野大姜王季之母也

姓封於齊野大周之分野原馬謂房心也

在大辰之次為天氐之屬也房星六度至

東鳥故謂之農祥也大之分張十六度至

辰在天道子自午至子其度七同也斯為証

聖人亦大矣又曰王以夷則畢陳黃鍾布戎

大焮布令無射布憲施舍於百姓同上州鳩

變夜時未畢而兩以夷則之上宮畢王以黃

鐘之下宮布於於我之野以太焮之下宮布

今於高以銀刺之吾知其來之自矣是大武

之聲也州鳩之愚信其傳而以爲武用律也

孔子語賓牟賈之言大武也曰武始自此出

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

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此說樂記句

武曲一終為一成也奏樂觀於王時每奏象虎嚴時也三奏象克殷而反也四奏象南

方之曰也五夫家周召分職而治也六夫
之者王與夫也復編反位上也崇亮也夫原
當作四每妻四成一擊一刺為一伐則是
大武之象也致右憲左久立於綴樂記武舞
也又云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皆大武之形
也夷則黃鍾大蕤無射大武之律變也

城成周

周語

劉文公與長弘欲城成周告晉魏獻子為政將
合諸侯衛彪僕見單穆公曰長弘其不沒乎長
叔必速及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

若劉氏則子孫實有禍是歲魏獻子焚死二十
八年殺長弘及定王劉氏亡

非曰處侯天所壞之說吾友化光銘城周

字化光作古東周城銘云大夫長弘言抗其
傾坐召諸侯齊王城鉅微遠錄實被令名
何福而謂其後牛思黯作訟忠唐牛僧孺字
以美長弘此篇長弘之忠悉笑學者求焉若夫

當身速及之說巫之無怕者之言也追為之
耳

問戰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嚴公云云公曰小
大之獄必以情斷之劌曰可以一戰謂切嚴公

本莊公戰於
帝謂易曰

非曰劌之問洵嚴公之對皆虛乎知戰之本
矣而曰夫神求優裕於饗不優神不福也是
大不可方聞二國之存亡以決民命不務乎
實而神道焉是問則事幾殆矣既問公之言
獄也則率然曰可以一戰亦問略之尤也苟
公之德吾侯而不事乎戰則已耳既至

於戰矣徒以斷獄爲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
劌之辭宜曰君之臣謀而可制敵者誰也將
而死國難者幾何人詳乃士卒之熟練者衆
寡器械之堅利者何若趨地形得上游以延
敵者何所然後可以言戰若獨用公之言而
恃以戰則其不誤國之社稷無幾矣申包胥
之言戰得之語在吳篇中吳語楚申包胥使
於越曰敢問君王
之所以與之戰者越王曰蕪酒豆肉未嘗不
分也云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夫
戰智也本仁
次之而次之仁



躋僖公會誌

夏父弗忌為宗烝將躋僖公云云展禽曰夏父

弗忌必有殃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

沒不為無殃其葬也焚煙徹其上周語注曰葬

禮也徹

非曰由有殃以下非士師所宜云者誣吾祖

矣展禽柳下惠也子罕常謂始氏出於下惠之裔

宮僕魯語

宮太子僕殺紀公以其質來魯宣公使僕人以

書命季文子里革過之魯語注里革史克也高

父大逆而更其書云云

非曰里革其直矣曷若授僕人以入諫之為

善公之舍革也美矣而僕人將君命以行遇

一夫而受其更釋是而勿誅則無以行令矣

若君命以道而過奸臣更之則何如

仲孫它魯語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云

云獻子凶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



之布馬
井也

傾不過

根莠
四語注
子也之
父什
幾也
子
即它也
八十
績

非曰它可謂能改過矣然而父在焉而儉侈
專乎已何也七井之布大功之繅也居然而
用之未適乎中庸也已

積羊

魯語
積

季桓子嘗井得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
吾穿井以得狗何也仲尼曰以丘所聞者羊也
非曰吾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孔氏烏能窮

物怪之形也是必誣聖人矣史之記地坼犬

出者有之矣

魯五行志
輸回
將軍
孫元
終家

地
子皆
白色
近世
京兆
杜濟
穿井
獲土
缶中
有

狗焉投之於河化爲龍

魯語
骨節專車 搭矢

吳伐越隨會稽獲骨節專車

因詳注
骨一
專其

非曰左氏魯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聞聖人

之嘉言爲魯語也蓋亦徵其大者書以爲世

法今乃取辨大骨石碧以爲異

魯語
又云
辨



樂於陳之而而死焉失費之石容 其知
本名鑿也 聖人也亦外矣言固聖人之耻也孔子曰立
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輕幣 并語

桓公輕其幣而重其札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
幣縷綦以為奉鹿皮四箇垂橐而入相載而歸
奇語不作公曰不任用也帶主以爲也奉幣
王之菲也以綦縷綦不用絲取易供也分敵也
縷縷也言重而坤也
非曰桓公之苟能弔天下之敗衛諸侯之地

貪強忌服戎狄縮匿君得以有其國人得以
安其堵雖受賦於諸侯樂而歸之矣又奚控
焉悉國之貨以利交天下若是耶則區區齊
人惡足以奉天下已之人且不堪矣又奚利
天下之能得若竭其國勞其人抗其兵以市
伯名於天下又奚仁之我之有予以爲桓公之
伯不如是之弊也

卜 晉語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



非曰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聖人
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
陋民也非恒用而徵信矣爾後之昏邪者神
之恒用而徵信焉反以阻大事要言卜史之
害於道也多而益於道也少雖勿用之可也
左氏惑於巫而尤神怪之乃始遷就附益以
成其說雖勿信之可也

郭偃

音語

郭偃曰夫口三五之門也

三五之門也

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

三五之門也

非曰舉斯言而觀之則愚誣可見矣

公子申生

音語

申生曰棄命不敬作令不孝間父之愛而嘉其
旣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戕成有不貞焉

非曰申生於是四者咸得焉昔之儒者有能
明之矣故予之辭也

狐突

音語

敗狄于稷桑反讒言益迎狐突杜門不出君子



曰善深謀

非曰古之所謂善深謀居乎親戚輔佐之位

則納君於道否則繼之以死唯已之義所在

莫之夫之謂也今狐突以位則戎禦也禦今

以親則外王父也申生之出未嘗不從觀其

將敗而杜其門則奸笑而曰善深謀則無以

勸乎事君也已不鄭曰君為我心晉語

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則不在我則我死

心者不得自休也君為我心以君為心

克曰中立

手不中立不阿君晉無良臣故申生終以不

免

號夢 晉語

號公夢在廟有神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

之下云云舟之僑以其族行適晉稱叔天之

非曰號小國也而秦以招大國之怒政荒人

亂亡芟陽而不懼而猶用兵窮武以增其讎

怨所謂自投其本者亡號曰不宜又惡在乎

夢也舟之僑誠賢者歟則觀其政可以去焉



由夢而去則吾笑之矣

童謡

晉語

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謡有之曰丙之辰

非曰童謡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

宰周公

晉語

承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

云云

公乃還

宰孔曰晉侯將死矣

云云

是歲獻公卒

非曰凡諸侯之會霸主小國則固畏其力而

望其麻焉者也。大國則宜觀乎義義在焉則往以尊天子以和百姓。今孔之還晉侯也曰而戰晉是望。晉語云周公曰齊侯將死意出謂不戰也則非吾所陳者矣又曰汪是土地苟違其違誰能懼之。同上晉景公以爲成而之。民實理之汪是土也。有宣其違誰能懼之。晉語云山名環也汪人也。有違心去也。其也。假令一失其道以出而以必其死爲書者又從而微之其可取乎。



荀息

里克欲殺奚齊荀息曰吾有死而已先君問臣

於我我對以忠貞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

其言矣

非曰天忠之為言中也貞之為言正也息之

所以為者有是大間君之惑排長嗣而擁非

正其於中正也遠矣或曰夫已死之不愛死

君之不欺也抑其有是而子非之耶曰子以

自經於溝瀆者舉為忠貞也歟或者左氏殺

梁子皆以不食其言不食其言一本無然則

為信可乎曰又不可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

也惡得為信曰孔父仇牧春秋相公二年宋

其大夫孔父莊公十三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

其大夫仇牧公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及

荀息是二子類耶曰不類曰不類則如春秋

何曰春秋之類也以激不能死者耳孔子曰

與其進不保其往也春秋之罪許止也隱忍

焉耳春秋隱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書曰殺其類荀息也亦然皆非聖人之情也



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禍進荀息以甚苟免之
惡忍之也吾言春秋之情而子微其文不亦
外乎故凡得春秋考宜是乎我也此之謂信
道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別上卷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增廣註釋音辨唐柳先生集卷之別下

非國語下三十六第

狐偃

里克既殺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子盍入乎
舅犯曰不可云云秦穆公使公子繫弔重耳曰
時不可失舅犯曰不可云云

非曰狐偃之爲重耳謀者亦迂矣國虛而不
知入以縱夷吾之昏殆而社稷幾喪徒爲多
言無足采者且重耳兄也夷吾弟也重耳賢



也夷吾昧也弟而昧入猶可終也兄而賢者
又何慄焉使晉國不傾而多敗百姓之不蒙
福兄弟為豺狼以相避於天下由偃之策夫
也而重耳乃始依依焉遊諸侯加陰蓄
重利以幸其弟死獨何心歟僅能入而國以
霸斯福禍然耳一本稱非計之得也若重耳
早從里克秦伯之言而入則國可以無嚮者
之禍而兄弟之愛可全而有分定焉故也夫
知是一本有以為諸侯之孝又何哉笑於天

下哉

輿人誦

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輿人誦之曰云云得之

而徂終逢其咎喪田不惡禍亂其興既里平死

一本有公墮於韓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

門也因語註輿衆也下墮曰墮惠公二年穀里

福之門也非曰惠公里平之為也則宜咎禍及之矣又

何以神衆口哉其曰禍福之門則愈陋矣也



非曰芮之陷殺克也其不祥宜大於惠公而異其辭以配君罰天禍皆所謂遷就而附益之者也

獲晉侯

晉語

秦穆公歸至于王城秦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繫曰殺之利公孫枝曰不可公子繫曰吾將以重耳代之晉之君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殺無道立有道仁也公孫枝曰社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

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不若以歸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贊其適子法父子代處秦國可以無

害

說文丁歷切

非曰秦伯之不霸天下也以枝之言也且曰納有道以臨汝何以不可繫之言殺之也則果而不仁其言立重耳則義而順當是時天下之人君莫能宗周而能宗周者則大國之霸基也向使穆公既執晉侯以告于王曰晉夷吾之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且又

乞食於野人

晉語

過五鹿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
曰天賜也人以土服又何求焉十有二年必獲
此土有此其以戊申云乎

晉語注塊塊也戊土也中庚大地也

非曰是非子犯之言也後之好爭者為之若

五鹿之人獻塊十二年以有衛上則洧人

枕楚子以塊

吳語楚見王餘宿以山林之中乃見其治人時王以其股以寢

而不云也而獨載乎是戊申之云尤足怪乎

王以塊而去之

懷嬴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

同語注嬴嫁也懷嬴故子國妻

非曰重耳之受懷嬴不得已也其志將以守

宗廟社稷阻焉則懼其不克也其取者大故

容為權可也秦伯以大國行仁義交諸侯而

乃行非禮以強乎人豈習西戎之遺風歟

筮

晉語

公子觀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晉八筮

史占之曰皆不吉司空季子曰吉

云云



非曰重耳雖在外晉國固戴而君焉又况夷

吾死圍也董昏以守內秦楚之大以翼之大

夫之強族皆啓之而又筮焉是問則末矣季

子博而多言皆不及道者也又何載焉惠公名夷

吾機分名圖

董因 晉語

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滅乎對曰歲在

大梁 云云

非曰晉侯之入取於人事備矣因之云可略

也大火實沉之說贅矣平公董因曰歲在大梁

受實沉之星也實沉之地晉人所居以祀之今君當之元不謂矣君之行也歲在大梁是謂大梁注云云

命官 晉語

晉藉孤其樂却栢先乎舌董韓寔掌近官諸姬

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注也官也

官內官也

非曰官之命宜以栢耶抑以姓乎文公將行

霸而不知變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而舉族

以命乎遠近則陋矣若將軍大夫必出善疾
或無可焉猶用之耶必不出乎異族或有可
焉猶棄之耶則晉國之攻可見矣

倉葛

晉語

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乎曰

云

非曰於周語既言之矣又辱再告而異其文
抑有異音耶其無乎則耄者乎

周語陽人不
服耄者謂之

倉葛乎
曰云云

觀狀

晉語

鄭人以贍與晉晉人將烹之贍曰天降禍鄭使

濬觀狀棄禮違親

云云

非曰觀晉侯之狀者曹也

晉語曹共公不
服則其側曹使觀

其今於鄭胡言之則是多爲誣者且耄故以
至乎是其說者云鄭效曹也是乃私爲之辭
不足以蓋其誤

晉語注濬故也於
曹君不札故君

救饑

晉語

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
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

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離之也矣獨救饑
耶其言則遠也夫人之用在朝夕之內行在
歲月之外是道之常非知變之權也其曰臧
出如入則可矣晉語其辭曰藏出如入則能之有而致之言
若是遠焉何哉或曰時之信未洽故不以激
之也信之速於置郵子何遠之耶曰夫大
信去令故曰信如四時恒也恒固在久若為
壹切之信則所謂未孚者也彼有激乎則可
也而以爲救饑之道則未盡乎術

趙宣子 晉語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
趙孟使人以其乘車于行宣子執而戮之

非曰趙宣子不怒韓獻子而又褒其能也誠

當晉語宣子召而禮之皆說大夫曰吾然而

使人以其乘車于行陷而至乎戮是輕人之

死甚矣彼何罪而獲是討也孟子曰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爲是所謂無辜也歟或

曰戮辱也非必爲死曰雖就爲辱猶不可以



爲君子之道舍是其無以觀乎吾懼司馬之
以死討也

伐宋

晉語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以伐宋

云云

曰是反

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爲盟主而不修

天罰將懼及焉

晉語注訓法

非曰盟主之討殺君也宜矣若乃天者則吾

焉知其好惡而服微之耶古之殺奪有大於

宋人者而壽考快樂不可勝道天之誅何如

也宣子之舉則是矣而其言無可用者

鉏麇

晉語鉏麇

趙宣子驟諫公使鉏麇賊之

晉語注鉏麇力上殺賊也

非曰竟之死固善矣然而趙宣子爲政之良

諫君之直其爲社稷之衛也久矣麇胡不聞

之乃以假寐爲賢邪

晉語晨莊則寢門闢矣

退却而言曰趙宣子敬歲大

不知其大而賢其

小欵

向字

使不及其假寐也則固以殺之矣是宣子大德不見救而以小敬免也麇固



賊之悔過者賢可書乎

祈死 晉語

反自鄆范文子謂其宗祝 云云

非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誰不擇良宗祝而祈壽焉范文子祈死而得亦幸之大者

長魚矯 晉語

長魚矯既殺三郟乃脅棄中行 云云 公曰一旦

而尸三郟不可益也 云云 乃奔狄三月厲公殺

晉語注三郟卿
三郟卿也

非曰厲公亂君也矯亂臣也假如殺棄書中行偃則厲公之敵益衆其尤可盡乎今左氏多爲文辭以著其言而徵其効若曰矯知幾者然則惑甚也夫

殺僕 晉語

公子揚于亂行於曲梁媿絳斬其僕 晉語注揚于
公之

弟

非曰僕稟命者也亂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責不能討而稟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後世多爲



是以害無罪問之則曰媿絳故事不亦甚乎
然則絳宜奈何止公子以請君之命

叔魚生

晉語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云云必以賄死揚食我生

叔向之母聞其號也曰終滅羊舌氏之宗

晉語注叔

食賄叔向弟孫

非曰君子之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猶不足
以言其禍福以其有幸不幸也今取赤子
之形聲以命其死亡則何耶或者以其鬼事

知之手則知之未必賢也是不足書以示後

世

遂棄盈

晉語

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

遂逐群賊云云陽畢曰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

者之後而去之云云使和午陽畢適曲沃逐棄

盈

晉語注掄

非曰當其時不能討後之人何罪盈之始良
大夫也有功焉而無所獲其罪陽畢以其父

哉君而罪其宗一朝而逐之激而使至乎亂
音語居三年業盈且君將懼禍懲亂耶則
登入為臨於時增其德而修其政賊斯順矣反是順斯賊矣
况其胤之無罪乎

新聲音語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
於衰矣

非曰耳之於聲也猶口之於味也苟說新味
亦將卑乎樂之說吾於無射既言之矣見前

射鵠音語作鵠音上

平公射鵠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
叔向曰必速殺之無令遠聞君怙昵于顏乃趣
舍之

非曰羊舌子或音解者以其君明暗何如哉

若果暗也則從其言斯殺人矣明者固可以

理論胡乃反徵先君以取之耶音語先君者

叔射鵠于徒林以爲大甲今射鵠者先君

射鵠不死搏之下得是揚吾君之取者也
是使平公滋不欲人諫已也下二



趙文子

晉語

文子視日曰朝不及夕誰能俟五

五年

后子曰

趙孟將死矣怠偷甚矣非死速之必有大咎

子后

非曰死與大咎非偷之能必乎尔也偷者自

偷死者自死若夫大咎者非有罪惡則不幸

及之偷不与也左氏於內傳曰人主偷必死

亦陋矣

左傳昭公元年

禮記

禮記

文子曰鑿及國家乎對曰上鑿國其次鑿人

固鑿官也

晉語

非曰和妾人也非謀視攻毀之專

與

及國家去其守以施大言誠不足聞也其言

晉君曰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

則諸侯服則祭衛離脉理乱以速其死不服

則祭衛和脉理平以延其年耶

黃熊

晉語



晉侯夢黃熊入于寢門子產曰鮫殛于羽山化

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而神化也

切補音作黃熊乃來切亦如字非羽也音也與

與鮫同左傳昭公七年釋之音叔來者三足龍也一曰熊足似熊東海人祭為

廣不用澄白及聲為銀云云

非曰鮫之為夏郊也禹之父也非為熊也熊

之說好事者為之凡人之疾魄動而氣盪視

聽雖散於是寐而有怪夢罔不為也夫何神

奇之有

韓宣子憂貧音註

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曰棄武子音註注無一

卒之田云云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

奢後云云宜及於難而賴武子之德以没其身

及懷子改相之行修武子之德而雖相子之罪

以亡于楚云云

非曰叔向言貧之可以安則誠然其言棄書

之德則忤而不信以下逆上亦可謂行刑耶

前之言曰棄書殺厲公以厚其家音註且夫棄

氏之誦晉國文也棄書安義宗殺厲公今而



曰無一卒之田前之言曰棄氏之誣晉國久矣用書之罪以逐盈今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則吾惡乎信且人之善惡咸繫其先人已無可力者以是存乎簡策是皆教也

圍鼓

音 鼓

中行穆子圍鼓 人或請以畔穆子不受

注 穆子

子荀

非曰城之畔而歸已者有三有逃暴而附德者有力屈而愛死者有反常以求利者逃暴

而附德者麻之曰德能致之也力屈而愛死者與之以不死曰力能加之也皆受之反常以求利者德力无及焉君子不受也穆子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

晉語注利是焉

知非嚮之二者耶

具教

音 教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救山魯人以御對獻子曰不為具教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曰

云云

吾名其二諱為笑矣唯不學也

晉語注獻公



救

非曰諸侯之諱國有數十焉尚不行於其國

他國之大夫名之無慙焉可也魯有大夫公

孫救左傳文元年注公孫救慶父子魯之君臣莫罪而更也

又何鄙野之不云具救

重安于晉語

下邑之役重安于多簡子賞之辭曰云云今一

且為狂疾而曰必賞汝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

起而出乃釋之晉語曰戰功曰多簡子奔晉為明安于力助有功言救國為

之表相戰傷也

非曰功之受賞也可傳繼之道也君子雖不

欲亦必將受之今乃遁逃以自潔也則受賞

者必耻受賞者耻則立功者忌因斯弱矣君

子之為也動以謀國吾固不悅董子之潔也

其言若慰焉則滋不可難徒

祝融魯語

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

非曰以震舜之至也又重之以蕃能聽叶風





以成樂物生而其後卒以殄滅武王繼之以

陳覆墜之不暇物生者也虞舜舜後虞思

也言能听之和風因時變堯之時祝融無聞

焉祝融之後昆吾大彭豷韋世伯夏商今史

伯又曰於周未有侯伯必在楚也亦語祝融

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封者也其後八姓

周未有侯伯昆吾夏桀伯矣大彭豷韋

周未有則堯舜反不足祐耶故凡言盛之

及後嗣者皆勿取

褒神神也

相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必於弊

非曰史伯以幽王棄高明顯昭而好讒惡暗

味辺頑嚚窮固熬太子以怒西戎申繪於彼

取其必弊焉可也而言褒神之流禍同上夏

褒人之神祀為二龍妻后下請其釐而織之

吉及后王之未發而龍之化為玄厲而織之

妾遺之既辨而孕王雙是女使至為右而

生始羅天之生此父矣其為毒也大矣是

嗜管芟芟也

屈到嗜芰將死戒其宗老曰苟祭我必以芰及
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

楚語曰芰也宗
臣曰老解祭也建

屈到
之子

非曰門內之理恩掩義父子恩之至也而芰
之薦不為愆義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
死之言吾未敢賢乎尔也苟薦其羊饋而進
芰於籩是故不為非禮之言齋也曰思其所
嗜禮記祭
義云屈建曾無思乎且曰違而道吾以
為逆也楚語子未自羊饋而
芰也

祀 楚語

王曰祀不可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
家定百姓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
久不殖生乃不殖楚語曰已止也无祭祀則民
无所畏忌无所畏忌則志滅
物欲則遂廢等碑廢焉懼也生人
也殖長也生物不長神不祥以福也

非曰夫祀先王以佐教也未必神之今其曰
昭孝焉則可也自息民以下咸無足取焉尔

左史倚相楚語

王孫圉曰左史倚相能使上下說于鬼神順道



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

非曰固之言楚國之寶使知君子之貴於白

珩可矣

楚師劫簡子問於王壽問曰楚之白珩何在乎曰楚之所守者觀射文左

史倚相

謂也

而其云倚相之德者則何如

哉誠倚相之道若此則親之妾者親者故又

何以爲寶非可以夸於敵國

五負

吳語負音五伍子胥

五負伏劍而死

非曰五子胥者非吳之昵親也其指交闕也

以道故由其謀今於嗣君已不合言見進則

讒者勝國無可救者於是焉去之可也出則

以孳累於人

左傳東公十一年子胥使於齊爲其子陳尸爲王孫氏而

使人至齊爲其子陳尸而王孫欲以避是禍

而又入以即死是固

非吾之所知也然則負者果狠人也歟

柳先生曰宋衛秦皆諸侯之豪傑也左氏忽棄

不錄其語其譎耶吳越之事無他焉萃一國足

以盡之而反分爲二篇務以相乘凡其繁蕪曼

衍者甚衆皆理去道以務富其語凡讀吾書者

可以類取之也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事多
蓋非出於左氏蓋一本作反駁字吾乃今知文之可以
行於遠也以彼庸蔽奇怪之語而輔駁之金石
之用震曜後世之耳目而讀者莫之或非反
之近經則知文者可不慎而嗚呼余烈其不藏
以救世之謬凡六十七篇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別集下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外集上

賦文誌

披沙揀金賦

東室之遺同乎選才

出劉慶儀世說陸士衡文如披沙揀金
沙之爲物兮視汙若浮金之爲寶兮耻居下流
沉其質兮五才或闕矧其光兮六府以脩然則
抱成器之珍必將有待當慎擇之日則又何求
配珪璋而取貴豈泥滓而爲儔此壯切避也○披而
擇之斯焉見寶豈浸淫而碩眈指炫煥而探討



可以類取之也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事多
蓋非出於左氏蓋一本作反駁字吾乃今知文之可以
行於遠也以彼庸蔽奇怪之語而輔駁之金石
之用震曜後世之耳目而讀者莫之或非反
之近經則知文者可不慎而嗚呼余烈其不藏
以救世之謬凡六十七篇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別集下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外集上

賦文誌

披沙揀金賦

東室之遺同乎選才

出劉慶儀世說陸士衡文如披沙揀金
沙之爲物兮視汙若浮金之爲寶兮耻居下流
沉其質兮五才或闕矧其光兮六府以脩然則
抱成器之珍必將有待當慎擇之日則又何求
配珪璋而取貴豈泥滓而爲儔此壯切選也○披而
擇之斯焉見寶豈浸淫而碩眈指炫煥而探討





焜然焜然而見素焜然不索何獲焜然遂昭

而愈出焜然以即明焜然而不緇焜然乃結切既

堅且好焜然○潛雖伏矣焜然獲則取之焜然左傳德公

句焜然翻混混之濁焜然質見熠熠之殊姿焜然盛光也入切久

暗未彰固亦將若是望先迷後得執謂弃予如

遺焜然○其隱也則雖昏昏淪浩浩晦冥姿兮自保

和光同塵兮合于至道其遇也則散弃奔動融

融煥美質乎其中明道若昧兮契彼玄同儻俯

拾而不弃諒致美于無窮欲蓋而彰焜然左將

炯然而見素焜然不索何獲焜然遂昭

然而發蒙焜然○觀其振拔汗塗積以錙銖碎清光

而競出焜然雜真質而特殊焜然雖處靈而織光乍比焜然史

焜然傳句焜然劍拭土而異彩相符焜然傳云焜然用之則行斯

為美矣求而必得不亦悅乎焜然○豈獨媚旭日以

晶熒帶長川之清淺皎如珠吐疑剖蚌之乍分

聚若星繁似流雲之初卷是以周德思比而岐

昌即誅焜然故昌文王也焜然陸文可侔而昭明是選焜然題

法焜然又梁昭明焜然○若然者可以議披沙之所托明

太子集文選焜然

棟金之所裁良工何遠善價爰來拂以增光寧
謝滿贏之學前漢書汰之愈朗詎慙擲地之才
晉書孫綽云客有希採掇於末寶之際庶斯文之在

哉

迎長日賦

王迎日也周夏郊

出禮記郊特牲篇郊之祭也迎長日之
至也

惟饗帝以事天必推策而迎日寅方肇建俊啓
蟄以展儀卯位將初爰用牲而協吉送烈烈之

凝氣專運之陽律猶分可愛之禋式佇寅賓之

質稽之虞典期匪疾而匪徐行以夏時禮記注疏

禮記注疏寅賓之月也契惟精而惟一○職在馮相禮記注疏

禮記注疏相也世豈高基以祀天文之次序事傳小正

禮記注疏之書其存者有夏小正符上春以備儀必脩

其始先仲春而有事故謂之迎○時也淑景初

延幽陽潛啓當四時之首位用三代之遠禮探

賸索隱得郊祀之元辰禮記注疏極往知來正邦家

之大體○事冠前古儀標後王皮弁乍臨土圭



之影猶積

上皮并以麋皮之日

秦壇既罷玉漏之

聲漸長

凡設祭法始祭

變熙熙之純雅流杲杲

之晴光壁彩始融麗景才凝於城闕輪形尚疾

斜睥未駐於康莊○是知迎長日之儀實王心

之所共兆南郊之位乃陽事之所用○故可以

知上下之際見天人之交動得光於俎豆散微

祿於苞茅周流金石睥照陶匏禮記孟春之月

也五帝所始也異乎天紀不脩秦伯尚矜其秦詩

也官失

賦晉侯徒維乎夏郊

左傳昭公七年晉侯○于

以迎之則無為者委照將久豈三舍之足感陽

公延光可期胡甬中之云假前漢文帝紀新自

然應以繁社錫之純嘏禮義允洽于人神正朔

克周于戎夏○今我后冉新古禮與天地相參

應哉殺之宜受之千億樂千福奉郊祀之報至

于冉三然則迎長日恭祀事並虞夏而何慙

記里鼓賦

聖人制禮者明稽

出晉書輿服志記里鼓車駕四形如指





南車

昇哉

昇音與平也又集韻曰發一曰已也

鼓之設也恆制度

于天邑佐大禮于時行即行贊盛容而立之斯立觀其象可以守威儀之三千節其音可以表吉行之五十配和編為以入用並司南而為急若乃郊為之儀既陳封禪之禮攸執經千里之分寸可度度四方而禮容是集施五擊於華山之野知霧氣已籠用百發乎南山之陽識雷聲所及○先聖有保後土式道啓玄機以求舊運巧

智而攸新相彼良工自殊味道之士春茲木偶

其約古今詳大章中所以識

應異迷途之人

有二三韻皆有木人行一甲下齊步武而無佚差

遠近而有倫遵大路罔愆乎禮典聽希聲克正于時巡○雖道有環回地分險易初以固善慮

而莫實諒知幾而有為于載考載擊所辨于

長亭短亭匪疾匪徐足分乎有智無智世觀其妙矣孰測其微細觀其微矣

會韻碑碑背上題作黃箱如婦外建臺白楊有便僻觀武行三十里方悟改曰我才不齊與有智無智較三十里

曰歲不雨無以出終無以入民枯然視天卿士大夫絕智謀山川禱神祇以祈咸不應臣投是龍於尺地之內不踰數雷乎上下雷乎東西於是先之以風騰之以雲從之以雨如君之意欲一邑足之欲一國足之欲天下足之魯公曰斯龍也其神乎是則寡人之國非敢用刺叟曰臣聞避風雨禦寒暑當在未寒暑乎是故事至而後求曷若未至而先備於是魯公止刺叟而內龍龍也明年果大旱命劉叟出龍果大雨

河間傳

河間淫婦人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稱始婦人

居戚里

前漢方石君傳注於上有戚戚者則非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有賢操

操七列切

自未嫁固已惡羣戚之亂尤羞與為

類獨深居為翦製縷結既嫁不及其舅獨養姑

謹甚未嘗言門外事又禮敬夫賓友之相與為

肺腑者其族類醜行者謀曰若河間何其甚者

曰必壞之乃謀以車衆造門如七到邀之選婦

且美其辭曰自吾里有河間戚里之人日夜為



飭厲一有不善唯恐聞焉今欲更其故以相
效為禮節頌朝夕望若儀狀以自惕也河間固
謝不欲姑怒曰今人好辭來以一接新婦求為
得師何拒之堅也辭曰聞婦之道以貞順靜專
為禮若夫矜車服耀首飾族出謹閑以飲食觀
游非婦人宜也姑強之乃從之游過市或曰市
少南入浮園有國工吳叟始園東南壁甚怪可
使奚官先壁道乃入觀觀已延及客位具食惟
牀之側聞男子效者出河間驚跳走出召

從者馳車歸泣數日愈自閉不與眾戚通戚里
乃更來謝曰河間之迷也猶以前故得無罪吾
屬耶向之效者為賸奴耳曰數人笑於門如是
何耶羣戚聞且退暮年乃敢復召邀於姑必致
之與偕行遂入禮禮州西浮園兩間元此
未詳惟或口無柁隔二城江南人呼婦為
泉節所前二音曲岸也又魚開知婦長也
相如傳臨曲江之南州
兮注曲岸頭也巨木切
叩檻出魚鱉食之一日
為一笑衆乃歡俄而又引至食所空無惟幕
廡廓然河間乃肯入先壁羣惡少於牖下降



簾使女子爲秦聲倨坐觀之有頃壁者出宿還
貌美陰大者主河間乃便抱持河間河間號且
泣婢夾持之或諭以利或罵且笑之河間切顧
視持已者甚美左右爲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
息嗚然意不能無動力稍縱主者幸一遂焉因
擁致之房河間收泣甚適自慶未始得也至日
不食具類呼之食曰吾不食矣且暮駕車相戒
歸河間曰吾不歸矣必與是人俱死羣賊反大
閱不得已俱宿焉夫騎來迎莫得見左右力制

明日乃肯歸持淫夫大泣蓄臂相與盟而後就
車既歸不忍視其夫閉目曰吾病與之百物卒
不食餌以善藥揮去心怛怛怛怛音怛怛若危若危
柱之絃夫來輒大罵終不一開目愈益惡之夫
不勝其憂數日乃曰吾病且死非藥餌能已爲
吾召鬼解除之然必以夜其夫自河間病言如
狂人思所以悅其心度無不爲時上惡夜祠其
夫無所避既張具張具音張河間命色臣告其夫召
鬼祝詛上下吏訊驗答殺之將死猶曰吾負夫



人吾負夫人河間大喜不為服闕門召所與淫
者保遂為菟淫保力居一歲所淫者衰益厥乃
出之召長安無賴男子晝夜交於門猶不嫌嫌
又為酒壚西南隅已居樓上微觀之鑿小門
以女侍餽焉凡來飲酒大鼻者少且壯者美顏
色者善為酒戲者皆上與合且合且窺恐失一
男子也猶日呻呼情以足不足積十餘年病髓竭而死自是雖戚里為邪行
者聞河間之名則掩鼻藏心皆不欲道也變

保力居柳先生曰天下之士為脩索者有
如河間之始為妻婦者乎天下之言朋友相慕
望有如河間與其夫之切齒者乎河間一自敗
於強暴誠服其利歸敵其大猶盜賊仇讎不忍
一視其面卒計以殺之無須臾之戚則凡以情
愛相戀結者得不有邪利之指其中耶亦足知
恩之難恃矣朋友固如此况君臣之際尤可畏
哉余故私自列云

郭師名無名無字父英雲中大將無名生善音

能鼓十三絃今勝處清刺字並十有二絃他聲皆有三絃其屬事天姿獨得推七

律一說秦人清養父子事三五調切密還靡布爪指運字學舊作

幕浮園道既失父母即弃去兄弟自斃縮入代

清涼山又南來楚中然遇其故器不能無撫弄

吳王宙刺復州或以告乃延入強之宙號知聲

音朴踏以爲神奇會宙貶賀州遂以來往愛酒

不能已因縱髮爲黃老術禱道州伯高抵宙以

書必致之至與坐起伯高裏邪人也邪余嗜其

音至善處祿自爲擊節致關管謹視出入餌及

相不食穀冬年變服遁逃九疑叢祠中披取之

益善親遇終不屑卒乘暴水入小船下岫嶮山

嶺南又強與偕誠死至足抵余時已得骨髓病

求道錄會歐陽師死不果受張誠副

嶺南又強與偕誠死至足抵余時已得骨髓病

求道錄會歐陽師死不果受張誠副

嶺南又強與偕誠死至足抵余時已得骨髓病

求道錄會歐陽師死不果受張誠副

嶺南又強與偕誠死至足抵余時已得骨髓病



日猶鼓音四伍行居數日益篤既病自為歌死
三日葬州北崗西志其詞曰

雲州生柳州死年五十病骨髓天與之音今已
矣丁酉之年秋既季月關其闔於是始十四九月
心為浮屠形道士仁人我哀埋勿棄

趙秀才翠墓誌

嬰曰死信孤乃立

文正音景公三年居第其誌

天水邑群字容成系是襲祖某父某仕相及差

然秀才胡伋伋體貌之恭藝始習娶于赤水禮
猶執南浮合浦遠集元和庚寅神未改閏年
二紀益以拾僕夫反樞當啓贊瀟湘之交痊原
隱於也雅妻號叫幼女泣和者悽歎行路悒
和胡明也如歎音 追初憫天銘茲什

大府李鄉外婦馬淑誌

氏曰馬字曰淑生廣陵母曰劉客倡也淑之父
曰總既孕而卒故淑為南康謳者李君為睦州
詆狂寇見誣左官為循州錄過而慕焉納為外



婦偕竄南海上及移未州州之騷人多李之舊
日載酒往焉聞其採鳴絃為新聲撫節而歌莫
不咸動其音美其容以忘其居之遠而名之辱
方幸其若是也元和五年五月十九日積疾卒
于湘水之東葬東崗之北垂年貳拾四銘曰
容之手兮藝之功隱憂以舒和樂雍佳冶形頌逝
安窮諧故瑟兮湘之澗嗣靈音兮永終古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外集上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外集下

表啟

為文武百官請復舊號表六首

德宗貞元五年

臣等言臣竊觀前代之盛列辟之英咸保鴻名
而崇明號或配其德或昭其功蓋所以揚耿光
彰淳懿而示遠也其有暗然不耀後嗣何觀蔽
而不揚群臣之罪伏惟皇帝陛下由正統而臨
祚承聖緒而受圖稟高明之姿於天俾博厚之
德于地端教化之本制刑禮之中聲震八區威



婦偕竄南海上及移未州州之騷人多李之舊
日載酒往焉聞其採鳴絃為新聲撫節而歌莫
不咸動其音美其容以忘其居之遠而名之辱
方幸其若是也元和五年五月十九日積疾卒
于湘水之東葬東崗之北垂年貳拾四銘曰
容之手兮藝之功隱憂以舒和樂雍佳冶形頌逝
安窮諧故瑟兮湘之澗嗣靈音兮永終古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外集上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外集下

表啟

為文武百官請復舊號表六首

德宗貞元五年

臣等言臣竊觀前代之盛列辟之英咸保鴻名
而崇明號或配其德或昭其功蓋所以揚耿光
彰淳懿而示遠也其有暗然不耀後嗣何觀蔽
而不揚群臣之罪伏惟皇帝陛下由正統而臨
祚承聖緒而受圖稟高明之姿於天俾博厚之
德于地端教化之本制刑禮之中聲震八區威



加六合運玄造之化靡有不通成陰陽之功莫
之能測是用光膺聖神文武之號建中元年其
上尊号云其
後雖逢阨運吳元元年詔書
奏不得執尊號今睹昌期誠我武
之掃清猶自咎而抑損同罪已之義左傳
湯已明
愛人之仁羣臣等上順聖心以成恭德而退懷
大懼謂掩全功五年于茲若陸米谷方今百職
皆理庶績其凝人用咸和俗惟玉變陳師鞠旅
無犯塞之虞蓋界封疆無專地之患四海寧一
方額蕃滋薄刑溢不寬之聲通賦蒙勿叔之惠

西成有穰歲之報南極見壽星之祥靈祝慶加
天恩允答豈宜固為菲薄以掩盛明尊號之崇
願復如舊况臣等親奉平明之理久蒙覆露之
恩耻德美之不彰憂罪戾之將及伏惟陛下復
循舊典俯徇羣情誠天地神祇內外臣庶之所
望也臣等無任屏營惓懇之至

第二表

臣等言臣等前詣朝堂上表伏請復加尊號奉
被還旨未遂懇誠奉頌不勝大願臣等伏



以崇明旣昭盛德爰自中古實為上儀以至于
我祖宗莫不膺茲典札伏惟皇帝陛下有廣運
之德弘照微之仁燭幽以明威遠以武惠澤之
被誠泱洽于八方叶切聲之揚宜越軼于千
古叶切而乃又為抑損以守謙恭事有曠
而不遵禮有缺而未備臣等又以為不私與已
是謂至公有美之而莫救辭有非之而莫敢隱
必推於物而順於人既以徇於羣心又思叶於
中典此皆聖人之事也且夫虛而失實則誇耀

而誣質而不華則朴畧而固所以王度資於潤
飾帝者務於恢崇將以法日月之昭明配天地
之廣大聳遠方之觀聽兼前代之軌模然後表
其全功謂之盡善不可以方當陛下臨位羣臣
在廷而使鴻名不彰盛典猶闕既無以光昭衆
美又無以丕承舊儀則臣等蒙耻於今獲罪於
後實為大懼敢忘盡規尊號之崇願從羣議伏
惟陛下俯迴宸睇察納愚誠不惟臣等受恩天
下幸甚無任區區懇迫之至謹昧死重詣朝堂



奉表固請以聞臣等誠懇誠勤頓首頓首謹言

第三表

臣等言前再上表請加尊號實以功德俱茂典禮宜崇然而不能鋪陳無以動睿思誠雖竭天鑒未廻臣等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臣等謹按白虎通曰號者功之表也神農有教田事之勤燧人有興火食之利伏羲正五始祝融績三皇白虎通祝者屬也燧者積也祝融爲人爲之名以美其事其後帝王之盛洎我祖宗之明咸因

人心而順古道雖損益或異而表功明德一也臣等是以遵有國之令典採上古之遺文察人心於謳謠觀天意於符瑞敢以爲請累表陳誠義者運丁艱難時或順動陛下思成湯之罪已念周宣之側身去微號而不稱垂炯戒而自儆頌二切明也應天以德示人以恭聞于蚩蚩戎夷告于天地宗廟是故咸知陛下之志慕義而歸仁潛感陛下之誠通靈而助順今者君臣同德上下叶心百職畢修庶官以序禮法明具



教化流行方內歡康天下寧一四人遵業萬類
樂生嘉應休徵神物靈貺形于草木着于星辰
而辭之以仁壽未臻至化猶替遂使德誠可紀
名號未崇不告於明神不示於殊俗將何以知
陛下之哉難將何以表陛下之致乎下無以威
於四方上無以報於九廟其不可一也淳古之
至化醜而不足烈祖之盛儀廢而不續其不可
一也庶正羣官宗室支屬西土耆長大學諸生
黃冠之倫攝衣之侶方袞伏闕仰旬織路而乃

不從人心以違公議其不可三也守謙恭卑讓
之志忽光大弘遠之圖臣等誠雖至愚以為大
謬伏以當久之德貞夫一也元始之義善之長
也并包覆露天之大也清淨玄默道之妙也睿
智之周物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筭之無方不
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考文
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却戎夷剪暴逆邊兵以
整禁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
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臣等謹稽之乾符叶



於古典俾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昧冒萬死伏
請上尊諡曰貞元大道聖神文武皇帝臣等竭
其精誠發於交感無以廻日其能勅天無任屏
營惻懇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某
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第四表

臣等言去年九月三度詣闕上表請復上尊諡
惻懇雖竭精誠莫適又懼於繁盛聖聰是用中
輟大願未畢羣心齋寧臣某等誠動誠懇頓首

頓首臣等生逢昌運早列清朝獲睹文明赫跡
聖俊亦守考前載於史氏訪遺儀於禮官至於
係鴻名華流之榮昭茂功盛德之美皆烈祖之
垂法爲累代之成規子孫之所宜丕承臣下之
所宜崇奉陛下纂聖緒而臨下邊令典以制中
則亦備從公卿大夫之請光膺聖神文武之號
間者陛下以禍亂之故特貶損以自儉以從一
時之宜信爲恭也今乃欲遂變更而不復以登
先祖之典則若尊焉豈陛下或未之思然臣等

實以爲懼雖欲行陛下之志奈先祖之典法何
伏惟陛下因於憂勞深自咎責命祝史告于天
地陳圭幣祠于祖宗布于羣臣聞于化庶固能
降開祐之福致威悅之誠咸和以叶心盡瘁而
畢力弼成神造康濟艱難冠逆掃除果強擾順
侯衛奉守屏之職夷狄爲來庭之賓兵戎不興
邊鄙不聳文軌同於四海貢賦終於九州至若
時侯將德必惟思而內省望情微軫遂交感而
潛通陰陽和而風雨時年穀熟而財用足休祥

數應福慶屢臻此皆天地祖宗垂靈錫祉以成
陛下之志明無不眷不享之咎也陛下宜承天
意以悅神心增修盛儀再加明號崇昭報之禮
表恢復之功而辭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則若
尚懷不足以要天地祖宗雖有固讓之勤而并
重請之義且夫號者其來尚矣逐人神農各旌
其事湯以其武而曰武王史記商書曰武王追
我祖宗崇尚古道重者新法陛下獨爲辭讓以
守謙沖則呈王特有愧於前祖宗將不悅於後

而帝德是非之辯固有所歸國典異同之文後
難以守且陛下本為炯誠一作以示敬恭誠
謙德也今以先王之道而不敢不法烈祖之訓
而不敢不承又謙德之大也若乃守獨善而違
公議執小讓而忽宏規違臣庶之心廢祖宗之
典乃所以失陛下之恭德又徒以掩陛下之公
功臣等雖誠至愚切所不敢輒敢微之國典酌
於經義取夫貞者事之幹元者善之長以配聖
神化之盛文德武功之崇叶紀年之嘉名薄之

舊說之美稱以如開元故事謹冒万死請上
疏曰貞元聖神文武皇帝伏惟陛下沛然迴慮
俯徇羣情然後聖德之光昭玄功之茂著後代
得揚盛美而鑑至情是羣臣之願也不勝懇迫
之至謹奉表詣闕固請以聞臣等誠動誠懇頓
首頓首

第五表

臣頌等言于頌臣等伏以尊號未復累具陳請
伏奉詔旨固守謙恭臣等上授天地神靈吹奉



祖宗典法列經義而順古因人心以從時詞繁而不能陳明誠竭而未蒙察納德美盛而猶蔽憲度缺而莫修罪矣是憂冰炭交集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以先王之道由大中而可久近古之化以彌文而益彰然則守謹而爲恭不如立中而垂法表樸而畧禮不如文明而化光況於文質異時而國家自有制度豈直爲一王之法固以遇三代之文其於規模信爲弘遠陛下副訓先祖貽謀後聖當踐修以爲

承寧變更而廢墜臣等又伏讀詔書曰遐想哲王則自燧人神農殷湯之時有其事也又曰欽若典訓則自代宗肅宗玄宗而上有其儀也又曰所誠者滿所尚者謙守之以誠期於終始臣等以爲去鴻名而賤損謙之始也遵舊典而奉承謙之終也造次而未嘗違於禮守之以誠也敬恭而無或陷於專所誠者滿也又曰虛美崇飭所不敢當伏惟皇帝陛下恤人之心動天之德致理之文教戰難之武功著於頌聲光於史



於尊號之美陛下已受於初去之即由於艱虞
復之宜因於康靖徒示其罰不旌其功何以知
區宇之削平何以知宗廟之復此下疑關一字似非陛
下之本意但自欲改先祖之遺儀耳內之臣庶
跋復山川跋讀廢功思報王恩誓雪國耻亦欲
撫其宿憤表其成勞陛下猶掩鴻名閭窮其事
則此等如有未盡不以爲勸世字一本作儻陛下以
目咎責之心尚或未弭則羣臣不能莊輔之罪
亦未當除雜一本將何以蒙陛下之恩私將何

以受陛下之爵賞君猶含垢臣以偷榮群下之
情必深反側又無以示於萬古無以威於四夷
若非遠圖且乖大体臣等懷此數者恨恨而不
能自安謹昧冒萬死重違詔旨伏請復上尊號
以如前表伏惟皇帝陛下思聿修無忝之言願
屈已從人之義再膺大典俯徇羣心因來月謁
大清宮太廟郊祠上帝遂以告詞實臣等之至
誠實臣等之厚幸不勝惶懼懇迫之至謹復詣
朝堂奉表固請以聞

及大會議戶部尚書班宏又請改所上尊號加奉道字故其文如後表

此條改第三

伏以睿智之周物而靡不通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筭之無方而莫能測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考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攘却戎夷戡翦暴逆邊兵以整禁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博施不息而萬物以生推功不宰而萬化以成合於書之奉若天道之義臣等謹

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侔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昧冒万死伏請上尊號曰神聖文武奉道皇帝及大會議國子齋韓洎請歷數近日徵應祥瑞故又改其文如後表

又伏見陛下以今年四月以未方當雩祭之修而有旱備之請纔愆期而未害於物深軫念而將卹其人氣潛通而文感以和澤旋流而霽霽思遠由是風雨時而霜電不降稼穡茂而蝗螟不生農功以成年穀大熟休祥數見福應屢臻

仁木連理而垂陰嘉禾同穎而挺秀壽星舒景
炎之盛芝草布葩英之重白聲凝彩而雪輝蒼
烏采象於天色將徧於郡國相繼於歲時右具
如表

為崔中丞賀平李懷光表

貞元元年時
子厚年十三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勅逆賊李懷光與臺未人
奚虜遺醜李懷光渤海
韓翃人備聞兇險之行頗有殘暴
之名陛下略其細微假以符節盡委朔方之地
猶分禁衛之兵韓翃
元稹詳觀韓翃
李懷光及朔方度

甲詩李不威殊私乃懷冀望聞者饋貢不入王

師問罪尋令率軍赴敵而乃終歲無功武稷連

在故田能懷光討懷
元稹為韓翃所壯洎駕幸近郊勅還舊鎮

將掃猾吏之盜因解奉天之圍李此反
此矣子雖

不省其由列為上公命作元帥及躡寇滑納頰

軍威陽關

為裴令公辛裴冕表

咸通子厚
先人所作

臣某言聞忠邪不可以並立善惡不可以同道





吳任宰誣而伍胥誅夷莊四年切吳太宰誣楚

任斬尚而屈平放逐屈平字子平楚懷王馬

遠惟前事孰不痛心伏見澧州刺史

裴冕忠肅道高德厚匪躬無忌有齊誦之風道

佐先帝驅馳靈武至德元載文宗李靈武西太

業成社稷之勳程元振忌其直方遂加誣捕投

荒謫裔天下稱冤程元振元和中為中書侍郎平事

空懷醞正之悲莫塞增嫌之耻今茲邪屏退聖

政大明廣德元年制制四里大度惟貞一本

四門以穆寰海之內元元之人莫不延首德音

思聞至化願特令追免列在天朝俾之端揆庶

察平章百姓處詢謀之任當燮理之權必能協

和万邦致君堯舜臣位兼將相職忝股肱思進

賢傑共熙帝載臣無任懇願之至

為武中丞謝賜新茶表武元簡

臣某言中使實某至奉宣旨賜臣新茶一斤者

天矜忽臨時珍俯及捧戴驚抃以喜以惶中謝

臣以無能謬司邦憲大明首出得親仰於雲霄
渥澤遂行忽先霑於草木况茲靈味成自遐方
照臨而甲折惟新煦嫗而芬芳可襲調六氣而
成美扶万壽以効珍豈可賤微膺此殊錫銜恩
敢同於掌酒滌慮方切於飲冰莊子雷受撰事
循涯墮越無地臣不任感戴欣抃之至

為裝中丞賀破東平表

華行立

臣某言月日得進奏官狀報逆賊李師道以某
月日克就梟戮率土臣子慶抃無涯中臣聞

負恩千紀者鬼得而誅莊子犯順窮凶者天奪

其魄左傳公不自妖孽曷彰聖公伏惟陛下

先天不違與神合契掩周宣中興之業陋漢光

再造之勳靈旗四臨氛沴皆散凡在臣庶盡親

升平伏以師道席父祖以作威大曆中李正己

度使正己子苞海岳而專祿恃東秦十二之險

納納子師道前高祖紀齊得十二焉注謂誘臨淄三七之兵

二十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之中二万户不下戶

三男子三七二子一不待發於連縣而臨淄之兵固已二竊據一方歲踰五紀朝宗之地曠

十一萬矣



若外區封祀之山隔成異域累聖垂德曾未悛

心餘孽滔天果開折首遂使云亭有王知玉牒

之將封風俗通封泰山封黃二遼海無虞見石

祭之已至祭音叙大銀石為之謂此皆陛下神

善獨得書一廟略無遺授任推盡力之誠綴拾

有感心之化金石可貫龜筮必從克成不戰之

功遂洽無為之理臣謬司戎茲遠守方隅愧無

橫草之功前將軍備元橫草之功坐見覆

孟之春安徒震孟抃蹈歡慶倍萬恒情

賀敕表

代韓臣賀表
宗印位款

臣某伏奉某月日恩制大赦天下一人有慶百

度惟新戴天履土罔不欣抃中謝某聞天地成

功苑雨露而育物帝王繼統昇日月以垂曜羣

品資始万方文明伏惟陛下嗣守鴻業光膺駿

命淳化均於四序大德合於一儀保寧社稷光

宅區宇弘孝慈以御下崇恭儉以垂休恩覃溪

洞事貫千古况乃順時布政乘春導和敷作解

之澤易解卦雷雨作解宣在宥之典九族既睦

君子以赦過宥罪



四門廣闢而又洗滌幽絜雷雨之施也歸還流
竄羅網之釋也移叙貶黜覆載之仁也獨除通
債政理之源也褒寵勲賢激勸之方也廢金寶
之貢有以彰儉德搜遺逸之士有以表至公元
勲宿將賞延子孫庶尹卿士榮周存歿廣直言
之節敬進善之門德超虞夏道掩軒項軒黃帝
軒赫氏
也項必將平一殊俗發揮大猷億萬斯年永荷
顯項天緒臣謬當任用守職藩維不獲奔赴闕庭親
睹盛禮感悅歡抃倍萬恒情

賀皇子歲

元和十四年皇
帝受尊號賀

宗元惶恐言伏奉六月七日制元和聖文神武
法天應道皇帝光受徽號率土臣子歡抃無涯
伏惟皇太子殿下麗正居中輔成昌運消伏沴
孽贊揚輝光鴻名允升大慶周治表文武之經
緯著天道之運行瑞景照臨示重輪之發耀恩
波下濟見少海之增潮郭璞註山海經
大子為少海宗元忝
守遐方獲聞盛禮踴躍之至倍萬恒情謹附啟
賀宗元惶恐死罪死罪

賀葉桂州啓

裴行立封贈前代

宗元啓伏承天恩榮加寵贈伏惟增感抃慶罔極某聞揚名以顯孔聖于是作經大孝所尊曾子以之垂訓雨露敷澤日月垂光盛德果驗以達人積善必徵於餘慶天下人子羨慕無階某特承恩眷倍百恒品恨以守官不獲奔走拜賀無任展轉惶灼之至

與衛淮南石琴薦啟

前次公

疊石琴薦一出常右件琴薦躬往採獲

稍以珍奇特表殊形自然古色伏惟閣下稟受旦之至德蘊牙曠之玄蹤

伯牙所贊

人文合宮

徵之深國器專瑚璉之重藝深攬醇

琴瑟

也史記田敬仲出寧歸忌子以故將成玉燭之

琴瑟

調思才歌謔足助薰風之化頽以頑璞上奉微

音增響亮於五絃應鏘於六律沉淪雖久提

拂未忘儻重不徹之恩

孔說士无故不徹琴瑟

敢効彌堅

之用

答鄭負外賀啓

李師道三代受恩四兒負德謂李正巳子師道師占師朝含有務在安人不知覆載之寬弘更縱豺狼之奸蠹王師一發兇首已來萬姓稱歡四方無事

客諸州賀塔

李師道累代負恩不起悛革餘孽怙亂魚列更肆猖狂王師警勞已致棗戩率土歡并一本慶賀難勝太平之功自此而畢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外集下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附錄

舊附註詞天問今移補十四卷
天對篇內錯雜讀載以便觀覽

天論三篇

天論上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俸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陽之說騰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霆震於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董荼未嘗擇



李師道三代受恩四兒負德謂李正巳子師道師占師道子師道師占師道子師道師占聖朝含有務在安人不知覆載之寬弘更縱豺狼之奸蠹王師一發兇首已來萬姓稱歡四方無事

客諸州賀塔

李師道累代負恩不起悛革餘孽怙亂魚列更肆猖狂王師警勞已致棗戩率土歡并一本慶賀難勝太平之功自此而畢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外集下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附錄

舊附楚詞天問今移補十四卷
天對篇內錯雜讀載以便觀覽

天論三篇

天論上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俸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騭之說騰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霆震於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董荼未嘗擇



善跖蹻焉而遂跖蹻之石如蹻蹻也孔顏焉而厄

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

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

莫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

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

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

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

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

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

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

耗耗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

陰而擊斂防害用滯禁焚用光新材竅堅竅音

液液礦硃銚礦與非同義制強訐禮分長

幼右賢高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

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爲公是非爲公非天下之

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旌之貴萬

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爲善而然也當其罰

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爲惡



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事邪唯告虔報本
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
兮可以惡召災預乎天邪法小弛則是非駁賞
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
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不辜參焉同故其人
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
邪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
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
恒在佞而罰恒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

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
而名徒存彼昧者方孚然撰無實之名欲抗乎
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
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
預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
爲邪任人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以
一已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恒
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恒
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

治者人道明誠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劉禹錫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郭求陰于華椽愷于傾宇必聖且賢者先焉

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處
尚雖莽蒼猶郭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郭邑猶莽
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
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
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牽
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
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
取諸近也已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預乎人
也信矣古之人身引天爲答曰若知操舟乎天

舟行乎灘潘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
風之怒號不能鼓為濤也流之汜洄不能峭為
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
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
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
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
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沈亦天也貼危而僅
存亦天也貼音臨前漢此注舟中之人未嘗有
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

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曷司歟答
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
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
適當其數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
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眺也本乎疾
者其勢遽故難得以眺也彼江海之覆猶伊潘
之濤也勢有疾徐故有不眺耳問者曰子之言
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徠於勢邪答曰天形
恒圓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



非數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動而不已非勢之
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於高大而不能
自還於卑小一乘其氣于動用而不能自休於
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滅乎勢邪吾固曰萬物
之所以爲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
矣天與人萬物之尤者也問者曰天果以有形
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邪荅
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
爲牀也不妨乎物而爲用也恒嘗乎有亦依於

物而後形焉今爲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
爲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音之作也有大
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
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
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
能燭耳彼狸狴犬鼠之目庸謂晦爲幽邪吾固
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
微者也鳥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邪古所謂無
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鳥能逃乎數



邪

天論下

劉禹錫

或曰古之言天之厝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
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子之言有自乎答
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教者由小而推
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
也今夫人之有顏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
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腹天之有三光
懸寓高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

行濁爲清母重爲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爲庸噓
爲雨露噫爲雷風乘氣而生羣分稟從植類曰
生

按尚書傳云海隅
蒼生謂草木也

動類曰蟲保蟲之長爲智

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
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
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廷
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蕞亂
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知餘難以神誣
商俗以訛引天而毆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唐書本傳

宋祁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爽爲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開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寶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行誦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

史裏行善王叔文章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蕪因自放山澤間其埋瓦感鬱一寓諸文傲澀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詒書言情又詒京兆尹許孟容然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刈故無用力者宗元又汨振其爲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宗元不得召內閔悼悔念往各作賦自儆曰懲咎元和十年

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夫人如不往便爲母子未訣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具已錢助贖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

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旣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司馬遷崔蔡旣沒柳人懷之託言降柳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祭柳柳州文

皇甫湜

嗚呼柳州秀氣孤稟弱冠游學聲華籍甚肆意文章秋濤瑞錦改迥蟲蠶王風凜凜

祭柳負外文

劉禹錫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戊戌朔日孤子
劉禹錫銜哀扶力謹遣所使黃孟長具清酌庶
羞之奠敬祭于亡友柳君之靈嗚呼子厚我有
一言君其聞否惟君平昔聰明絕人今雖化去
夫豈無物意君所死乃形質耳氣何託聽余
哀詞嗚呼痛哉嗟余不天甫遭閔凶未離所部
三使來弔憂我衰病論以舌言情深禮至款密
重復期以中路更申願言途次衡陽云有柳使
謂復前約忽承訃書驚號大叫如得狂病良久

問故百哀攻中涕淚迸落魂魄震越伸紙窮竟
得君遺書絕絃之音悽愴徹骨初託遺詞知其

不孤末言歸籍

籍音寄
從附先域

凡此數事職

在吾徒末言素交寓居多遠郭渚差近表臣分

深想其聞訃必勇於義已命所使持書徑行交
道尚終當必加厚退之成命改牧宜陽亦馳一

函候於便道勒石垂後屬于伊人安平宣美

韓

子厚此是何事朋友凋落從古所悲不圖此言



乃爲君發自君夫意沉伏遠郡近遇國士方伸
眉頭亦見遺草恭辭舊府志氣相感必踰常倫
顧余負業營奉方重猶冀前路望君銘旌古之
達人朋友製服今有所厭其礼莫申朝脯臨後
出就別次南望柱水哭我故人孰云宿草此慟
何極礼記云朋友之墓有宿草則不哭嗚呼子厚
真死矣終我此生無相見矣何人不達使君終
否何人不老使君天死望天厚土胡寧忍此知
悲無益奈恨無已君之不聞余心不理舍酸
執筆伏中

上善使周六日子清同於巳子魂兮來思知我深
昔嗚呼哀哉尚饗

重祭柳負外文

劉禹錫

嗚呼自君之没行已八月每一念至忽忽猶疑
今以喪來使我臨哭安知世上真有此事既不
可贖翻哀獨生嗚呼出人之才竟無施爲炯炯
之氣戰于一木形與人等今既如斯識與人殊
今復何託生有高名沒爲衆悲異服同志異音
同歎唯我之哭非弔非傷來與君言不言成哭



千哀万恨寄以一聲唯識真者乃相知耳庶幾
僊聞君僊聞乎嗚呼痛哉君有遺美其事多便
桂林舊庸感激生持伴君內弟得以義勝平昔
所念今則無遠旅魂克歸崔生實主幼穉甬上
故人撫之教詩選之各展其分後如長字分共
詩薛愈字安平來賜禮成而歸其它赴告咸復
送之也于素一以誠告君僊聞乎嗚呼痛哉君爲已矣
余爲苟生何以言別長號數聲冀乎畏日展我
哀誠嗚呼痛哉尚裝

爲鄂州李大夫祭柳負外文 劉禹錫

嗚呼至人以在生爲傳舍辨音轉以軒冕爲僞

來達於理者未嘗感此昔余與君論之詳熟孔

氏四科罕能相備惟公特立秀出幾於全器才

之何豐運之何否大川未濟乃夫巨艦長途始

半而喪良驥播紳之倫孰不墮淡昔者與君交

臂相傳一言一笑未始有極馳聲日下驚名天

衢射策差池高科齊驅攜手書殿分曹藍曲心

志諧同追歡相續或秋月銜鷓或春日馳鞍句



服載香同升憲府察視之列斯為接武君迁外
即予侍內閣出處雖間音塵不虧勢變時移遭
離多故中復賜環上哀良遇曾不踰月君又即
路遠持郡符柳水之端若險行道疲人歌焉予
來夏口忽復三年繼索則久音賅屢傳篋盈草
讀架滿文篇鏤索繡美班揚差肩德謙宏明香
書如因焉能
文賈誼賦鵬屈原問天自古有死矣論後先痛
君未老美志莫宣迴世路奄忽下泉嗚呼哀
哉令妻蚤謝釋子四歲天喪斯文而君未逝嗣

卹冊撫來自遐裔聞君旅櫬既及岳陽出門一
慟貫裂衷腸執紼禮乖出疆路阻故人莫勸莫
克親舉馳神假夢莫獲晤語平生密懷願君遺
吐遺孤之才與不才敢同已子之相許嗚呼哀
哉尚饗

祭柳侯文

曹輔

維紹聖二年歲次乙亥十有一月癸巳朔十二
日甲辰朝奉郎權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公事兼
本路勸農提舉河漢公事飛騎尉借紫曹輔謹

以清酌時羞之美敬饗于柳侯子厚靈文之祀
惟三元之默運兮初澤淪而細緼惟萬生之並
奮兮恣坯陶乎一鈞物有大小之不齊兮人亦
智愚之莫倫何夫子之毓質兮獨英邁秀發而
不羣其孝也囊括今古而該百氏兮或參之駁
雖而取之粹純若大田之擊秋兮矣知其千倉
与万困其文也若秋濤之鼓雷風兮洶湧澎湃
而無垠若八駿之騁通衢兮王良執策而造父
扶輪老韓駘以結手兮劉涓喪氣而紫唇鮮

夫何天命之不界兮重過蹇而罹屯三
湘一年之十年兮悵遠符之甬分意冥冥以即
夜兮志鬱鬱而不伸彼高爵厚祿以夸耀於一
時之人兮皆泯沒而無聞惟夫子之名不可以
既兮愈遠而彌新柳江演漾以清泚兮鵝山奇
秀而嶙峋惟夫子血食於此千祀兮民至今而
懷仁余幼服夫子之遺言兮不足以追逸軌而
襲游塵刺嶺嶠之荒服兮吊蒼梧之愁雲莫桂
酒之旨潔兮薦蘭肴之芬芳物雖至薄兮吾誠

甚勤嗚呼其末享方靈文尚饗

荅柳侯文

黃翰

世傳不朽文學辭章惟公之文駕韓歐張

惟深雅健實比于長詞馬迂民思無致政事指

良惟公之政祖龔述黃龔述黃深仁遺愛實比甘

棠孔門四科達者升堂公兼得之光于有唐天

才俊偉議論慷慨交口薦者名聲益彰要路立

登臺省翔翔擢列御史拜尚書即時將大用器

博難量譬如八駿奔逸康莊追風掣電萬里騰

驟亦如利器銀錡于將直視無前其鋒孰當不

慎交交玷于韋王韋文暴飛刺天譏口如黃

一斤不復困于三湘譬如巧匠睥睨觀旁縮手袖間

枳棘六翮摧傷亦如巧匠睥睨觀旁縮手袖間

弄刀以藏一麾出守惠此南方龍城雖遠龍城

也毋敢怠荒動以礼法率由典常公無負租私

有積倉君處有屋濟川有航黃柑綠柳至今滿

鄉修夫子廟次治城隍農歌于野士歌于庠孝

弟怡怡弦誦洋洋生能澤民死且不忘春秋享



祀旱潦祈禱四百餘年血食不忘翰幼學公文
父服餘芳遺風善政凜若冰霜目想英靈如在
其傍桂酒清旨肴蔬雜香拜獻蕪詞公其來饗

祭柳侯文

許尹

惟先生德厚而位不稱仁深而年不長歟此大
惠施于一方終焉廟食如古桐鄉前漢循吏朱邑死為其子
曰我故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桐鄉去此幾於
鄉桐鄉民立祠祀祭至今不絕千祀而至今猶有耿光尹以不才嗣守封疆願
取法於何有類先生之循良莅事之始奠酒一

謁神弓歸來鑒茲不忘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汪藻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為邵州刺史
道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
復出為柳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
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
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南窮陋之區也而先生
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
先生為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



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間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
之命僕夫過瀟水有雁棲嶽雁他嶽切搜奇選
勝自放於山水之間入舟溪二三里得其尤絕
者家焉因結茅樹菴爲沼泚爲臺榭目曰愚谿
而刻八愚詩於谿石之上其謂之鈇鋸潭西小
丘小石潭者循愚谿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
岩袁家渴渴音蕪江百家瀨者泝瀟水而上也
皆在愚谿數里間爲先生杖履徜徉之地唯黃
谿爲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豈先

生好奇如謝安樂伐木開徑窮山水之趣而亦
游之不數耶數音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距先
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過谿鈇鋸潭南澗
朝陽巖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
堂愚亭者已湮無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
無有黃谿則爲峒獠侵耕燈危徑塞無自而入
郡人指高山寺曰此法華寺故處而龍興者今
太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周表言文
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馳騁於孝文之初時

TAFK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漢興纔三十餘年耳其談治道述騷辭已追還
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之末而至於劉
向楊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
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
李邕燕許之徒燕許公薨建固不爲無人而
東漢以來猥井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
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
力欵故以唐二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
豈非盛哉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

會昌時猶草頭於朝先生未及爲時君所省而
遽歿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見於時可深惜
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
爲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
凡瓌奇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
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人祠先生於李於愚谿
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
其遺跡而紀之者余於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
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



末庶幾來者有攷焉某月日新安汪藻記

舊本柳文後序

穆脩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爲勝而號專雄譎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峯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韓公切幾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与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

於世出人間者殘落幾百餘篇雖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夫句獨於集家爲甚志欲補得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寬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資韓以自隨貞治西坡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踰二紀外文始幾定久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先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善藏爲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



別者凡四十有五其配韓之鉅文欵書字甚樸
不類今跡蓋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覓之或卒卷
莫逆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剝滅謂音
廢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其耳因按其舊錄為
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止嗚呼
天學予嗜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既而飲我以柳
謂天不吾學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
則已苟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捨二先生而不
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天聖九年秋九月

河南穆備伯世後叙

四明新本柳文後序

沈晦

學古文必自韓柳始兩家文字剝落柳為尤甚
國初文章承唐末五代之弊卑弱不振至天聖
間穆脩鄭絛之徒唱之歐陽文忠尹師魯和之
格力始回天下乃知有韓柳韓文屢經名士手
頃余又為編勘頗完悉唯柳文簡古雅奧不易
刊削年大來試為鈔譯兩閱歲然後畢見凡四
本大字四十五卷所傳最遠初出穆脩家云是



劉夢得本小字三十三卷元符間京師開行顛
倒章什補易句讀訛正相半曰曾丞相家本篇
數不多於二本而有邢郎中場常侍二行狀冬
日可愛平推衡二賦共四首有其目而亡其文
曰晏元獻家本次序多異諸家不同無非因語
四本中晏本最為精密柳文出自穉家又是劉
連州舊物今以四十五卷本為正而以諸本所
餘作外集參考互證用私意補其闕如皇室主
宜加黃字馮翊王公宜去王字緊當作堅翊當

作非鮑勛當作鮑信改規當作段規齊雍宜為
彥雍狼倖宜為狼倖吳武陵初貶永州貞符中
宜如唐書去量移字韓暉時猶未死答元饒州
書中宜於韓宣美上去亡友字以唐書孝友傳
校復讎議以楚詞天問校天對以左傳國語校
非國語以唐宋類書唐人牋表校天論等篇其
見於唐書者悉改從宋景文凡滂乙是正二千
處而羸又整華京兆請復尊號表增入請聽政
第二表賀皇太子賡省試慶雲圖詩摠六百七



十四篇銀木流行躡逸拾遺猶俟後日政和四
年十二月望香山沈晦序

柳州舊本柳文後序

李祺

柳侯字季厚實唐巨儒文章光豔為萬世法足猶
景星慶雲之在天無不欽而仰之粵惟柳州乃
狹舊治其如生為利澤歿為福壽以遺此土之
民者可謂博厚無窮然自唐迄今垂四百年此
邦寂未有以侯文刊而為集者殆非欽侯英靈
而憇侯惠愛觀其弊笑降鑿而廟食于柳人也

紹興載歲殿院常公子正被命守邦至謁祠下
退而訪侯遺文則茫然無有獨得石刻三四存
於州治自餘雖詩章記事所以藻飾柳邦者亦
蔑如爾又安得所謂全文備集者哉因喟歎久
之出舊所藏及旁搜善本手自校正俾鳩良工
創刊此集其編次首尾門類後先文理差舛字
畫訛謬無不畢理且委僚屬助成其事未克就
促召公對眷眷相囑焉視雖不才實獲躡蹤繼
軌於公之後塵而喜公樂善之心付託之語乃

督餘工助成一簣豈惟不墜俟之偉文抑亦成
公之雅志焉紹興四年三月初一日右朝奉郎
持差權發遣柳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金
魚袋李梳序

柳文年譜後序

文安禮

昔之論文者或謂文章以氣為主或謂文窮而
益工先生與楊憑書亦曰凡爲文以神志爲主
又云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
得知文章利病先生自妙齡秀發連中異科繼
登臺省旋遭斥逐故予以先生文集與唐史參
攷爲時年譜庶可知其出處與夫作文之歲月
得以究其辭力之如何也紹興五年六月甲子
知柳州軍州事潞國文安禮序

增廣注釋音辨唐柳先生集附錄

畢





202508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